



民國四年九月十月初版

版權  
所有

撰者

曾

毅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一百十九號  
泰東圖書局

代印者

上海克能海路一百廿四號半  
右文社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一百十九號  
泰東圖書局

中國文學史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 中國文學史目錄

##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文學史上之特色

第二章 文學與文字

第三章 文學與學校

第四章 文學與科舉

第五章 文學與儒釋道三教

第六章 文學之分類

第七章 文學史上之時代區畫

## 第二編 上古文學

第一章 概論

第二章 唐虞文學

第三章 三代文學

第四章 三代文學<sub>二</sub>

第五章 春秋戰國文學<sub>一</sub>

第六章 春秋戰國文學<sub>二</sub>

第七章 春秋戰國文學<sub>三</sub>

第八章 秦之文學

### 第三編 中古文學

第一章 兩漢文學總論

第二章 漢初文學之狀況與高祖之遺謨

第三章 文景時代之文學

第四章 武帝時代之文學極盛<sub>一</sub>

第五章 武帝時代之文學極盛<sub>二</sub>

第六章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

第七章 郊祀歌十九首與古詩十九首

第八章 小說之發展

- 第九章。昭宣時代之文學。
- 第十章。劉向父子與揚雄。
- 第十一章。光武之中興與文學上之遺謨。
- 第十二章。班氏父子。
- 第十三章。東漢之諸子者流。
- 第十四章。訓詁學之風行。
- 第十五章。建安文學。
- 第十六章。魏晉之非儒教主義。
- 第十七章。八代文章之始衰。
- 第十八章。正始文學。
- 第十九章。太康文學。
- 第二十章。東晉之詩傑。
- 第二十一章。南北朝之佛教思潮。
- 第二十二章。元嘉文學。

第二十三章 永明文學

第二十四章 梁陳間作者

第二十五章 大邢小魏

第二十六章 六朝之樂府

第二十七章 文集與文史之盛興

第二十八章 隋之統一與文運之更始

### 第四編 近古文學

第一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

第二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

第三章 古今體詩格之成立

第四章 十八學士與唐之經學

第五章 十八學士與唐之史學

第六章 初唐四傑與沈宋二家

第七章 陳子昂

- 第八章。開元天寶間之極盛。詩學
- 第九章。李白杜甫。
- 第十章。大歷十才子。
- 第十一章。元和長慶之中興。
- 第十二章。晚唐之詩學。
- 第十三章。韓柳以前文章三變。
- 第十四章。韓愈柳宗元。
- 第十五章。韓柳以外之文家。
- 第十六章。佛教之勢力與緇徒之文學。
- 第十七章。唐代小說之盛興。
- 第十八章。詞學之發展。
- 第十九章。宋之學術與文學之影響。
- 第二十章。宋之政治與文學之影響。
- 第二十一章。西崑體。

- 第二十二章 歐陽修與文運拓新
- 第二十三章 曾鞏王安石
- 第二十四章 洛黨與道學
- 第二十五章 川黨與文學
- 第二十六章 江西詩派
- 第二十七章 南渡後之文
- 第二十八章 南渡後之詩
- 第二十九章 鵝湖之會與朱陸異同
- 第三十章 記事文之發達
- 第三十一章 詞學之極盛
- 第三十二章 文史與史料
- 第三十三章 遼金文學
- 第三十四章 元之建國與文運
- 第三十五章 元代之作者



- 第三十六章。小說戲曲之勃興。
- 第三十七章。明之國勢與文運。
- 第三十八章。宋濂方孝孺。
- 第三十九章。吳中四傑。
- 第四十章。臺閣體。
- 第四十一章。八股文。
- 第四十二章。弘治文學。
- 第四十三章。王守仁。
- 第四十四章。嘉靖文學一。
- 第四十五章。嘉靖文學二。
- 第四十六章。公安派與竟陵派。
- 第四十七章。明末文學。
- 第五編。近世文學。**
- 第一章。前清文學之概觀。

- 第二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
- 第三章 明季遺老
- 第四章 明季遺老
- 第五章 清初之文學
- 第六章 王漁洋朱竹垞
- 第七章 方苞劉大櫚
- 第八章 神韻派之反抗者
- 第九章 駢體文之興盛
- 第十章 桐城派與陽湖派
- 第十一章 衷折派與曾國藩
- 第十二章 史學之昌盛
- 第十三章 詞學之復興
- 第十四章 清之戲曲小說
- 第十五章 結論

# 序

文字之有古今。非時代爲之。人心爲之也。文字之大別。古厚而今薄。古質而今華。氣息既顯。有區分體格。愈降而卑靡。然茫茫宙合。曾是別有天地山川人物於其中。以爲之厚。爲之質乎。無有也。造端乎人心。因而釀成爲風氣。時代之分。風氣之尙。蓋豪傑亦不能自拔。固無論凡民。已故欲追先民之矩矱。摹前哲之典型。必自正人心始。昔者戰國之俶俛極矣。而兩漢則樸茂迥異。六代之淫靡極矣。而三唐則凝重有加。寧漢唐古而前乎。漢唐者。轉今乎。人心有醇厚澆詐之不同。而文字之流露因之也。曾君松喬。湘西名士。嘗究心樸學。以文字教授郡人子弟。癸丑東渡。尤汲古不倦。而有慨於近代文字之日趨脆弱。思起而振其衰。則取中國自有文字以來諸家。區其朝代。別其體裁。爲之綱目。并其生平。以臚列之名。曰中國文學史。雖時期劃然。其不紊。而派別之流衍。實隱繫以人心之隆污。蓋欲以正人心者。正文心。其辭甚隱。其意甚顯也。嗚乎。此則眞所謂史也已。撰著既竟。持以示余。且屬以一言弁首。余以其所持之隱也。爲書所見。以歸之。亦尤冀讀是篇者。之有以察其微也。民國四年秋。石門蟄叟序於日本江戶。

# 自序

客歲秋泰東圖書局主人以書底予囑編中國文學史予以茲事體大方有事於政治經濟之學未暇也既而又得書俾擇東籍善本譯之予以爲此類書籍本無庸轉販他邦然欲自爲編述則事屬創始業匪專門良不易易夫禮失求野果東隣文獻有足供吾人之採獲者夫亦何嫌而不爲既就書肆發而觀之蓋未嘗有一合者雖其中不無一二可取而大體既乖自難依據蓋吾國數千年文學其間源流派別變遷升降之形極爲蕃曠自非寢饋親切者不能言之纒纒以異國人治異國文學其爲隔籬搔癢宜矣毅生鄙塞嘗以爲吾國數千年文史散居故籍以今科學方亟顧使承學之士望洋興嘆而自沮於溯洄之無從豈非有心世道君子憂耶不揣膚淺謹博徵往策撮爲五編以應泰東主人之命供好事者覆瓿之一用耳以云著述則吾豈敢民國四年歲乙卯秋漢壽曾毅自序於日本江戶

## 凡例

一本篇體製劃分四期叙述而以緒論總其端蓋本自東籍也此種編纂法現今各種歷史多從之

一本篇爲供普通參考而作不敢過繁使閱者有惛然難於卒業之感亦不敢過簡致閱者索然寡味不能得系統之觀念詳略得中四字編者所欲遵守也

一古人著書不避因襲班史之於馬遷郭注之於向秀迹似出於剽竊實各自有精神本篇撰述意搜衆長不矜己出若其大旨所在於已有不安者每抒獨見不肯苟同

一文人面貌必藉文辭始顯是以班志相如范傳杜篤辭賦以外寥寥數言是篇網羅古今文人自難用此先例意在標舉大勢不同文苑之林故惟取評論以表見其內容其有關繫較重之文而非常見者則略存梗概至詩文評論往往有對於一家不勝麻列者篇中遇此等處或棄或取或詳或略一求其當不比選本刻集標好尚主網羅也

一文學之變遷升降嘗與其時代精神相表裏學術爲文學之根柢思想爲文學之源

泉政治爲文學之滋補品。本篇於此三者皆力加闡發。使閱者得知盛衰變遷之所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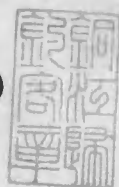
一本篇以詩文爲主。經學史學詞曲小說爲從。并述與文學有密切關係之文典文評之類。

一風氣之移轉。每主因於一二有力者。其他多屬陪客。篇中或單叙或合叙或總叙或附叙。一視其輕重爲詳略焉。又隨宜乘便。往往有超叙於前。或追叙於後者。未嘗有成格也。

一文學史材料不患不多而多之弊。則在剪裁難工。串穿不易。本篇務攬宏綱。不尙博覈。事有稽而匪臆。文期約而能該。又摭摭浩繁。不及一一注明所出。并非掠美。實避煩苛也。

一吾國學術之精深。似已有宋一代爲極盛。篇中累累稱之。非有門戶家意見也。蓋宋學之可貴。取足以代表東亞之菁華。而東亞致弱之由。亦未必不坐於是。恐閱者忽不及察。特誌之以供注意焉。

# 中國文學史



曾毅撰

## 第一編

### 緒論

#### 第一章 文學史上之特色



世稱坤輿文化之發源地有三曰印度曰希臘曰中華顧希臘早併於羅馬印度亦見滅於英倫惟中華屹然獨存希臘印度之幅員均極狹小而中華並其時獨領有廣大之土地以今言之中國文學史上誠負此二大特色已

中國世界之故國也文明之曙光遠發於四千餘年以前自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而羲黃以降一變而為唐虞之禪讓再變而為殷周之放伐三變而為秦漢之兼并四變而為魏晉之篡竊五變而為南北朝之分裂一統於隋而唐而宋而元明清上下四千載間文化光被四裔實東洋文明之母國也中國世界之大國也人口四萬萬占世界三分之一幅員之廣為方里者四千餘萬大於歐羅巴全洲占亞洲三分之一山川清淑之氣磅礴鬱積偉人畸士時孕育於其間

五嶽四瀆平野巨浸古塞危城崇陵邃壑水石林木之勝無美不備而抽其秘思寫其印象以發見於文心詩品者故亦無美不備

語其壽命既如彼其長舉其範圍又如此其大故文學數量之繁富此世界無與比倫而況中國故以文立國者也止戈以爲武經緯天地之謂文自來誼辟明君莫不抑武之七德而揚文之九功學士文人又皆以立言爲不朽之盛事文章爲經國之大業故文學者實可謂爲中國之生命四千餘年之國華四百餘州之聲采也

然歷年茲多由時代之推移古今不一其趣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秦用法漢重經術魏秉中商晉崇老莊特質之見於治術者然也漢之註唐之疏宋之義理清之考據特質之見於經術者又然也以文學言之楚之騷漢之賦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代有變遷而見於種別者則各有其異彩漢有建安體魏有正始體晉有太康體宋有元嘉體齊有永明體唐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別卽見於格調者亦各有其精神故元首股肱何其盛也采薇麥秀何其衰也大風垓下何其雄也短歌微吟何其泰也撫遺文而思往事覺其氣象各有不同者矣



領土既廣。隨地方之風氣。南北不同。其揆自古。鄒魯多鴻儒。三楚多秀士。鄭衛多淫聲。燕趙多悲歌。慷慨山西出。將山東出相。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故南人好文。北人尙質。畫有南宗。北宗書有南派。北派詞曲。戲劇亦莫不然。北史文苑傳云。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蓋西北多山嶽。東南多川澤。北方氣候嚴冷。風物蕭索。古重氣節。故理勝於詞。南方氣候溫暖。風光明媚。俗尙綺靡。故文過乎意。實質之文多產於北。情韻之文多起於南。有由然矣。然則中國文學所由有高古之趣者。非以其建國最久。源遠而流長乎。而其弊也。養成好古之風。競尙擬古之習。所由有壯大之氣象者。非以其土地之廣大。山河之雄闊。文人眼界最爲廣遠乎。而其弊也。流於粗豪。失於夸大。夫擬古之習。原起於晚季之世。有志者追懷往盛。沈吟俯仰。以極其景慕之思。夸大之情。徒走於意氣之浮囂。未暇究詰。以自沮其進步者也。故末世之文學。萬吹一律。空泛濫於典故之踏襲。而枯亡自家之性靈。遂至驅於自尊自重之風。而生門戶保守之見。

## 第二章 文學與文字

三王不同禮。五伯不同法。治道各有所宜也。齊秦殊風。胡越異俗。風氣各有所囿也。傳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欲車同軌，必齊其道；欲行同倫，必齊其性。而其要則在於齊言語，達思想之文字。統一文字，統一而後可與道貫古今，治被中外。

古稱造書者有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倉頡爲黃帝史官，生有異稟，通於神明，觀鳥獸蹏迒之迹，初造書契。而或者以爲伏羲畫卦已爲造字之始，非創自蒼頡，惟文字之初造大業也。本非一人一時所能爲功，蓋其先見於太古悠遠之年代，已如埃及亞西里亞諸國，有若干象形文字，後有智巧者出，更新習用，以役官書，則倉頡之功，不過沿革荀子曰：好書者衆矣，而蒼頡獨傳者一也。文字之用，至周初始有六書，養教國子，掌於周官保氏。一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二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段借，段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類，令長是也。此造字之本也。

中國文字以象形爲基礎者也。許慎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書於竹帛，謂之書。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班固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是指事、會意、諧聲，亦出於象形者焉。鄭氏樵曰：六書者，象形之變也。象形與圖畫同揆，惟異其精粗耳。又鄭氏所謂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者也。知文字之原於象形，卽知中國文學之善於狀物矣。

文字形體代有變遷。蒼頡始作，名曰古文，亦稱古篆。盤盂諸書猶有存者，變體極多。字形糾繞，蟠屈體麤，尾細，是名科斗。岫嶼山頭神禹碑實爲此體。至漢時已多，莫能識。周宣之世，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世稱籀文，或曰籀篇。岐陽石鼓文，其眞形也。秦始皇初并天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籀篆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同時有下杜人程邈者，增減篆體，以趨約易，爲隸書，施之於徒隸，近於今之楷書也。其後紙筆發明，字體益趨變革。史游作草書，劉德升作行書，而楷書經王次仲，其法亦完成。

古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字體之五大變也。然其奇出者亦不少。秦用八體，曰大篆、小

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爰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四曰左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東漢以還。又有飛白。藁草。鳳尾。龍爪。垂露。懸針之勢。不可勝記。要皆於一體之中。稍易其形。以標名異耳。

有字卽有音。集其近似而類分者。事所必至也。古無四聲。惟有清濁長短。因義異聲。叶韻極易。後來聲韻漸多。譌變因佛教之流傳。習瞿曇之語學。由是董理小學。以韻學爲候人。魏秘書孫炎始變譬况爲反音。李登聲類。呂靜集韻。繼之韻學肇端。而沈約以調製四聲譜。至今循之。然古今方音糾錯。定論綦難。今中土之士。其能審紐辨韻。絕尋古義。協諧樂理者。有幾人哉。要之言形體者。始說文言。故訓者。始爾雅。言音韻者。始聲類三者備。而後中國之文字。乃可得而理也。

### 第三章 文學與學校

學校之制。唐虞上世。早發其端。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今之社會教育也。命夔典樂。教胄子。今之學校教育也。其載見於禮記者。有虞氏有上庠。下序。夏后氏有東序。西序。殷

有右學左學。周有東膠虞庠。四代之學制大體如此矣。周憲章三代而其制爲尤備。北有庠。有虞氏之學也。所以學書典謨之教所興也。東有序。夏后氏之學也。所以學舞文。武中也。西有瞽宗。殷學也。所以教禮樂。功成治定與已同也。國中辟癰。周學也。天子曰辟癰。諸侯曰泮宮。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而家有塾。州有序。黨有庠。則又小學遍布焉。其教育科目。大學主詩書禮樂。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太師等。司其教事。小學主射御書數。鄉大夫以下。黨正州長閭胥等。司其教事。蓋當時政教未分。君一國者。即爲一國之師。王天下者。即爲天下之師。故鄉大夫以下。正一黨者。爲一黨之師。長一州者。爲一州之師。常以德行先民。禮樂道民。故大學小學之要義。主德行道藝。先器識而後文藝。三代靡不同之。孔子行餘學文之教。亦祖述三王之意也。

周道既衰。官師放廢。禮失其守。教不下宣。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知王道之不行也。不得已。而以匹夫分君師之任。創草野之教育焉。弟子至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沒世之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鄉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

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轉相授受以廣其傳輔學校之缺自是以後政教分途教育之任禪在布衣而在官者爲具文焉故孔子遂爲後世學者所宗爲教育不祧之祖

秦始皇既并六國謀思想之統一而以法爲教以吏爲師以吏爲師固亦襲周之制使官師治教不欲歧而爲二也而其教悒但主法令則違乎周德行道藝之大本矣周之官治典守遠有淵源道器具於有司肄業存於掌故秦經戰國之變而其吏旣無道德又無文藝周以政殉教而秦以教殉政故王化蕩然無存焉漢興改秦之敗武帝始興太學表章六經累葉遵行不怠然天下之秀才異等不必盡養於大學也東漢建武初復修起太學明帝卽位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經匈奴亦遣子入學洋洋乎盛哉逮桓帝靈帝之間太學諸生增至三萬餘人然多浮華相尙儒者之風漸衰後魏文帝東晉成帝北魏道武帝隋煬帝雖皆經營國學徒飾美觀但有教育之名莫舉達材之實至唐學制粗備開

六學二館崇經術興文藝。宋頒太學令立三舍之法以積分等升其制善矣。而皆驚於榮利苟得冒進富貴熏心。遂以朝廷之勢力一變其本領。馬端臨所謂儒者以學術爲筌蹄。國家以學宮爲芻狗者也。明清之際榮途捷徑。旁午歧出。太學之設不過爲太平之粉飾物。故程朱始承其弊。思以講學。祧孔子白鹿鵝湖蔚然爭盛。於是學校變而爲書院。乃末流所至。書院之敝又不勝其弋釣科名之私。而歐美教育之制承之以入。以復歸於古三代之遺要而論之。上古學校以德行道藝爲鵠。中古以經術文學爲鵠。至近世一化而爲仕進之法門。再化而爲粉飾太平之長物。但其間直接間接發達文學之功固屬不少。而最有力者尤數科舉之制。

#### 第四章 文學與科舉

中國自古爲專制之國。天子一人之心常有左右。天下人思想之力而國民亦自戀戀於勢利功名。若出其天性。以出入臺閣爲無上之光榮。萬目睽睽皆集中於天子一人之好惡。上所擅之爵出於口而無窮。下以欲得之私應其求而曲赴。故一代文學之盛衰升降恒於此焉。卜之班氏所謂利祿之途使然者。非耶。而假其道者實惟科舉。

科舉之制始於隋。胚胎於漢。蓋爲防銓選失人。登庸不得宜而起。三代以前之用人也。首德行。次才能。虞廷載采九德爲先。成周賓興三物爲本。法制雖簡。考覈綦詳。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軍服以庸。唐虞之制也。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姬周之制也。逮至後世。法令滋多。巧僞日甚。竊名之士起而塞夫賢路。貪利之徒趨而入於權門。夤緣之風。請謁之俗。率天下而披靡矣。漢興郡國選舉之制。而賢否難知。情僞不明。至有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之謠。魏立九品中正之制。而愛憎由己。毀譽徇私。月旦之鄉評。究難期於公正。故至於隋而建進士之科。至唐更增秀才。明經。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之目。亦時勢之不得不然者也。

科舉之制。濫觴於漢之賢良對策。文帝舉賢良對策者百餘人。而鼂錯爲高第。武帝舉賢良對策者亦百餘人。而公孫弘。董仲舒爲舉首。下逮宣成。世修賢良文學之舉。而匡衡。杜欽。谷永。杜鄴等。皆以賢良對策登庸。暨至東漢。又於賢良文學以外。加徵孝廉。茂



才明經有道等科雖不無濫竽之客。謬廁賢書究之文學之發達未始非因此而昌其  
燄也。

自科舉之制行。微材薄伎皆得榮進之路。縉紳發軔。一由科目。世之英偉卓犖之士。莫  
不役心於記誦詞章。聲病帖括之中。舉天下之才。悉牢籠於科目。不由其道。雖以周公  
之才。孔子之聖。未由得位。一應科舉。則櫛櫛窮奇。可躋顯要。故奔名嗽祿之士。擔簞履  
屨。不遠千里。老死都門而不辭者。良以場屋之伊優。爲人爵所從出也。科舉所得之材。  
其德行抑次於古之鄉舉里選。又勢之不得不然者也。

唐以來科目雖多。而爲舉世所趨重者。莫如明經進士二科。明經試墨義。進士試詩賦。  
而進士爲尤貴焉。當時至尊爲白衣公卿。或稱一品白衣。雖儒術漸衰。而開元天寶間。  
詩道則推爲極盛。常供百世之典型。至宋熙甯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  
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自是韻文忽衰。而經術復興。降至朱明。參酌唐  
之詩賦。與宋之經義。以八股試帖。取士滿清。入主中華。循其制而不革。而其流弊所及。  
轉相模勒。日趨浮薄。先儒之義學。晦霾於餽釘之勤說中。而平治之大經大法。蓋無有

過而問焉者。昔之詩賦。猶費考索。推聲病。而至時文。則空疏不學之人。皆得以依式爲之。宜人才之日。卽於消乏也。夫欲富貴。惡貧賤。人情之常也。科舉之造。影響於文學界。蓋比於學校尤巨。

### 第五章 文學與儒釋道三教

世謂中國無宗教。佛教傳自印度。道教起於後人之依附。儒教主於治術。與宗教精神迥殊。然考之上古。最崇祭祀。固亦多神教者也。其所謂神。決非如後人之想像。愉快無憑。蓋視爲冥冥中之主宰。以爲超立於人間以外。對於人而操吉凶禍福。生殺予奪之權者。若詩書曰天。曰神。曰帝。曰上帝。曰旻天。曰昊天。皆是也。

古傳記所指上下神祇。爲數甚多。大如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雲雷。山海河嶽林澤丘陵墳衍。小如竈奧門戶道井中雷。上爲祖考之靈。下至羽毛鱗介之屬。靡不以爲神。而有祭祀之禮。由其類而大別之。不外天神地祇人鬼三種。而所爲祭之目的。第一在求福祿。第二在去禍災。第三在報本酬恩。故國有大事必祭。天子將出必祭。有水火必祭。有癘疫必祭。有災異必祭。其在堯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鬼神。此皆

臨時致祭。所以求福去禍也。其他定歲年。或一次或數次。若郊祀禴祠烝嘗之類。皆有定期。所以酬恩祈冥福也。

古者民神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以爲神降嘉生。民以物序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少昊之世。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顛頊受之。以命重黎。使復舊常。無相侵黷。唐虞以降。代修勿闕。然以德勝祿之說起。始漸略神而重民。及周之衰。禮樂廢。諸侯大夫頗鶩功利。意在和民神而受之福。而民事爲尊。聖如孔子。不語神怪。敬而遠之。智如鄭僑。以謂天道遠而人道邇。偶有及者。特假之以輔道德仁義之用耳。於是儒家所襲於古來多神教者。惟存敬天尊祖二義。愈以發揮其實踐之精神。去宗教之性質。日遠迺其後。雜以陰陽主運之論。蹂以仙道之談。亂以讖緯之說。神之名益襲玩而不可信。上古神教始失其傳。而佛教道教爰代之以興。

儒教佛教道教皆起於秦漢以後。中國數千年之腦海。蓋簸揚於此三大思潮中。而其影響於文學之力最大者。首儒教。次佛教。次道教。三教之精神及教義。非本書之範圍所屬。姑置不論。茲惟就其事實之大略舉之。夫儒之字始見於周官。儒之名粗立於孔。

子而儒之教始揭。樂於孟氏與楊墨並爭。漢武以還。旗幟大張。舉天下莘莘學子。自幼孕育於儒教之中。以六經論語孝經爲學問之淵源。故達而在上。則兼濟天下。求實現其積年修養之儒教主義。窮而在下。則獨善其身。或託經世之大志於不朽之盛業。或出其修齊之要諦。傳於天下。後世故歷代之詩歌文章。其屬儒教思潮之發露者。實占十之七八。

然文學之士不遇者多。負其坎壈不平之氣。往往流於奇激。逸出常軌。遁而爲釋氏之徒。而世主中。又或有厭儒而好道者。或黜老而佞佛者。南北朝之間。佛教之勢力。蓋已推倒儒教。屈伏道家。梵經譯之盛。與四聲反切之發明。其有功於學文者甚鉅。而讚偈銘懺之文。至於文學界別樹一體。自是以後。儒釋兩家互相師友。其關係日益接近。唐代詩人之喜融佛理。宋學者之陰取釋氏。其有資於佛教者。比道家爲多矣。

老莊以道家鳴。猶六經之支與流裔也。自戰國時。燕齊海上之方士。喜爲迂怪。乃有服食補導。飛昇變化之術。漢興以來。兩派合流。接同取似。淮南王安之徒。究心道術。始稍稍以其說附著之。老莊既爲鴻烈解。復創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方。

然劉歆著錄分列道家方伎不以相混以其源本異也其後言道者復雜以陰陽五行之談參以風角星算之法於是而有太平清領書出郎顛之屬相與崇之而符籙之誕妄以起老子遂被推爲祖矣故張角以奉事黃老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疾而有黃巾之亂張脩爲太平道持九節杖爲符呪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而有張魯之米賊至魏伯陽參同契更倡爲煉養之說葛洪張道陵寇謙之陶弘景輩相望而出至唐號老子書爲道德真經莊子爲南華真經列子爲沖虛真經并各加以眞人之號開元以後設元教科道教之標榜於茲大定流及後蜀杜光庭輩依仿佛氏更製爲經論科儀於是黃庭太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上至丹藥奇技符咒小數莫不歸於道家綜其流而言之蓋清淨一說也服食一說也煉養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其爲術也雜而多端而爲有識者鄙夷亦益甚朱子曰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三教之於文學儒教爲其根本佛教以時羽翼之而道教與文學其關係頗爲疏遠也

## 第六章 文學之分類

文學之分類原屬於文學研究者之職分。非文學史所宜深論也。惟古今文學變遷之形至爲繁賾。不略舉之。轉無以見文學史之範圍。自來言文者尙矣。茲不取繁稱博引。特以文者謂以程序的連綴。字句著爲篇章。用達吾人之意者也。故自文之廣義言之。圖表譜課科條簿錄。何莫非文。自文之狹義言之。必意主爲文。而後可以文論。三代以上。卽學卽文。孔子曰。則以學文。顏淵曰。博我以文。則指學術言之也。曰辭達而已矣。曰修辭立其誠。乃就文字言之也。是後世之所謂文者。孔子之所謂辭矣。夫惟三代文學無分。故六藝諸子一切爲文。無不可也。兩漢以後。文學始分六藝。各有專師。而別爲經學矣。諸子流派益歧。而蔚爲子部矣。史導於尙書春秋。而史學立矣。文章流別分於諸子。而集部興矣。經史子集四部別居。其流彌繁。而統視爲文學。可乎。世益進化。學益分科。文學之疆域當畫其界。而與歷史學等觀。不得謂獨操諸學之原與論理。學數學同量。故廣義言文。自歸無當。經話史策。所由與律歷卜筮命相之詞等。寘之於文學之外。而獨以論辨記序傳狀碑志詩賦贊頌等爲文也。昭明之爲文選也。其於史籍。則云事

異篇章於諸子則曰不以能文爲貴二者不以入錄雖其中不免自背其例然分科發達之意蓋幾及之洵明達之論也後世言文學者大都於此取裁焉。

凡一事就種種之標準得爲種種之分類文學亦然由形貌上言之得別爲韻文無韻文而無韻文中又可分散文（一曰古文）駢文就實質上言之得別爲記事文論理文叙情文記事論理概屬無韻叙情之類有韻爲多華質之分此爲表的然孔子贊易象象雜卦之屬用韻文言繫辭說卦序卦及尙書大禹謨伊訓禮記曲禮禮運之文亦間有用韻者然非不質也詩經周頌如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諸篇無韻而漢人樂府亦有不用韻者然非不華也至於論理記事叙情三者尤相錯綜難可犁別不過自大體上觀之爲近是矣。

後代文章彌繁因事立名多不可紀曰策曰詔曰令曰奏曰書曰疏曰序曰記曰跋言文體者所宜辨之茲殊不暇及也惟其中所宜注意者或以爲東漢以下始以有韻無韻爲詩文之別截然爲二而文日以衰而吾以爲散語駢體爭衡亦非文之極則夫文主明達苟副所求形貌之純不純不必問焉可耳。

## 第七章 文學史上之時代區畫

自湯武創征誅之局。劉項興草澤之師。天道好還。或數十年而一變。或數百年而一變。披二十四朝之史。每一鼎革。政治學術文藝。亦若同時告一起訖。而自有其特殊之精神。天然之界畫。然事以久而後變。道以窮而始通。殷因夏禮。周因殷禮。其所損益者微也。秦燔詩書。漢汲汲修補。惟恐不逮其所剋獲者。漢也。六代駢儷。沿東京之流。北朝渾樸。啓古文之漸。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欲私淑孟莊荀韓。以復先秦之舊也。元之姚虞明之歸唐清之方姚。又祖述韓柳歐蘇。以追唐宋之遺也。此因襲之說也。揚子有言曰。事異世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祖述堯舜者。不必如唐虞。孔門三千人。不必如仲尼。願學先秦之文。唐宋八家。不必同律。模擬漢唐之詩。明七子。不必同工。此變通之說也。會其通而觀之。似纏繞於復古之繭。決其流而舉之。亦自蛻化於新樣之蛾。

本因襲變通之跡。以分文學史上之時期。固有可以稱情而得者。然其間關係究難判。然茲爲參酌斯意。就歷史上之天然界畫。便宜上別爲四期。第一期唐虞以後至秦。曰



上古文學第二期自漢訖隋。曰中古文學第三期自唐訖明。曰近古文學第四期。前清以來曰近世文學。吾國學術導源唐虞。發達於周末。而摧滅於嬴秦。秦實收束上古以來文學者也。故起唐虞終秦由漢至隋。於學術以缺獨立思想爲其特徵。於文學則異乎周秦。始趨於技工之研究。駢儷文五言詩尤爲發達。而隋祚之短。收束漢以來之殘局。恰與秦同其閏位。故中古起漢訖隋。唐宋詩文異於中古。元明附麗。無所發明。故以統於近古。有清一代集其大成。考據詞章無乎不盛。兼之歐學東被。發萬古之奇。獨稱近世。信無異言。

學術界之時代觀與文學界之時代觀不必一致。韻文界之時代區別與無韻文之時代區別亦有不同。試以學術言之。唐承漢魏之訓詁而爲保障。似不宜與宋之理學比。而附於陳隋之尾爲適。而自文學界論。韓柳起而振興古文。沈宋出而創制近體。則以居宋元之首爲宜。以韻文界言之。漢魏之詩形貌實質似殷周者少。而啟齊梁之聲調。自當冠於晉宋之前。而以無韻文論。漢魏之文似晉宋者少。而得先秦之風格者多。似當接於周秦之後。故謂學術界之第一期始唐虞而終於秦。第二期始於漢而終五代。

---

與文學同其始不同其終也。第三期始於宋而終於明與文學殊其始同其終也。而以  
前清二百七十年間爲第四期則文學與學術所同然矣。

## 第二論。上古文學。

### 第一章。概論。

中國上古之文學。主於北方民族。以發揮實踐的思想。其教之被於後世。釀成國民特色者。猶足與歐西比隆。蓋上古漢族之所占領。以黃河爲中心。而漸拓殖於南北沿岸。五帝三王之際。王化之所及。主在河邊而未達於江南。舜之德化。漸始有苗。文王之風化。不越江漢。成王之時。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義取羈縻。勿絕而已。故吳壽夢以前。未通中國。楚不與歧陽之盟。足知中國政教。未曾實被於江南。而一溯夫上古之初。彼生長風雪關河之裏。目不睹明霞散綺之色。耳不聞千里鶯啼之聲。百年之人生。惟目擊此滔滔之濁流。莽莽之曠野耳。其地質則第四世紀之水成岩也。其風物則荒寒洪大地味之所宜。黍稷菽麥四種耳。天似穹廬。蒼蒼然垂於四際者。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極耶。若夫夕陽黯淡。垂影關中。嶺樹低迷。隴流嗚咽。旅雁度寒雲。羸馬嘶古道。寥愴蒼涼之景。至今猶昨。且黃河之水。來從星宿。其長也。二千五

百哩經流之面積占七十萬方哩。秋冬之時。大氣乾燥。其水半涸。半澇。滲爲砂磧。颯颯之風。來自窮髮。黃塵。湧洞千里。常昏。而一朝汎濫。則大浸稽天。舉數十萬之生靈。幾億萬之財產。秋風振擗。一掃而空。即後世治水術精。猶不堪其苦。而況於人智未開。草昧初啓之世。若是乎。以浴於天然之惠者。少。期欲以人爲勝天然。以感於天然之美者。少。故嘗於人道範圍內。運躬行實踐之功。此北方文學所以於理想界。鮮逍遙自適之風。於現實界。常發見人間行爲之標準也。詩三百篇。大抵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間。實踐倫理之下。表彰其思想感情。書百篇。皆以道治平之政事。堯舜三代之政治史也。易斷人事之吉凶。所以開天下之愚。通天下之志。亦開物成務之道。然則燕趙多悲歌之士。感時泣事。鄒魯多仁義之人。溫重敦厚。何莫非緣於地理之影響。歷史之留貽。爲北方思想之發顯者乎。

唐虞三代之文明。一載之於尙書。堯舜以前。無可徵信。百家所稱。其文不雅馴。以人文進化之理推之。而證以後世學者之說。要爲人智未開。庶績未熙。民蠢蠢然。各安其堵。山無蹊隧。澤無舟梁。飢則含哺。飽即鼓腹。百年老死。不相往來。老莊稱太古無事。曰至

德之世者是也。雖然唐虞之人文發達，決非一蹴可幾。即黃帝之垂衣裳，監萬國，亦必承數十世君牧之後。其見於載記者，如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非必繼踵而統一天下。其於當代，或爲一地方之首領，一部族之雄長，要皆有助於人文之進化也。

世稱三皇五帝，或以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爲五帝，或以有巢、燧人、伏羲爲三皇，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或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以少皞、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雖諸家所見各殊，然人文發達之萌芽，正可於此窺其端緒。所謂天皇、地皇、人皇者，不必實有其人，或後世有文字後，假以表三才開始之次序。而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亦不必其人之自名，或以明社會成立順序之稱號。蓋草昧之世，民穴居而野處，凌風雪，漂雨露，未知經始屋宇之利，當其時有教以構木爲巢，以避蛇蟲之害者，因稱此時代曰有巢氏。民智蒙昧，未知稼穡之道，惟依賴天然之產物，食果蔬蠃蛤，以充口腹，不辦稻粱芻豢之味。方其時有教以鑽燧取火，化腥臊爲熟食者，因名此時代曰燧人氏。其後有教民結網罟爲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廚者。

遂稱曰伏義氏。教以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使民知耕耘樹藝者。遂稱曰神農氏。此皆以代表當代君牧之勛名。一變社會之原始生活而發文明之曙光者也。

人生而靜，天之道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凡五色之觸於目，五聲之接於耳，五味之入於口，必不能自禁其好惡之念，或爲愉佚，或爲悲愁。遂發於外而爲言語，爲詩歌。故詩歌者國民文學之開祖也。試觀彼未開化之野蠻人，亦有歌謠俚諺，可知一國之文學在太古蒙昧之世，未有文字之先，已有根柢。有萌芽。故葛天氏之民，投足以歌，八閩伏義之時，有網罟歌，以頌開物成務之恩。神農之世，有蜡辭，以讚利用厚生之道。其他黃帝時有彈歌，少皞時有皇娥歌，所謂詩言志，歌永言，發於人心，感物之自然而不能已焉者。蓋唐虞之人，文發達，肇端於伏義之畫卦，始明於黃帝之臣，頡尙書以前，亦既有若干之文籍。易之所謂河圖洛書，果出於何世，雖不可詳，而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神農之易號曰連山，黃帝之易命曰歸藏，而諸子百家之所稱世本之所記竹書紀年之所載其書，雖出自後世，或涉荒唐，或多殘缺，要必確有所見，能如楚倚相及周史職所

掌而未經湮滅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然則唐虞以前有若干之書明矣

## 第二章 唐虞文學

唐虞之文明非復昔日三皇時代之比昔之衣樹皮木葉裹鳥獸之皮者今則絲麻布帛垂衣裳而五采燦爛矣昔之木處而顛土處而病者今則上棟下宇有堂有室有門牆矣昔之死者不葬舉而委之於壑者今則有葬祭禮齊疏之服飭粥之食君民共之矣昔之各地有首領成割據對峙之形今則中央集權天子五歲一巡狩諸侯每歲朝覲述職朝廷設九官地方分置十二牧以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矣故堯舜之時天文氣象之學已開以璿璣玉衡觀測天象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歷象日月星辰而於文學最有關者則爲音樂之進步命夔典樂教胄子至令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和神人舞百獸亦足見當時文明之程度焉

八閩網罟之歌不傳而皇娥白帝說者謂出王嘉僞撰其事近証其可信者獨有康衢謠擊壤歌股肱元首歌爲韻文之最早者如股肱元首歌其辭雖甚單簡而內容則聖主賢臣互相戒飭其欲樹國家百年大計之意躍如也其歌三章章三句每句一韻雖

以四言成句而句有哉字語助其實三言也湯之盤銘實胎胚於此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已亡不復睹上世之文華矣而唐虞之二典三謨猶足知其風神渾厚今觀其文雄大而質實簡潔而勁拔無意求工而一字一句不苟此固由於氣象之雄渾亦其時代敦樸尾少助詞故其文簡勁試通覽典謨用也矣與耶字者絕無而哉字之助詞亦止一二見詩歌主音節故多於語尾綴助字用以調和音響而言論則非同於歌詠故典謨記載多四字成句少語助詞此可知上古之言語簡樸而文章之技巧亦足觀者

要之詩歌之發生在文章以前而詩歌之進步甚爲遲緩唐虞之際猶有穉氣而文章之技能已具長足之進步故股肱元首之歌比於詩三百篇有待於發達之餘地而二典三謨之文比於商周之書不稍見遜色是唐虞之文學界無韻文之進步較韻文爲最著

### 第三章 三代文學

塗山之歌已僞五子之歌又亡夏后四百年之詞采蓋莫可考矣殷湯啓運其見於載



籍者若盤銘若桑林禱辭思以克已復禮還天下之大道自能發興國之元音傳英主之氣象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章三句句三字惟以一字爲韻前世無其例後世未有比也黃帝之輿几銘夏禹之筮簠銘皆已湮沒不見爲後世銘文之祖者實推此盤銘耳惟以比於武王之盥盤銘湯之高古不如武之豐腴盥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憂勤之中而重以危苦之情矣

桑林禱辭見於荀子爲後世祝辭之權輿其辭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此亦與股肱元首歌同爲三言詩每句加與字之語助詞者也及殷周鼎革之交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採薇歌箕子朝周過殷之故墟傷宮室壞遍生禾黍作麥秀歌以發其纏綿悱惻之情而音節之諧和非復昔日質直之比抒情詩之源乃以益暢而開三百篇六義之風歷史家謂抒情詩常先於叙事詩以觀中國上古文學又何莫不然反而思之彼叙事詩者其韻調不必諧其體製不必整而抒情詩則因人文既進思想大開感物興懷足饒情致故其發爲歌

詠者常覺柔婉見諸辭藻者美於形容此三百篇之詩所以皆可入樂也

周監二代郁郁乎文三百篇者實姬周一代之英華也蓋周以詩歌者爲政治得失之反應發於人情天理之自然故其視詩歌也甚重太師掌於王朝樂正以教國子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以下列士獻詩巡狩之際則使太史陳詩以觀民風知民所好惡詩人以之爲叙情之具王者以之爲爲政之資學官以之爲教育之科目此當時詩歌所以極其隆盛而流行於天下也

三百篇詩以黃河爲中心而屬於中國北方之文學也十五國中周南召南王檜陳鄭在河南邶鄘衛曹齊魏唐在河北幽秦濱涇渭在河西其疆域不越今河南陝西山西山東四省之地皆當時教澤之所被先王禮樂之遺其詩皆對於人事之變王道之缺以自寫其真情而要之於無邪之思故能溫柔敦厚衷乎性情之正大序所稱發乎情止乎禮義實爲貫穿三百篇之真相國風好色而不淫者以禮爲節也小雅怨誹而不亂者以義爲制也是故叙青春男女之愛則樂且有儀騁夫婦決絕之詞則怨而不刺時政之非則哀而不傷頌德化之美則正而不諛此三百篇所由富於文學之趣味

與道德之教旨也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故自其性質言之。風者閭巷之情。詩雅者朝廷之樂歌。頌者宗廟之樂歌也。自其體製言之。賦者陳事直言。比者假物言志。興者託物興辭也。有四始焉。關雎之亂爲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古詩稱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煩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上探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總爲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然後禮樂得自此可述。蓋自平王東遷以後。巡狩之典缺。如采詩之制全廢。紀綱頹壞。王化就湮。情性失中。是非莫正。吟詠之事多不可爲。訓孔子慨時政之日非。乃取古詩而刪存之。以備王道。浹人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孔子以之爲達政專對之要塗。詔弟子。教伯魚。皆殷殷以詩爲意也。

三百篇韻法有每句一韻者。有間句一韻者。如衛風伯兮之篇。

一 伯兮 揭兮 邦之桀兮 伯也執殳 爲王前驅

二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三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四 焉得褻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第一章一句一韻前二句用仄韻後二句用平韻第二章第一句第二句第四句爲韻後世七言絕句韻法也第三章及第四章以第二句第四句爲韻後世五言絕句韻法多用之其他韻法雖間有不同大都以此三種爲三百篇通則

三百篇詩以四言爲定式然亦長短錯落不拘振振鷺于飛三言也漢郊廟歌多用之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五言也後世古近體詩用之我姑酌彼金罍六言也樂府亦用之交交黃鳥止於桑七言也被用與五言同胡瞻爾庭有懸鶉兮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八言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沚茲九言也後世歌謠之章稍見之

#### 第四章 三代之文學二

三代之文章存於尙書自孔子轍環不用以周室微而禮樂廢遂乃討論墳典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

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遭秦燔滅，漢興濟南伏生，僅得二十八篇，以教於齊魯之間。曰：今文。尚書。其後孔安國得孔子壁中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與今文比較讀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用隸體寫定，計五十八篇。曰：古文。尚書。遭巫蠱亂，未立。至後漢，傳者相繼。古文尚書始大行。永嘉亂後，湮滅幾盡。東晉梅賾復稱得古文尚書，由是與今文並行。至唐陸德明爲作釋文，孔穎達奉勅作傳疏，蓋無疑古文之爲僞者。自宋吳棫始倡異議，至清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八卷，條分縷析，博引旁徵，千古疑獄一朝冰釋。自是以後，若惠棟、若江聲、若孫星衍、若王鳴盛、若段玉裁，皆繼踵力攻而古文之聲價不可復振矣。今舉三代之文學，惟以今文爲據。

夏有禹貢、甘誓二篇，湯有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周有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二十篇。顧比於唐虞之文，無甚進步之跡。而三代之辭氣嚴厲，與唐虞之風神渾穆，則稍有間矣。卽以三代之文較論之，亦不無升降之感。甘誓、湯誓、牧誓同。

一誓衆出征之辭也。而啓以天子之位討叛伐罪，故內無慚德，其辭斷制有威。湯以臣放君，內有所疚，故威厲之中而有宛轉之意。武繼湯征誅之局，恬然而無所慚，故其數紂之昏暴而毫無所辨護，是故其事同，其境遇不同，而其氣象亦不同。文章根於思想，思想變於時勢，孕於地域，三誓之所以異，其撰者時爲之也。

三代之文學概爲貴族文學。當時之文章家要皆立於要路。禹貢甘誓作於夏之史官，而亡其名氏。殷之作者前有伊尹、仲虺，中有咎單、伊陟，後有微子、箕子、伊尹所作有汝鳩、汝方、伊訓、肆命、徂后、太甲訓，咸有一德、仲虺作誥、咎單作明居、沃丁伊陟作咸、艾、太戊、原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箕子作洪範、周初文章、周公、召公、芮伯、榮伯、畢公、伯冏等皆錚錚者也。周公於武王時作牧誓、金縢、成王時作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林、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無逸、立政、周官、召公於武王時作旅、葵、成王時作君奭、芮伯於武王時作旅、巢、命、榮伯於成王時作賄、肅、慎之命、畢公於康王時作畢、命、伯冏於穆王時作冏、命、綜觀殷周二代之作，以伊尹、周公爲特多，不獨其功業爛然，卽其文章已煥乎不可及，已惜存於今者寥寥耳。

書有典謨訓誥誓命六體猶詩經之有六義也。典者典冊尊閣之義，託堯舜之德教，可爲後世常法也。謨者嘉謀嘉猷之義，言禹皋陶益稷等獻替贊襄之道也。訓者誨導，儆迪之義，敷奏諫說之辭也。如伊尹之於太甲，是誥告也。曉諭臣下之辭也。誓約也。約信於士民也。命令也。戒飭臣下之言也。是六體者，非必有一定之形式，自其大端言之，不出詔令奏議二種。而於其歷史上觀之，唐虞之揖讓，變而爲殷周之放伐，卽典謨之渾厚變而爲訓誥之嚴厲也。揚子雲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韓愈氏亦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屈佶聱牙。蓋虞夏之渾厚蕩蕩如水，殷周之嚴峻巍巍如山。前者無磯激之態，後者饒鬱勃之觀。要其辭氣森嚴而不可犯，崢嶸而不可攀，則幾於一焉。是亦古人性情之懇樸，有以致之。後世如王莽蘇綽之模仿，無其質而襲其貌，無怪其矯誣而猥濫也。

文至於周盛矣，而周公且實爲一代文豪也。尙書所載之外，所爲歌詠亦多於風。則有若東山於雅，則有若常棣於頌，則有若時邁。又繼其父文王所演之卦辭，而作爻辭，以窮其變。開後世論理文之先河，損益前代吉凶賓嘉之禮，作儀禮記六官之官屬職掌。

作周禮爲後世史志通典通考等之權輿。六藝爲周之舊典。周公作之。孔子述之後世之文明。首功於元聖矣。

### 第五章 春秋戰國文學一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子思嘗以告衛侯矣。實足代表春秋人士之性情也。寧爲雞口無爲牛後。蘇秦嘗以說六國矣。實足發揮戰國人士之意嚮也。自壓弧輿謠。龍縻作。蠹平王始東遷。雒邑諸侯力政。相禽以兵。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外假仁義。陰懷吞噬。壇坫之場。藉爲干戈之地。尊王之義。飾爲非分之求。於是射王中肩者有之。問鼎之輕重者有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此春秋時代之形勢也。國無常君。士無定臣。得土者富。失土者貧。或爲合從。或尙連橫。弱肉彊食。劣敗優存。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戰國時代之形勢也。

周之文學。醞釀於成康。從容於春秋。橫迸於戰國。譬之黃河。始源星宿。曲折奔流於龍門砥柱之間。而汎濫澎湃。散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於海。故三代文學。不過時代精神之反映。有如平湖之水。旱優游滉漾之觀。至周末而才智之翹秀者。皆風涌雲沛。各樹



論說聚黨徒改制立度思以一己之思易天下而安宇內茲舉其原因主於上者有三  
主於下者有二

(一)官守之散失 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纖析備矣法具於官官守其書易掌於

春官太卜書在外史詩領太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六藝皆周之舊  
典學者所習不越官司典守自周衰而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

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自師摯以下八人當  
從鄭玄說爲周平王

時人班固以爲紂時人  
朱熹以爲魯人皆非也老子棄史職而西出關重黎失守而爲司馬是非官失其守之

表見者乎王章禮樂之官師放而不具逸在草野始各以其所習聞之道傳百家于  
焉蓋起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

家之敝者是也

(二)封建制之破壞 周鑒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以蕃王室幽厲之

後中央集權漸以陵夷封建之制因而瓦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疆弱之爭始形兼  
并之事迺肆時君世主各務求賢以自輔或枉駕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生王之頭

不若死士之壘。照乘之珠。不敵干城之將。思想解其束縛。言論得以自由。但求富彊。無所拘忌。未嘗有若太公之戮狂。喬孔子之誅少正卯者。故士得以信其舌而奮筆。抵隙蹈瑕而無所詘也。

(三)世卿制之頹廢 三代封建。官人以世。至春秋猶存。故魯有三家。鄭有七穆。齊有高國。晉有六卿。雖以孔子柳下之聖。不得執政。歷聘無所容。而三黜於下位。世卿之制爲之也。七雄馳逐。務在強兵并敵。而從橫長短之說興。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畫半策而縮萬金。或開一說而帶六印。或解草衣而攘相位。或起躡蹻而爲上卿。天下之聞其風者。益爭自淬厲。思所建樹。是故門閥破而人才得平等之途。橫議起而諸子標新異之論。

(四)社會交通之頻繁 知識以參驗而精。聞見以自封而陋。孔子稱聖周遊列邦。季札名賢。歷聘上國。周之盛也。關市有譏。假道必告。行李往來。累於復傳。移徙居住。苦不自由。周衰其制遂弛。而眠者以起。靜者以興。幾如脫鞴之鷹。飛翔自在。上講徠民之術。下懷擇主之恩。暮楚朝秦。背齊適晉。人材之交互。學術之短長。形焉。足迹之

所存邦治之良窳見焉。其參觀互證者宏。故其發爲論議者莫不有牢籠宇宙之概。  
(五)流派競爭之激烈。因列國之競爭而需人才。於是學者間之學說思想亦自  
角異鬪新。負固不下。以博取當世之功名。有一出奇制勝者。卽有一人從而辨駁之。  
期凌駕乎其上。臧三耳之論。大九州之談。堅白異同之辨。合從連橫之策。儒之剽墨。  
孔之詆老。百家並起。論難相尋。眞理由此出。文學自此盛矣。

春秋衰世也。戰國亂世也。春秋之世猶尊禮重信。至戰國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之世  
猶重王室。至戰國不復言尊王矣。春秋之時猶重宗姓氏族。至戰國不復言門閥矣。春  
秋之時聘問宴饗猶賦詩言志。戰國則不聞也。春秋之時猶有赴告策書。戰國則無有  
也。故春秋時文學其辭氣溫厚和順。有雍容揖讓之風。至戰國周之制度全壞。其思想  
極爲活潑而自由。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國  
語。楚辭。靡繁碎。眞衰世之文。其時語言議論如此。宜周室之不振也。亂世之文則戰國策  
是也。

## 第六章 春秋戰國文學二

東遷以後之周競爭之社會也。匪惟國際智士鬪智、勇士鬪勇、辯士鬪辯、學士鬪學、春花怒放、蝶舞鶯歌，此爲春秋以後之特色。是故競爭心者爲活躍飛動之原因，生進步發達之結果者也。

孔子曠世之聖人也。老子亦絕代之偉人也。孔子主唱仁義孝悌之道，老子鼓吹虛無自然之道，皆及感化於百世之後，而一爲儒教之祖，一爲道教之祖。此春秋時代之偉觀。中國四千餘年之歷史上，所由最有光彩也。孔子之門有子夏、子游、曾子、子思，皆傳仁義之道者也。及孟子出，攻異端，闢邪說，以闡明孔子之道，是爲仁義派之大宗。老子之流有關尹子、鶡冠子、列子，皆傳虛無之道者也。及莊子出，以奇肆之才，荒唐之詞，衍無差別之論，是爲虛無派之大宗。其餘墨子鳴兼愛之說，楊子唱爲我之說，申子尙術，商子尙法，慎子尙勢，荀子尙性惡，非毀子思，孟子韓非喜刑名，罵倒仁義，惠愛皆爲一世之才俊。特樹一幟，高自標榜者也。鄧析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它囂、魏牟，以及天口之田駮，談天之騶衍，雕龍之騶奭，炙轂過之淳於髡，堅白之惠施，公孫龍盜名之陳仲史，鱷皆隱然爲一敵國，互相頡頏者也。中華歷代之學術思想，要皆胎胚於此時代矣。

察春秋戰國之思潮可分爲鄒魯派陳宋派鄭衛派燕齊派四種鄒魯派標榜仁義孔子孟子爲其中心陳宋派一曰荆楚派以鼓吹虛無爲旨老子莊子爲其中心墨翟宋輕許行陳相陳辛爲其支派燕齊派務爲空疎迂怪之談騶衍騶奭淳於髡田駢接子爲其中心鄭衛派一曰三晉派唱道法術者也鄭申不害衛公孫鞅趙慎到韓韓非爲其中心鄧析惠施公孫龍魏牟等爲其支派而細別之則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農家詭辯家之分

中國之風土氣候有南北之差故學術及思想界亦有南北之別顧種別雖有四而要其歸實惟孔老據南北地位正相對抗其他皆出入於此二派之間墨家者流其貴儉同乎儒兼愛近乎道合南北兩思潮者也法家者流原本道德之意亦先王之所以明罰飭法也故禽滑釐學於子夏而爲墨家莊周學於田子方而爲道家陳相學於陳良而爲農家韓非學於苟卿而爲法家莊子稱孔子之徒曰北儒孟子稱陳良爲楚產孔老之勢力一盛於北方一盛於南方而居其間者常爲之左右也故孔子於齊魯衛所至皆被矜式而至宋而畏至陳蔡而厄入楚而警惕於接輿擲楸於沮溺風刺於荷蓀

丈人而兼愛爲我之說。神農想像之言。顧亦見擯於孟氏。此非地方風尚之各殊者乎。

### 第七章 春秋戰國文學三

春秋戰國言論最發達之世也。文章極隆盛之秋也。而亦詩歌不振之時代也。故春秋以後之詩。非若周初之溫柔敦厚。而有興觀羣怨之致。孟子所謂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之觀於文學界。亦可云破其真相。韻文衰。散文盛。思無邪之詩亡。而經世之著述始繁。

春秋戰國之詩歌。楚狂接輿之鳳兮歌。見於論語。莊子。孺子滄浪之歌。見於孟子。松栢歌。及易水歌。見於史記。其他魯有孔子去魯歌。龜山操。獲麟歌。及成人歌。齊有甯戚飯牛歌。景公投壺辭。萊人歌。吳有申叔儀佩玉歌。伍胥漁父歌。晉有士蔦狐裘賦。優施暇豫歌。鄭有輿人誦。宋有城者謳。築者謳。戰國時。齊有攻狄謠。禳田祝。趙有趙人謠。鼓琴歌。魏有鄴民歌。楚有三戶謠。大抵俚歌童謠之類。能嗣響三百篇者。絕少。獨屈原荀卿。上嫡風雅。於處士橫議之秋。發詩人溫厚之旨。倏然南方文學之精粹。儼乎後世賦騷之開祖者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屈原以曠代逸才。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漢志序詩賦爲五種。而列屈原賦爲第一。陸賈賦爲第二。孫卿賦爲第三。雜賦爲第四。屈原言情。孫卿敷義。陸賈隨高祖爲說客。其賦雖不可見。而與朱建嚴助諸家類從。蓋縱橫家恣肆之流亞也。雜賦之中。兼收成相雜辭隱書。不特江海物色鳥獸之作。亦後代連珠韻語星卜占繇之濫觴也。章氏學誠所謂賦家者流。猶有諸子遺意。卓然自命一家之言者矣。第屈原賦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亦入於賦。則不特有韻之文可通於詩。卽無韻之文。凡其鋪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也。自漢代宣帝時。徵能爲楚辭者。而劉向復集屈原宋玉所作爲楚辭十五卷。後漢王逸又作楚辭章句。於是屈宋之賦。世稱楚辭矣。離騷本楚辭之一篇。而昭明立名曰騷。以宋玉劉安之辭從之。劉勰秉其意。亦以辨騷與詮賦分立。後世相沿。統名楚辭爲騷。號曰騷體。此其流別爲實繁矣。賦本出於詩。而漢志以詩歌後於賦。文選以賦冠於詩。劉彥和亦以辨騷先乎明詩。因源流之倒置。又可知風尚之重輕也。

文至於戰國而體備矣。試以文選諸體徵之。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諉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辯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傲時君也。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而其開後世二大著述之門者。前有左氏丘明作春秋內傳。以緯經。雖以正弟子之異言。而體變尙書。義歸記事。是爲後世編年史之祖。後有公羊高穀梁赤同出子夏之門。各作傳以發明春秋筆削之義。繼孔子序卦之意。而大暢故訓之源。是爲後世說經文之祖。

昭明有言。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然文主於意。義麗乎辭。柳子厚所謂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



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故綜戰國諸子之文而論之。大氏儒家重實際。其文多平實。道家主想像。其文多超逸。法家尚深刻。其文多峭俊。縱橫家尚詞令。其文多般衍宏放。其他墨家之文質。名家之文瑣。農家之文鄙。略其大體。要其精神。究非後世文士所可及。而其間尤推孟莊荀韓左屈六家。孟軻之文如長江。莊周之文如大海。荀卿之文如湖水。韓非之文如溪流。孟文以理為主。以氣遣之。以才輔之。莊文以才為主。以氣行之。而假理以文之。荀子以理為主。以辭文之。而氣不足以運之也。韓子以氣為主。以才輔之。而情不足以暢之也。故孟文以閎肆勝。莊文以瓌奇勝。荀文以博麗勝。韓文以矯健勝。至左屈二子。與孟莊荀韓取徑各別。左主叙事。屈主敷辭。左淳蓄而嫺雅。屈情深而文明。後世言文品者。此六家幾盡之矣。

## 第八章 秦之文學

秦負其虎狼之力。削平天下。崇尚法治。金戈未熄。狐火旋鳴。警警短祚之間。不過過渡

之引線。無甚文學之足稱。惟李斯以其雄鷲之才。緣儒入法。而當時文學之實權。又在其一人之手。故彼一人之文學價值。卽秦一代之文學價值。試觀彼文學上之功績。與文章上之技能。變大篆而爲小篆。省繁重之書法。俾趨簡易。上恢蒼頡史籀之緒。下開程邈王次仲之先。闢文字上之新紀元者也。語其文章。諫逐客書之辭藻瑰麗。有過其師。勸督責書之文意精覈。視韓非無遜色。韻文如泰山之罍。碣石會稽。瑯琊。諸刻石。蒼勁峭質。後世碑銘之祖也。

秦之文學。略不必深論。而其關古今一大變革者。則在其君相之大一統主義。始皇雄毅之主也。旣平六國。懲封建之弊。而矯之以郡縣。懲兵爭之禍。而銷毀其武器。鑿游學之紛擾也。而謀思想之統一。見秦以法術致累世之強也。而自習於深刻。故讀韓非之書而喜也。使趙高傅胡亥而不謂非也。斯之學出於荀卿。學其師而不得。而思索力又不及韓非。乃竊非之說以迎合始皇。終以成秦刻薄之治。斯奏曰。異時諸侯竝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竝

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出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於是焚書坑儒之禍起。而古代文獻之自由研究。歸於廢滅。五光十色之學。幟悉收拾於李斯一奏之中。

秦之焚詩書。令學者以吏爲師。卽其所以統一天下之政策也。三代之政。卽事卽學。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詩書禮樂。掌自司成。春秋教之以習其事。冬夏教之以誦其辭。故舉禮樂而詩書亦賅其中。古詩皆可合樂而范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禮可賅書之證也自孔子刪訂詩書。始播諸民間。至秦并取而燒之。專以藏於博士官。亦何嘗非復古之意哉。章學誠謂以吏爲師。亦道器合一。官師治教。未歧爲二之至理。其悖於古者。惟禁詩書耳。則猶有未盡也。吾以謂秦既悖古抑又悖今。秦尊法術爲至道。詩書藏於官與周同。而不以

教人。乃代以法令。此其悖古者也。詩書既散播民間。漸染成習。秦乃欲迴已成之勢。而返之樸愚。此其悖今者也。嘗試論之。禮樂詩書相表裏。而爲精神者也。自禮樂缺而實質始壞。詩書缺而形式徒存。孔子序詩書。習禮合樂。苦心以遺之。至戰國而實質盡。至秦火而形式又盡。蕭何入關所收圖籍。僅秦之法令耳。而博士所藏。竟灰於項羽之一炬。夫始皇之統一學術。與漢武之表章儒術。罷黜百家。其用意何嘗不同。惟因施行之手段。有積極消極之殊。而立政之方針。有儒家法家之異。致令後之人。悉以爲始皇罪。是猶朝錯削地。而受東市之誅。主父推恩。而獲四遷之賞也。

學而至於秦。戰國思想活動之一大結束也。亦學而至於秦。漢以後思想略開一新生面也。因六經之燔滅。學者搜殘討漏。獲簡策如得至寶。奉古訓如守金科。益反助尙古之習矣。兀兀窮殫於章句訓故之學。而經生專襲儒家之號。遂益小其範圍矣。海內既一。橫議道息。門戶之爭。非復曩時。學派之交。更多接觸。故陸賈楚人也。而習於儒。蓋公齊人也。而好夫道。張良受書於黃石。賈誼受業於吳公。儒合於陰陽。而爲讖緯。道合於陰陽。而言神僊。縱橫家者流。納而還之於辭賦。如陸賈朱建嚴助吾丘壽王主父偃之

倫皆以儒而兼蘇張之辯者也。蓋思想統一之養成。原難期之於短促之時日。以武帝之表章儒術。而漢家制度。仍以霸王道雜之。而儒術之彰明。至東京而始效。故漢初風尚。戰國之影響也。武宣之政。秦代之留貽也。明乎秦之治。古今學問文章升降之大原。可得而知矣。



## 第三編 中古文學

### 第一章 兩漢文學總論

白帝滅。赤帝興。餘國之搶攘。王者之驅除也。季資於羽。秀資於莽。鼎祚斯建。炎精重輝。四百餘年。久而後絕。後之言政者。號漢治爲近古。言學者。尊漢學爲名高。言文者。舉漢魏爲能事。以之方於殷周。則有純駁之不同。而擬於唐宋。實有厚薄之不相若也。蓋言文學。而至於兩漢。誠古今之一大樞機。兩漢之文。樸茂雄深。典皇喬麗。譬之山尊雲黨之象。宗彝藻火之觀。在有意無意之間。得天地自然之氣。文質彬彬。洵足貴也。明之學者。矯而效之。陳車戰於騎射之場。側太羹於侯鯖之錄。無適時用。斯爲悖耳。漢魏等稱。魏從於漢。其名雖一。究有東西之殊。欲明異同。不可不畧舉兩漢之政治學術。西漢疆理。則兼師夫周秦。立政則雜採夫王伯。先聖之微言大義。不盡澌泯。周末之諸子百家。猶有餘派。故人才之興起。斑斕不醇。精深不一。光武以太學諸生。繼武帝遺軌。而表章經術。明章繼起。獎飾有加。東京儒風。蔚矣其盛。制治之道。雖仍郡國。敷政之

人多屬經師。庶幾三代之隆矣。然外戚放恣。閹宦乘權。終以弱亂。儒先學子。則急於溫故。而畧於知新。穿鑿五經。老死故籍。支離破碎。安已毀人。拘謹之行。高雄武之氣。喪此則中於儒懦之弊也。

蓋前漢學者。所求在道。東漢則恪守章句。前漢之文。多出自家錘爐。東漢則時有剽竊。模擬之迹。前漢之文。多莊重簡古。東漢較典麗整瞻。前漢接迹姬嬴。有豪放雄宕揮灑自由之風。後漢俛仰揖讓。有局促自守之度。故董賈揚劉之湛深經術。勝於賈鄭之煩猥也。相如子雲之恢張喬宇。多於張蔡之藻麗也。崔駰之達旨。遜於東方之客難。而崔寔之政論。不及賈誼之政事疏也。朱穆之崇厚論。似可擬路溫舒之尙德緩刑。而荀悅之申鑒。不及朝錯之賢良策也。臧洪之答陳琳書。可敵楊惲之報孫會宗。而班固之漢書。不及司馬遷史記之跳盪也。班彪之論王命。可比蒯通之說淮陰。而王逸之九思。不及劉向九歎之愴惻也。

抑猶有憾者。兩漢之學。局於儒術。始統一於西京。漸收功於東漢。當武帝之世。寶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文學經術之士。務黜黃老百家之言。衛綰王臧以儒術進。申公轅固



以碩學徵。董仲舒出而議興太學。公孫弘用而請設博士弟子員五十人。由是儒學大顯。六經章明。百家之徒。漸以耗落。自一方言之。武帝統一人心。爲守成令主。可匹羅馬之君士但丁。董仲舒尊師明道。爲儒家功臣。堪比釋氏之馬鳴龍樹。惟本學術上之發達。言之則有局於褊狹之模型。一泓之水。澄之易清。萬頃之波。揚之不濁。百家罷黜。儒生獨擅其宗。無異端雜說之相形。失辯難攻詰之活動。因而學術上之比較。選擇競爭。去其用變通之域小。枯槁之色。呈周公孔子之夢。自爲糾繞。東漢學者之所以做也。亦卽我國學術不振之大原也。

## 第二章 漢初文學之狀況與高祖之遺謨

三代蓄養之精英。發洩於周末之角逐。智者聘其詐。辯者馳其說。武夫奮其兵。謀臣構其略。風馳電駭。霧散雲披。思想疲於奮興。腦漿亦爲乾涸。此在老莊無爲之教。燕齊迂怪之流。方且厭現世之苦痛。尋快樂於玄虛。况重以暴秦之酷烈。益令人煩寃而無以息肩。焚書坑儒之禍未終。而劉項之逐鹿復起。泯泯芴芴。么麼日甚。文學之事。殆無可言者。漢初干戈粗定。始除挾書之律。雖有潤枯槁蘇涸轍之觀。然大病之後。難以遽起。

務爲休養。僅能綿一縷之生息。萬難鼓舞活力。再呈昔日之鉅觀。而况高祖之詒謀。又未遑及此者乎。

劉季一亭長耳。以大言嫚罵之身。一朝際會風雲。亡秦踏楚。終開四百年之基。爲漢高祖。是亦有天授焉。故語其爲人。豁達大度。有武略而無文德者也。善將將而洩溺儒冠者也。以馬上得天下。欲以馬上治之者也。過魯而祠孔子以中牢。未必中心崇拜。不過藉以收天下之人心。善陸賈者。非心悅夫詩書。以其有口辯耳。用酈食其者。非歡迎夫儒生。取其爲說客耳。喜叔孫通者。非知規復古禮。使其曲學阿世耳。所收皆梟傑之才。從龍多屠販之輩。四皓逸於野。兩生不肯行。其誰與追經國之本原。發郁郁之盛業哉。漢初社會之心理。既如彼。高祖之經營。又如此。故老莊甯靜之學。說得逞。其勢力。考其原因。殆有三種。時勢之所趨。已有自然披靡之勢。而鄒魯派之主義。既見斥於高祖。鄭衛派之政術。二世敗亡。實驗上之效果。極少。其崛起而權枯朽者。又多爲南人。素被老莊思想之漸染。蕭何之畫一。曹參之不擾獄市也。張良之受書。漢志太公列於道家陳平之陰謀。奇計也。婁敬之和親匈奴。老子卑弱之術也。陸賈之家居極欲。莊周養生之意也。民有

寧壹之歌。家慶更始之樂。清虛之理想。蓋通上下而流行者矣。然無爲退嬰。原一時之催眠藥。與人動性相反。久用之則且致害。故至武帝。乃去休息。而一努力於事功。

### 第三章 文景時之文學

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傾側搶攘於呂雉之間。劉氏不絕如綫。文景繼統。相承以恭儉。皆喜黃老。不好辭賦。又所與爲輔相者。皆高帝時逐鹿之武夫功臣。如陳平、周勃、灌嬰、張敖、申屠嘉、劉舍之屬。蓋無意於文治之業矣。在野之儒。如伏生、申公、轅固。皆年八九十餘。抱殘守闕之經生耳。在朝如衛綰、萬石君父子、田叔、孟舒。直不疑、周仁、張敖之徒。號爲長者。季布、欒布、袁盎、鄭當時輩。夙喜任俠。蓋未嘗有一深計國家組織之大本者。黃老無爲之思潮。適以成漢君臣苟安之習。此賈誼所爲怒焉憂之。而繼之以痛哭也。文景朝之文學者。前有賈山。後有賈誼、鼂錯。山受學祖父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所著至言。雄肆之氣。噴薄橫出。可追李斯諫逐客書。漢初之文。此其著者。王應麟謂山之才。亞於誼。其學比鼂錯爲粹。此自儒之立脚點論之。若其辨理精覈。實不及錯。故文景間作者。實推誼、錯二子。而其學行亦甚相近。誼學於吳公。以能通百家書。年少而

爲博士。大受文帝之知遇。錯學於張恢。治申商刑名之學。以智辨而爲太子家令。甚得景帝之寵任。誼欲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因草具儀法。錯亦更定法令。抑損諸侯。誼之應對。常屈諸老先生。錯之寵幸。至傾九卿。是二子者。皆急功名。年少有爲之士也。故使錯居誼之地。必受絳灌東陽之讒。誼當錯之境。亦難免袁盎申屠嘉之妬。後人不察。愛賈生之秀才。而惡鼂錯之階直刻深。不知錯所更之法令三十章。皆誼之志而未逮者。致令年少之賈生。無罪而謫死於長沙。英邁之鼂錯。爲君國而見僇於東市。悲夫。賈鼂。二子。不惟學行相同。而其文章亦相伯仲。賈之過秦論積貯疏。與鼂之言兵事疏。實邊勸農疏。爲魯衛也。鼂之賢良對策。與賈之治安策相匹敵也。結構之雄大。筆力之遒勁。未易軒輊於其間。而或者謂誼之學純於錯。而其文特深於情。是大不然。錯之學。不若誼博。而才實過之。同一謀匈奴也。誼疏而錯密。同一勸農本也。誼粗而錯精。以文學者之資格論之。雖曰誼有惜誓。弔屈原。鵬鳥諸作。以紹原玉之風規。而錯無之。然此不過爲境遇之產物。易地以觀。錯亦未始不能爲也。要之二子之文。生氣勃勃。誠兩漢文苑之英。後代惟蘇氏父子庶幾近之。

#### 第四章 武帝時之文學極盛

漢興六十餘年。武帝出而經綸天下。登庸人材。揚威武於四垂。開文華於一世。羣士嚮慕。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軍則衛青、霍去病。其餘不可勝紀。故武帝時代之武略。不惟超邁秦皇。卽其文學亦金聲玉振。集漢家之大成。此爲西漢文學之極盛時代。究其原因。概如下三種。

(一) 社會之富厚。文章之盛業。太平之產物也。漢承衰周暴秦之敝。生民之禍已極。

天下初定。戶口裁什二三。米至石五千。較平歲穀石三十約貴百倍民無有蓋藏。自天子不能具

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社會之凋敝。蓋可見矣。此如大病之後。精銷骨立。痿厥不可復起。經文景休養生息。勸農桑。薄賦歛。寬刑罰。吏安其官。民樂其業。及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物質既已豐富。社會又已堅定。而後思想

乃得暇豫。精神愈益發舒。致力於鋪張揚厲之事。以求其肉體實感之樂焉。舉天下遂相放於淫侈。而寫其景況。狀其時運者。實爲辭賦。所謂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者也。文章爲人心之聲。亦爲實物之影。故觀其文。足知其時代之精神與物質。而况辭賦一事。尤出於縱橫家侈陳形勢之遺。用之解說。則有上林七發。用之符命。則有封禪典引。用之自述。則有荅難解嘲。故文景間黃老之流行。由於大亂疲極之影響。武帝朝文學之極盛。由於文景富庶之養成。

(二)君。王。之。好。尙。 上有好者。下必甚。君主一人之好尙。每轉移天下風俗於無形。况有爵位以寵之。利祿以餌之。則其興也自暴。惟關於當時在上者之提倡。須分二方面觀之。(甲)中央之崇尙。(乙)侯國之倡導。

甲中央之崇尙。武帝篤好藝文。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讀子虛賦而善之。從枚皋使奏賦。擢用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徐樂。嚴安。東方朔。膠倉。終軍。嚴蔥奇等。並在左右。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或見任用。或被親幸。或畜俳優。帝亦自善辭賦。漢志有上所自造賦二篇。今存者有秋風辭。

瓠子歌、李夫人賦等篇。而與梁孝王以下二十五人倡和爲栢梁臺詩。與淮南王安爲報書往來。召司馬相如等以競勝。此可知當時風尚之蒸蒸日上矣。

乙。侯國之倡導。漢初藩國之制頗大。宮室百官。同制京師。賢才不得志於中央者。每從諸侯遊。而侯國之材。超於漢廷。貫高田叔諸人。廷臣無出其右。景帝不好辭賦。相如免從孝王。蓋以此也。武帝以後。諸侯地削權損。而人才不足言矣。故漢初諸王承戰國養客之習。而其力又能招致士。喜就之。其著者楚梁、淮南、河間、四國。楚之文學。以詩爲中心。初元王交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而申公爲詩最精。始爲詩傳。號魯詩。交子郢客。亦受詩浮邱伯。諸子莫不讀詩。郢客襲位。仍敬禮父執。穆生、申公等不衰。及王戊荒淫。穆生去。申公被刑。韋孟作詩風諫。亦去位。梁之文學。以辭賦爲主。孝王以景帝弟。招延四方豪傑之士。羊勝、公孫詭入爲謀臣。鄒陽、枚乘、莊忌、司馬相如之屬。皆爲門客。孝王嘗遊忘憂之館。集諸遊士。使各爲賦。枚乘作河柳賦。公孫詭作鹿賦。鄒陽作酒賦。公孫乘作月賦。韓安國作賦不成。鄒陽代作之。而相如子虛賦亦著於此時。淮南文學鼓吹。老莊主義。安以

博辯善爲文辭。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與其客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入世號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別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劉向所獻枕中鴻寶苑祕書是也。今所傳者。獨內篇。號淮南子。高誘謂其旨近老子。澹泊無爲。蹈虛守靜。揚雄謂其文一出一入。字字百金。武帝甚愛祕之。其君臣之作頗多。漢志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二篇。此可知其盛矣。河間文學。則鼓吹儒教。主義獻王德。夙好儒術。實事求是。以金帛求善書。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聘求幽隱。修興雅樂。山東儒者。皆從而遊。其與淮南王安所招致。率多浮辯者異矣。又以此見孔老之教義。其所占被之地域。各顯特色。歷漢六七十年。猶顯著也。

(二) 鄉學之發達。人才出於學。學術出於師。古今無異致也。自孔子剏師儒之局。學

者相與承之。教育之權。禪在草野。參觀第一編第四章秦雖易之以官學。然二世而絕。禁令

弛焉。漢興蕭何草律。學童宜諷書九千字以上。而所得不過史書之流。博士具官。亦



非庠序之事。成德達材之任。端賴之於師儒之育成。田何伏生。浮邱伯。申公。轅固。韓嬰之倫。各以其學教授。徒衆甚盛。故賈誼以治左氏傳稱。王臧趙綰。以通魯詩顯。兒寬以治尚書用。董仲舒以良賢進。公孫弘以春秋相。匡衡以善齊詩宦。彬彬文學之士。要賴之於草野儒生之講學焉。郡國之間。如文翁之教化。蜀郡。修起學官。弟子大盛。始有司馬相如。王褒。楊雄之屬。

## 第五章 武帝時之文學極盛一

武帝之於儒術。本非其好也。而儒術緣之而興者。則以其雄才大畧。性好辭賦。有以投之。綜觀上三原因。而知文學克極其盛。亦更觀武帝之爲人。與其時之制作。而後知文學愈臻其盛。

武帝好大喜功之人也。故內興土木。外事四夷。巡遊封禪神僊諸事。相緣而起。辭賦本雕蟲之技。靡麗之容。盛於外形。侈於物質。故自投其侈心。適於發展之運命。而所爲表章儒術者。蓋其性既不與清靜無爲相容。又適輔以竇嬰田蚡王臧趙綰。以設明堂。興太平。合其張皇文物之心。公孫弘以春秋治獄。緣飾以儒術。投其深刻急治之欲。不然。

果真好儒也者。魯申公何以罷歸。董仲舒何以疏黜。故知儒術之復興。不過假其好動之一念成之也。

儒術之興。原無關於文學之要害。

治經本儒術之一部學者。多指經術。即儒術陋矣。

然因是而文學益

資以發達。置五經博士。天下郡國皆立學官。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斐然多文學之士。又數詔舉賢良文學之士。親發策問。對策婁百餘人。拔其異者。或令參與樞機。或爲郡國守相。自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益靡然鄉風焉。又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念八音之調。而漢之文章。至是大備矣。

辭賦之興。至武帝時而充其盛。至武帝時而備其體。亦至武帝時而造其極。觀於漢書藝文志。序賦爲五種。而武帝時人之所作爲極多也。楊雄之校獵。班固之論都。子虛上林之前導也。傅毅之七激。張協之七命。七發之開先也。崔駰達旨。張衡應問。根於東方之蒼難也。王褒之四子講德。阮籍之論大人先生。本於曼倩之非有先生論也。劉安招隱。東方七諫。標楚辭之風。柏梁聯句。蘇李贈答。開五七言之祖。相如之弔二世。贊荊軻。

哀弔頌讚之遺也。枚臬嫚戲。方朔詼諧。隱書說部之流也。故謂文體備於戰國者。不過  
猶啟其端。參觀第二  
篇第七章謂文體備於武帝時者。實爲盛呈其變。以武帝之豪邁。故其君  
臣間活潑明快。而無怯弱卑屈之風。有驕奢而無淫柔。有壯麗而無纖綺。比之魏晉以  
後。蕩而流於靡者。不同日而論矣。故當時文學。於典皇鉅麗之中。自饒樸直之氣。如賦  
家所揚厲。大抵校獵游仙。稱符頌聖。直與其好大喜功之心相符。故文亦揮斥磅礴。無  
妮妮之觀。後之人既無縱橫之才。復少雄大之氣。而或世運艱虞。際會屯蹇。則有俯仰  
其身。世感愴流宕已耳。文章爲時事之寫影。思潮之托形。周末諸子之光芒。至武帝而  
方歛。漢族功業之彪炳。至武帝而大張。故其文之闊大雄邁。爲獨造其至。

## 第六章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

武帝時文學之士甚多。實以司馬遷相如二人爲巨擘。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少好  
書。學擊劍。慕蔣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口吃而善著書。以獻賦爲郎。遷字子長。龍門人。  
少受學其父談。又從孔安國問尙書故訓。從董仲舒受春秋。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  
江淮。北涉汶泗。過梁楚以歸。嗣其父爲太史令。作史記一書。

司馬相如者。漢代之詞宗也。所謂賦天籟也。神化也。賦中之聖。而非所語於彫蟲篆刻之倫也。前有宋玉。景差。賈誼等之賦。而不及其雄大。後有楊雄。班固。張衡等之賦。而不敵其疎雋。故楊雄稱之曰。長卿之賦。非自人間來。神化之所至也。而相如自論其賦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乃得之於內。而不可傳。洵甘苦有得之言矣。自詩賦分體。椎輪晚周。荀况。屈原。別子爲祖。宋玉之徒。繼別爲宗。下此兩家歧出。有由屈子分支者。有由荀卿別派者。賈傳而下。湛思渺慮。具有屈心。相如多愉。敷典搜文。乃從荀法。賈遵軌而未殊。馬恢拓而善變。才實駕前賢而上之。如使孔氏之門用賦也。賈氏升堂。相如入室矣。

司馬遷。絕世之文豪也。讀伯夷。屈原。管晏。孟荀。貨殖等傳。叙事議論。錯綜離合。變化無迹。有龍飛鳳舞之觀。可謂文中之聖也。讀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雎。蔡澤。樂毅。田單。蘭相如。李斯。淮陰。侯等傳。如幽燕老將。馳突於山河之間。左右前後。所向莫不如意。可謂文中之雄也。讀老莊。魯仲連等傳。使人縹緲而有遺世獨立之思。可謂文中之仙者也。讀刺客。游俠。季布。欒布等傳。使人決眦怒目而有輕死之志。可謂文中之俠者也。遷之

前非無太史。而有遷之才者。甚希。遷之後。史家紛紛。而如遷之能文者。實少。故史記以前。有左傳、國語、國策、楚漢春秋等。而不如史記之大成。史記以後。有兩漢三國晉以來。二十三史。以及雜史別史。要不如史記之文字。一一生動。而疏宕有奇氣。蓋遷多愛之人也。故其文熱血橫迸。多恨之人也。故其議論悲憤鬱遏。若以儒教之家法繩之。誠不免楊雄所謂不與聖人同是非之嫌。而以歷史之眼孔觀之。變易編年。創爲紀傳。冠冕羣倫。師法百代。實有如劉子元所稱才學識三長。而邀鄭漁仲之欽賞。即以文學之價值論之。自來文人學士。孰不仰爲空前之傑作。絕後之至文者乎。

試觀相如之性行。雖好擊劍。究非意氣感慨之士。而浮華柔媚之詩人也。其客遊梁也。爲欲與鄒陽枚乘之輩鬥才華。旣以子虛賦見知於武帝也。猶以爲諸侯之事未足觀。更爲天子游獵。見武帝之好僂而美上林之事也。又爲大人賦之靡以張之。至使飄飄而有凌雲之意。知武帝之好虛美也。死時猶留封禪一書。以啟其侈。故當宦遊不遂。至乃要結王吉。欺卓王孫。騙取文君。買酒舍。辱身滌器。以釣卓氏之資財。及其事宦。又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因饒財之故。遂淫於聲色。而有消渴之疾。故其爲文多虛辭濫。

說。雖歸引之節儉。實勸百而風一也。

相如之性格。雖乏高潔之致。而其賦規模闊大。實於韻文界獨放異采。蓋以天賦之才。而又深於文字之學。《漢志》小學有凡將一篇。苦心慘澹。故漢廷無與比倫。漢志載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今存者。於田獵則有子虛上林。於神仙則有大人。於戀愛則有美人長門。於哀弔則有哀二世。於符命則有封禪文。局度之開張。詞藻之瑰麗。氣韻之排宕。興趣之淵涵。實爲獨得之妙技。真千古之絕調也。其他如諫獵疏。喻巴蜀。檄難蜀父老等。以賦手爲散文。誠不免有綿麗少骨之感。而造語典雅。色澤濃厚。不愧爲賦聖之作矣。

再考遷之性行。則反乎相如。而爲意氣慷慨之士也。思父談臨死之遺言。而銳以論著。自任。感李陵之事。而爲剖辯其寃。及下於蠶室也。家貧既不足以自贖。而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暴肌膚。被榜箠。獨抑鬱而無語。腸一日而九迴。念先人則汗發沾衣。恥苟活則恨欲引節。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則忍無限之苦痛。包無窮之憤懣。著書百三十篇。奮其身以當五百之運。深於情。故多愛。激於氣。故多憤。此遷性行之特

色也。

遷之性行如此。遭際又如此。而又自少喜遊。周行天下。曠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以養其氣。故其文特票姚跌宕。得之於悲歌感慨者尤多。其論事也不屑屑尋常成敗之迹。而獨窺其原。不蹈襲迂儒之成規。而獨觀其奧。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其即所謂正易傳繼春秋者乎。遷之文實於漢散文界爲獨超其凡。殆所謂文家之王都也。漢志亦載司馬遷賦八篇。或曰司馬遷以文爲賦。司馬相如以賦爲文。遷賦今不傳。無可考知。然以其文善用奇觀之。亦必極變化之能事矣。

司馬相如外。當時之能賦者。尙有嚴助、枚皋、東方朔、朱買臣、莊蔥奇、吾丘壽王諸人。而能與相如抗衡者。實唯枚皋。皋乘之子。武帝召爲郎。與嚴助、東方朔、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並被親幸。相如常稱疾避事。皋不通經術。諛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媒躡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爲文敏捷。受詔輒成。故篇什獨多。司馬相如工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亦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楊雄嘗論之曰。軍旅之間。戎馬之間。飛書馳檄。則用枚皋。廊廟

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則用相如。皋雖善。究不敵相如矣。

司馬遷以外。當時之以文章鳴者。儒家則有董仲舒。縱橫家則有嚴助。嚴安。徐樂。主父偃。而仲舒之文。筆勢寬緩而少精采。嚴徐等之文。則縱散而鮮盤屈。似未足與躋龍門之絕嶮。

### 第七章 郊祀歌十九章與古詩十九首

古詩皆可合樂。周衰。詩亡。樂廢。屈宋代興。以九歌等篇侑樂。九章等篇舒情。塗轍肇分矣。經秦之敗。樂亡。譜失。漢初有魯人制氏。但能記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過沛。作風起之詩。今僮兒歌之。命曰三侯之章。又令唐山夫人爲房中之歌。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房中曰安世樂。而西京雜記謂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則樂府實始漢初。武帝時。增天馬赤蛟白麟等十九章。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而立樂府。郊祀時。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於是樂府之名始備。樂歌始專。而詩始暢。韋孟風諫。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古詩體也。郊祀歌。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樂府體也。較然兩體不可合併矣。



自漢立樂府而後。樂府之體始盛。然其所采。不復甚辨風雅。而雅頌通歌。鄭夾漈所謂樂之失自漢武始矣。但較其大體。亦得分爲三。安世房中歌。詩中之雅也。郊祀等歌。詩中之頌也。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等篇。詩中之國風也。而風體爲尤發達。魏晉以下。郊祀宗廟。則有特製。其外雖名樂府。而不必施之樂也。劉勰以謂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惟不過取樂府古題。相與詠歌。或爲之辭。或擬其體。此固樂府之別支。然與古樂章異矣。唐人有作擬古爲多。而絕句尤爲擅場。杜甫白居易之流。則又風詠時事。以共采詩之遺。亦俗所稱乖調也。宋之詞。金之北曲。元之南曲。莫不如此。暨至明季。李西涯作詩三卷。自題爲樂府。而不諧金石。不取古題。又非若歌詠時事之漢人歌謠。與夫杜陵之新題樂府。而意寄詠古。直是有韻之史論耳。命曰史讚。或詠史詩可也。而亦謂之樂府。則樂府與詩之流別。有變而相混之勢矣。馮鈍吟區樂府之流派爲七種。亦可加李西涯之體爲八焉。(一)制詩協樂。(二)采詩入樂。(三)古有此曲。倚其樂而作詩。(四)自製新曲。(五)擬古。(六)窠衍古題。(七)杜陵之新題樂府。(八)咏史樂府。前二者。樂府之權輿。後六者。則樂府之旁支也。雅頌之音。後世鮮作。而風體爲獨殷矣。

樂府之體。漢時爲盛。藝文志序歌詩二十八家。凡一百三十五篇。而傳于今者甚尠。今通兩京可指名者。如唐山夫人之安世房中歌。司馬相如等所造及匡衡更定之郊祀歌。班婕妤之怨歌行。蔡邕之飲馬長城窟行。辛延年之羽林郎。宋子侯之董嬌嬈。蔡琰之胡笳十八拍等。其爲無名氏者。如廬江小吏妻。雞鳴陌上桑。鼓吹饒歌曲。相和曲。瑟調曲。平調曲。清調曲。雜曲等。大氏音節蒼涼。文情樸茂。無意於工而自工。而其尤具特色者。則廬江小吏妻一篇。凡一千七百四十五言。爲古今敘事詩中之最長而有精采者也。

古詩十九首。漢代五言之冠冕也。非一人一時所作。玉臺新詠。以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等篇。皆枚乘作文心雕龍。以冉冉孤生竹一篇。爲傅毅之詞。又其詩云驅車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則其辭兼東都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並題曰古詩。編在李陵之上。其詩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感。中間或寓言。或顯言。反覆低徊。抑揚不盡。不必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漢京諸古詩。皆在其下。五言中方員之至也。

五言之興遠矣。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然萌芽略具。體格未全。孝武愛文。塗徑始曠。枚叔發軔於前。蘇李踵武於後。三百篇亡後。此其嗣音也。或者以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蘇子瞻之徒。乃竟以蘇李贈荅之詩爲僞。則未免誣矣。枚乘不著其名。難可定爲信讞。五言肇祖蘇李。古今咸無異辭。鍾嶸謂其源出楚辭。文多悽怨。沈歸愚稱其意長神遠。後人摩倣不得。今觀其詩。豈六朝作者所能模擬乎。

要之古詩十九首。與蘇李之詩。不特爲兩漢之神品。亦實千古之絕作也。詩之盛。蓋至漢武時而極矣。亦越東京。氣格漸下。梁鴻五噫。情激而促。張衡四愁。體小而俗。班固之寶鼎白雉。流於平衍。趙壹之秦客魯生。近於狂蕩。惟秦嘉留郡贈婦詩。和易感人。然去西漢渾厚之風。亦已遠矣。

## 第八章 小說之發展

劉歆七略。列小說爲第十家。而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

是亦與采詩之官。同爲敷政布教之一助。萌芽於戰國。而發達於漢武之時。今就藝文志所載。出於戰國時者。若伊尹說、鬻子說、務成子、宋子、黃帝說等篇。而出於武帝時者。若封禪方說、待詔臣饒心術、待詔臣安成未央術、虞初周說等篇是也。

有時君世主之好奇。而後策士逞迂誕之說。有海市蜃樓之倒景。而後山東多方士之譚。自齊威宣、燕昭王、秦始皇。以好大之心。而迎之以談天雕龍天口之辯。韓衆、盧生、徐市之徒。故伊尹割烹之說。百里奚自鬻之言。齊諧志怪之書。黃帝神仙之事。如雲而起。競依託以相高。憑想像以構異。好事者之爲。齊東野人之語。轉相豔稱。周於閭巷。故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然則小說之興。其源皆自人心好奇之一念成之也。而此尤適於武帝之世。故小說家爲獨多。如虞初周說。至九百四十三篇。張衡西京賦曰。匪惟玩好。迺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班固自註云。虞初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今其書雖遺佚不可知。既屬方士。其與黃帝說同爲迂誕必矣。

怪力亂神。小說之所託始也。至於漢。則且加淫猥之一體焉。漢代小說之存於今者。凡

八。而關於神仙者。則海內十洲記。神異經。洞冥記。漢武內傳。前二書傳爲東方朔所著。而漢志不錄。疑爲東漢人依託。洞冥記一卷。郭憲所撰。要皆祖襲山海經而來者也。至漢武內傳。則與穆天子傳同科。記武帝齋戒見西王母。愛神仙不老之術。西王母原西荒蠻種之名。神仙之說起。乃附會爲女神。隨侍女降自霄漢。與武帝相見。文體尤與今小說近。舊稱班固作。不足信。其關於雜述者。有西京雜記。漢武故事。西京雜記。武帝時事。舊謂劉歆作。唐志稱葛洪撰。陳振孫斷爲不出於洪。或又以爲班固。胡應麟曰。考其文。頗衰藹不類孟堅。殆六朝之作也。此類後世頗發達。如唐之開元天寶遺事。朝野僉事。宋之宣和遺事等。皆是。要其體原於周考青史子之類也。其關於淫揲者。有飛燕外傳。雜事秘辛二書。胡應麟分中國小說爲五。一曰志怪。二曰傳奇。神仙譚自當入於志怪中。其描寫男女之情事者。宜攝入傳奇。而飛燕外傳。實其首也。中叙趙后飛燕。與其妹合德宮闈爭寵之狀。漢河東尉伶玄撰。與揚雄同時人。雜事秘辛。不著撰人名氏。記桓帝選后之事。文辭奇艷。妙極細微。而過於穢褻。後世淫書發端於此。予嘗謂漢代之好尙。在於驕奢。於文體長於敘事。於辭賦宣傳現世快樂主。

義之福音。然則飛燕外傳雜事秘辛。以描寫肉體之美感。相踵而出。何足怪乎。

### 第九章 昭宣時代之文學

武帝在位五十餘年間。文學極其隆盛。昭帝以後。萎靡者八十有餘載。無復昔日之盛。蓋武帝晚年。以伊周之大任。託之於不學無術之霍光。凡所與共治者。皆厚重少文。而文學上遂生一頓挫。及宣帝承統。又不尙德教。不重儒生。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崇申韓之學。用霸王之道。由是天下治平。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稱爲中興明主。然所用多文法之吏。故其留英名於麒麟閣上者。如霍光以下功臣十一人。皆於文章經術造詣不深。其可觀者。獨王吉。路溫舒。趙充國。張敞等之上書。醇雅深厚。靄然經世之文耳。宣帝不好儒。亦非不好文也。然文學之衰。始基之矣。彼亦嘗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王褒。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帝又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召見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并使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

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尙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朝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迺復歸。夫辭賦之興。源於上古。鑿物寓意。書詞自警之意。故有風之義焉。詩三百篇。太史所陳。孔子所訂。蓋欲以興王化。達政事。王式所謂臣以三百五篇諫者也。自詩亡而楚屈宋之徒。以從容辭令相高。本諸詩人風諫之義。及至枚馬輩。始以文爲娛樂之具。祛楚太子之疾。復陳皇后之幸。而武帝之好。亦徒馭以侈心。朔皋等又復不根持論。故與司馬相如同畜。以倡優。而古人之志荒矣。然曲終奏雅。猶存風諫於百一。百家之學雖敝。且得彷彿其一二。文與學未離而二也。宣帝修武帝故事。雅好文藝。而目之爲博奕倡優。褒等持祿取容。自居於狎臣而不恥。後此鄴下之遊。齊梁陳隋之世。何莫非以文詞爲般樂。佚遊之具。黼黻休明之飾哉。文與質渙。又與學離。發之於世宗。而暢之於宣帝。古今文章升降之大原。審於此而其故可知也。又觀王褒所爲聖主得賢臣頌斧藻潤色。一以排偶出之。可謂開六朝絢爛之端者矣。

元帝性好儒術。卽位之後。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牽制文義。仁柔不斷。遂啓外戚跋扈之端。開宦官橫暴之弊。孝宣之業衰焉。然經術之士。推此時爲盛。貢禹之循古節儉。奏言風俗書。純粹明密。羈然仁者之言也。匡衡之論政治得失。疏治性正家疏。溫醇爾雅。恬然名理之論也。及成帝以後。外戚之權日重。而王莽復以虛僞博聲望。假恭儉收人心。雖有谷永杜欽。則溷濁依阿。伺王氏之鼻息。雖有劉歆揚雄。則脅肩諂笑。頌巨君之功德。學術文章。祇以供姦佞塗飾諂諛之具。縱有形貌。而其精已銷亡矣。不得已而有取焉。其惟劉向父子與揚雄耳。

### 第十章 劉向父子與揚雄

舉元帝以後之文學者。必以劉向父子與揚雄爲稱首。而劉向之忠直廉靖。比於揚雄之無氣骨。劉歆之破廉恥。不可同年而論矣。向字子政。幼善屬文。宣帝時。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今傳者甚少。僅存九歎一篇。得由此以窺其崖略。而其論述則有說苑新序。列女傳。及載在漢書之奏疏封事。可知其全豹。雖然。彼之本領。不在文辭而在經術。故其理想非文學者。寧屬於政事家也。何者。九歎之作。雖得以詩人



論定其技倆。而於韻文之形式步驟。離騷以外。無何等特色之可言。不過讚賢以輔志。騁辭以耀德也。說序。新序。列女傳之作。似可以文學家決定其地位。而其志則鑒於外戚之專權。宮闈之紊亂。欲爲漢室正紀綱。辨是非。以當人主之法戒也。其他所上書疏封事。皆感於時事之日非。發於忠愛懇惻之至情。而不能以自禁。故雍穆之中。而有嗚咽不平之氣。其爲儒家。在董揚之間。史家在遷固之次。班氏所謂直諫多聞。古人之益友者與。

歆字子駿。以通詩書善屬文。成帝時。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向死後。哀帝使歆卒父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班氏藝文志所刪存者是也。實爲創始校讐之學。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屢與父辯難。論左穀優劣。及歆貴幸。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諸博士不欲。歆因移書太常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出爲郡守。王莽秉政。使治明堂辟雍。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歷譜。莽篡位。後爲國師。專意諂媚。恬然無愧恥。爲文典雅峻潔。而意氣之雄放。過於乃父。父子二人。皆足扼當時文

學界之風氣者也。

劉向父子爲北方文學之代表。而與同時對壘。以張南方文學之職者。於向則有王褒。於歆則有揚雄。雄與褒皆蜀人。蜀與漢中同俗。好文刺譏。不殊於楚。蓋自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至於雄而益振。學問文章。方駕天下。雄性好學。不爲章句。博覽無所不通。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恬淡寡者欲。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歷仕三朝。沈淪一官。毫無愠色。惟雄不崇氣節。依阿王莽。爲大夫。而劇秦美新一文。尤受君子百世之譏。然其人素非戀戀於勢利者。蓋欲求文章成名。俟知己於後世耳。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然則揚雄者。實西京文學之殿軍也。

雄之一生。實兼詩人。生活與哲學生。活年四十餘。始自蜀來游京師。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後數上賦。除爲郎。給

事黃門。是五十以前爲雄辭賦。生活時代。每有所作。恆擬司馬相如以爲式。及其晚歲始研精於哲理。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閱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以風之。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渾天象。易草太玄。以推宇宙之原理。又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詆訾聖人。因譏爲法言。破小辯。使階之大道。故太玄法言者。雄一生之精力所在也。

雄之著作。大氏規撫前人。啟後世摹擬之習。或謂雄一生文章學術。直以模擬成身後千載之名。與班固之剽竊。同爲漢代文學之衰頹。今觀其文。雖體有所因。實混模擬之跡。良由其學之濛。見之博。才之高。故能善取人長。而蘇子瞻至譏雄以艱深文淺陋。似不可爲篤論也。司馬光曰。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又曰。揚子雲誠大儒也。孔子歿後。知聖人之道者非雄而誰。光好太玄。并擬爲潛虛。其說雖不免阿好。而雄文奧衍。閎深。太玄一書。開哲學研究之祖。其思想之精透。誠可絕倫矣。

故論其學。苟與揚也。大醇而小疵。韓愈氏之說當已。論其文。自長卿諸人。就騷中分出。侈麗一體。以爲辭賦。至子雲。此體極盛。而不因於情。不止於理。惟以辭爲事。六義之變。已甚。三國六朝已降。益崇侈靡。無復六義之存。則祝堯之說允已。

### 第十一章 光武之中興與文學上之遺謨

王莽盜竊海內雲擾。光武以謹厚之質。席謳吟之思。龍飛白水。芟夷僭僞。返鼎磨室。復業五銖。蓋以開創之雄姿。而兼守文之令器者也。故馬援一見傾心。而曰關達大度。同符高祖。然高祖豪放。光武敦厚。高祖刻薄。光武和柔。高祖性不好儒。光武學通尙書。高祖安於馬上之陋習。光武能偃武修文。擢用儒雅之士。以抑功臣之跋扈。旌異循良之吏。以制武夫之橫暴。投戈講藝。休馬論道。使從龍之士。喟然一興於學。以定二百年不之基者。實在於此。

王莽之篡國也。學者爭事調附。一時頌莽功德者。至四十有八萬人。名教遺文。掃地盡矣。光武中興。乃大砥礪名節。推獎氣概。以經明行修爲進退。人才之表的。側席幽人。求如弗及。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足加帝腹。上動星象之嚴光。

而放令還山。以全其清。以頭叩楹。流血被面之董宣。而賜錢三十萬。以褒其直。嘉譙玄。李業。劉茂。溫序等之高行。或表其閭。或畫其像。或贈以賻帛。或祠以中牢。廉節之修。重於時矣。自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中興以來。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悌弟。順孫之屬。經明章涵濡培養。故安順之世。雖君后庸懦。而英能咸事。俊乂盈朝。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嵩種。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卽桓靈之間。宦豎方橫。朝政日紊。而碩德繼起。左右支撐。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當世所稱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流。不可勝舉。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逾。蹈義淩險。流血相屬。風聲所扇。婦孺奮興。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者。豈非光武之宏獎氣節。有以致此乎。嗚呼。後漢風俗之美。上轢三代。下駕宋。

明已。

後漢之思想界。儒教之專政時代也。西漢之世。學者承戰國流風。涇渭混淆。時帶霸氣。自光武推隆儒術。繼體之主。增修成軌。凡從政之彥。治賦之選。文苑之材。獨行之士。逸民之倫。大半出自太學。或親炙之名。儒雖光武雅好圖讖。後代學人因而浸染成習。不醇於儒教。然事託先聖。附會經文。固亦牢籠於儒者也。二百年文學。可謂儒家之產物矣。

## 第十二章 班氏父子

東漢一代文學之士甚盛。前有馮衍杜篤。中有班固崔駰。後有張衡蔡邕。而實班固父子爲之雄。

馮衍字敬通。幼有奇才。既壯。博通羣書。天下兵起。衍說鮑永以自衛之策。光武即位。衍等久之乃降。遂見黜。後數以讒毀。不得被用。明帝時。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終廢於家。所著賦誄銘說之類。凡五十篇。其文頗有排衍之致。駢儷之形。比於王褒而更進矣。然氣力充沛。風格遒勁。年老失意。故其文頗有鬱勃之觀。杜篤字季雅。大司馬吳漢薨。光

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爲誅辭最高。帝美其文。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論都賦。班固兩都。張衡兩京。此其鄉導也。其體沿子虛上林。雖辭不甚壯麗。亦自俊雅可觀。東漢文之本色也。

馮衍遺田邑書(節錄)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螻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

馮衍顯志賦(節錄)

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撻六枳而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

韻文無韻文。皆詞尙排比。大啟六朝之涂。轍矣。然西漢樸茂之風。猶未卒變者。儒家質直之氣爲之也。而代表之者。厥推班氏父子。

班彪。文章氣節之士也。年二十餘。從隗囂避難。嘗爲囂說周秦興亡之理。作王命論。其

言甚剴切。而囂不寤。遂避地河西。爲大將軍竇融從事。融深愛敬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草章奏。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知爲彪所爲。又雅聞其材。因召拜徐令。彪性沈重。有氣概。當天下亂離之際。能直己而不屈於人。意氣浩然。不慕官爵。好述作。嘗潛心史籍之間。以爲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如揚雄。劉歆。陽城衛。褚少孫。史孝山之徒。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乃採摭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此班固漢書所由成也。

班固史才。司馬遷之流亞也。賦家則司馬相如之後勁也。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父彪卒。後明帝使固卒父前業。以爲漢書。固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紀表志傳。凡百篇。實不朽之大業也。後世斷代爲史。託始於此。班氏父子之志事。大都與司馬氏父子相同。然以固之漢書。比於遷之史記。則有創業與守文之別。世之譏固者。以謂始元以前。出於太史公之書。始元以後。取其父彪之作。旣資於賈逵。傳毅。又助以尹敏。孟異。陳宗。而八表及天文志。又爲其妹班昭所續。自作



者無幾矣。依樣葫蘆。盜襲無恥。此未免過刻也。范曄之言曰。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二子信皆有良史之才。爲二十四家之冠冕矣。雖然。以史論。遷史材少。剏始難。故多疏略。固因襲多。範圍短。故甚明密。以文言。遷疏爽。固整鍊。遷毗於陽。固毗於陰。程伊川曰。子長之著作。寄微情妙旨於文學。蹊逕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辭。蹊逕之中。似漢書。遜史記一籌矣。

班固既修史職。兼好辭賦。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效子虛上林而恢張之。雖辭藻不及相如俊麗。然志和音雅。猶見西京遺風也。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蔡范張之時。故亦作賓戲。以自通。雖不若答難解嘲之雋逸。然自淵雅可誦也。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志鬱道滯。并仿離騷。作幽通賦。以自暢。所著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之屬。凡四十一篇。其文大抵有所模擬。且時近於剽竊。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豈所謂才華之士。而自蔽自睫者耶。然其比良。遷董兼麗。卿雲誠足表東漢之文壇者矣。

同時與固齊名者有崔駰。傳毅崔氏世有美才。至駰而益顯。年十三通詩書春秋兼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與固並爲竇憲賓客。竇擅權。駰數諫之。前後奏記數十。指切甚至。所著詩賦銘頌七。依達旨酒警。凡二十一篇。班固數稱其才。肅宗嘗歎其頌。而謂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駰亦漢之文宗矣哉。

又世與固並稱者有張衡。字平子。嘗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積思研精。十年乃成。說者謂西京雄麗。足敵蘭臺。東京則氣不足舉其辭。其思立比於幽通。又稍漫衍。南都則流於繁雜。司馬流風至此又稍降矣。衡所學淹貫。善機巧。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復造候風地動儀。崔子玉稱之爲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洵非過譽矣。

衡之後有蔡邕。爲漢末一大家。邕字伯喈。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生平所著凡百四篇。而以銘及墓碑爲特長。劉勰曰。蔡邕銘思獨冠古今。又曰。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蓋前賢賦頌。發揚已至。碑銘之類。有待後人。邕更致力爲之。故能盡掩諸家。然亦其才有偏至也。邕多識漢事。被罪收付廷尉。乞黥首刖足。繼成

漢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死後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其爲當世宗仰如此。

### 第十三章 東漢之諸子者流

東漢經學特盛。諸子之流派已類如鄭玄之徒。視爲小道。恐泥致遠。（見鄭論語註）學者要不過涉獵而止。故其論政闕統系而眇條理。言學務煩稱而鮮獨到。能卓然自命一家者蓋甚寥寥也。然去浮崇實之旨以張易弛之教。猶能斟酌損益。若王充王符仲長統輩。其盱衡當代。辨俗匡時。諸子之流亞也。自是以後。其細愈甚。雜而無紀。文集興而諸子無可言矣。

王充字仲任。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譏孔孟尊老子。時有詭激而不純於儒。然自秦漢以還。聖道陸沉。淫詞日熾。不可勝紀。充生於茅塞瀾倒之後。獨岌然自信。攘臂其間。剗虛黜靡。訂僞斬詐。遏絕詖淫之旨。使不得逞。是豈非特立之士乎。故蔡邕祕不示人。葛洪贊不容口。劉子元槌擊班馬。不

遺餘力而獨尊信是書有以哉。

王符字節信。性耿介。隱居著書三十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譴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紀昀曰。洞悉治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今觀其文。往往蒼勁有奇趣。似過論衡遠矣。

仲長統字公理。少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後參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其書今亡佚。唯本傳中存數篇耳。比於揚董。究有不及。然其文章雄直之氣。則欲上追西京。

此外尚有崔寔荀悅。寔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論大抵崇尚刑名。以救當時虛靡之社會。爲文特票姚。范氏謂量錯之徒不能過之。可概知矣。悅爲獻帝侍講。禁中見政移曹氏。志在獻替。乃作申鑒五篇奏之。又作漢紀三十篇。王鑿曰。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意美新。悅

無一言及曹氏。視雄爲優矣。世有小荀子之目。

東漢學風。儒術爲盛。其文學多純整和易。而少偏鷲之氣。然已失之碎。謬通方之訓。而好申一隅之說。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誠儒家之敝也。其行文。大率尙排衍而少俊偉軒昂之概。詞賦入駢儷而未成。論理文開其先矣。

#### 第十四章 訓詁學之風行

後漢之文學界。以儒教爲根柢。而儒教之思想界。則以經學爲生活。蓋自石渠講學。虎觀談經。廁身儒林者。大都從事訓詁。盡一生之知能。以耗費於章句。彼其功雖能使聖經光被千載。而於覺醒思想界之大發明。革新文學界之大著作。則未嘗有焉。徒墨守陳編。窮年矻矻。是固承西漢學者之流風。而加之厲。然亦非別無他故也。一代之才人去而雄飛於霄漢。爲幸運之寵兒。氣節之士退而放迹江海。爲處士。爲逸民。而其列籍儒林者。要皆囊螢照雪孜孜不懈之書生。其遇旣飽聞禮教。其性又舒緩和柔。非必有卓犖之姿。跡弛之概。所由甘老死於古人糟粕之中也。

後漢學者頗多。而述經國之大業。垂不朽之盛事者。如王充王符仲長統諸人。已詳見

前章。其他包咸、賈逵、鄭衆、馬融、許慎、何休、服虔、鄭玄等皆一代經師。代表漢之訓詁學者也。此與文學似無甚關係。然其間接之功。究亦不少。試略就諸人之著述言之。

包咸之學。長於論語。及魯詩。建武中爲郎中。授皇太子論語。作論語章句。賈逵之學。最通左氏傳及國語。爲左氏傳解詁三十篇。國語解詁二十一篇。永平中獻之明帝。帝重其書。令寫藏祕官。後又作周官解詁。鄭衆之學。明左氏春秋及詩易。嘗作春秋難記條例。章帝時爲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馬融性豪放。才高學博。嘗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又嘗著忠經。及春秋三傳異同說。亦善屬文。所作廣成賦。喬麗典。皇波瀾壯闊。有西京遺風。許慎性淳篤。博通經籍。當時稱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嘗撰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爲揚雄杜林以來所未有也。鄭玄字康成。馬融之門人。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爲訓詁學中之泰斗。何休以春秋公羊解詁名。難左氏及穀梁二傳。著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服虔以左氏春秋傳解有名。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此外趙歧之孟子章句。王逸之楚辭章句等。皆大有裨益於後世者也。

顧當時訓詁學之所以流行者。雖由後漢之思潮。一傾注於儒教。而亦適逢國家承平。累葉無事。儒者得以優游暇日。潛翫藝林。前輩之所遺。又與之以攻究之餘地。訓詁之學。亦時勢之所產生也。然其敝也。傷於繁碎。失之乖析。使人惛然。莫得其統紀。王何承之。始以清言說經。開末儒義理之先聲。此亦儒學腐敗之反動力。使然無足怪者。故觀於後漢文學。漫而不舉。壯而不雄。足以考知大亂之將至矣。

### 第十五章 建安文學

建安文學。兩漢之殿軍。六朝之先導也。曹操以一世之雄。投身兵馬。倥偬之中。收攬英雄。推獎文學之士。一時天下俊才。皆集於鄴下。若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皆一世之雋。世稱鄴下七子。以其時當建安前後。或云建安七子。而號其詩爲建安體。七子之於文。咸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王粲長於辭賦。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徐幹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事多素辭。雖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立猿。漏扈。圖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

未能稱是孔璋章表殊健。舊爲袁本初書記。故述喪亂者多。元瑜亦筭書記之任。有優渥之言。翩翩然致足樂也。應瑒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故其文而不壯。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然亦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此外尙有應璩。楊修。吳質。丁儀。丁廙。諸人。皆有聲於時。與七子共爲鄴下之遊者也。而操縱之者。寔爲曹丕。曹植。陶鑄曹丕。曹植。是爲曹操。七子之與曹操。猶宋玉。唐勒。景差之於楚襄。鄒陽。枚乘。嚴忌。司馬相如之於梁孝。襄王。孝王。不學無文。不若孟德之多才多藝。而又重之以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行連輿。止接席。朝夕遊從。未嘗須臾相失。賦詩樽酒之間。弄姿絲竹之裏。故當時鄴下文章。盛於天下。蓋曹氏父子有以致之。

孟德非文學者。然其文學之技能。足以握一代之牛耳。掌鄴下之文壇。故承兩漢四百年之後。而金聲也者。實賴其妙腕。立於六朝三百年之前。而玉振之也者。亦因其靈心大膽。周一身。故其文豪放。如天馬行空。不稍羈韉。英氣薄天地。故其詩雄勁無佻巧。纖冶之態。亂世之奸雄。亦文界之怪傑也。蓋操之生性。非篤於情。遂於理。唯驅於滿腔之



霸氣一片之功名心勇往超邁以成意外之大業故其詩概成於咄嗟之間不假推敲之力有嗚咽叱咤之風無風流間雅之致觀於短歌行苦寒行可以知之其子丕天資文藻下筆成章繼受漢禪諡爲文帝亦能邁志存道克廣德心然不及乃翁之雄武故臨江而歎自致於文一變其父沈鷺雄桀之氣而爲便娟宛約頗極徘徊俯仰之情矣其弟陳思王子建以八斗之才遭奪儲之忌雖天潢懿親而一生坎壈不遇嘗以詩賦小道不足以揄揚大義欲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意氣崢嶸不似乃兄之褊忌故其作慷慨雋爽無子桓柔媚之態父兄多才渠尤獨步蘇李以後故推大家昔人稱孟德如驍將子桓如美媛子建如貴賓蓋得其似已詩至建安而古今之風會一轉思王獨五色相宣八音朗暢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爲世文宗茲舉其變遷之可尋跡者言之

(一)調 古詩不廢思索子建則起調常工如雜詩之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泰山梁父行之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皆噴薄而出刻意爲之

(二)字 古詩不假烹鍊子建則用字必工如公讌詩之秋蘭被長阪朱華冒綠池

笙篴引之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使字尖穎。皆經錘鍊而後出。

(二)聲。古詩節湊天然。子建則平仄諧協。如贈白馬王彪之。孤魂翔故城。靈樞寄

京師。情詩之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皆音調鏗鏘。微露

唐律端倪。

此漢魏之所由判也。等辭賦也。漢之文學主於賦。時一賦詩。而詩未盛也。魏晉文學主於詩。亦時作賦。而賦衰矣。惟魏之詩結體行氣未失。兩漢之舊。晉之詩則已爲齊梁之先驅。漸入綺靡之習。此不可不辨也。

### 第十六章 魏晉之非儒教主義

三國鼎立。以蜀爲正統乎。抑以魏爲正統乎。此歷史上之義例。存而不論可也。茲所論定者。則文學的正統。謂先主續卯金之運。而酌兩漢文學之正流者。不在蜀而在魏。謂孫氏飲建業之水。而濬六朝文學之源泉者。不在吳而仍在於魏。故魏之國脈雖僅五十年。而魏之文學則掉尾兩京之後。振鬣六代之前。魏之思潮。又一掃兩漢之儒教主義。振申韓之法術。以推轂老莊之玄虛。蔓衍於陳隋而不息。則魏之所繫者大也。并爭

於三國急刻於當塗。放蕩於典午。其爲狀殆與周秦之迭擅。漢初之清靜相同。而漢之黃老能用其簡靜之宗。振儒術以救其敝。晉則相尙以空談。釋氏踵而益亂其流焉。故夷狄相乘而禍亂無已。顧考其致此之由。總因於儒教之腐敗。而時勢之相蕩相靡。有以成之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弛之極而欲張。張之極而欲弛。一反一激。適以釀魏晉之政俗。茲爲分三端言之。

(一) 學術上。東漢訓詁之學盛矣。顧從事經術者。舉半生之歲月。而委之於一經。至有白首而未能通者。穿鑿其義。支離其詞。說一堯典。篇目累十餘萬言。不能依明經之儒。不必懷經世之術。孝廉之士。不必有忠直之行。繁文縟禮之是崇。徒趨末而不求其本。拘文而不顧其用。天下士大夫。蓋已賤禮文之拘細。鄙訓詁之繁苛矣。故夏侯玄荀粲之徒。斥六經爲聖人糟粕。王弼注易。竄以老莊之旨。而學者喜其清新。何晏傅粉。一爲放濁之行。而薦紳爭於曠達。正始遺音。至元嘉而未墜。徒令後之人。斥王何於桀紂之倫。誅夷甫於陸沈之後。而拯救未由也。

(二) 政治上。桓靈以來。政衰法弛。吏習爲姦。人安苟且。有識者亟思有以易之矣。

故崔寔荀悅著論斤斤於督責之治。魏武以刻薄寡恩之資懲漢失而進。崔琰毛玠陳羣鍾繇之徒任法課能以嚴爲治。武侯淡泊甯靜士也。而亦與先主相尙以綜覈導申韓之術。挽西蜀疲緩之人心。斯固出於因病制藥之不得不然也。

(三)道德上 羣雄割據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魏武知天下之人才不可拘求於儒術也。於是崇尙跡弛之士。輕視節行之人。峻削嚴迫之相。高士困於督察人苦於煩苛。激之已極無所擇而惟其汎濫思一假息於清虛。司馬氏起而收之以寬而人心始愈趨於放蕩。申韓原於道德之意而刑名亦產老莊之風。又况據亂之世殺戮爲多。易代之交嫌疑易搆士有憂生之嘆人懷自危之心。故龐公登鹿門而不返。阮藉託醉鄉而有逃。及至五胡雲擾人不聊生。六代禪傳如置棋石益興短世之慮。自誦名檢之思而陷溺之人心幾不可復返矣。

儒學道衰經世才乏。故魏晉之際鮮論策家。歷史家而漢世所萌芽之排偶文。演而爲駢四儷六之體。下逮齊梁益崇綺靡脂粉之香花鈿之飾塗布行間。有如倡冶然厭世之想喜近自然放達之行。耽於審美文質雖衰而文貌亦開一新生面。

第十七章 八代文章之始衰

東漢以後駢儷盛行爭尚詞華畧於理實忠直之氣曠焉無聞後世以其語爲四六聲必求其弼諧辭必配以儷偶因號曰駢體或曰四六者是也此由修辭上觀之偶一遣用有如溶溶春水浮數片落紅亦自風神楚楚然濃粧卻形其醜多寶不足爲珍及其敝也用事浸巧點鬼貪多氣累於詞文過其實

夫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麗辭之體亦出自然昔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爲輕功疑爲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字句或殊而偶意則一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老子元經詞多妃偶孫卿儒雅文則斑斕特其氣力邁往規度宏壯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寓意與逸韻俱發然風骨適上足障東川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子建倡霸魏朝規撫東京加以工整駢儷之職以張暨乎晉初斯風益暢陸機連珠五十屬對精巧更大開

四六之門。然樹骨立幹。駢氣遺辭。猶未甚靡。五馬南奔以後。文格陵夷。日甚。四六之濁流。漲溢於大江南北。滔滔之勢。難可復返。秉意乎炎劉。迴薄乎唐宋。通望乎來今。亦足見天地間。自應有此一種美文。不可漸滅。顧西漢以上之爲麗辭者。率本自然。魏晉以降。則意存奇巧。塗抹粉黛。不厭嬌嬈。斯爲下耳。如斯駢儷瀾漫之中。而有不入浮靡。自成質奧。足追西漢以上之氣格者。斯真嚴霜之中。而見黃華之傲。時粧隊裏。而見古衣冠之人。魏晉之交。風軌未遙。猶存古逸。如諸葛亮之出師表。李令伯之陳情表。王羲之蘭亭集序。皆發於滿腔之至情。而非同駢儷之虛飾。陳壽三國志高簡有法。足與馬班抗衡。下有劉琨陶潛。以抗憤之辭。冲緩之氣。頗欲挽頽風於末俗。而卒病未能。斯亦足揚古文一縷之命脈者也。

### 第十八章 正始文學

正始文學。標榜老莊主義。破壞儒教主義者也。其倡始雖發之於王何。而繼起之盛。則寔推竹林七賢。故七賢者。爲正始文學之中心。而劉伶之酒德。頌厭俗。儒之拘泥。破者之苛碎。又爲七賢思想之代表。

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盃漱醪。奮髯踞蹠。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竹林七賢者。山濤、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七人也。斯七人者。激於叔季之頹流。而更揚一波。託於麴蘖。逃入昏迷。一以遣慷慨悲憤之情。一以肆任放曠達之行。是豈非東漢全盛之弊。徒流形式。而以學者皆爲無用士。大夫不足有爲。遂排斥經術。唾棄名教。以自縱其情性。而安於恣睢。故彼等之思想。傾於破壞者也。彼等之主義。屬於厭世者也。或爲本能論。或倡懷疑論。一時景慕其風者。莫不鶩於清談。習於任達。

阮籍、嵇康七賢中之領袖也。較其所作阮之詩。旨遙深。嵇之詞氣清峻。阮之才華如芳春。嵇之心情如勁秋。阮之志氣狂易。嵇之氣宇傲岸。故以詩言之。嵇詩峻切而乏蘊藉。

之致阮詩雄勁之中饒有淵深之趣以文言之阮文寬緩不若嵇之剝切

籍所作於文有大人先生傳樂論達莊論於賦有東平賦元父賦首陽山賦皆自陶寫性情發揚幽思然其文學之價值不在文與賦而在詩所爲詠懷八十二首觸緒抒情無端哀樂身仕亂朝文多隱避原其忠悱所寓離騷之遺也當塗之世此爲別調康之文有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呂長悌絕交書自寫素志而隋直之氣自見於文字之表所作幽憤詩最爲清雋然詞氣頗傷急促少淵雅之致

此外如山濤荷天子之寵任常以知足知止謙退自晦向秀注莊子能發明深趣暢衍玄風皆深得老莊之旨者也王戎遭母喪飲酒食肉不遵禮制阮咸於端午日懸犢鼻褌於竿頭樹之庭中皆欲以破陋儒之迂拘矯末俗之委瑣者也於當時思想界頗著其功而於文學界不及嵇阮二子

自七賢出而天下爲之風靡相與放效之者有王衍樂廣以清談著王澄謝鯤畢卓胡母輔之以任達聞士大夫之追攀幾如東漢名節之激勸彼爲儒教主義之團結此爲老莊主義之流行彼則砥礪廉隅崇尚節義其極也流於虛僞此則鼓吹自由標榜任



放其傲也。陷於恣睢。患中於人心。而國事不可復問已。

## 第十九章 太康文學

梁鍾嶸嘗論晉之文學曰。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而起。是爲文章之中興。然就諸子評之。除左思外。似皆陷於同一之窠臼。張載張華不及張協。二陸則弟遜於兄。兩潘則尼不如岳。而推爲冠首。實數陸潘。顧以比於鄴下之詞人。則微有間。蓋漢魏之詩。主於造意。兩晉以後之詩。重在造詞。漢魏之詩。多起於患難流離之際。兩晉以後之詩。則主供恬安娛樂之爲。凡人當困苦之境。其操危慮深。故發之於文字者。特爲幽婉感愴。可興可觀。反是而樂絲竹。盛讌遊。以從容文藻之場。自必鏤肝琢肺。研聲律。務精巧。故纖密而少氣。骨秀整而乏精神。風會之變遷。常足致文章之升降。雖有豪傑。猶無奈何。茲爲略次太康以來諸家。以著其概。

二陸。晉室之雙璧也。張華嘗稱陸機之才曰。人爲文。恨才少。機獨患才多。周浚稱陸雲之才曰。聞一知十。當今之顏子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吳大司馬陸抗之子。太康末。兄弟俱入洛。抵張華之家。張華素聞二陸名。一見如舊相識。乃曰。克吳之利。不如獲二俊。

雲雖與兄齊名而文章實不及機。機著作最富。晉書稱其詩文凡三百餘篇。今存者散文則論序表傳等不過十數篇。韻文則賦三十篇。詩一百首。連珠五十首。及誄頌箴銘。弔文哀辭等十數篇。就中最可觀省者。爲韻文。而詩賦連珠尤善。詩鍾嶸以列入上品。賦皆取調楚辭。至爲秀逸。而連珠五十尤爲四六文之濫觴。文學史上所宜特筆大書者也。

演連珠曰。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要之機作。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筆又不足以舉之。遂間出排偶之一家。西京以來。空靈矯健之氣。不復存矣。以士衡名將之後。破國忘家。稱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調旨敷淺。但工塗澤。雖宏瞻自足。而風骨已微。宜與弟並及於害也。

潘岳字安仁。幼有才穎。人目爲奇童。及長。才名冠世。性輕躁而姿貌甚美。奇才偃蹇。久不得志。詔事賈謐。後被誣。告見僂於市。人品上甚無足稱。而所爲文。皆才藻妍麗。辭氣清綺。能承建安之餘韻。啟太康之新聲。尤工於抒哀情。如秋興賦。懷舊賦。寡婦賦。內顧

賦悼亡詩等。最爲出色文字。其情韻有欲盡不盡之妙。試一誦其文。則詞氣悽惋。令人惻然。嗚咽是爲獨得之妙技。亦千古之絕藝也。晉史稱之曰機文。似海岳藻。如江二人者。實當代之雄也。

張協。潘陸之羽翼。三張中之冠冕也。字景陽。少有雋才。仕爲秘書郎。累遷中書侍郎。時天下亦已多事。寇盜猖獗。協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足己。優游自適。以吟詠爲樂。因作七命。雖規撫枚乘。七發。曹植七啓。而行文淵博。造語名雋。有過人者。其他有詠史詩雜詩。皆以恬退之人。自寫胸臆。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亦堪爲百世之矩矱也。

外此求詩人於兩晉。西晉則有傅玄。傅咸。東晉則有王羲之。王獻之。二傅以嚴正名。二王以風流稱。然其氣骨稜稜。則兩者不相遜。其他與潘岳情好最渥。而有連璧之目者。有夏侯湛。耽於讀書。而有書淫之號者。有皇甫謐。受業皇甫謐。而才學通博。著文章流別論者。有摯虞。平吳之後。傾心經籍。自稱左癖者。有杜預。作天台山賦。擲地作金石聲者。有孫綽。雖有名當時。無關風會。惟左思。劉琨。郭璞三人。後先相望。以雄俊警健之音。振潘陸華靡之氣。而徵士淵明。獨於東晉之末。開淡遠之宗。是誠疾風之勁草。狂瀾之

砥柱也。

## 第二十章 東晉之詩傑

東晉一代前有劉琨郭璞方軌太沖後有靖節陶潛獨標逸範皆詞人中之特秀者也。左思本出西晉顧移叙於此者以欲與越石景純連類而及以見三人之頗賡同調於風會傾靡之中而能陶冶漢魏自鑄偉詞斯誠空谷之足音矣。大抵太沖挺拔越石清剛景純豪儁究觀其作蓋可知之。

左思初作齊都賦一年而成後作三都賦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得一句輒書之賦成偉瞻鉅麗當世無比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張華許爲班固張衡之流思亦自負不讓初陸機入洛欲作此賦聞思方作之撫掌而笑寓書弟雲云此間有僮父欲作三都賦埃成當以覆酒甕及見其賦嘆爲不能復加遂輟筆思天性重厚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唯以閑居爲事嘗作詠史詩以見其志沈德潛謂其胸次高曠筆力雄邁故是一代作手非潘陸輩所能比埒其賦其詩誠足嗣漢魏之遺響障潘陸之頽波已。

越石生逢喪亂志存晉室蓋慷慨之士孤憤之臣也北伐勸進兩表勁氣直辭迴薄霄漢詩亦悲涼酸楚託意雄深元遺山論詩絕句云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幽并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洵得之矣

郭璞博學高才好古文奇字撰洞林新林卜韻爾雅註數十篇又註三蒼方言山海經楚辭詩賦數十萬言避地過江元帝甚重之王敦反璞遇害所作如江賦南郊賦沈博絕麗可追馬班游仙詩辭多慷慨與阮籍詠懷左思詠史同趣變永嘉平淡之體足稱中興第一

過江末季挺生陶公不啻屈指典午勢將上掩黃初梁昭明序其集云淵明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遺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秦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淵明以名臣之後，丁改玉之交，雖長往不還，而意未忘世，慷慨之志，時形于言。其擬古云：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蓋不徒飲酒詠荆軻諸詩，足以見其寄託矣。惟是淵明善尋孔顏樂處，自賦歸去來以來，愛自然，守邱壑，娛詩酒，忘貧賤，能樂天而無怨天，方入世而非厭世，其與憤時嫉俗之不平家，破棄禮法之方外士，迥乎異矣。故能以光風霽月之懷，寫沖淡閒遠之致，任天機，主興會，質而綺，癯而腴，開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後此唐之王維、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白居易、宋之王安石、蘇軾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然或失之平易，或失之清刻，莫有及焉者也。淵明誠獨步千古者矣。

## 第二十一章 南北朝之佛教思潮

後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信奉者尙少，醞釀於魏。晉迎之以老莊之說，至南北朝，遂爲佛教之全盛時代。歷代君主，莫不崇奉佛法，而如僧道安、惠遠、法顯、鳩摩羅什，又能以一代之碩學高僧，堅其信仰。其在南朝者，宋文帝則令沙門與顏延之參與機政，齊武帝則使法獻、法暢、昱贊樞機。梁武帝幸同泰寺，三度舍身，陳武帝幸大莊嚴寺，因羣臣奏請，久乃還宮。其佞佛可謂至矣。故梁時金陵之寺多至七百，皆極莊嚴，至陳尤甚。

其在北朝者。魏明元帝封沙門法果爲輔國宣城子。孝文帝七發佛法興隆之詔。宣武帝使善提流支譯十地論於太極殿。其信仰亦云篤矣。故魏之僧侶數達二百萬。佛寺三萬有餘。而涅槃宗興於宋。地論宗淨土宗興於魏。禪宗興於梁。俱舍宗攝論宗天台宗興於陳。皆各闢宗門之起源。以光被教旨爲務。故風靡於南北。佛教之東漸於中國。文藝起一大革新。不惟伽藍之建立。足以促建築術之發明。佛畫佛像之製作。足以敦繪畫彫刻之進步。而詩人眼底常認佛陀之光明。文士筆端喜頌三寶之功德。學者之腦海。寢染因果報應之思潮。總其及於文學上之影響者。則思想之變遷。與辭藻之竄用。聲韻之發明。是已。故詩人采佛典爲文料。文士以禪意潤篇章。學者競交緇流。互延聲譽。虎溪三笑。爲世美談。蕭齊張融。嘗以調和儒道佛三教。自任臨死。左手取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此足以窺見當時學者之思潮矣。又魏孫炎始唱反切法。晉沙門竺法護。因創四十一字母。尋十四字母之說。亦起齊梁之際。沈約著四聲譜。周顒撰四聲切韻。王斌作四聲論。聲韻之論盛興。此皆佛教東漸之影響也。

## 第二十二章 元嘉文學

文。至。宋。而。又。一。大。變。氣。變。而。韶。色。變。而。麗。體。變。而。整。句。變。而。琢。詩。則。於。律。漸。開。文。則。於。排。益。甚。而。質。直。之。貌。衰。焉。原。其。所。自。厥。有。數。因。

(一) 因於國勢者。自五胡雲擾。晉元中興。舉江東以號召。而名士播遷。渡江而至者。皆經大亂之後。元氣耗敝。求能立國。斯爲遂心。旣而君臣拮据。幸完疆圉。中原規復。志早不存。故淝水之捷。謝安以之自盈。姚泓之俘。劉裕藉以爲篡。朝野上下。率已放於晏安。薰於遊佚。蓋無復有擊楫之概。新亭之泣矣。故聲色之美盛。而淫侈之辭多。

(二) 因於地利者。吳楚古多詞人。蓋由於食物之饒。足得以樂其所生。然其地自春秋以來。中州人士。多以蠻夷外之。漢興爲立郡國。戶口稍稍孳息焉。顧其蕃劇。尙未得比於腹地。東漢之末。孫氏憑以爲雄。地利乃益開發。典午南渡。北土流移者。無算。由是而人烟之稠密。富源之拓興。自更倍於往昔。以江南佳麗之地。重金陵帝王之州。歷朝踵事增華。而玩愒之風。乃以益暢。聽鶯載酒。漱流枕石之徒。後先師放。蓋



無復有苦寒之思。飲馬之意矣。故治蕩之情盛而荒樂之詠興。

(二)因於學風者。儒術既絀。士大夫相習於清談。賤禮節。貴玄虛。而佛教又乘之以興。益馳於放弛之俗。無復有以國家爲事者。視市朝之變異。若傳舍之轉遷。彼靈運所謂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湖人。忠義感君子。是豈眞知忠義者哉。故六朝文士。除一淵明外。蓋無非輕佻薄行之人。質既不存於文。何貴。

有宋一代作者。實推謝靈運。顏延之。鮑照三人。爲元嘉文學之代表。而靈運尤著。沈約修宋書。次靈運傳。以其關一代得失。因縱論之曰。歌詠之興。自生民始。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迭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髓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

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記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方軌。前秀垂範。後昆顏謝並稱。其來久矣。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采縷金。然較其工拙。延之雕鏤。不及康樂之清新。亦遜明遠之廉儔。

靈運爲性褊激。多愆禮度。而文章之美。冠於江左。朝廷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被告知。常懷憤憤。時或非毀執政。構扇異同。黜爲永嘉太守。因放遊山水。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焉。後被徵爲秘書監。使撰晉書。而靈運以缺望參政。但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出郭游行。或經旬不歸。公務曠廢。免官東還。與族弟惠連。何長瑜。荀雍。羊璿。之以文章賞會。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故其集中多游覽行旅之作。感時傷已之篇。又流連法業。時時讚佛辨宗。遠有深致。

故能刻盡山水。獨具會心。世以陶謝並稱。惟陶之對於自然也。以主觀而縱往自得。所長在真。在厚。謝之對於自然也。以客觀而有意追琢。所長在新。在俊。然究非淵明匹矣。延之亦性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退隱。在朝每犯權要。出爲永嘉太守。意懷怨憤。作五君詠。以見其志。又嘗作庭誥之文。與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而性行亦頗相類。然謝尙豪奢。車服器皿。皆極鮮麗。顏居身清約。布衣蔬食。常獨酌郊野。傍若無人。比於靈運。爲得善終。鮑照嘗謂延年曰。謝詩自然可愛。君詩彫繪滿眼。延之終身病之。立於顏謝之間者。有鮑照。字明遠。元嘉中嘗爲河清頌。其叙甚工。以詩見知。義慶事文帝。爲中書舍人。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所作詩文。以俊逸之筆。寫豪壯之情。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胸心魂。古樂府尤奇調。獨創史稱其文甚適麗。信然。其所短頗喜巧琢。與延之同病。至其筆力之矯健。則遠過之。與謝並稱。允符二妙。顧名不及焉者。豈所謂才秀人微。取淹當代者耶。

抑顏鮑謝三家。尤足啟後代之津涂。自漢以來。模山範水之文。篇不數語。而康樂重章。

累什陶寫流峙之形。後之言山水者。此其祖矣。陸士衡對偶已繁。而用事之密。雕鏤之巧。始於延年。齊梁聲病之體。後此對偶之習。是其源矣。國風好色而不淫。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至明遠。傾側宮體。作俑於前。永明天監之際。延年康樂。皆微惟鮑。體盛行事極。徐庾紅紫之文。遂以不反。並時文苑之才。雖有若傅亮謝晦謝瞻謝莊謝惠連袁淑范曄何承天之倫。藻飾紛披。雕文纂合。各標所長。而比於三子之關係。爲較輕矣。

### 第二十三章 永明文學

永明文學承元嘉之流風。而更鑽研聲律者也。當是時。汝南周容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皆有平上去入之異。而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盛爲文章。以氣類相推。穀約等文皆準音韻。用宮商以平上去入四聲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遂撰四聲譜。劉繪范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約持論以爲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絲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商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於是八病四聲之論競起。務爲音律之協諧。雕繪者益進而纖巧。綺麗者益進而輕艷。是爲明文學之特色。而爲其中心者。竟陵八友。

竟陵王蕭子良者。齊武帝第二子。而爲當時獎勵文學最有力者也。武帝有男二十三。竟陵王最賢。好士禮才。故天下文人詞客皆集其門下。而以謝朓、任昉、沈約、陸倕、范雲、蕭琛、王融、蕭衍爲一代領袖。謝朓以詩鳴。任昉以文章聞。沈約詩文兼長。陸倕以下五人。並皆當代才俊。世稱竟陵八友是也。

李青蓮論詩。目無往古。惟於謝玄暉三四稱服。泛月登樓。篇詠數見。至欲攜之上華山。問青天。其爲五言詩。情文駿發。往往神似玄暉。誠心儀之。非臨風空憶也。梁武帝絕重謝詩。云三日不讀。卽覺口臭。沈約亦曰。二百年來。無此作也。其見貴當時如此。試反覆讀之。覺其靈心妙悟。深深情於筆墨之中。發至理於筆墨之外。淵然冷然。別饒風趣。然唐之聲律。實自此肇矣。此以玄暉與靈運、惠連並稱。三謝然。康樂每患板澁。玄暉多清俊。以厚論之。終居康樂下。至法曹。尤非二人敵也。朓性輕險。仕齊。明帝爲中書郎。尋出爲宣城太守。東昏侯廢立之際。朓畏禍。反覆不決。被收下獄。死。時年三十六。

任彥昇天才卓爾。文章辭賦皆極精深典實。仕爲尙書殿中郎。轉竟陵王記室。性孝友。好交結。獎進士友。善屬文。才思滔滔不窮。當時侯王奏疏多出其手。爲文起草輒成。不加點竄。梁武帝初在竟陵西邸。一日戲謂昉曰。吾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之曰。吾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蓋以武帝善騎故也。後武帝登三府。果引昉爲記室。齊梁禪讓之際。璽書詔令多昉爲之。爲文壯麗少浮泛之弊。字字凝鍊。語語鏗鏘。實齊梁二代之冠冕。六朝三百年之菁英。沈約稱其心爲學府。辭同錦肆。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用意爲之。教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歎矣。

沈休文歷仕三代。著書四百餘卷。藏書至二萬卷。六朝詩人文士甚多。鮮能出其右者。爲學出入儒道佛三家。精通舊章。博覽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所撰四聲譜。爲聲韻學上一大發明。時梁武帝不好四聲。而約自信爲入神之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未寤。已獨得其妙旨。至令唐宋以後。千有餘年之詩人。皆奉其遺型。是豈非文學史上可特筆大書者乎。性恬退。雖仕進而

不戀榮利。居處儉素。以郊居之樂自慰。爲郊居賦。辭情朗逸。論者嘗以山濤比之。好誘掖後進。王筠、張率、何遜、劉孝綽、吳均、劉勰皆當世能文之士。嘗蒙其推挽。最有助於文學之發達者也。所著宋書。雖文章緩弱。不及范曄。後漢而該詳富贍。亦自可觀。詩較鮑謝爲遜。在蕭梁間亦不失爲大家。

陸倕文章。與任昉並稱。梁簡文帝爲太子時。與湘東王書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也。王融博涉有文才。然好作艷句。刻飾塗澤。務以聲色勝人。頗乏神氣。所作曲水詩序。以巧麗稱。一時有勝於顏延年之譽。范雲每一下筆。金玉立成。時人疑其宿構。蕭琛、夙見知於梁武。備受恩遇。稱爲宗老。皆有聲響於當時。蔚一世之文運者也。

謝朓離夜云。玉繩隱高樹。斜漢耿層臺。離堂華燭盡。別幌清琴哀。翻潮尙知限。客思耿難裁。山山不可夢。况及故人杯。

沈約翫庭柳云。輕陰拂建章。夾道連未央。因風結復解。霑露柔且長。楚妃思欲絕。班女淚成行。遊人未應去。爲此還故鄉。

王融臨高臺云。遊人欲騁望。積步上高臺。井蓮當夏吐。窗桂逐秋開。花飛低不入。鳥散遠時來。還看雲棟影。含月共徘徊。

范雲巫山高云。巫山高不極。白日隱光輝。靄靄朝雲出。冥冥暮雨歸。巖懸獸無迹。林暗鳥疑飛。枕席竟誰薦。相望空依依。

此錄其尤近唐音者。用以知其風骨卑弱。已開律體之先路矣。

## 第二十四章 梁陳間作者

齊梁陳三朝遞檀。其間文人大抵爲貳臣。如沈約、任昉、陸倕、范雲、蕭琛、何遜、吳均、劉孝標、丘遲、庾肩吾之倫。舊皆策名蕭齊。陰鏗、徐陵、張正見輩。又皆筮仕蕭梁。人既不殊。體無或異。統曰梁陳間作者。正以著當時文風之相同也。竟陵八友。惟蕭衍遭際時會。自致大位。不僅以文名。

梁祚雖僅五十年。而文運之隆。在六朝中爲最。其源實自武帝父子。嚮之武帝幼而聰明。睿敏長。更博學多藝。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洞達儒道。佛時流名輩。靡不推許。即位之後。博求人材。大修文教。鼓吹玄風。扇揚儒業。尤篤信正法。長於釋典。爲文下筆成章。千



賦百詩直疏便就。雖怒徐摛之宮體。而其詩亦漸染艷情。不能遂革靡靡之習。而變諸子浮薄之風。太子統篤學早逝。第三子簡文帝博綜儒書。善談玄理。讀書十行俱下。作詩千言立成。好作豔曲。江左化之。因有宮體之目。元帝天才英發。讀書萬卷。能繼承父兄之風流。文采著述。辭章並傳於世。而文格綺靡。無復溫柔敦厚之遺。

梁武父子酷似魏武父子。而功業文章。究莫能及時爲之。亦才爲之也。顧當時文士可匹建安諸子者。則少有人焉。任昉沈約。其稱著者已。何遜詩文工麗。范雲見其文。嗟賞曰。觀文人質。則過懦。麗則傷俗。能清濁古今。見之何生矣。沈約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劉孝綽爲文甚美。王融謂天下文章無我。卿當獨秀。王筠之文藻。沈約嘆爲晚來名家之獨步。張率之才華。武帝稱其長兼枚馬。周興嗣之舞馬賦。壓倒張率。光宅寺碑。凌駕陸倕。其病也。武帝興斯人斯疾之歎。吳均博學才俊。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效之。謂之吳均體。此外江淹丘遲。到溉。到洽。徐摛。庾肩吾輩。要皆佼佼一時。而關係尤重者。莫若徐陵。庾信。

世以徐庾並稱。然徐實不及庾。梁大通間。徐陵與其父摛。仕於太子。得恩寵。時庾信亦

與其父肩吾出入東宮。當時稱爲雙俊。梁禪於陳。陵歷事武帝。文帝。宣帝。盛被禮遇。凡梁陳禪讓之詔策。及陳初之檄書。誥命。皆出其手筆。蓋猶任昉之於齊。梁之際也。爲文綺豔。世與庾信稱徐庾體。一時後進之士。競相放效。隱爲一代文宗。庾信後入周。以南人而雄視北方。啟隋唐之新運。則所關尤較重焉。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博覽。羣書尤精。春秋左氏及聘東魏。鄴下文人學者。皆盛稱其文辭。梁亡。入西魏。遂仕於周。凡經四朝十帝。殊可謂長樂老人矣。陳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得歸其鄉。周主獨留信與王褒。不放還。居恆鬱鬱。有鄉關之歎。此哀江南賦所爲作也。其在周。以文傾世宗高祖。以逮滕趙諸王。皆歎待優渥。與爲布衣之交。凡周羣公墓誌碑銘。多出其手。其文不獨高出北朝。卽當時南朝諸人。亦皆在下風。時有南徐北庾之稱。然其才華富有綺麗之作。本自青年。漸染南朝數百年之流風。及其流轉入周。重以飄薄之感。調以北方清健之音。故中年以後之作。能湍灑。灑梁之宮體。而特見風骨。杜甫稱之曰。清新庾開府。又曰。庾信文章老更成。蓋上摩漢魏之壘。下啟唐宋之塗。實以信爲能兼之也。徐庾以外。以善屬文名者。南有陰鏗。北有王褒。陰鏗仕於陳世。與何遜並稱。陰何。然陰專工琢句。實

不逮何王褒與庾信留周並齊名往往有感愴之句而亦終不及信。

夫文自齊梁以來其詞概綺艷而失於輕浮其情則多哀思幾如聽亡國之音南風之不競是豈無故哉彼其君臣遊樂據半壁之江山以偷一時之安逸而忘百年之遠圖風俗日媮淫荒日甚陳後主之昏亡尤足以著江左文章之結穴後主少有才慧自爲太子時與詹事江總等爲長夜之飲卽位後更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後主自居臨春閣貴妃張麗華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孔範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後主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

爲常。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宗戚縱橫。貨賂公行。文武解體。以至覆滅。淫靡之風。浮華之習。一至於此。其亡也宜哉。

### 第二十五章 大邢小魏

自五胡遞興。典午南渡。河淮以北。鞠爲戰場。禮樂文章。蕩然以盡。拓拔崛起。收拾羣竊。日尋干戈。不遑文事。雖有崔浩高允之徒。蔑足道矣。孝文遷洛。慕尙文雅。庶幾華風。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而孝文亦善屬文。每於馬上口占。不更一字。一切詔策。多自爲之。故能振起人文。革麤鄙之舊。興太平之風。以迄於齊。而執當時文壇之牛耳者。前有袁翻常景。後有蕭愨顏之推。尤以溫子昇、邢邵、魏收三人爲最。

溫子昇、邢邵皆才德兼備之士。以文章德行名一時。世稱溫、邢、魏、收。則天才煥發。曩在二子之右。而年齒在其後。故子昇死而邢魏并稱。有大邢、小魏之目。大小之意。非以其人品學識之高下。由其年輩之前後稱之也。而二人者各異所好。邢邵規模沈約。魏收私淑任昉。及兩人互爭名而相訾毀也。魏收常薄邢之文。謂爲沈約集中之賊。而邢邵

亦謗收模擬任昉。時時剽竊。祖斑對顏之推曰：「邢魏之臧否決，卽沈任之優劣定矣。而文宣嘗貶邢之才，謂不及收。文襄亦謂溫邢詞氣遜於魏收。豈休文終乙於彥昇乎？」北朝文學之特色，有清剛質實之音，無輕艷浮華之習。力雖不逮漢魏，格已高出齊梁。此固風會使然，亦由地氣所致。如溫邢二子，文行忠信士也。溫素不作賦，邢亦不甚好之。惟魏收詰其所短而傲之，嘗曰：「能作賦者始爲大才。」然溫邢之文質彬彬，其高出於魏收之姦穢者，固已多矣。

## 第二十六章 六朝之樂府

自樂經放失，漢立樂府以後，歌詠雜興而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詩人六義之餘也。至其協聲律，播金石而總謂之曲。若夫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文辭之多少，則繫乎作者才思之淺深，與其風俗之薄厚。司馬相如匡衡之徒，所謂文章深厚爾雅。曹氏父子，氣爽才厲，恒悲壯輿輻，頗有漢家遺風。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浸微，風化不競，去聖逾遠，繁音日滋，艷曲興於南朝，胡音化於北俗。哀淫靡曼之辭，遞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故蕭齊之將亡，也有伴侶，高齊之將

亡也有無愁。陳之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隋之將亡也有泛龍舟。所謂繁手淫聲。爭新怨衰。新聲熾而雅樂亡矣。條其流品。略如左方。

漢以後樂府風體頗極發達。而雅頌則微。魏郊廟疑用漢辭。晉使傅玄改其樂章。宋命顏延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晉曲。南齊梁陳初皆沿襲。後更創製。元魏宇文雅好胡曲。沿隋及唐初。依江左舊樂。既乃更造新章。然古意久亡矣。漢鼓吹。饒歌。軍樂也。原有朱鷺等二十二曲。魏使繆襲改爲十二曲。而君馬黃等十曲。并存舊名。晉命傅玄複製二十二曲。以代魏曲。惟玄雲鈞竿之名。不改漢舊。宋齊并用漢曲。北齊二十曲。皆改古名。其黃爵鈞竿則略而不用。後周革前代鼓吹制爲十五曲。隋唐承之。非復古遺矣。又魏晉以後有橫吹曲。初亦稱古吹。漢有二十八解。後不復存。所用者有黃鶴等十四曲。又有關山月等八曲。梁陳隋唐間擬其辭者頗衆。相和歌。漢舊歌也。舊有平調清調。瑟調。謂之三調。後又有楚調。側調。總謂之相和調。魏晉以來相承用之。後魏用兵淮漢。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皆在焉。隋加損益。特置清商署以管之。唐以領於十部。其新起於江左者。則吳歌雜曲。西曲歌。江南弄。吳歌雜曲。其始皆徒歌。既而被

之管絃。蓋自永嘉渡江後。下及梁陳。咸都建康。所由起也。西曲出於荆郢樊鄧之間。其聲節送和。與吳歌異。江南弄。則梁武帝改西曲爲之也。此外尙有舞曲。琴曲。雜曲等歌。而雜曲尤廣用。雜曲者。歷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遊懽樂之所發。或憂愁憤怨之所興。或敝離別之懷。或言征戰之苦。或緣於佛老。或出自夷虜。其名甚多。或因義命題。或學古敘事體變。於風而情。詞放歡矣。當是時。詞人之歌咏。往往製爲長短句。開後世填詞之祖。如梁武帝沈約等之所爲者。至隋煬帝望江南八闋。直成詞譜。然西溪叢話謂爲朱崖李太尉爲亡姬謝秋娘所作。殆或然歟。今不取。

梁武帝江南弄七曲其一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躡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

前。沈約六憶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不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

長短句之相間。蓋因合樂之時。隨低昂而生節奏。以致錯落不齊。周頌漢歌。往往然矣。

惟天籟獨據。初無定譜。按歌合節。一主於和。泊乎鄭衛雜興。競爲靡曼。聲病之說出。而樸直之氣衰。律以密而彌拘。情以蕩而益促。古人以聲就詞。後人以詞就聲。此不獨樂府之變。抑亦天人之代遷也。

### 第二十七章 文集與文史之盛興

六藝皆聖人之製作。所以平治天下者。而文其寄焉耳。周道旣衰。諸子蜂起。各以其學馳騖於世。思明其道術。而文始繁然。志在存道達情。初無意於爲文。而無不可視爲文也。逮乎兩漢。學術益勞。文章漸富。文集與文史。句萌始達。而後文學之塗徑成焉。班志藝文。如以賈誼之奏議。入於儒家。辭賦入於賦家。但記目篇。不區體製。則以其淵源所自。猶足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然賦本出於詩。不仿太史公入春秋例。以居葩經之後。而另立賦家。自爲一略。文學分途。已難合軌。然猶未嘗有彙次諸體。裒爲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范陳二史。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勸。於是採摛孔翠。芟簡繁



燕自詩賦以下各爲條貫。合而論之。謂之流別。學者便之。及阮孝緒撰七錄。始立文集錄。由是後世牽應酬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橫入別集。用供尾閭。是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而成。於蕭梁昭明太子復祖述摯虞之意。築文選樓。與劉孝威庾肩吾等。所謂高齋十學士者。討論篇籍。商榷古今。成文選三十卷。徐孝穆又取文選之所棄餘者。集其艷詞爲玉臺新詠十卷。此二書者。爲後世文選與詩選之權輿。亦爲總集與別集之分。派文章之繁。蓋於此而可見也。

戰國諸子之所爭。嘗在學術。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莊子之天下篇。韓非子之顯學篇。皆學術之品量。而不及于文藝。兩漢專家之學。就衰而論文。始盛。枚馬之徒。互競妍醜。向雄諸子。譏議前哲。魏文典論。則品藻夫時人。士衡賦文。又抉發其利病。文學之研究。寢重于世矣。由是而繼起者。則有摯虞之箸流別。李光之論翰林。本平生之心裁。充文壇之所嚮。文學一途。益以精進。洎乎梁代。英彥朋興。刻意文藻。劉勰始商榷古今。荀羅羣籍。別其體製。較其短長。爲文心雕龍。凡五十篇。將欲以濟聖經之用。成一家之言。自謂夢執禮器。隨仲尼南行。自負亦不淺矣。同時作者。尙有任昉之文章緣起。取秦漢以來。

之文而析其源流。鍾嶸之詩品列古今詩人而分爲三品。雖不逮劉氏之明通。抑亦藝苑之寶筏。大啓後世文評詩話之宇者也。吳兢西齋取題文史文獻通考因之文學之研究。蓋至此而始盛也。

然則文集之興實起于學不專師雜無可投不得不以集統之也。文史之興實起于文章既繁漸成專業不能不有史以明之也。自文選出而言文學者始有範圍。自文心雕龍出而言文學者始窮格調。此文學之坦途抑亦文學史上之大關鍵也。

### 第二十八章 隋之統一與文運之更始

隋與秦居相等之閏位者也。秦承姬周學術之分裂爲漢代文化之椎輪。隋亦承南北朝之浮華啓李唐文教之新運。先是宇文泰病當時文章競尙浮華欲革其弊。魏主饗太廟命蘇綽仿周書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其略云。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泊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乃大稽百憲。敷於庶邦。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永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云云。并命自今文章皆依此。

體及隋文帝受周禪。性不喜詞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治書侍御史趙郡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技。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尙。朝廷據茲擢士利祿之途。既開愛尙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搃非。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刺史縣令未遵風教。請普加采察。送臺推劾。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王船山論之曰。文章之體。自宋齊以來。其濫極矣。裁之以六經之文。而言有所止。則浮蕩無實之情。抑亦爲之小戢。故自隋而之。唐月露風雲。未能衰止。而言不繇衷。無實不祥者。蓋亦鮮矣。則綽實開之先矣。宇文滅高齊。而以行於山東。隋平陳。而以行於江左。唐因之而治術。文章咸近於道。生民之禍。

爲之一息。此天欲啟晦而秦與綽開先之功。亦不可誣也。

隋非必能起衰也。疲極思息。鬱極思舒。當箕風畢雨之時。而有月暈礎潤之兆也。故其見於文字者。不古不今。而有不醇之色。以至於唐初。徐庾邢魏之流風。蓋猶未沫。積重難返之勢。本不可遽期之歲月間也。煬帝當時唯一之詞人。司轉移風會之樞機者也。其荒淫驕奢。等於陳之後主。而大有豪健之風。蓋輕豔本之梁陳。而如飲馬長城窟白馬篇。則氣體闊大。能存雅正之音。詔書亦稍近質厚。如再伐高麗。詔雄偉宏麗。頗爲得體。正明而未融之候也。此外諸臣。亦同風調。足徵南北思潮之合流。而猶有淄澠之味也。

北朝好質而尙經學。南朝好文而尙詩歌。及隋起而天下一統。南北潮流始合。故如陸法言之切韻。則承沈精之風遺也。顏之推之家訓。王通之中說。則純然儒家言也。而王通爲尤通字仲淹。家世以儒術顯。至通而益大。通少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中西游長安。上太平十二策。文帝大重之。以見沮於公卿。遂歸河汾。作東征之歌。隱居教授。乃續詩書正禮

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書未及行。遭時喪亂。竟以亡失。惜哉。而後之論者。多所疑怪。謂其續經爲吳楚僭王。陋儒從而和之。加詬厲焉。於是通之道不行於當時。且長埋於後世矣。夫就秦漢以來之事。而竊取其義。以明王道。統文獻。徵進化。夫復何害。苟其不足比於六經。自有優劣之判。則併存焉。而以觀後王爲法。亦未始非治平之一助。必懸一六經以尙古爲能。事務排通而後快。謂經不可續。聖不可繼也。豈不諄哉。而幸也。通之道薪盡而火傳也。



## 第四編 近古文學

### 第一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

唐之文物典章燦然具備而其基皆建之於貞觀貞觀之政文治武功古今無兩而其端悉操於太宗之廟謨太宗實聖神文武之資也既掃清妖孽鞏立皇圖乃北殄突厥西平吐谷渾高昌東伐高麗北滅薛延陀西臣西域領地被於四垂矣而又遠攬成周近觀叔世度立國之宏規成一王之典制自爲秦王時卽潛心治道開文學館延致文學之士討論文藝嘗至夜分及卽位後復置弘文館聚四部二十餘萬卷書妙選天下文學之士爲弘文館學士聽政之暇引見內殿商榷古今鑿鑿然宏獎文學崇尚經術儒雅之風溘然雲蒸而當時諸臣亦極一時之選原其所自大都爲王仲淹徒人通教授河汾弟子蓋千餘人其著者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而房玄齡溫大雅以及繁世玄靖君亮王孝逸裴嘉之倫皆列在門牆若房杜

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輔翼太宗唐三百年之業多出通門人之功豈不偉哉夫以漢之近古遭秦一炬而所遇多武夫然則唐之所以勝於漢者實通之有所留貽惜天不假通以年而使聖主遇聖臣致令房魏諸公戚戚於禮樂之興而興有元首無股肱之嘆也

戰國南北之思潮統一於漢參觀第二篇第八章魏晉五季之思潮融會於唐唐之世實儒道佛

三教滙流之時代也自魏晉崇黃老而宋齊以下浮屠之教義又汎濫焉齊梁間三教

調和恆爲當世學者之理想參觀第三篇第二章而王仲淹亦有是志也程元曰三教何如文

中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

縱風止燎爾子讀洪範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唐興高祖太宗均崇尚儒教砥礪

經術屢幸國子監獎進天下名儒而又皈依佛教尊崇道教三藏玄奘齋譯印度經論

一千三百三十餘卷太宗高宗皆信仰之釋徒以盛以老子姓李氏而與同姓太宗特

尙老子位於釋氏之上高宗更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故道教於唐益濫歷世之主

雖時有異尙而究少偏殘故終唐之世嘗呈三教合流之觀儒教思潮以爲政治上之



源泉佛道二教視爲宗教上之根本景教回教則細流而已至三教融鑄之功有宋理學始爲得之

## 第二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 二

有唐一代文學極盛之時也而其垂範後昆者尤莫若韻文而無韻文次之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唐開神堯之運於詩有李杜於文有韓柳咸有登峯造極之觀而詩尤盛於文者蓋通唐三百年瀰滿於上下均各極其能事也故次唐之文學詩爲主而文次之其餘雜藝以時附見云

唐詩超軼古今顧其所由致此者主因有二唐代人主靡不能詩廟堂之上雍容揄揚侍從遊宴之作奉詔應制之篇不一而足人情喜仕宦而唐制最重進士以詩賦選錄其始進也如此憲宗讀白居易諷諫詩召爲學士穆宗善元稹歌詩徵爲舍人文宗好五言詩特置詩學士七十二人其被用也又如此上以是徵師以是教交友以是相高其盛也不亦宜哉

唐之詩集漢魏以來之大成開宋元以後之宗派以體言則五七雜言以至樂府歌行

律絕無一不備以格言則聖神仙凡妖艷鬼怪各品無所不有以調言則飄逸雄渾精深博大綺麗幽邃清奇纖冶奧峭無一不至其人則帝王將相以至村夫野老婦孺樵牧緇流道士無有不能清乾隆時勅撰全唐詩凡九百卷二千三百餘家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自唐至清垂千餘年其間湮沒不傳者何限而猶浩若煙海供後人之沾丐有唐韻文在中國數千年中可謂最極其盛者矣

總全唐詩之變遷明高棅本陸游說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開元初。凡一百年。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至代宗大歷初。凡五十餘年。中唐自代宗大歷元年。至文宗太和九年。凡七十餘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至昭宗天祐三年。凡八十餘年。因時代以分人。雖人各一體。而一時代必有一時代之特色。與其精神。茲就四期中詩風之變遷。略爲次論之。

六朝之詩。艷矣麗矣。而格調之壯闊。氣勢之雄渾。蓋闕如也。隋煬帝有復古之志。而不果。唐承之而加進焉。然初唐之際。猶秉六朝餘風。未能湔除舊習。王楊盧駱四傑之作。雖雄麗宏恢。而不脫脂粉之氣。駢儷之調。及陳子昂出。始慨然有志復古。開風雅之源。

而爲盛唐之先驅。中宗之世。天下無事。懷於宴安。侍臣詞人。爭以詩酒相虞樂。獻酬交錯。唱和風生。帝亦多取詩文之士。充弘文館學士。由是望風承旨。希榮固寵之徒。藉歌詠以倖進。輕佻之風。因以日熾。沈佺期。宋之問。二人尤爲班首。玄宗卽位。篤嗜文學。深厭浮華。羣臣乃黜輕綺。謝雕琢。遂一轉而入於盛唐之域。方是時。唐威振四夷。承累世之富。府庫充實。長安繁華。前後無比。宮室之壯麗。衣服之麗都。蓋駕於天下矣。南衢北里。美女如雲。千金遊俠之子。流連其間。絲竹之聲。晝夜不絕。洋洋乎太平之象也。故建築音樂。繪畫雕刻。諸藝術咸極一時之盛。而詩亦開未曾有之大觀。李杜詩中之聖也。而翼之以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岑參。高適。李頎。常建。賈至。王昌齡之徒。並轡聯鑣。互相輝映。譬之梅櫻桃李。爛發一時。萬紫千紅。各標特色。俄而風姨暴起。折木揚塵。魏紫姚黃。狼藉都盡。漁陽鼙鼓。動地方來。萬乘旌旗。倉皇西幸。九重城闕。蹂躪於胡馬之蹄。六宮娥眉。宛轉於翠華之道。時勢之斗轉。致令詩學之義象與音節亦隨之而變遷。故天寶之亂。爲唐室盛衰之轉關。抑亦唐詩盛衰之分水嶺也。言詩至李杜。譬之登山而達於絕頂。自茲以往。則騁驩驩而下峻阪矣。中唐以後。專求語句之工巧。氣象迫促。己不

如盛唐之混涵其間惟韋應物之雅澹錢起之清瞻庶幾接踵前武元和之世韓白二家並宗杜甫然一失之險一失之易逮至晚唐自李商隱溫庭筠杜牧以下有許渾劉滄而賸水殘山難語於大至皮日休陸龜蒙已開宋詩之端而唐音於此絕響

詩莫盛於唐而賦亦莫盛於唐自魏晉以來上焉者以浩博競勝往往組織傷風雅詞華勝義采次之則一例綺靡殊欠古氣唐總八朝之衆軌啓後代之支流踵武姬周蔚然翔躍古賦排賦律賦文賦百體爭闡昌其盛矣人徒以清疎雅雋之派歸宗於歐陽永叔之秋聲蘇子瞻之赤壁李秦伯之長江黃魯直之江西道院不知實導源於唐也韓柳爲掃除對偶之宗亦卽倡導聲音之祖試觀所著意味深長風骨蒼勁挾周翼漢特冠當時其他有韻之辭大率類是唐於辭賦信可云善變矣後代循流繼軌異製無多而輕華腐濫之詞一式同聲迭相祖述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本篇言賦於此詠麟趾焉

四六遠肇東京篇不數聯其風未墜齊梁綺艷始拓坦途至於唐而亦大盛追原所自多由試賦而來官燭易銷意取數行俱下韻枝所窘常恐孤字難安沿徐庾之流風加

急就之章草。譬若隸書。用居省便。宏用於應奉。通道於誌狀。蓋不獨制誥表章箋啟之屬然矣。綜其前後。雖體態略殊。而樸直之氣。精湛之色。殆已透過六朝。陳子昂獨孤及韓愈、柳宗元等相繼提倡。雅正以古文相號。召天下爲之。辟易雖慕從者較尠。而得此振臂之呼。散文駢文亦自駸駸入古。開有宋古文極盛之源。唐於文學界之關係。洵不淺也。

### 第三章 古今體詩格之成立

詩之體製。至唐而成。漢魏六朝諸作。祖述風騷。陶寫情性。篇無定句。句無定聲。長短曲折。惟意所從。世號曰古體。唐調以聲律。加以排整。句有繩尺。篇有矩矱。世號律詩。或曰今體。一曰近體。以別於古體也。古體今體。唐代始劃立。鴻溝下此。千餘年間。傾無量英俊之心血。要皆依樣葫蘆。初未敢越雷池一步也。

律詩之興發於齊梁間作者。參見第三篇第二十二章。非必始興於唐也。蓋自沈約創聲病之說。爾

後諸家遵軌。競爲新麗。益與律體相近。陳隋之間。江總、庾信、虞茂、陸敬、薛道衡、盧思道等所作。往往見五律七律排律之體。唐王績野望。九月九日等詩。唐太宗錢來濟詩。則

聲律穩順。屬對精密。又近開律體之先聲。然其初非出有意。不過偶合新調。故未能別成一格。凡其集中。用律詩格調者。或僅六句。或至十句。至陳杜沈宋。揣其聲音順其體勢。始與六朝以前之古詩判然分途。蓋前者之作。不期而成。八句後者之律。則立意而爲。四韻也。嚴羽有言。風雅頌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古。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是已。

近體詩合五七言律。五七言絕而稱也。絕之聲調與律同。或不與律同。亦可。章四句通。常散行。亦有全體屬對者。有前二句或後二句屬對者。蓋由律詩中截來。故又號曰截句。五絕則本漢魏小樂府。五言如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此其祖也。此類之作。其始皆用隱語。若子夜聞歡前溪讀曲諸歌辭。皆是齊梁以後淫哇成風。蕩子浪婦以爲信口道情之具。校其聲律。遂成絕句。然則律爲古詩之變。而絕爲樂府之變。卽以七絕論。如挾瑟歌。烏棲曲等。亦已肇其端。而大業末年。有刺煬帝之巡遊無度者。云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蓋宛然盛唐之音也。是絕句之創定。先於律詩。而五絕之早成。又先於七絕。

知絕句之源於樂府則知唐之樂府大抵主於絕句也。王漁洋山人嘗撰宋洪氏唐人萬首絕句選以庀唐樂府以謂李杜韓柳元白張王李賀孟郊之倫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而考開元天寶已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艷稱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衆好事者至譜爲陽關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卽唐三百年之樂府也誠可謂體兼古今無美不備者矣。

注師韓詩學纂聞謂七言律詩卽樂府也此乃爲樂章者偶用律體云爾茲略不舉

唐不獨詩有古今體賦與駢文固亦有之齊梁之作大抵端莊不尙流利燕許鉅公長篇盤硬吟口未諧溫李晚出音節小殊然溫傷仄少而平多李恨仄多而平少錯落不拘宕逸自喜猶有魏晉遺意至若子安之序滕閣賓王之檄武墨語無骨鯁偶必妃豨音調務極鏗鏘屬對更爲工整務除鈎棘敝失侈淫世因稱前者爲古體駢文後者爲律體駢文律體之作雖較少於前而沿宋迄清蔚成風尙實自唐發之也嘗試衡之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

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唐以前之爲文者於古人非斤斤乎步驟而私淑之也唐以後韓歐之文輒轉相師有若道統之傳而不墜唐於文學界實關古今之分殊焉抑與韻文最有關者爲韻學而唐之韻略與今異初沈約推衍前人之說撰四聲譜其書今不傳無由詳知然其爲後世韻學之祖已無疑矣王應麟玉海曰世謂蒼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爲椎輪之始至隋陸法言患南北音乖舛開皇初與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據呂靜以下六家韻書討論刪定者十數年至仁壽元年始成名曰切韻以爲文楷式其書平聲五十七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合二百六韻後玄宗天寶十載孫愐增其字改名唐韻韻目一仍其舊唐韻在唐代盛行如女道士吳彩鸞所手寫者卽是書也唐代詩人之所循用者惟此二百六韻然其間有官韻私韻之別官韻用於科舉不許通移私韻則因官韻限制之嚴取其聲相近者通用之便吟詠然以比於今日之百六韻其爲嚴密可知而唐詩仍極聲調之美其冠絕今古宜也

唐韻至宋仁宗景祐中丁度等本切韻唐韻二書增廣之撰爲集韻更合訂而爲禮部



韻略頒諸國子監。以便科試者取則焉。但二百六韻仍循舊未改。私韻僅併爲十三部。其後平水人劉淵撰平水韻。於唐人私韻果如何通用。既不精審。又唐宋間字音之訛。亦未詳考。唯就當時發音之類似者。合部目而爲一韻。其武斷至爲可駭。書凡平上去三聲各三十韻。入聲十七韻。前二百六韻。至此一變。幾去其半矣。元初陰時夫著韻府羣玉。刪上聲中一韻。爲一百六韻。即今日所使用者也。明太祖患韻學蕪襍。命樂韶鳳等撰洪武正韻。平上去三聲各二十二部。入聲十部。併爲七十六韻。然格未竟行。今之所用。仍爲陰本。比平水韻減去一韻。比唐韻其寬嚴不同。日而論矣。讀唐詩者所不可不知也。

#### 第四章 十八學士與唐之經學

太宗既已戡定天下。欲偃武修文。七德之舞。俛首而不欲視。獨諦觀於九功之舞者。其微旨蓋已有在也。故登極之後。開弘文館。召致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十八人。分爲三番。每日六人直宿。討論墳籍。商略古今。號曰十八學。

士使閻立本畫像褚亮作贊藏之御府當時天下士大夫以入此選爲無上之光榮名之爲登瀛洲

十八學士皆能際會風雲於政事上成經國之大業於文學上又立不朽之盛名者也善謀之房玄齡以國器稱善斷之杜如晦以王佐才聞虞世南拾遺補闕爲人倫之準的于志寧善於啟沃薛收長於方略其餘諸子概馳騫於軍旅之際經略天下欵陳襟抱者也而其入儒學傳中者雖止陸德明顏相時孔穎達蓋文達四人入於文藝傳中者雖僅蔡允恭一人然皆負文藝之俊才積經術之素養房玄齡幼而警敏善屬文貫綜墳籍兼工草隸杜如晦英爽喜書常以風流自命虞世南有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五絕徐陵嘗賞其文類已褚亮博學多識嘗賦詩陳主前江總諸人驚其敏贍姚思廉受詔與魏徵撰梁陳二史李守素通氏姓之學號爲肉譜又稱人物志蘇勗博學有美名薛收馬上草書檄該敏如宿構薛元敬掌文翰於軍國之際最爲稱職許敬宗常掌法令撰國史外如于志寧李玄道蘇世長文辭皆有可觀此其所以佐英主而彰偉績也

唐一代思潮。雖曰三教合流。而高祖太宗之胸中。曾歸重於儒學。高祖嘗詔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學。太宗封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屢幸國子監。行釋菜之禮。又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故能使一代之經術。炳焉勃興。天下秀才。爭負笈挾策。雲集乎京師。學舍至一千二百區。諸生三千二百員。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皆遣子入學。又以五經自魏晉以來。章句繁雜。謬誤滋多。詔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疏百餘篇。命曰五經正義。折衷南北之學。說斯大有功焉。然終唐之世。經學無進步之跡。不復見革新之端者。亦以此區區老死訓詁之間耳。三百年之經術。所以不如詩歌之盛也。

### 第五章 十八學士與唐之史學

唐文學之士。其未入弘文館。而有名著述者。尙多。然以十八學士觀之。不特經學。而於史學。故亦有大功。是亦足以彰一時之盛也。史自馬班而後。專門之業。稍衰。壽志過於率略。范書體致局弱。沈約宋書。取譏煩雜。魏收魏書。號爲穢史。他有作者。尤無完善。唐興。斯道復振。補前代之闕畧。一裁之以簡正。而聚人修史。實開後世館局之公。雖能各

極。所。長。而。抵。牾。復。沓。之。弊。不。少。蓋。史。權。既。散。家。法。久。湮。記。傳。之。繁。與。時。並。進。馬。遷。之。業。難。以。責。在。後。人。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唐。所。修。各。史。皆。簡。淨。有。法。而。晉。隋。二。書。尤。善。其。屬。於。一。人。著。作。者。姚。思。廉。之。於。梁。書。陳。書。李。百。藥。之。於。北。齊。書。李。延。壽。之。於。南。北。史。是。也。思。廉。本。梁。史。官。察。之。子。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梁。書。思。廉。推。其。父。意。採。謝。吳。等。所。記。以。成。之。徵。唯。著。總。論。而。已。筆。削。次。序。皆。出。思。廉。又。以。父。在。陳。嘗。刪。撰。梁。陳。事。陳。亡。以。所。論。載。上。隋。文。帝。未。訖。而。歿。因。繼。其。父。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百。藥。亦。本。父。德。林。在。齊。所。著。紀。傳。應。詔。續。成。以。獻。諸。史。稱。帝。號。百。藥。避。唐。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一。議。者。少。之。延。壽。以。父。太。師。嘗。欲。改。正。宋。齊。逮。周。隋。索。虜。島。夷。之。稱。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爲。南。北。二。史。好。述。妖。異。兆。祥。諸。讖。頗。爲。繁。猥。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陳。壽。之。後。此。其。亞。也。其。成。於。衆。手。者。房。喬。等。之。於。晉。書。令。狐。德。棻。等。之。於。周。書。魏。徵。等。之。於。隋。書。是。也。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藏。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攷。正。類。例。雖。詳。覈。而。

叢冗最甚。周書雖有柳蚪、牛洪各家，率多牴牾。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隋書則魏徵等撰紀傳，長孫無忌等撰志，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後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入隋書。故亦號五代史志。夾際鄭氏曰：唐始用衆手修書，然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初，令狐德棻、武德中建言近代無正史，詔德棻及諸臣論議。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二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收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代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監而修撰之。歷代史事於是告成，而其原皆自德棻發之也。惟諸史論贊競爲艷體，僅思廉之文不尙駢偶，實不足以揚馬班之業，則固囿於當時風氣而無如何也。

## 第六章 初唐四傑與沈宋二家

唐初作者承江左流風，未能脫纖麗之習。幸賴賢君臣起而挽之，故能釀盛世之元音。

初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對曰：「聖作誠工，然體不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固不奉詔。」而魏徵亦以佐命功臣，務爲適峻。其述懷一首，實立於唐詩之源頭。王績風骨雋遠，古意六首，又爲陳張感遇之先聲。三百年之雅音，可謂胚胎於此時矣。惟去齊、梁未遠，一時體製每帶徐庾而表而出之者，則爲王、楊、盧、駱四傑。王勃字子安，通之孫也。屬文初不精思，酣飲之後，援筆立就，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藁。爲沛王府修撰，以戲爲諸王鬪雞檄。高宗怒，斥出府。所爲滕王閣序，最有名。韓公謂江南多遊觀之美，滕王閣獨爲第一。後省父往交趾，渡海溺水，死年二十九。時與勃、齊名而恥居其後者，有楊炯。博學善屬文，顯慶中舉神童，授校書郎，爲崇文館學士。終盈川令。嘗作孟蘭盆賦，獻武后，詞甚雅麗。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後，信愧。盧前謙也。盧照隣初事鄧王，調新都尉，以疾去官，隱具茨山下，手足攣廢，苦久疾，訣別親屬，自沈潁水。自以當高宗時，尙吏己獨儒，武后尙法己獨黃老，因作五悲文，自傷所著號幽憂子，厭世之意最切。長安古意一篇，化班張之賦體而入於詩詞，旨華麗，後世之所師奉也。駱賓王於武后時數言事，得罪貶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舉兵。

爲作檄斥武后罪。后讀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有如此才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敬業敗。賓王亡命靈隱寺。爲浮屠。妙於五言詩。所作帝京篇。與盧之長安古意。同工異曲。亦一代絕藝也。

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隣清藻。賓王坦易。四子自一時之俊也。惟使事尙巧。不免取譏於人。若楊炯喜用古人姓名。人稱點鬼薄賓王。好以數對時。號算博士。杜子美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甫誠知言者哉。

與四傑相匹者有沈宋。沈佺期字雲卿。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遷弘文館直學士。嘗侍中宗宴。舞回波爲弄辭。以悅帝。詔賜牙緋。善屬文。尤長於七言。宋之問字延清。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諂事太平公主。爲考功員外郎。賄賂狼籍。睿宗初。貶死欽州。二人皆以附二張進。而之問尤無行。可恥。自魏建安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曰沈宋。當時爲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律詩之法門。實成於二人之手。然性行

輕薄屬辭綺麗如良金美玉而多媚態未嘗有高潔之思雄大之氣齊梁綺習幾欲階而長焉得陳子昂起而芟除之而後唐三百年之風氣始於是開

### 第七章 陳子昂

唐以前無古律體之分陳子昂特起於王楊沈宋之間始以高雅冲澹之音奪魏晉之風骨變齊梁之俳優力追古意後代因之古體之名以立其感遇三十八章上接嗣宗下開張李韋柳其風節雖不足稱而振起文章雅正之功不可誣也子昂嘗謂文章道弊者五百年漢魏風骨晉宋不傳然文獻猶有足徵者僕嘗觀觀齊梁洵詩彩麗競繁興寄都絕每永嘆而思古人常恐迤麗頹靡風雅不作是爲耿耿耳斯亦足以窺其抱負矣

子昂詩如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如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臥觀。物化悠悠念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慮歎何時平。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已行采芝。萬世同一時。如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水壽。空與麋鹿羣。如臨歧泣世



道天命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瑤臺成古邱。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蛻蹊逕。妙絕齊梁韓。退之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而柳儀曹亦曰。張說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九齡以比興之暇。攻著述。而不克備。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子昂而已。韓柳二公爲文章大家。而盛見推許。亦可知其聲價矣。

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爲學。精究墳典。耽愛黃老易象。初舉進士。上書召見。累擢拾遺。武后時。拜麟臺正字。死年四十二。爲神鳳頌。明堂議。貢諛牝朝。誠所謂薦珪璧於房闈。以脂澤汙漫之者也。

與子昂同時者。有杜審言。崔融。蘇味道。李嶠。世號崔李蘇杜。爲文章四友。而李嶠晚沒。有文章老宿之目。後子昂而起者。有張九齡。所作感遇詩。本詩人比興之義。託意草木蟲魚。足以追配伯玉。至其相業。上接房杜。下聯姚宋。子昂不敢望也。故有子昂之起衰而詩品始正。有曲江之繼軌而後。詩品乃醇。

### 第八章 開元天寶間之極盛

唐三百年。詩學全盛之天下也。而開元天寶之詩。尤全盛中至極之時也。然是時治安。

已極陽有四海驩虞之象。陰卽有崇極而圯之勢。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歷史上於此起一大轉變之機。而天下亦於此開一大活動之舞臺矣。

玄宗中主也。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啟沃而爲開元之盛明。因李林甫、楊國忠之壅蔽而肇天寶之禍亂。於是忠臣泣血。義士蘊憤。詩人學者痛哭流涕。發經世於文章。故士或擲筆而捉劍。或賣刀而買書。或釋褐而升青雲。或挂冠而懷山水。而其顯呈活氣則一也。當時之詩或爲飄逸。或爲沈鬱。或爲悲壯。或爲眞樸。而其發揚精采則一也。

唐一代詩人多而開元天寶之際尤多。李白、杜甫詩中之聖也。爲全唐文學之中心而產於開元天寶之間。等而下之。頡頏二聖者有王維、稱燕許大手筆者有張說、蘇頌。工文章而撰李氏花萼集者有李乂、兄弟負才名四十年而以三絕聞者有廣文鄭虔。妙於七言絕句而有詩天子之號者有王昌齡。與昌齡締交莫逆劇飲流歡不遑他恤者有孟浩然。往來鞍馬烽塵之間十餘年。最長邊塞之作者有岑參。與岑參齊名悲歌忼慨以功名自喜者有高適。賦黃鶴樓詩使供奉擱筆稱唐人七律中第一者有崔灑。江南意一詩而推爲詩人以來罕有此作者有王灣。他如儲光羲、李頎、常建、王之渙、王翰。

祖詠賈至之倫。莫非一時之傑。玄宗嘗曰：「前世有李嶠，蘇味道擅一時文名，號蘇李。今朕得蘇頌、李義、何愧前人。」濟濟多士，詞采如花，洵盛唐之偉觀也。而其中尤宜注意者，莫如王孟高岑四家。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爲南宗之祖。安祿山反，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痛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維與弟縉、夙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舍。下別漲於竹洲，花塢。維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嘗哀其田園所爲詩曰：「輞川集，其詩得氣之清，蟬蛻塵埃之外，浮遊萬物之表，矚然泥而不滓者也。漁洋山人以與李杜比之，爲仙聖佛。」

孟浩然襄陽人，少隱鹿門山，工五言詩。年四十乃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嘗與諸名士聯句。一座欽伏。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禁林，適玄宗臨幸，浩然匿牀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人，因召見，命自誦所爲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不求仕而誣朕棄人，命放歸。」詩與王維均學陶。王得其清腴，孟得其閒遠。而時失枯澹，要其與維俱爲有唐。

沖夷簡靜之宗

高適字達夫。滄州人。性磊落。不拘小節。恥預常科。混跡博徒。天寶中舉有道科。祿山反時。擢諫議大夫。轉西川節度使。終散騎常侍。適喜功名。貴節義。年五十始爲詩。卽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之。開元以來詩人之達者也。

岑參天寶中進士。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爲嘉州刺史。退居杜陵山中。屬中原多故。遂終於蜀。始佐封常清。慕久在西域。邊塞之詩。殊多高岑二人。詩略同一畦徑。骨力老蒼。才思奇縱。曼然金鐵之音。雖不足比於李杜。亦自別樹一體。

第九章 李白杜甫

拱衆星而揚日月之輝。連羣山而標泰華之峯。多士雲起之中。而能略兼諸家之長者。實維李白杜甫。昔人謂詩至李杜。地負海涵。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故五古如王孟。儲學陶。而供奉學阮。與射洪。曲江同宗。而更出之以曠逸。少陵材力。鸞舉縱橫。揮斥不主一家。七古王李高岑。安詳合度。供奉加之以恣肆。少陵又濟之以沈雄。五律王孟悠然自得。太白穠麗復運以奇逸之思。工部更於四十字中。包涵萬象。七律右丞東川。安

和俊爽高岑亦與比肩太白好運古於律時與少陵同不拘拘於聲律對偶而一種英爽之氣亦自凌厲無前少陵尤五色藻績八音和鳴故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爲長律亦與供奉俱臻絕倫絕句右丞龍標並皆佳妙太白純以神行獨多化工之筆杜所不及者惟此耳猶李之短於七律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乎其弗可及已

李白隴西一布衣也五歲誦六甲十歲通詩書性倜儻喜縱橫之術好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不事產業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益州刺史蘇頌見之待以布衣之禮謂羣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若廣之以學可與相比如肩嘗自岷山出居襄漢之間更南遊江淮至楚留雲夢三年去而之齊魯居徂徠山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縱酒酣歌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居剡中筠被召白亦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而白與酒徒日醉飲於長安市一日帝與楊貴妃賞牡丹沈香亭意有所感欲使白爲新樂章召入而白已沈醉左右以水注面稍解援筆賦

清平調三章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將有所大用而白常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  
嫌之摘其詩激貴妃帝欲用白妃輒沮之白知不容益驕放而與賀知章崔宗之張旭  
蘇晉焦遂等沈湎於酒所謂飲中八仙是也既而去京放浪四方北抵燕西至岐邠東  
接溟海南極蒼梧轉至金陵上秋浦抵潯陽後永王璘辟爲僚佐璘謀亂白坐長流夜  
郎赦還過當塗卒

李白詩類其爲人志氣宏放喜爲大言青年時俠骨稜稜不顧細謹不修小節氣若蓋  
一世故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語功名則談笑  
而靜胡沙不以爲意其所欽慕者常拳拳於魯仲連侯嬴酈食其張良韓信之倫然卒  
以其狂易之性遇讒放廢所至不改其舊一酣放於酒其神識超邁故能易功名之野  
心而爲出世之逸想灑落豁達曾無浮世之艱故其發於詩也亦俠亦仙飄然而來儻  
然而往不屑屑於雕章琢句不勞勞於刻骨鏤心而天馬行空不可羈韉鞭揚馬軼屈  
宋一洗梁陳宮掖之風而出以縹緲浮雲之志彼於古風五十九首之第一章而歎大  
雅之不作慨正聲之微茫嘲六代之綺麗明刪述之隱衷洵無媿其言矣

杜甫忠愛之詩人也。審言之孫少貧，寄食於人。客遊吳越齊趙間。天寶中舉進士不第。後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使待制集賢院。累上賦頌，高自稱道，謂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而楊雄枚皋可企及也。已而祿山叛，陷京師，甫避亂走三川。肅宗卽位，靈武甫自賊中赴行在，拜左拾遺，以論救房琯，出爲華州司戶參軍。時關輔饑亂，乃寓居同州同谷縣，身自負薪採橡栗自給。乾元二年，至蜀，嚴武鎮成都，奏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與甫世舊，待遇甚厚。乃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枕江結廬，縱酒嘯歌。其中後携家避亂荆楚，出瞿塘，下江陵，泝湘流，登衡山，寄寓耒陽，以終。甫爲人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當寇亂，挺節無汙，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杜甫詩善自道其境遇，純以學力而得，非若李白之運以天才者比也。語不驚人死不休，一語實自狀其本領，蓋其思力沈厚，他人說不過七八分者，少陵必說至十分甚者。至十二三分而筆力之豪動，又足以副之。必使經千錘百鍊而後出，故其句法、字法、章法、篇法無一不曲盡其妙，誠可謂集古今詩之大成者也。一生坎壈踴躅而篤於性情。

故其詩常沈鬱雄奇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爲詩史云

李杜二人時同境同交情頗密而其性行其思想其文章則各擅其勝亦一奇也李受南方感化杜受北方感化李之品如仙杜之品如聖李出世杜入世李理想派也杜實際派也李受道家之影響杜本儒教之見地李如李廣杜如孫吳李以才勝杜以學勝李豪於情杜篤於性李斗酒百篇有揮灑自如之概杜讀書萬卷極沈鬱頓挫之觀彼海闊天空而樂自然此每飯不忘而泣時事彼爲智者樂水此爲仁者樂山二者殆不易軒輊也元稹嘗論李杜優劣謂李不能窺杜之藩籬而韓愈斥之曰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李杜詩家之兩極洵不許羣兒之容喙矣

### 第十章 大歷十才子

天寶已還安史之亂初平朱泚之禍又起內而藩鎮跋扈互結黨援外而回紇吐蕃滋爲寇害天子空想望太平士大夫徒幾幸無事宰輔罷駑不任宦豎因而竊權朝廷威信有若贅旒姑息因循不復見興國之氣象是爲偷安時代卽憲宗之世賢相名將疊起平淮西下河北一時朝野赫赫然帝意寢驕任用非人國政日紊藩鎮復叛秋陽之



暴亦已不長。玄陰之凝轉襲。其後以底於亡而不可復振矣。唐之文學正與其國命相爲消長。故中唐之世有韋劉韓白以與大歷十才子互相先後迴翔。容與如抗如墜。盛唐之音欲垂未下。晚唐之調有開必先。蓋風氣至此而漸轉也。

韋應物少事玄宗爲三衛郎。晚更折節讀書。授京兆功曹。遷洛陽丞。大歷中除櫟陽令。不就。建中三年拜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調左司郎中。終蘇州刺史。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以坐。唯顧况劉長卿丘丹秦京皎然之儔。厠於賓客。得與倡酬。其詩閒澹簡遠。人比之陶淵明。稱陶韋其詩云。嘗愛陶彭澤。文思何高元。又怪韋蘇州。詩情亦清閒。白居易謂其自成一家體者是已。

劉長卿字文房。開元間成進士。至德中歷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出爲轉運使判官。以罪貶潘州南巴尉。終隨州刺史。長卿清才冠世。頗凌浮俗。性剛多忤權門。兩度遷斥。人悉冤之。詩雅暢於五言。尤神妙。故權德輿推爲五言長城。長卿嘗自謂曰。今人稱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李嘉祐郎士元。安得與予並驅乎。每題詩不言姓。但書長卿。天下莫不知名。

當是時有韓翃。盧綸。錢起。李端。吉中孚。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所謂大歷十才子者。皆善爲五言詩。結交唱和。馳名都下。與劉長卿競以研鍊字句。力求工秀。爲歸不復有盛唐深厚兀鼻之氣。然亦自清雅圓利。就中韓翃。盧綸。錢起。李端。詞采高華。尤爲多士之選。

韓翃字君平。少有才名。天寶末登進士。不得志。藁門圭竇。四壁蕭然。室無一物。而其詩興致繁富。如芙蓉出水。一篇一詠。朝野莫不珍之。嘗作寒食詩。代宗時。闕制誥。令御筆特批簡。春城無處不飛花。之韓翃。遂任駕部郎中。知制誥。建中末卒。盧綸字允言。天寶末舉進士。不第。客遊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爲林泉之交。大歷初還京師。遷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數和御制詩。爲代宗所賞。其詩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文宗雅愛之。遣中使至其家。得詩五百首。錢起。天寶十年登進士第。授秘書省校書郎。除考功郎中。大歷中遷大。清宮使。翰林學士。其詩體製新奇。理致清瞻。李端。大歷五年進士也。授校書郎。遷杭州司馬。卒。初郭曖大會客賦詩。約詩先成者賞百縑。端先賦一詩。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然此篇恐宿構。願更賦一詩。請以起之。姓爲韻。端立成一章。比前尤工。一座莫

不感歎此外司空曙之清華崔峒之冲融吉中孚之神骨耿漳之逸調苗發之能文夏侯審之才思皆足追隨韓盧錢李四子者也

與十才子相輝映者尙有鄭士元李嘉祐皇甫冉皇甫曾朱放包何顧况張繼戴叔倫李益等然諸家之作雖時有佳聯佳句然少渾成之妙洪響既滅纖音乃起嚴滄浪所謂大歷以還之詩爲小乘禪信已

### 第十一章 元和長慶之中興

李杜逝而諸家出日月沒而燭火興唐之詩其衰於大歷矣乎自韓白出而振風雅之遺韻元和長慶之間幾復見開元天寶之盛故有四傑之紆軫而後有李杜之上驥有十才子之淳瀟而後有韓白之奔流乾隆御選詩醇獨以韓白繼李杜詢爲卓見已尤可異者韓白二家俱學杜而韓更欲高白更欲卑韓得其峻白得其平因宗匠之各殊而一時流風所扇儼有二大潮流之觀茲先就二家之大體言之韓之詩尙奇險白之詩尙坦夷韓務言人之所不言白務言人之所欲言故韓之詩能奪人魂膽怵人耳目白之詩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前者如山之巍巍時不免佶屈之嫌後者如水之蕩蕩

亦覺有平淺之陋。然其抗壘前賢，特開生面，皆於文學上可大書特書者也。

韓愈古文家也。而善於詩。其才氣之英偉。學問之該博。非尋常詩人所及。而其思想則醇乎儒教主義也。其詩雖無李白之才思。杜甫之情致。而剗削之貌。具博厚之觀。雄鷲之中。含工巧之妙。縱橫馳騁。奇氣襲人。於李杜之軌轍以外。蓋鑿山通道。自成一家者也。集中古詩多。律詩少。以不屑於格律。聲病而自喜。馳驟故特。見其長。雖律詩中如詠月詠雪諸作。體物工措。詞雅然。比於元和聖德詩。南山詩。琴操等之鬱律突崛。源本雅頌者。固有間矣。特其字拗語奇。往往招意象之晦澁。故後人多以此少之。

白居易詩人也。而工文章。顧况覽其文。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後得吾子矣。居易儒學之外。尤通內典。雖遭遷謫。常以忘懷處。順爲事。爲人和平簡易。晚年尤甚。自號醉吟先生。亦稱香山居士。其詩根柢六義之旨。不失溫厚和平之意。變杜甫之雄渾蒼勁。而爲流麗安詳。不襲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蓋當是時。務矯大歷十才子之風。尙動擬漢魏甚者。模雅頌。強自爲高。居易則專主入俗。耳背嶮峻。而馳入坦途。舊傳居易作詩。必使一老嫗聞之。解則錄之。不解則復易之。此雖附會之談。亦足以窺其用意。故上自王公下至

士庶僧道孀婦處女往往有誦其詩者。禁省寺觀郵堠牆壁之上往往有題其詩者。外而傳播朝鮮流行日本。價重於雞林。其勢力之所及。豈不偉哉。論者以其清空如話。絕少豪放高古之趣。而嗤爲淺俗。亦非無故。然於李白之飄逸。杜甫之沈鬱。韓愈之奇險。外卓然以流麗伍於三家之間。爲百代之儀型。亦不可謂非人傑者矣。

與韓愈同學。杜而爲友者。有孟郊。賈島。李賀。盧仝。而其門下則有張籍。王建。皆受韓愈之推輓。與誘掖者也。孟郊字東野。少隱於嵩山。性狷介。少諧合。愈一見爲忘形之交。與唱和於文酒之間。其詩多奇澁。不可讀。而愈稱之曰。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於漢氏矣。郊一生窮苦徹骨。至不能養親。屢舉進士不第。周遊天下。無所遇。故其詩刻苦。賈島字浪仙。初爲僧。號無本。元和中。元白變而尙輕淺。島獨案格入僻。以矯浮艷。當冥搜之際。雖王公貴人。皆不覽。游心萬仞。慮入無窮。自稱碣石山人。好苦吟。與愈爲布衣之交。愈授以文法。去浮屠。舉進士第。其詩或寒澁。或幽奇。或奧僻。論者以儷孟郊。斥爲郊寒。島瘦云。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愈與皇甫湜過而試之。賀援筆立就如宿構。二人驚爲奇才。後舉進士卒。時年二十七。以鬼才稱。其詩尙奇詭。絕去畦徑。當時無

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管弦。盧仝隱於少室山。自號玉川子。性情高潔。無仕進之志。破屋數間。上奉慈親。下養妻子。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後。因宿王涯第。罹甘露之禍。其詩比於李賀。更爲怪誕。時有劉叉者。亦客韓愈門。作水柱雪車二詩。狂怪更出。盧仝李賀之右。張籍字文昌。性狷直。善古體詩。嘗取杜甫詩一帙。焚爲灰燼。飲之曰。欲以改易吾肝腸也。當代公卿如裴度。令狐楚。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薦爲國子司業。尤長於樂府。多警句。王建字仲初。大歷十年進士。以宮詞百首得名。嘗遊愈之門。與張籍契厚。唱答尤多。時稱張王。此六子者。東野之古詩。浪仙之五律。長吉之樂府。玉川之歌行。並如危峯絕壁。深澗流泉。各自成趣。不相沿襲。與昌黎深契合者也。至張籍王建。則以平麗勝人。與愈家數略異。其爲開中唐之新調。則一也。與白居易爲友者。有元稹。劉禹錫。元稹字微之。以歌詩爲穆宗所賞。除祠部郎中。知制誥。未幾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長慶之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爲人輕浮。而猜忌。與居易交最厚。少時才力相匹。其詩亦尙坦夷。唱和之多。無踰於二人者。當時言詩者。稱元白。號元和體。稹所爲詩。往往播樂府。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及

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有長慶集與白氏長慶集盛行於世劉禹錫字夢得爲人倔強自傲屢遭貶謫而無懊悔之色素善詩晚節尤精不幸坐廢偃蹇寡合乃以文章自適與白居易唱酬頗多居易推爲詩豪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早與柳宗元爲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爲詩友稱劉白雖詩文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柳宗元古文家也而亦善詩文名與韓愈相若出處與禹錫略同而詩則造詣峭勁於韓白二家之外猶標宗派當舉世爲元和體韓猶未免諸俗而子厚獨能爲一家之言在唐與王摩詰韋應物相上下頗有陶謝風氣東坡謂子厚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此外作者有楊巨源鮑溶李紳羊士諤皆能以詩著名者元和之風氣固過於大歷矣

## 第十二章 晚唐之詩學

文學之盛衰與國運相消長國家將興國民之心聲自有雄大之氣安樂之極艷靡之音漸繁泊乎國勢日非而暮氣中乘徒自局於一丘一壑之間無復有長駕遠馭之志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晚唐之世蓋同此况味矣雖其間作者時作壯言豪語而精已銷亡不免外強中乾之誚故自太和以後詩格益卑步武中唐每况愈下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學張籍者也李洞方干姚合喻鳧周賀九僧學賈島者也許渾趙嘏專工琢句日休龜蒙祇講詠物以及劉駕之疊字韓偓之香奩纖巧淫猥去風人遠矣而其善自振拔者則商隱之精深庭筠之藻綺牧之之俊爽尙不愧爲大家

李商隱字義山開成二年進士令狐楚奏爲集賢校理楚出汴滑興元皆表幕府嘗補太學博士商隱原無意黨爭爲時勢所驅陷於怨牛黨李之間遂妨仕進一生落魄不安其處初爲令狐楚客後從王茂元鄭亞二人皆李德裕所善坐此爲令狐綯所憾竟坎壈以終詩宗老杜而綺麗綿密多風諭時事意義貴深蘊喜用故事烘托往往過於僻澁語工而意不及然其骨力開張洵杜陵嫡派也大抵義山文詭怪詩華縟此其特色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詩賦清麗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能逐弦歌之音爲側艷之



辭爲行塵雜不修邊幅而好遊狹邪恃才傲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其被貶爲方城尉制辭有曰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旣德行無取文章何以稱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終流落而死庭筠才思綺艷而風度未宏尤長樂府一體在三唐之間詞極風雅接軌齊梁太白以外實推庭筠其描寫富貴處瞻籠典雅芊綿綺合爲人所不能及

杜牧字牧之太和二年進士復舉制科會昌中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牧才高俊邁不羈兼有經濟之略善論兵事爲人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爲文奧衍而多切於時務詩豪而艷有氣槩非晚唐人所能及也當時承元和後白氏一體靡天下加以國運衰替詩風入於柔靡牧獨力矯時弊故措詞必拗峭立意必奇闢多爲翻案之語何義門稱牧學子美豪健跌宕而不免過放洵不誣也與李商隱齊名號李杜又號小杜以別於甫云

要之濫李杜三子之詩其風格皆可嗣響盛唐所惜體率纖冶而無旁魄論都之觀則時爲之矣昔人謂詩莫備於有唐三百年自初唐之渾融變而爲中唐之清逸至晚唐

則光芒四射不可端倪如入鮫人之室謁天孫之宮文彩機杼變化錯陳密麗若溫李奧峭若皮陸爽秀條暢若韓薛羅韋大含細入無不鑿之方心實殿三唐之逸響似未免揄揚過分也然其刻畫景物之作足以怡閒情而發幽思雖曰尖新亦自輕利要有不可沒者在也宋詩之薪火於此實先之矣

### 第十三章 韓柳以前文章三變

唐代文家首推韓柳韓柳之於文蓋百世不祧之祖也然風氣之遷轉原非可期之於一人一時必先有爲之驅除難者而後因之而成韓柳以前文章凡三變矣初變於四傑再變於陳子昂燕許二公三變於元結獨孤及文章始次第入古

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尙駢四儷六之體盛行於時太宗雅好藝文頗崇纖麗王楊盧駱四傑出始以精切豪厲相尙已逾江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楊炯序王勃集云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開雕刻糝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隣人間才傑覽青規而輟九攻君於時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動

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長風一振。衆萌自偃。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雖雅才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此足以考見四傑之風力矣。

子昂於詩。既開古風一體。於文亦變而之雅馴。馬貴與謂其不脫偶儻卑弱。與王楊沈宋同觀其文。表序雖沿時習。而論事奏疏之類。疏樸近古。古文疏鑿之功不少也。其時又有北京三傑者。富嘉謨。吳少微。谷倚。亦排斥浮艷。爲文雅厚。雄邁人爭。數之號。吳富體而尤有力者。推張說。蘇頲。說字道濟。永昌元年。賢良方正策第一。累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八年。終左丞相。燕國公。爲文精壯。長於碑誌。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嘗典集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頲字廷碩。調露二年。進士。賢良方正異等。玄宗時。爲中書舍人。知制誥。開元初。同紫薇黃門平章事。封許國公。頲幼敏悟。一覽五千言。輒覆爲文。敏瞻。李德裕謂近世詔誥。惟頲序事外。爲文章。景龍後。以文章名當世。而爲人所傾慕者。頲與張說。時號燕許二子之文。雖體製不甚超奇。而以宏茂廣波。瀾則兩漢之胎息也。同時張九齡。風度醞籍。亦不減燕許。九齡幼善屬文。玄宗朝。知制誥。

諤諤有大臣節。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柳宗元謂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造其極。文章至此。蓋去華縟而入於精絮之一途矣。

燕許之後。有蕭李常。楊士穎。伉爽精深。華詞采炳蔚。衰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皆以排擯浮僂。超追上乘。開元以來之卓卓者。至陸宣公。贄尤爲另開一體。贄字敬輿。大歷八年進士。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科。德宗初爲翰林學士。從奉天還。爲中書舍人。平章事。贄在奉天。日下詔書數百。初如不經思逮。成皆周至。人情常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悔。以感人心。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上從之。所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議者謂興元。戡難。雖爪牙宣力。蓋贄與有助焉。其文議論婉暢。理致生動。稍無襞積之痕。爲後世言事者所祖。歐蘇之駢儷大都取法於此也。而元結。獨孤及。乃大變排偶濃艷之習。韓柳二公從而推挽之。而後古文始告成功。結字次山。天寶十三載進士。復舉制科。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容管經略使。始在商餘山。稱元子。逃難入琦玕洞。稱琦玕子。或稱浪士。稱者稱爲瞽叟。酒徒呼爲漫叟。及官呼爲漫郎。因以命其所著。結性耿介。有憂道憫世之意。逢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贅。

牙而其文辭亦如之。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唐之文人，獨數結云。結文大抵澆漫，矯亢戾然，獨造高氏子略，謂其奇古不踏襲。視柳州又英峒。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獨孤及字至之，天寶十三載舉洞曉元經科。代宗初爲太常博士，舒濠二州刺史。政稱最，徙常州。卒官及幼，有成人之量。徧覽五經，觀其大義，而有章句學。爲文以立憲，誠世褒賢，過惡爲用，長於議論，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風。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爲文及門人，有梁肅、李舟，善屬文，能祖述其意云。

#### 第十四章 韓愈柳宗元

唐興八世百六十年間，文章承江左遺風，陷於雕章繪句之弊。貞元元和之際，韓愈柳宗元出，唱爲先秦之古文，與李翱、李觀、皇甫湜等相應和，遂能挽回八代之衰。上踵孟莊、荀韓，下啟歐蘇，王曾蓋古文之名。始此而唐以後之爲文者，莫不以韓柳爲大宗。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累擢知制誥，進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三歲而孤，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酷排釋氏，性明銳，好直言，不爲詭隨，累遭貶黜，而不改其舊。慨然以興起名教，宏獎節義。

爲已任誘掖後進。極爲懇切。每言近世文章多拘束於排偶之弊。經誥之指歸。馬班之氣格。不復振起。故深探本原。上規姚姒。下逮百家。不主故常。無所不有。無所不妙。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本傳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刳以樸。剗僞以眞。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無牴牾聖人者。又云。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爲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其他文造端置辭。要不爲蹈襲前人者。惟愈爲之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而舊史稱愈恃才肆意。盪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作諱辨。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抑未免過當矣。以文學界言之。破駢儷。而爲古體。棄脂粉。而獨崇質素。摧陷廓清之功。比於乃祖。淮陰可謂雄偉不常者矣。蘇氏洵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囁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渾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而不敢迫視。若夫奇辭險句。時出而走於結屈贅牙。至與揚雄同弊。亦其過也。歐陽公愛愈詩。獨工於韻。得韻寬則

波瀾橫溢。泛入傍韻。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轍傍出窄韻。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彼其於文。容有類此。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終柳州刺史。宗元少精敏絕倫。及長。儁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踔厲風發。一時名士皆慕與之交。爲文章。卓偉精微。既罹竄斥。涉履蠻瘴。放浪山水之間。湮厄感鬱。一寓之於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爲之悲惻。在柳州進士。走數千里。從學經指授者。文辭皆有法。則世號柳柳州。元和十四年卒。史稱子厚少聰警。尤精西漢詩騷。下筆剟思。與古爲侔。體裁密緻。粲若珠貝。劉禹錫序言。韓退之言。吾嘗評其深雄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爲然。

韓柳二人。倡爲古文。辭斤斤焉。以爲文之心法。開悟後進。如韓之答崔翊書。柳之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是已一時文風。賴以轉移。而文學之師法。亦於此確立。是又文心雕龍以後之一進步也。顧二人生同時。交最密。與李杜同也。其性行。其主義。其本領。其文致。

亦如李杜之各異焉。韓畢生力排佛老，柳則嗜浮屠之言而合於易論語。韓自信傳孔孟之道，統不顧流俗，抗顏而爲人師，收名後學。柳有志聖人之道而不欲爲人師，韓數遭貶謫而百鍊之鋼毫無屈折，晚使河北，叱王庭湊，柳坐貶永州，卽深自短氣，抑鬱以死。自其文章論之，韓如高山之雄峙，如大川之奔放，柳如巉巖之奇峭，如激湍之幽咽。韓如平原曠野，師以正合，柳如間道斜谷，兵以奇接。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原經而論理，柳原史而叙事。前者以宏大雄肆勝，後者以縝密雋潔勝。故韓之詩時爲有韻之文，柳之文時爲無韻之詩也。然柳之文如李之詩，本於其才之所至。韓與杜得力於學，故學文者多宗韓，學詩者多宗杜。亦以韓與杜之無所不有，學焉而各得性之所近也。有唐一代於詩有李杜，於文有韓柳。殆所謂日星河嶽者與。與韓愈相師友者有李翱、李觀、皇甫湜、翱字習之、愈之姪婿也。貞元十四年進士調校書郎，知制誥。會昌初終。山南東道節度使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從韓愈爲文詞，致渾厚而得其謹嚴，集皆雜文，無歌詩。蘇舜欽云：唐之文章稱韓柳，翱文雖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然不長於作詩。故集中無傳觀字，元賓華之從子愈。



之友也。貞元八年與愈同年進士。明年中博學宏詞科。終太子校書郎。觀爲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尙辭。故辭勝理。愈尙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湜字持正。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裴度辟東都判官。度修福先寺求碑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徵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酣飲。援筆立就。度贈車馬。繒綵甚厚。其爲文得愈之奇崛。與翱爲韓門弟子。而亦不能詩。湜一傳爲來無擇。再傳爲孫樵。專刻意求奇。每况愈下。而翱之文則最爲北宋人之所宗尙也。

### 第十五章 韓柳以外之文家

自韓柳以古文爲天下倡。其承流而變者固已有人。而卒以得位。未崇。偃草。力弱。駢儷之餘。波浸染甚久。回蕩振轉。其勢未能遽熄。至於宋而古文始大暢。其風韓柳之功在唐。爲小在後世。爲甚鉅也。茲略舉其同時與後時者以考見之云。

權德輿。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貞元十年知制誥。累官中書舍人。元和五年以禮部尙書平章事。爲文雅正。瞻縛當時公卿功德卓異者。皆所銘記。雖動止無外飾。其

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縉紳羽儀其兩漢辨亡論世祖封不義侯世多稱之嘗自纂制誥集五十卷韋處厚亦有名未爲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以識度爲宗命相之册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辨似管夷吾誠臺閣能手也呂溫字和叔貞元十四年進士官左拾遺貶衡州刺史溫從梁肅爲文章規摹左氏藻瞻精富流輩推尙劉禹錫少工文章縱橫博辯於韓柳外自爲軌轍柳子厚嘗謂其文雋而膏味無窮矣而愈出白居易文章亦精切然體清駛與其詩之平易皆若信手而成者劉白二人其文究不如其詩之工也元微之爲文長於詩初喜藻麗及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又有樊宗師張登者宗師官諫議大夫韓愈稱其爲文不剽襲然甚晦澁其絳守園池記殆不可句讀經王晁註釋猶有不盡通者如瑤飜碧漱嵬眼頽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云澄官殿中侍御史漳州刺史工爲文權德輿以公幹景陽比之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綵蹙金

之狀凡此皆與韓柳同時者也。

後韓柳而起者有令狐楚李德裕以擅長箋奏制誥鳴於時楚字愨士掌牋奏者十三年相憲宗會昌初卒爲文以意爲骨以氣爲用以筆爲馳騁能脫盡裁對隸事之迹德裕字文饒穆宗初擢翰林學士會昌時以功拜太尉封衛公善爲文章有會昌一品集皆制誥詔冊表疏之類謀議援古袞袞可喜其外集窮愁志晚年遷謫後所作論精深而辭峻潔猶可見其英偉之氣從楚學今體章奏者有李商隱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旨意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舊史稱其與溫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云又與商隱並稱者有杜牧之爲文豪邁有奇氣其語感時憤世椎胸而不能自己殆與賈長沙相上下所爲罪言尤有名於世此後惟劉蛻之文勢奔放司空圖之詩文高雅爲可稱餘子瑣瑣仰四六之流沫而已。

### 第十六章 佛教之勢力與緇徒之文學

有唐一代非儒家得意時代而緇徒之得意時代也非經學極盛時代而文學之極盛時代也故緇徒之勢力強而儒家之地位卑文學者之聞望高而經學者之境遇晦而

緇徒與文學者。又嘗握手。與相契合於文酒之間。此唐之文學與佛教所由合同而化也。駱賓王亡命杭州而爲浮屠。無本還俗而爲韓門弟子。詩如張說。王維。李端。白居易。文如梁肅。柳宗元。皆以好佛而爲文。有高致得佛教之趣味。雖力排佛老。如韓愈。猶與文暢高閑。大顛之徒相往來。而况其他者乎。其在緇徒中。如皎然。廣宣。貫休。齊己。法震。法照。無可。護國。靈一。處默。清江。寒山。拾得。之倫。皆以能詩名置之。諸唐詩人中。亦無遜色。而寒山。拾得。二人爲尤著。其詩以佛教大乘之理想發爲宗教或哲學之詩。歌。嘲。罵。時。俗。警。醒。頑。愚。固。不。當。以。工。拙。論。及。乎。有。宋。邵。康。節。以。下。道。學。之。詩。率。祖。尙。之。遂。爲。詩。家。之。一。體。

中土佈教之流傳。盛於六朝。而大成於唐。善導之淨土宗。慧能之禪宗。道宣之律宗。法藏之華嚴宗。皆集唐以前之宗教思想而成者也。窺基之法相宗。金剛智及不空之眞言宗。則新啟宗門者也。其時朝野上下靡不好之。天子則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憲宗。宣宗。懿宗。皆崇拜三寶。宰相則張說。宋璟。杜鴻漸。王縉。孟簡。裴休。皆皈依佛門。自執弟子之禮。佛教之比於儒。其範圍天下思想界。殆有中分之勢焉。雖以

武宗之排佛極暴。終於無効而浸潤之久。遂以產宋代之理學。吾國思想至此。生一大變化。

隨佛教之流行而經典之翻譯與夫贊銘倡頌論疏之文亦蔚然稱盛而有加于前光。智譯寶星經等五部矣。玄奘譯因明論以下經論七十四部矣。法朗之譯大雲經法藏之譯大寶積經法琳之爲破邪論惠乘之著辨正論杜順之撰華嚴法界觀五教止觀以及道宣之行事鈔義淨之寄皈傳道世之法苑珠林智昇之開元釋教錄非皆於文學上有素養者不能也。是曰緇徒文學。而尤以玄奘所係爲鉅。玄奘患從來翻譯訛謬頗多。欲廣求異本參驗之。貞觀初隨商賈遊西域。留十七年。齋梵本六百五十部而歸。詔使譯經大慈恩寺。自是稱唐以前翻譯者曰舊譯。成於玄奘之手者曰新譯。重要之佛典。至今日而得以完全無誤者。不可不歸功於玄奘也。

### 第十七章 唐代小說之盛興

小說家者流。魏晉以後。作者不絕。大都文辭猥瑣。迄乎唐代。小說界雖不足以劃一新時期。而簡冊之多。門類之繁。比於前世。固有足多者。其叙歷史者。若張鷟之朝野僉載。

康駢之劇談錄記社會者若唐語林芝田錄二書未詳何人資諧笑者有李商隱之雜纂供辨正者有李匡義之資暇述鬼怪者有博異志陸氏集異記談義俠者有虬髯客傳劍俠傳言情者有遊仙窟章臺柳傳步非烟傳霍小玉傳而如遊仙窟假神仙以述情事頗爲穢褻文辭絢爛是乃後世淫書之作備而髯客傳之類則開後世事之雜劇傳奇也其種彙爲唐代叢書龍威秘書五朝小說等所收無慮數十百部實不勝枚舉矣晉宋以來二氏之道大行其影響之所及不特文章詩歌爲然卽小說界亦本其迷信喜談妖怪習爲荒誕之辭唐以前如王嘉拾遺記干寶搜神記陶淵明搜神後記焦度稽神異苑任昉述異記吳均續齊諧記顏之推北齊還冤志是已入唐以後除前博異志陸氏集異記外則有薛用弱之集異記臨本德之冥報記牛僧孺之元怪錄李復言之續元怪錄鄭常之洽聞錄薛漁思之河東記段成式之酉陽雜俎溫庭筠之乾闥子陳翰之異聞集裴鏘之傳奇皆雜記神仙鬼怪變化及草木禽獸妖異譎詭之事以投時好卽如劍俠傳紅線傳長恨傳仙苑編珠亦何莫非道家之末流階之厲哉

## 第十八章 詞學之發展

詞濫觴於唐滋衍於五代而造極於兩宋曲調極多唐以後聲律學之一體也以其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止於其間填字故曰填詞然或號曰詩餘以爲自古樂府流行而來惟攷漢代古詩與樂府始分見第二篇第七章而樂府又略有十種之別東漢以後樂府之音節漸歸漸滅至曹子建已患其難識東晉江左惟存清商曲辭之一此本江南風謠亦實唐絕之嚆矢也見第二篇第二十六章及四聲入病之說起乍見之似欲主以音律之關係被歌管弦實則止於整飭語格協諧韻調與樂律上之音譜全爲別物所云詩律卽樂律徒耳食之見耳詩至唐律益遠於歌矣蓋漢代以來之樂府旣亡於齊梁之間所謂樂府者皆擬作耳以故隋唐以後盛傳外國之樂唐十部樂中爲中國本土之音者僅清商曲辭所遺之清樂而已其餘有由涼州伊州甘州天竺高麗龜茲安西疏勒高昌康國等採用者天寶之末明皇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蓋可知矣樂旣採自外國奏之歌詩是有不能備協而繫於清商樂之絕句又過於單調不得已而於向來絕句之歌法調以外國之樂律雖不必入音克諧而絕句一體已有詩樂一致之勢唐梨園教坊所傳習之大曲小曲卽是也惟樂曲概長重疊絕句以叶其節奏其不

和固已多矣。而歌絕句之際。或於字間加散聲。或於句裏插和聲。以期變化。歌法則文字與曲節。又不免背離。由是而求救濟之方。乃以曲譜爲基礎。散聲和聲皆填字。以遷就之。以視乎詩。故字有多少。句有長短。卽所謂填詞是也。

彭孫適詞統源流。以詞之長短錯落發源於三百篇。固數典太遠。實則詩自三百篇以降。歷乎漢魏六朝。體製雖多。大別歸於句格之整不整二者而已。其不整者如梁武之江南弄。沈約之六憶。其聲調之圓美。正可推爲絕妙好辭。以之爲倚聲之權輿。自無不可。見第三篇第  
二十五章然普通稱詞之濫觴者。實推李白之憶秦娥。菩薩蠻。及張志和之漁歌子。其詞錄載於左。

憶秦娥云。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菩薩蠻云。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漁歌子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是知填詞之發生。實破五七言之絕句爲之。非必脫胎於古樂府也。如菩薩蠻合五七



言而成漁歌子則裁七言絕一字者也至憶秦娥之長短錯落亦裁之於七言或有餘或不足皆以協和其調也又楊升庵草堂序云唐人之七言律卽填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之仄韻卽填詞之玉樓春也然則詞不惟破絕並破律爲之矣汪森曰古詩之樂府與近體之詩分鑣並馳非有先後謂待降而爲詞以詞爲詩之餘者殆非通論也王昶曰不知者謂爲詩之變實則詩之正也以證前言信不誣矣自是作者輩起韋應物戴叔倫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溫庭筠皆創調填詞至五代尤盛譬之黃河梁武沈約爲其崑崙伏流千里忽發於李白張志和之儔漏爲星宿海至五代則出龍門越底柱而馳於豫兗之域矣詩詞兩體蓋猶夫古今體詩之異形也

詞之有調猶近體詩之有聲律有調各別名者有調名同而體異者短者如十六字令僅僅十六字長者如鶯啼序多至二百四十字萬紅友詞律載填詞圖譜凡六百六十調千百八十體清康熙欽定詞譜凡載二百二十六調二千三百六體其繁冗宏富如此

詞上承詩下啓曲亦唐代一大創製也蜀趙崇祚編有花間集十卷其詞自溫飛卿而

下十八人。凡五百首。爲後世倚聲填詞之祖。陸務觀曰：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王漁詳以謂花間之妙，鑿金結繡，而無痕跡。五季文運萎敝，他無可稱，獨詞濃艷穩秀，茲舉其著者。南唐二主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其詞悽惋動人，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耶其臣有馮延巳，字正中，陳世修稱爲思深詞麗，韻逸調新者也。所作菩薩蠻、蝶戀花諸調，尤堪愛誦。韋莊，字端已，蜀人，爲詞婉秀不減飛卿。世以溫韋並稱。此外有皇甫松、毛文錫、和凝、牛希濟、薛昭蘊等。至於宋以詞爲樂章，因之更大進步。小令中調之外，又出以長調，而其體大備。

### 第十九章 宋之學術與文學之影響

有宋一代理學昌明於漢族人文史上，可與春秋戰國並稱。爲思想界活潑之一大時期。蓋自兩漢以來，學者專業一經師弟相傳，墨守舊說，而無復覩見馬融、鄭玄、王肅之徒所爲。畢生事業者止於該統衆說箋註羣經。至唐重加疏解演繹，周詳委曲，旁貫愈趨於繁碎叢冗，使人生厭倦之心。然上世之名物度數，後人得以推明者，亦不可謂非漢唐諸儒之功也。中如揚雄、王通、韓愈之輩，自任甚重，藐薄諸儒，一意以遠紹先聖爲

志然究無甚發明太玄擬易法言微論語文中子一書其語氣務追仿宣尼韓氏之原道原性師說等篇固有益文字要不過前人之糟粕也然則自漢至唐專事講習鑽研故紙而已有宋學者苦漢唐之煩碎不役心於文字直闡發乎精神南北兩思潮導源於先秦並流於魏晉經六朝李唐而又有身毒思想之混和大奮其勢力於是而至宋儒乃融匯貫通發爲性理之學故宋儒者實能化儒釋道三元素而生一新元素者也試略就宋儒與佛老之消息言之宋儒陽排釋氏實陰入佛門講禪悟者也與韓愈不緇佛書力斥浮屠者殊科矣周敦頤之於僧壽涯朱熹之於妙喜禪師皆以他山之石攻玉者也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語取於杜順之華嚴法界觀亦合於道家之說其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者不外參禪佛門悟道徹底之功而明道行狀謂其出入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張子之正蒙曰知死之不可與言性其西銘之民吾胞也物吾與也何莫非竊取佛家之語與其慈悲之意乎邵雍傳陳希夷河洛之學尤近於道而謝良佐謂其皇極經世之學發於廬山一老僧後儒斥其不醇則以調和之功未能如程朱之翕合無間也陸象山直指本心則幾墮入禪學中矣况如彼歐陽修

之於契嵩林逋之於智圓蘇洵之於祖印蘇軾之於了元其交遊最尤爲世顯著者乎觀伊洛淵源錄朱子語錄程門諸賢如楊時謝良佐游酢呂大臨等皆歸於佛老一時學士大夫滔滔皆是以定靜參悟心性合道清虛取佛老之純理明孔孟之教義是爲當代思潮之大勢而轉掩蔽其原謂其理吾儒盡具至舉大學中庸以尊之用示所本資便附會窃人之所有而揜伏其贓復深拒之者則以佛老有靈於政治不可以爲教是雖宋儒者之陋抑亦苦心之所蘊藉也究之以禪學節儒術推行之於政治終非所宜而歸於文弱不能自振其與晉室清談之禍相去豈絕遠哉

宋之儒家固有佛學之修養而宋之佛家亦多有儒學之脩養楊億爲譯經使贊寧乃爲翰林編修也佛家之著作中極有名於後世者如延壽宗鏡錄贊寧宋高僧傳道原景德傳燈錄道成釋氏要覽契嵩輔教編繼忠義成記圓悟碧巖集法義翻譯名義集志槃佛祖統記其數至多不可枚舉而契嵩在沙門嵩中尤以學問文章名一世李觀嘗著潛書排釋氏見輔教編而太息曰吾輩之議論曾不若一卷般若經而歐陽公亦曰不意僧中有此郎王安石嘗問張方平曰孔子逝後百年而生孟子孟子以後無復

及者何吾道之寥寥也。方平對曰：豈無人哉！如馬祖雲峯岸頭雲門皆騏驥千里之材。孔孟之教不能勒住此輩，皆去而歸釋氏。安石以爲然，張商英亦歎爲至論。佛門之才，何嘗遜於儒哉！宋之於佛，雖陽甚受儒家之排擠，而實陰致其功。矧天子宰相如真宗仁宗，王旦文彥博富弼張商英蘇易簡等，皆極崇信而修淨業者乎！宋之道學實可謂儒教與釋教之變相也。

宋崇樸學文章，雖襲前人之遺軌而務以理勝，故能遊心萬仞，瀝液羣言，不爲所囿，駸駸乎欲駕而上之。文則歐蘇曾王以外，若劉原父兄弟司馬君實周茂叔張橫渠朱晦菴陳同甫葉水心薛浪語魏鶴山之倫，皆非後世號爲古文專家者所易及。初未嘗以步趨韓柳相矜也。宋初楊劉之學盛於一時，其裁割纂組之工極矣，猶未變唐體。至歐蘇乃以博學富文爲大篇長句，叙事達意，無艱難牽強之態。而王荆公尤深厚爾雅，純乎義理之言。南渡以還，初寮浮溪平園秋崖輩，覃慮殫思，語多精妙，初不必執燕許常楊以相競也。詩初有白體，晚唐體，晚唐體，楊劉最著。晚唐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歐蘇梅宗之。參以太白昌黎至蘇黃更跨厲焉。流而爲豫章詩派，號爲宋詩淵。

蘇王平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晚唐姜白石得體於韋柳又何嘗傍先民以自隘也蘇轍城有言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吾以爲宋人能聞道故能變唐人之所未及焉

## 第二十章 宋之政治與文學之影響

宋之學風既融取佛老以緣儒術故其以儒術見於政治上者君相之精神嘗與漢唐異太祖少時學於辛文悅晚年最好讀書嚮用儒臣嘗謂宰相必用讀書人立國之遺謨蓋於此可見也命曹彬伐江南也戒以勿暴掠生民彬亦克體其意不妄殺一人真宗朝與契丹和戰議起寇準嘗進百年無事之策曰不如此數十年後彼復生心真宗謂曰數十年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宰相李沆喜讀論語嘗曰爲宰相者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尙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此莫非仁心爲質而歷世之秉朝政當輔導者又何莫非讀書之人足以矜式一世卒之朝野上下養成姑息之政馴致苟安之風甘於小康無復有舉國家百年之長計者故始迫於遼中規於金終亡於元異族之禍更烈於晉其始也趙普謂以論語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其終也陸秀夫於流離顛沛之際推護末帝而於

崖山舟中猶講大學章句噫嘻論語大學果有何神力而顧迷信於此其謬妄迂腐至於此乎綜之宋人爲學失之文弱而有獨善之風全偏重於個人而於國力之伸張不甚措意一代之思潮所由闕雄大魁奇之氣也

宋以文弱致敗然其收儒教之功者固亦有焉五季之亂篡奪相仍視君臣易位如奕棋士大夫忠義之氣掃地以盡宋興濟之以文德明君臣之分嚴禮誼之防優遇隱逸以勵名節登用賢俊以厚廉恥慶歷之際尤稱極盛時承太宗眞宗之後國是已定天下士民漸習於義方天子恭儉愛人恤物終始如一日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人才輩出羣賢滿朝務以道義之心忠正之氣磨礱天下故汴京旣陷猶支撐江南半壁之天李綱宗澤岳飛張浚之倫義膽忠肝堅如金鐵前仆後繼蹈刃無難故能以積弱捍疆胡及夫國祚沈淪崎嶇海嶠四方之義士仍繼起不絕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之所爲存一綫於洪濤被英風於千載迄今讀胡銓之封事文信國之正氣歌謝枋得之却聘書其有不感激自興者乎是不可謂非三百年勸學養士之餘澤也

唐之取士以詩賦宋之取士以策論故宋之文學不在詩而常在文文主義論故散文

尙。焉。其。間。文。體。之。變。遷。上。亦。可。劃。分。一。時。期。前。半。期。振。復。古。之。氣。運。後。半。期。肇。時。文。之。發。生。按。宋。初。試。士。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其。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等。設。科。雖。異。其。墨。義。同。也。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故。論。理。之。文。稱。極。盛。云。

三。百。年。間。作。者。如。林。而。誇。一。代。文。物。之。盛。者。則。在。仁。宗。以。後。哲。宗。以。前。奎。星。照。爛。欲。掩。諸。家。則。尤。推。蘇。子。父。子。此。如。李。杜。二。家。之。於。唐。爲。國。運。大。轉。之。候。邵。康。節。聞。天。津。橋。上。杜。鵑。聲。而。嘆。地。氣。之。遷。徙。天。下。之。變。不。遠。矣。既。而。靖。康。之。難。徽。欽。北。狩。江。左。偏。安。苟。延。殘。喘。隨。國。勢。之。興。廢。而。文。風。亦。遂。截。然。不。同。北。宋。累。葉。承。平。士。大。夫。爭。以。氣。節。相。高。靡。恥。相。尙。一。掃。五。季。之。卑。陋。有。雍。和。博。大。氣。象。臺。閣。文。章。尤。爲。可。誦。及。至。南。宋。國。勢。不。振。天。下。多。事。悲。壯。激。越。之。音。痛。哭。流。涕。之。文。繼。踵。相。因。是。亦。出。於。時。勢。之。不。得。不。然。也。

## 第二十一章 西崑體

五。季。五。十。餘。年。間。天。下。紛。亂。如。麻。日。尋。干。戈。元。元。之。民。墜。於。塗。炭。無。復。絃。歌。之。聲。是。爲。



中國文學黑暗時代宋承景運點檢爲天子雖五季之弊少熄而文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野樸陋之作猶未絕也五代時江淮吳越間較北方爲清晏故其文學稍足稱羅昭諫之在錢氏江東獨步詩文以譏刺爲主氣雄調響幾欲方駕玉谿然淺露紛呶之處往往而有沈顏之於吳亦有志矯當時文章之浮靡矣做古著書百篇而文特骯髒南唐之著者有韓熙載徐鉉皆擅長制誥碑表詞理精當鉉尤精小學文思敏速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疎慢後入於宋爲散騎常侍同時有鞠常楊徽之李若拙趙鄰幾四人盛倡駢儷而其文多疲萎不振及太宗之時楊億起而一變文章之體與劉筠錢維演互相倡和轉相切磋三人同聲上格調練才藻於文於詩皆宗法義山一時爲之風靡所謂西崑體是也末流之襲楊劉者乃入於奇險僻澁而文風益下西崑體者有宋文學之新紀元也其詩在當時爲尤有勢力所輯西崑唱集二卷詩凡二百五十首楊劉錢外有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隲丁謂刁衍任隨張詠錢惟濟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等共十七人其詩專以李義山爲宗以漁獵掇拾爲博以儷花鬥果爲工嫣然華美而氣骨不存及夸者爲之徒失於爛熟無復空靈縹緲之神韻往

往竊取義山詩句。生吞活剝。覩然不恥。後村詩話謂西崑酬唱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錄者殊少。

五代之間多宗奉李商隱。唯喜字面綺麗而未得其用意深厚之所在。西崑諸家亦然。楊大年嘗以爲商隱之詩其味無窮。杜甫比之則未免村夫子面目。是可知其嗜痴之僻矣。歐陽文忠曰。楊大年與錢劉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敝。又答蔡君謨詩云。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蓋其詩之律切精工者。自不可廢。而歐公之尤惡之者。則以其碑版奏疏。頗傷雕摘。然五代以來。燕鄙之氣。由茲盡矣。

楊億字大年。建州人。雍熙初年才十一。召試詩賦。授秘書省正字。時號爲神童。眞宗時累擢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兼史館修撰。天性穎悟。自幼迄老不離翰墨。爲文敏速。對客談笑。揮毫無滯。仁宗時追贈禮部尙書。諡曰文夏。英公言其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劉筠字之儀。大名。咸平元年進士。累遷知制誥。翰林承旨。擢戶部龍圖閣學士。爲人不苟。合學問。閱博文章。以理爲宗。辭尙緻密。尤工篇詠。能侔揣情狀。音調淒麗。與楊

億齊名號爲楊劉兩家刀筆皆四六應用之文錢惟演字希聖吳越錢俶之子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文僖與楊劉鼎立號江東三虎

當楊劉倡爲崑體之際同時有柳開穆修玉禹偁寇準魏野林逋潘閔等另闢蹊逕文則柳穆習爲淳古詩則王禹偁及徐鉉兄弟李文正昉王漢謀奇爲白體寇魏林潘學晚唐曰晚唐體特掌霸權者猶當推崑體諸公耳茲爲各次其概

柳開字仲塗開寶六年進士仕宦累不進咸平初卒開幼奇警有膽氣學必宗經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既而易今名自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宋之爲古作者實自開始然其體艱澁可謂明而未融門人張景從開學爲古文名最高穆修字伯長祥符二年經明行修進士仕不遇困窮以死爲文沿沂韓柳而能自得者其後一轉而爲尹洙再轉而爲歐陽修其功亦不淺唯病出異標新往往有僻論水心葉氏曰柳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文鑑所存來賢亭記柳河南尉廳壁記張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穆符月亭記劉諸篇可見時以偶儻工巧爲尙而我以斷散拙鄙爲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備盡時體抑不自名李翱皇甫湜往往不能

知而况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字固極天上之巧麗矣。彼怪迂鈍樸用功不深。纔得其腐敗粗澁而已。要其所譏而轉移風氣之功。固不可沒哉。時在伯長前者。有王元之。禹偁。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官知制誥。出知黃州。卒。詞學敏贍。獨步一時。雖未能盡去五代浮靡之習。而意已務實。但未得典則之正。水心葉氏謂其文簡雅古淡。不甚爲學者所稱。以無師友議論故也。

寇準字平仲。下邳人。太平興國中進士。凡三入相。封萊國公。諡忠愍。善屬文。尤長詩。什多得警句。而淒婉有致。林逋字君復。錢塘人。隱於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詔長吏歲時勞問。卒。賜和靖先生。喜爲詩。其語孤峭澄澹。如其人。魏野字仲先。蜀人。隱於陝州之東郊。號草堂居士。真宗聞其名。召之。野閉戶踰垣而遁。爲詩清苦多警策。與寇準王旦相善。每往來酬唱。潘閔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與王禹偁孫何柳開魏野交好最密。

宋初文學之概況。具如上述。承唐末五代之敝。爲儻偶者。浮麗攻古文者。笨拙學西崑者。則脂粉塗附。好晚唐者。又蕪野爲累。物極則反。氣運之待轉者。蓋有如窮冬之候矣。

## 第二十二章

### 歐陽修與文運拓新

起趙宋文運之衰而爲一代詩文宗匠以轉移天下之風氣者惟歐陽修固宋文學界極有力之人也然有六朝之綺習而後有伯玉之高蹤有元結獨孤及之前驅而後有韓昌黎之矯厲壯文界革新之勢力夫固有筆路藍縷以啟山林者則尹師魯蘇舜欽梅聖俞之功不可忘也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中進士始判官西邊屢建討夏之策不用以事貶筠州監酒師魯爲人內剛而外和與其弟學古文於穆伯長且傳其春秋學爲文古峭勁潔有出藍之譽繼柳穆之後尤卓然可傳錢惟演守西都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命歐陽修及洙作記修之文千餘言而洙止用五百字修服其簡古自唐末文章卑弱天聖初洙與穆修振起之然二公去華就實可謂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所以歐公謂老泉曰於文得尹師魯孫明復而意猶不足也師魯不長於詩亦自以爲無益而廢事

蘇舜欽字子美景祐中進士累進集賢校理監慷慨有大志好古工文章及廢居蘇州益讀書買水石自適發其憤懣於歌詩爲體豪放軒昂不羈如其爲人而蟠屈爲吳體

又極平夷妥帖。歐陽公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

梅堯臣字聖俞，宛陵人，少以蔭補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幼習爲詩，出語已驚人。既長，學六經仁義之說，爲文章簡古純粹，然最樂爲詩，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發之，故平生所作於詩尤多。嘗言詩家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又曰：詩句義理雖通，而語涉淺俗，可笑者，亦其病也。故其詩古淡深遠，外槁而內腴，自成一家特色，然不善學之，則枯淡而無味。故蘇黃以後，傳其派者，希惟陸務觀重之。歐陽氏曰：聖俞子美齊名一時，而二家之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

文如尹穆詩如梅蘇固已履革新之運而兼之而大者實爲歐陽修宋興七十餘年至天聖景祐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固陋守舊論卑而氣翳自歐陽公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之功爲多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賢而親誨之家貧不能得紙筆令以荻畫地學書稍長借書隣里遂博極羣書公本以詞賦擅名場屋工儷偶之文及得韓愈遺稿心好之苦志探頤忘寢與食必欲與並轡相馳方以應試而未敢爲也既舉進士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遊出韓文而問學焉與論議當時事迭相師友又與梅堯臣遊爲詩歌相唱和雖皆在諸君後而獨出其上遂爲一代文宗時進士文章務爲鈎章棘句修知貢舉痛抑之風氣爲之一變曾鞏王安石及蘇氏父子皆聞風興起由其汲引獎進以顯爲人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而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而志氣自若晚號六一居士熙寧五年卒贈太子太傅諡文忠修以精該之經學具犀利之史眼以故論事有制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爲文平淡溫潤極紆餘委備之致凡人少年之作有英氣有霸氣及至晚年始老成圓熟而公之文

無不溫溫然有君子之容。其晚年嘗取平生所爲文自編次。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蓋成於推敲改竄之餘也。論公之文者多矣。舉其尤善者。蘇明允以爲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其才亦似過此兩人。至其作唐書五代史。不愧斑固。劉向也。東坡次其集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王安石曰。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奇。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修之文學。韓詩亦學韓。而參以李杜。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詩多平易。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其婉麗雄勝之處。雖崑體之工。亦未易之。如廬山高。明妃曲。爲公最得意之作。嘗自稱廬山高。今人莫能爲。唯李太白能之。稱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唯杜子美能之。又稱明妃曲前篇。子美亦不能爲。唯吾能之也。是雖酒中傲語。亦可想。



見其抱負矣。而後村劉氏謂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亟推宛陵爲開山祖師。宛陵於當時風氣誠有挽正之功。而貶廬陵則未免失當也。

與修同時而能古文者有石介。劉敞兄弟介字守道。天聖八年進士。遷直集賢院。爲文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無所忌諱。陸放翁謂其文老蘇不能及。殆未必然。歐公重其人。非以其文也。敞字原父。慶歷六年進士。累遷知制誥。拜翰林學士。判南京御史臺。卒。學者稱公。是先生爲人明白俊偉。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爲文章尤敏。瞻好摹倣古語句。度英宗嘗語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歐陽公云。其文章未佳。特博學可稱耳。或曰原父將死。戒其弟敞。毋得遽出吾文。百年後自有知我者。其後東萊水心極口稱之列。之歐王之間。實則原父之文。雖稱雅健。然摹春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太肖蹊逕。未化未足。躋歐王也。弟敞字貢父。號公非。先生亦博極羣書。同時中第。敞性醇靜。放則才鋒敏捷。詞辨雋利。著作亦各肖其爲人。然沉酣典籍。文章爾雅。則一也。敞子奉世。字仲馮。亦有名。世稱三劉。

與修同時而以駢儷騰聲者有夏竦。宋庠兄弟。竦字子喬。以父死事補官。仁宗朝累擢

知制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英國公諡文莊貴顯凡四十年善爲文章尤長偶儷之語詞藻瞻逸有燕許遺軌朝廷大典策累以屬之爲詩巧麗皆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類而爲人姦佞庠字公序弟郊字子京天聖中兄弟同榜進士俱歷顯宦以詞賦妙天下號大小宋公序館閣之作沈博絕麗子京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蘇子瞻謂其淵源皆有考古峻或難句者是也

修於散文既以韓爲宗力振古學挈有宋文章之領矣而朝廷制誥縉紳表啓如英公大小宋固猶未脫楊劉之綺習山修奮然爲之獨尙雅雋行以流轉之筆如亳州乞致仕第二表臣聞神功不幸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云云南豐荆公從而和之而荆公尤喜運經語脫口而出子瞻兄弟更號英偉去濃麗而宗雅澹遂蔚爲宋駢體之特色而風氣亦自修開之修誠人傑矣哉

## 第二十三章

### 曾鞏王安石

曾鞏王安石同爲修所獎進其在政治之勢力曾不及王而文章則曾之溫雅與王之

精悍均爲古今有數大家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也幼聰敏有行義及冠才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勸舉進士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卒呂公著嘗告神宗曰鞏之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其文慄鷲奔放雄渾瓌偉其自負要自劉向藐視韓愈以下也晚年始在掖垣屬新官制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及屬草授吏所以本法意原職守爲之訓勅者人人不同瞻裕雅重自成一家歐公門下士多爲世顯人議者獨以子固爲得其傳猶學浮屠者所謂嫡嗣云方以智曰退之有時生割刻意形容琢古磨石未免乎痕去其痕而一以平行之則歐曾也曾本儒士乏才氣其文典雅有餘精彩不足朱熹始推尊之又自學之明清諸家亦皆宗尙如方望溪一輩所謂桐城派諸人皆是蓋凡才氣短者多避光華偉麗之文喜沈靜溫恭其極流於庸腐熟爛學南豐之文其弊有如此者詩多醇厚可誦要不及文然比於蘇洵爲勝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也博聞彊記一過目終身不忘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慨然以矯正一世爲己任釋經義不取一切先儒傳注著字說務出新意多穿鑿

附會而其屬文也。運筆如飛，初若不經意，及成見者，莫不服其精妙。曾鞏導之於歐陽修，修爲延譽，登進士第，及後得志，鞏不復與交。神宗嘗問安石於鞏，鞏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獨吝於改過耳。神宗夙異其文，召爲翰林學士。熙寧三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七年，罷。明年再入相。九年，罷。卒。諡文公。爲文簡鍊，雄潔拗折，峭深。其一種精悍之氣，於他人所不能見者，蓋其所本在荀子。當時於南豐、眉山之間，自占一席。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晚年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頗以險絕爲功。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

安石不獨長於文章，而其才兼具法理家頭腦，理財家手腕。所爲新法實參酌古今兼濟時變，雖非盡善，其大段規畫自有可觀。特以不合於中國人歷史，上守舊之心理，既遭司馬光、蘇軾等之反對，而安石爲人又執拗固僻，剛愎自用，素稱公正者，既不與相合，不得已而求同志，託呂惠卿、曾布等，姦險之徒，以行而新法乃益爲世大病。而後人往往心醉於溫公之德，傾倒於東坡之才，遂至詆爲元惡大憝，亦未免諄矣。

惟因安石新法而有宋黨人之禍，實始於此。原黨人之爭，發端於宋襄四賢，一不肖詩。

而於石介慶歷聖德詩與歐陽修朋黨論益有水火之勢是爲君子與小人之黨爭及安石參政蘇洵先論辨姦呂誨繼斥爲大姦而蒲宗孟章惇亦毀司馬光姦邪由是正姦之論常不決元祐時司馬光爲相一反安石所爲紹聖初章惇爲相復絀元祐之政蔡京出而專遵安石舊法並以昔日反對之文人學者如司馬光呂公著程頤蘇軾黃庭堅之倫凡百二十人列其罪狀謂之姦黨爲大碑樹於端禮門於是元祐之黨人一貶斥於紹聖復追復於元符再追奪於崇寧又追贈於靖康其間有洛黨川黨朔黨三派洛黨以程頤爲領袖川黨以蘇軾爲領袖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或爲政事上之爭論或爲學術上反目甚者爲人身之攻擊所謂正人君子者亦自不相容而宋室之禍乃岌岌乎不可爲矣

## 第二十四章 洛黨與道學

元祐時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蘇軾爲翰林學士軾喜諧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謂其不近人情每嘲刺之由此兩人有隙兩家門下至相標榜遂有洛黨川黨之目程頤世稱伊川先生司馬光呂公著謂爲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也年十八上書闕

下勸天子以黜俗論宏正道爲心。身踰五十不求仕進。言主忠信行遵禮法安貧守節。篤學好古無不讀之書。其學以誠爲本。以論孟學庸爲標。指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兄程顥嘗稱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顥與頤同道而氣象各異。顥如春風。頤如秋霜。顥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曾不見其忿厲之容。頤莊厲之色。雖進講之時。對於天子亦不少假借。顥初與弟頤受業周敦頤。尋孔顏之所樂。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沈潛六經出入老釋者數十年。遂使孔孟之學煥然復明。顥卒。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伊川序之曰。孟子以後第一人。

蓋自孔孟歿而世無真儒者。千有餘年。漢注唐疏於訓詁以外殆無何等之發明。其間雖有論及大道者。而察焉不精。語焉不詳。遂使聖人之道幽沈於魏晉。支離於齊梁。滅沒於隋唐。及二程出而始以千古不傳之道學明於百世。蓋道學者。宋朝學術之特色。而二程者。其又道學之主腦也。

今試尋道學之源流。二程以前有邵雍。周敦頤。開其源。二程以後有朱熹。張栻。楊時。其流而與同時者。則有張載。楊時。皆主理氣性命之學者也。邵雍字堯夫。諡康節。始陳搏明。

易學得河洛精蘊以傳於穆修。修傳北海李之才。之才以授雍雍妙悟神契能通天地運化與陰陽消長。著有皇極經世書。伊川擊壤集。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嘗著太極圖說明天地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說道德之根本。修身之真諦。張載字子厚號橫渠。其學以易與中庸爲宗。嘗著正蒙。撰西銘。發前聖所未發。二程深服其說。而楊時獨疑其近於兼愛。云楊時字中立號龜山。師事程顥。造詣極深。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時與謝良佐游酢呂大臨有程門四先生之稱。而龜山德望特高。其名至傳於塞外諸國。他日朱熹張栻之學得二程之正宗者亦私淑於龜山者多也。

## 第二十五章 川黨與文學

洛黨尙經術守禮法。而文學則視川黨爲遠遜。以唐宋兩朝之文僅八大家。而蘇氏一門三父子得各占一席。誠足以震動一世。爲文人學者所宗仰。世稱洵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三蘇中而軾尤爲稱首。

洵字明允號老泉。蜀之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應試不第。歸而悉焚所爲文。閉戶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至和嘉靖間。挈其二子軾轍至京師。時歐陽修有大名上。

所著權書衡論以下二十二篇。歐陽修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能過也。一時士大夫爭相傳誦，傲其所爲文。除校書郎，與姚闢等同纂太常因革禮百卷書，方成而卒。史臣謂永叔所獻明允之文甚美，大抵兵謀權謀機變之言也。

軾字子瞻，洵之長子也。幼而穎悟，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中，與其弟轍應禮部試，主司歐陽修得其文，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客曾子固所爲，乃寘第二。時科舉文尙奇澀，歐陽修欲革其敝，凡涉於磔裂詭異者皆黜之。及榜放，平時有聲名如劉輝輩皆不預選，而軾兄弟皆入。毅仁宗得二蘇對策，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英宗卽位，召直史館神宗朝與王安石不合，出知密州，坐烏臺詩案下臺獄，尋赦貶黃州。軾在黃州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哲宗立，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與程頤之徒不合，出知杭州。紹聖初，斥逐元祐黨人，貶瓊州。徽宗卽位，赦還，卒於常州。高宗時追謚文忠。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責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平生所爲。詩騷銘記書校論，撰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徧，爲人英辯奇偉。於書無所不通，所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



賓客亦皆一世豪傑其盛宋以來所未有也

轍字子由洵之次子也年十九中進士第爲商州軍事推官以兄得罪坐貶筠州監酒宣仁臨朝擢中書舍人代子瞻爲翰林學士尋拜尙書左丞進門下侍郎紹聖初責置雷州徽宗時北還致仕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著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自謂得聖賢遺意

三蘇之文多得力於戰國策史記而洵之文古勁簡至其鍊句鍛字處二子猶有不及曾子固曰明允爲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子瞻之文其飄忽變化類莊子俊逸雅健似賈誼圓轉周到又與陸贄相若蓋無所不有無所不能嘗自道其文曰吾文如萬斛湧泉不擇地而後去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則隨物賦形而不可知又曰文無定形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自來論子瞻文者多矣不如其自言之爲得要也子由文委曲明瑩言理處精該沈著是其獨至東坡謂其文汪洋

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然究不及其兄云  
三蘇之詩洵所作極少亦非其所長轍善詩溫雅高妙如佳人獨立姿態易見而亦非  
其兄子瞻之敵子瞻詩大抵才思橫溢觸處生春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  
歸渾雅趙甌北曰以文爲詩始自昌黎至東坡益大放厥辭別開生面天生健筆一枝  
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而爲一大家也且不特詩文然也於詞於書  
俱臻絕妙世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坡  
公兼而有之所以爲古今有數人物

## 第二十六章 江西詩派

二蘇以碩學宏材鼓行士林天下之依以揚聲者望塵惟恐弗及陳后山有詩云一代  
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蓋世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  
云其門下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客也張文潛次公客也時謂之蘇門  
四學士加陳師道李薦又稱蘇門六君子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於詩辭秦晁張長於  
議論文字在蘇門爲最著師道晚出其名稱次李方叔則更次之

魯直名庭堅號山谷道人又號涪翁與子瞻並稱謂之蘇黃爲詩奇崛所謂江西詩派者宗之是爲宋詩一大變後村劉氏曰國初詩人如潘閔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爲崑體故優人有擗扯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尙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史稱其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也亦善文文學西漢子瞻嘗薦之自代曰瑰璋之文絕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爲實錄惜其才力褊局不能汪洋趨赴東坡嘗云魯直詩文如螭蚌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又或謂其詩妙脫蹊逕言謀鬼神無一點塵俗氣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尙墮在元妙窟裏誠不免有此病也

無咎名補之嘗作七述叙杭之山川人物之盛麗時蘇子瞻亦欲有所賦見其文遂閣筆屈行輩與之交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曰

是深於經。可革浮薄。常自謂喜左邱明、檀弓、屈原、莊周、司馬遷、相如、枚乘及唐、韓、柳氏。天下亦以爲兼得數子之奧。莫敢與之爭。晚惟文潛與之抗衡。是以後世謂之量。張云：文潛名來仕。至起居舍人。在四學士中。獨後亡。詩文兼長。故傳於世者尤多。同時鮮有其比。晚年詩體效白樂天。樂府效張籍。初與秦少游同學於子瞻。子瞻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文潛爲難云。又曰：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行靖深。若不得已於書者。二子各以所長名家。

少游名觀。號大虛。元祐初。蘇軾薦爲太學博士。遷國子編修。善爲文。詩詞兼工。子瞻嘗謂李薦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又磨琢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王介甫謂其詩新精。婉麗鮑謝似之。少游亦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耳。敖漢孫亦言其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而呂本中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蓋其早標新穎。晚洗浮華也。

師道字無已。一字履常。號后山。少以文謁曾南豐。南豐奇之。許其必以文著。因從受業焉。後喜黃魯直詩。復從之學。元祐初。蘇軾薦爲棣州教授。終秘書省正字。爲文簡潔極。

有法度。詩雖學豫章。然其造詣平淡真趣自然。亦豫章之所闕也。論者曰：庭堅學杜。脫穎而出。師道學杜。沈思而入。寧拙勿巧。寧樸勿華。雖非正聲。亦云高格。薦字方叔。東坡知貢舉。得試卷。以爲方叔也。置之首選。已而不然後。竟不第。爲文才辯縱橫。去蘇之本體最近。

四學士之於蘇門。以黃爲稱首。所謂江西詩派。卽本之而立者也。詩派之說。起於呂居仁。自言傳江西衣鉢。嘗作宗派圖。自山谷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無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顛。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凡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卷傳於世。爲時所稱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以是前輩多有異論。居仁名本中。好問之子。祖謙之祖。請康初。權尙書郎。紹興中。賜進士第。少學山谷爲詩。後人以其詩入派中。又與居仁同時。有曾文清吉父。乃贛人。詩與山谷相近。居仁黨以詩往還。而不以入派。後村劉氏嘗以此疑之。又南豐曾紘。伯容。與其子思顯。道詩皆源委山谷。高亢不仕。楊誠齋序其詩以附詩派之後。蘇黃勢力之及於宋。

文學其大有如此者

## 第二十七章 南渡後之文

宋自南渡以後國勢日非其始也忠臣義士猶感激奮發陷胸斷腹以與金人爭旦夕之命既而河山清讜半壁堪懷北狩之奇辱日遠日忘和議之足貪相引相蔽無復雪仇之志共耽處堂之安舉朝野上下湛酣於暮氣之中孝宗光宗之際猶有一二英傑之士卓厲風發倡復大讐及韓侂胄一啓兵端師徒撓敗秋後之熱乃一洩而無餘懲虀吹羹蝟縮鼠伏在位者以持祿容頭爲上策論學者以心性理氣爲空談終以弱亡不少覺悟此南渡以後之士風也

自王安石罷詩賦墨帖專尙經義行之既久而迂疏淺陋者起而代之濂洛之理學既行語錄習氣又往往竄掇其間蕪鄙腐濫之詞承間迭起故求宏雅雄駿之文於南宋實不可多得然南渡之初風槩矯厲本元氣鼓盪而出擁勇突怒不少斬峻之裁若李綱之雅健胡銓之嚴正其最可稱者也及其後文多緩漫痿痺毫無振作之概矯亢者失之囂沖容者失之弛朱子云今人文字全無骨氣自是時節所尙如此又曰時文之

變已極。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才。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及紹興渡江之初。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氣。又。曰。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章。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文。至。朱。子。時。蓋。已。不。勝。其。敝。矣。

宋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繇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詞科之興。最貴者四六之文。又謂之敏博之文。士大夫欲游場屋。卽工時文。旣擢詞科。舍時文。卽工四六。不者。弗得稱文士。大則培植聲望。爲他年翰苑詞掖之儲。小則可結知當路。受薦舉。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受終身之官爵者。嘗有祖父子孫。繼登卿相。悉皆詞科之人。四六之見重於當時者如此。然世道休明。詞氣盛壯。及其衰也。則惟誇對偶。炫精的日巧。日小。無復典直宏大之觀矣。

宋南渡後。乾道淳熙間。蘇文盛行。舉子翕然宗之。號乾淳體。雖不及慶歷元祐之盛。而能文之士。若朱熹。陳亮。呂祖謙。鄱陽三洪。周必大。樓鑰。葉適。輩於散於駢。皆足以追北。

宋之矩。雙云。

南宋之爲古文者有王十朋字龜齡紹興中廷對以忠鯁稱擢第一孝宗朝累遷起居舍人改吏部侍郎歷四郡守卒謚忠文有梅溪集文尙理致不爲虛浮靡麗之詞惟典雅而氣格卑下不足稱也陳亮字同父永康人淳熙中詣闕上書紹熙四年策進士擢第一爲人才氣超邁修皇帝王霸之學金銀銅鐵混爲一器所上書論治體本末甚悉尤善談兵爲文海涌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洄漩起泆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然不無失之夸厲之處紀昀謂亮得志未必不爲趙括馬謖是乃妄爲貶詞同時有劉過者字改之號龍洲道人嘗以書抵時宰陳恢復方略不報放浪江湖間昀亦謂過才氣縱橫較亮爲粗率躁妄要以迂拘之見衡之也後人以亮等尙事功稱永康學派時與亮齟齬者有朱熹字元晦年十九登進士第光宗時除江東轉運使寧宗欲嚮用之而韓侂胄誣元晦爲不軌謫永州胡紘沈繼祖復共論元晦十罪因奪職已而有余熹上書令斬熹以絕僞學宰臣斥之乃止熹爲南渡後大儒於詩文非其本色然以學問發爲文章深人自無淺語文沿韓歐曾三家而平正明暢無語錄粗鄙之態南宋莫



有過之者。呂祖謙字伯恭。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累除直祕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與朱子甚相得。有東萊太史集。其文博辯閎肆。朱子病其不守約。以嚴格論。實不免病麤俗也。葉適字正則。號水心。溫州永嘉人。淳熙五年。歷權兵工吏三部侍郎。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終寶文閣學士。諡忠定。適才雄學博。雅以經濟自負。爲文藻思英發。而主於語必己出。峻潔醇雅。凌跨一代。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黻冕崇麗。金奏而玉應也。同時有瑞安陳傅良字君舉。號止齋。乾道八年進士。累遷中書舍人。除寶謨閣待制。其學以通知古今。講求實用爲本。喜爲經世之文。不空說性命。以博名高。適等爲學主。博通致用。稱永嘉學派。嘉定以後。作者惟推真德秀。魏了翁。德秀字景希。慶元五年進士。中詞科。紹定中。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學者稱西山先生。德秀承乾淳諸老之後。競推爲正學大宗。文恣肆條粲。於詞命尤爲擅能。了翁字華父。號鶴山。與德秀同年進士。理宗朝。累官資政殿學士。爲文根柢醇正。而紆餘宕折。出自自然。誠卓立於流俗者矣。

南宋之爲駢文者。有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政和中。累擢中書舍人。出鎮燕山府。建炎

初貶象州。爲人喜依附名流而反覆炎涼。頗干清議。文瓌奇高。妙於制誥。最爲所長。汪藻字彥章。高宗朝累除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拜翰林學士。爲文文從字順。體製渾成。如金鐘大鏞。叩之輒應。自徽宗以來。擅制誥之美者。初寮而浮溪。尤集其大成。其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感動人心。幾於陸贄興元之詔。孫覲字仲益。靖康時爲執法詞臣。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贄明辯駿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代高麗謝賜燕樂表。尤膾炙人口。至其爲人。不足道也。綦崇禮字叔厚。高宗朝拜翰林學士。工於四六。典雅精切。乾祐以後。鄱陽三洪。周益公。樓攻媿等。最著。三洪者。洪适字景伯。遵字景嚴。邁字景廬。适邁紹興十二年。同中詞科。又三年邁繼之。三洪於孝宗朝。均歷顯宦。适謚文惠。遵謚文安。邁謚文敏。文名滿天下。爲士林楷式。益公名必大。字子充。號平園叟。紹興中進士。中詞科。孝宗朝歷右丞相。拜少保。善於制誥。亦能古文。晚作尤刻勵。終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樓攻媿駢散語。比於益公爲進。大率詞氣雄渾。援據該洽。銜華佩實。兼有衆長。其題跋諸篇。尤資攷證。攻媿名鑰。字大防。隆興初進士。累官中書舍人。甯宗朝參知政事。攻媿以後作者。有眞西山。魏鶴山。而李公甫亦其著者也。公甫名劉。號梅亭。嘉

定初進士官中書舍人贊章閣待制遊於真西山之門爲文以流麗穩貼爲主西山嘗指竹夫人爲題曰蕲春縣君祝氏可衛國夫人劉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乙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尙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嘆賞嘉熙己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祝文劉以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己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兆時方有蜀警人咸賞其中的著有四六標準此後方岳之以意爲主語或天出楊至質之邊幅少狹而吐屬雅潔亦宋季之錚錚者也

## 第二十八章 南渡後之歌詩

元祐以後詩人遞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鍊精而性情遠要不出蘇黃二體而江西一派之傳爲尤盛陳簡齋辦香老杜大體不越於黃尤楊范陸諸人亦實通豫章之氣脈及永嘉四靈起獨喜姚賈稍就清苦之風以矯江西麤獷之失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謂之唐宗而庸沓之習粗俚之調不勝其敝及乎國勢日下而方謝之徒相率爲危苦急迫之音而宋詩又一變云

陳簡齋名與義字去非紹興中歷中書舍人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尋參知政事當崇觀

間尙王氏經學風雅幾絕而簡齋獨以詩名陳黃以後詩人無逾之者其詩由簡古而發穠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杜老忠愛之意晚年尤奇壯劉後村謂其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尤袤字延溪號梁溪孝宗朝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光崇朝除禮部尙書詩平澹雋永於律尤勝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孝宗時累官權吏部尙書拜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楊誠齋謂其詩縝而不釀縮而不儂清新嫵媚奄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其才調不及誠齋之富健而無其粗豪氣象不及放翁之廣博而無其窠臼大抵早年沿溯晚唐後乃規取蘇黃遺法約以拗峭變以婉媚其品在楊范之間誠齋名萬里字庭秀孝宗朝歷秘書監甯宗時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嘗謫永州問學於張浚詩才思健舉狀物寫情無不入妙洵有所謂穿天心透月脇者然時雜俚語流於生澁嘗自序江湖集云予少作有千餘篇至紹興壬午皆焚之大概江西體也今之所存蓋學谷山半山及唐人者也放翁名游字務觀性忠孝才氣超絕尤長於詩范成大帥蜀辟爲參議在蜀九年乃歸嘉泰初擢寶章閣待制有渭南劍南二集爲詩多至萬餘首自來所希見也中興以來言詩者必

曰。尤。楊。范。陸。四。家。尤。楊。范。皆。紹。興。中。進。士。陸。隆。興。初。賜。進。士。出。身。行。輩。畧。相。等。其。名。亦。不。相。上。下。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爲。悲。壯。梁。溪。石。湖。冠。冕。佩。玉。度。騷。婉。雅。其。大。較。然。也。然。四。家。中。實。推。放。翁。第。一。誠。齋。次。之。放。翁。詩。凡。三。變。初。喜。藻。縵。中。務。閎。肆。晚。歸。恬。淡。其。傳。雖。本。曾。幾。呂。本。中。而。清。新。刻。露。出。以。圓。潤。自。成。一。家。其。惓。惓。君。國。之。處。沈。雄。悲。憤。幾。與。老。杜。抗。衡。惟。其。中。多。信。手。拈。出。時。有。率。易。庸。滑。之。失。劉。後。村。曰。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當。爲。一。大。宗。放。翁。弟。子。有。戴。復。古。者。詩。清。健。輕。快。不。假。斧。鑿。然。其。弊。也。疏。漫。誠。齋。弟。子。有。蕭。千。巖。東。夫。爲。詩。工。致。而。病。瘦。硬。輿。尤。楊。范。陸。齊。名。稱。尤。蕭。范。陸。或。曰。范。楊。蕭。陸。東。夫。弟。子。姜。夔。尤。楊。後。一。大。家。也。夔。字。堯。章。鄱。陽。人。東。夫。識。之。於。年。少。客。游。妻。以。兄。子。因。寓。居。吳。興。之。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鄰。自。號。白。白。道。人。尤。工。度。曲。詳。見。後。慶。元。中。乞。正。太。常。雅。樂。得。免。解。迄。不。第。而。卒。詩。琢。句。精。工。全。謝。山。謂。其。深。情。孤。詣。拔。出。於。風。塵。之。表。而。不。失。魏。晉。以。來。神。韻。淡。而。彌。永。清。而。能。腴。眞。風。人。之。遺。也。以。詩。傳。論。之。楊。之。後。變。而。彌。上。陸。不。及。已。

南渡中葉之詩。承江西派之末流。氣失則粗。意失則澀。於是永嘉四靈之徒。乃起而以清虛便利之調行之。而四靈之有聲。則由推轂於葉水心也。四靈曰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也。照字道暉。一字靈暉。號山民。璣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卷字續古。一字靈舒。師秀字紫芝。號靈秀。四人惟璣官長。奉令。師秀登科。改官。然均不顯。故其名不甚揚。而水心方唱爲晚唐體之說。爲詩精嚴高遠。見師秀所選唐賢詩衆妙集。而大賞之。其稱徐照曰。山民有詩數百首。琢思尤奇。皆橫絕歛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蹕。踴慄。肯首吟歎。不能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趙汝回云。唐風不競。派沿江西。永嘉四靈。乃始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冶擇淬鍊。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四靈詩長於近體。五言風調流麗。讀之令人爽口沁心。當時江湖之士多從之。陳起之江湖羣賢小集。由此昉也。起字宗元。錢塘人。以業書肆善詩。與江湖詩人相善。因取中興以來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集而刊之。其詩有刺時相史。彌遠者。起等坐投獄。并毀其板。且禁士大夫賦詩。紹定六年。彌遠死。禁酒解江湖小集。今闕佚多。無由詳見。然當時詩學之敝。洵嚴羽所謂止入聲聞辟支之果也。

理宗之時。與蒙古合而亡金。於是志滿氣驕。以爲大敵殲除。太平可立。共醉心於周程。朱張之理學。而揚右文之聲。國運益以衰落。講學家庸淺粗疎。江湖派雕鏤細碎。而詩教不可問矣。然一二英特者起。隨外難之激盪。搖撼亦自入於淒厲之音。一洗猥瑣之陋。若劉克莊、方岳、真山民、汪元量、謝皋羽、張炎、鄭思肖。其著也。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淳祐初。賜同進士出身。官龍圖閣直學士。學於真德秀。詩警切清穩。而格不甚高。岳字巨山。號秋崖。紹定初進士。累遷吏部侍郎。兩謫邵武軍。以坎壈終。岳天才駿厲。善用成語。運掉虛字。逸韻橫生。雖無嶽瀆之觀。而能刻意入妙。炎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宋亡。落魄縱游。善爲詞。詩有堯章深婉之風。真山民亦宋末隱士。自云西山之後。詩得體。晚唐風神。蕭朗。元量號水雲。宋亡。流浪四方。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閒關愁嘆之狀。備見於詩。宋亡之詩史也。皋羽名翱。一字皋父。自號晞髮道人。爲文天祥咨議參軍。宋亡。隱居不出。翱倜儻有大節。詩文奇氣兀傲。一掃宋季之庸音。黃黎洲謂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思肖字憶翁。號所南。宋亡後。客吳下。寄食城南報國寺。以終。詩文橋厲逸宕。有心史七卷。明季始出。萬季野以爲海鹽姚叔祥所依託。疑莫能明也。

其尤赫赫在人耳目者文天祥文山謝枋得疊山之作宏雅悲壯又不徒以文章著矣

### 第二十九章 鵝湖之會與朱陸異同

二程歿後數十年而有朱熹陸九淵出振興宋之哲學然二人者同時而各異其見朱陸之異同遂成千古不可合併之案亦千古不可少之案末流無識曉曉門戶之爭互相詬訾與夫勉爲解紛調停兩可至於焦唇敝舌而猶不能以一也茲爲溯朱陸同異之爭實起於鵝湖之會鬪意見辨是非是亦學界之偉觀不減鴻都之論難也

爲鵝湖會見之因者呂祖謙祖謙見朱陸之學各殊欲令會於一處討論是非遂於淳熙二年爲鵝湖之會其主者朱陸外有呂祖謙及陸九齡江浙之學士多來與會者會期凡十日時熹年四十六九齡四十四祖謙三十九九淵三十七九淵字子靜學者稱象山先生九齡字子壽九淵兄也

鵝湖之會論教人之方陸子欲先使人明發本心而後取學問思辨之功夫朱子則先使人博學審問而後歸於約陸以朱子偏於道問學爲近於支離朱以陸子之偏於尊德性爲流於虛無各執一是旬日之會終不能滙一而罷後六年陸子再訪朱子於南



康朱子迎之於白鹿洞書院乞爲諸生講陸子因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聽者皆爲感動下泣朱子大喜以爲切中學者深痼之病刻之於石垂爲懿訓焉及與泛舟嘆曰自有宇宙已有此溪山唯無此佳客則二子之心機幾欲契合無間旣而談論漸熟再入鵝湖未了之宿題陸子斥其弊朱子爲反覆辯正之於是白鹿洞之會晤彼此意見亦終於不可併合而匆匆分袂

朱子之學以道問學爲主以居敬窮理爲入聖之階梯陸子之學以尊德性爲宗簡易直截謂六經皆我註脚故朱子以陸子之頓悟爲師心自用陸子亦以朱子之窮理爲外索徒勞然其爲救正人慾橫流之時病則一也茲錄鵝湖會朱陸唱和詩以著其爲學之旨兼以見宋詩之道學習氣不獨當時一佳話也

陸九齡鵝湖會前示子靜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止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相切磋須知至樂在于今

陸九淵鵝湖會途上次子壽韻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

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

朱熹鵝湖會和陸子壽云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挾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朱陸之學一長一短未易軒輊大抵自周程以來剗爲道學皆融取二氏之精液以成而朱之學取於儒多於釋少陸之學於釋多於儒少故奉朱者詆陸爲狂禪宗陸者斥朱爲散儒其得失當讓於哲學史但以文學論陸之詩不若朱之圓熟溫潤陸之文不若朱之敷腴縱放也

### 第三十章 記事文之發達

有宋史學因文學理學之盛而益精到其屬於正史者有新唐書新五代史先是石晉宰相劉昫等因唐事述舊史增損成唐書二百卷繁略不均是非失實仁宗時詔曾公亮等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議者謂舊書成於五代文

章卑陋之時。紀次無法。詳略失中。論贊多用儷語。固不足傳世。而新書不出一手。亦未得爲全善。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大略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殆類虬戶銑谿體。識者病之。然其刪繁爲簡。變今以古。用功亦可謂至矣。新五代史者。歐陽修以宋開寶中。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於家。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歐陽子自謂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爲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爲世訓。歐陽子嘗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最得春秋之法。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之功業可紀也。其屬於編年者。有資治通鑑。通鑑紀事本末。通鑑綱目。資治通鑑。司馬光奉詔編集。神宗所賜名也。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經十七年。始成體大思精。爲秦漢以來未有之偉著。公自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信已然其成。亦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淳甫。爲之分任。其叙事繁簡。略師左邱明年。近則詳遠。則略。以唐紀視漢紀。其紙葉蓋多八九。視周紀益滋多。近今各國編著所不外也。通

鑑紀事本末袁樞因病資治通鑑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乃爲此書以便學者之省覽朱子通鑑綱目亦本溫公著目錄及舉要歷之意而作自謂義例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無所匿其形其大書者爲綱分注者爲目綱如經目如傳其條貫至善也然此二書皆因於溫公通鑑而成或錯綜其事以爲尙書體或原本其槩以爲春秋體非有若創始者之難也且溫公作通鑑止欲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而綱目乃放春秋立褒貶之法踵揚雄之故轍近王通之僭擬既有溫公之書無甚奇異之處雖不作可也取譏後儒宜哉其屬於典志之作者則後世所稱三通除杜佑通典外占其二鄭樵通志作於淳熙之時馬端臨通考成於南宋之末雖多因通典舊文而自剏義例廣厥體裁皆特殊之著作如通志之二十畧括歷代之制度文物而詳著於篇獨出胸臆誠所謂非漢唐諸儒所得聞者通考之攷訂詳覈搜羅閎富允稱精密之作此外則有胡宏之皇王大紀羅泌路史則衍皇甫謐之帝王世紀譙周古史考而大之也尤可紀者地理一科實至宋而發達周以前其書掌於太史漢以來亦但述河渠溝洫之屬書之可考者山經地志而已晉摯虞始作畿服經後

代因之并有紀載至宋則有太平寰宇志輿地紀勝皇朝方域志卷帙多至二百其他撰者不可勝記蓋已與史而別出爲沱擴附庸而成大國矣是亦足知宋史事之發達也

### 第三十一章 詞學之極盛

宋之於詞猶唐之於詩帝王如太宗徽宗大臣如寇準韓琦范仲淹司馬光推而至於道學武夫婦人女子釋子羽流多能通曉音律製腔填詞始濬發於殘唐五季之間至宋乃推闡極致熙寧中立大晟府爲雅樂寮選用詞人及音律家日製新曲謂之大晟詞於是小令中調之外更增長調詞調成於此際者居多有是倡率故宋於詞學最稱極盛時代

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世稱詞之正宗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世稱詞之變體詞體大約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其詞調蘊藉豪放者其氣象恢宏前者沿花間之遺一稱南派後者爲蘇黃脫音律之拘束一稱北派然婉約爲詞之初態詞不必以婉約爲至齊梁小樂府爲唐絕句之源無

不艷冶靡曼。豈得謂李太白、王少伯清奇雋逸之格。目之爲變體乎。此種區別原無足取。要其大體如是云爾。昔蘇子瞻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比柳者。卿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絕倒。此不特蘇抑之。異抑亦南北兩派之形容也。宋初有名者。爲晏殊父子。張先。柳永。歐陽永叔。殊字同叔。慶歷中稱賢相。諡元憲。爲詞不踏襲前人語。喜馮延巳歌詞。所自作亦不減延巳。實開宋初風氣。子幾道字叔原。號小山。有父風。精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在諸名勝中。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然工艷。幾於勸淫。於我法。常犁舌之獄。先字子野。官都官郎中。人謂之張三中。卽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然子野自以其素所得意影字句。稱爲張三影詞。亦長豔體。情餘於才。鼂無咎曰。世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耆卿所乏也。耆卿永字也。初名三變。有兄三復。三接皆工文章。號柳氏三絕。景祐初進士官屯田員外郎。世號柳屯田。喜作小詞。薄於操行。在東都遊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骯骯從俗。天下詠之。流傳禁中。時有薦其才於仁皇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此人任從花前月下。淺斟低酌。豈可令仕宦。遂流落不

偶嘗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死之日羣妓釀金葬之郊外。其詞非羈旅窮愁之辭。卽閨門淫媠之語。往往流於鄙俗。而音律諧婉。詞意安貼。承平氣象。形容曲盡。所創新調尤多。永叔所撰婉麗閒雅。其間多有與花間陽春相混者。亦有鄙襲之語。雜廁於中。或謂爲仇人無名子所爲。或以爲劉暉僞作。疑莫能定也。然范文正之御街行。韓魏公之點絳唇。何足累其白璧。宋初之詞實尙沿花間舊腔。猶之初唐不脫六朝豔冶之習。必以歐公詞之豔者爲出於他人。則曾慥蔡條之見陋已。

詞至東坡。出始脫音律之拘攣。創爲激越之聲調。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阜隸花間輿臺者。卿不足道也。或以其音律小不諧。自是橫放傑出。曲子內縛不住者。黃九和之。雖稱高妙。然其粗俗處。往往而有。而後村之徒。則以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均以秦七大虛詞情詞兼勝。清遠婉約爲工。然論其格似稍遜於蘇黃也。同時有賀鑄方回者。以舊譜填新詞。幽麗淒豔。題目寓聲。宛邱晚年自署慶湖遺老。所爲小詞尤工。山谷文潛均亟稱之。詩文皆高不獨長短句也。稍後有周邦彥。美成。歷祕書監。徽閣待制。

提舉大晟府。妙於音律。著有清真集。精深華麗。體兼蘇秦長調。尤善鋪敘。妙用唐人詩語。隲括入律。渾如己出。在南北之間。屹然爲一大宗。又有李清照。易安。格非之女也。嫁於張汝舟。著有漱玉集。格力高秀。推爲詞家正宗。亦一奇也。

南渡以後之詞家。尤軼於北宋最著者。有辛幼安。名棄疾。號稼軒。歷城人。陷於金。高宗朝。率數千騎南渡。授承務郎。寧宗時。累官龍圖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其詞源出蘇軾。才氣橫溢。奇恣大聲。鞞輪小聲。鏗鏘橫絕。六合掃空。萬古於宋人中。別闢門庭。而其濃麗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婀娜豪健。兼而有之。區區南北之別。非所問也。學之者有劉過。過詞多壯語。而較粗率。其與對壘。隱然爲南渡後之大宗者。惟姜白石以裁雲縫月之妙手。發敲金戛玉之奇聲。野雲孤飛。去留無迹。雖美成。容有不及也。蓋自白石出。而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張炎。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節。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達祖字邦卿。號梅溪。依韓侂胄。韓敗。坐黥。爲行無可稱。而詞特超羣。有清新閑婉之長。無詭蕩汙淫之失。瓌奇警邁。情辭兼到。觀國字賓王。與梅溪齊名。而交亦相得。清新挺拔。分鑣堯章。詞原樂府之。



遺以知音爲要白石善吹簫自製曲玉田亦能按譜製曲其詞源論五音均拍最爲詳瞻昔人謂詞有姜張如詩之有李杜也詞學發達於北宋而成於南宋及其敝也正聲微茫寒蟄幽咽元興院本劇曲起而奪詞家之席而斯道益衰矣故明人稱爲詩餘偶有所作無復被之管絃是爲詞學衰頽時代

### 第三十二章 文史與史料

文章之事不越論事述情理明則辭達義集則氣充堯舜何師而何聖莊屈何法而何文畜於中者深斯形於言者至此天地自然之比竹也自世降文繁蕭統劉勰鍾嶸之徒曲意言文而後文始爲世競病承其流者文評詩論萃然以興世謂詩話出而詩始亡文法繁而文始敝非以其束縛深而性情散七竅鑿而混沌死者耶然智旣演而更進法以驗而彌多文評詩論之興亦由文盛之趨勢使然及夫教者爲之乃更密其罔焉是可已而不已者也尤可異者因決科射策之故爭餌於利祿相率從事於苟且欲速之文而文料之搜集以興自文料興而文乃益趨於剽竊若匠者之待裝砌優人之攝衣冠略情理而繡鞞悅益不足與言文矣是亦文學升降之原不可忽焉者也

宋之選文者有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宋文鑑皆以網羅一代文獻藉考文運之盛衰至於標示準的則推眞德秀之文章正宗不惟批評更加圈點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去取甚嚴以爲後世文詞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故其所集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而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不錄也蓋一本其道學家之特見也論詩者多以嚴羽滄浪詩話爲有制凡分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考證大抵謂論詩如論禪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又曰詩之極致曰入神曰詩有別裁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窮理則不能極其致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也蓋羽當詩教極壞之時故特舉盛唐之興趣以救之前清王漁洋本之而立神韻說其功亦可謂遠矣自是之後論詩文者益夥略不備舉云

文料之纂輯本起於後世苟簡爲文者之所爲爲避懶祭之勞用資循習之便於古無其昉而事略同於劉向之採摭古事爲說苑新序之類其始見者爲梁朱澹遠所撰語麗及語對當時儷偶盛行語麗分四十門盡采書語之麗者語對不傳至於唐虞世南撰兔園策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儷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兔

園策子之譜幾爲腐爛之代。名詞云自是以後作者蕃起。李義山之金鑰備賤敢應用。無名氏之玉屑掇辭藻爲歸晏殊類要爲修文而輯任浚書叙指南爲尺牘而設押韻歌詩押韻以備詩賦之用。漢萬選腴文選雙字類要則皆獵取字句之工。至如洪邁所集之法語精語尤稱薈萃是則文料之搜求至宋而益發。達降及前清如子史精華御纂淵鑑類函佩文韻府文料之宏富足稱古今淵藪吾以爲有文料之類書爲文始趨於便易亦有文料之類書而爲文始日遠於古何者日漱取古人之唾玉而不自用其才欲以求及前人是乃却步追蹤之類也要其原皆自尙古之弊喜典故求來歷有致之。

### 第三十三章 遼金文學

遼本通古斯族一派始稱契丹金亦與遼同種初曰女真俱起於塞北之一部落累以兵馬蹂躪中原遼於五代時取得石晉路燕雲十六州爲塞外強國後亡於金金自完顏阿骨打稱帝至太宗並破宋虜徽欽二帝據有北方後亡於元遼傳國二百餘年其建國在宋創業前四十餘年金傳國百二十餘年其見滅於元在宋亡前四十餘年遼

金之種性。皆所謂北方之強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其歲時之所事。鬼彌耳。人民之所好。殺伐耳。獷悍之氣。麤鄙之俗。稟自天性。盜竊攘奪。了不知禮義之爲何。雖盜據中原。不能興起文化。徒甘心於馬牛之襟裾。偶有貌襲神所不屬也。遼自景宗以下三世。九十餘年。爲遼之全盛時代。文教漸啟。風氣漸革。然少足稱者。金佔有長江以北。襲遼之遺製。採宋之文物。世宗章宗。禮樂修明。庠序日盛。多有自科第登宰輔者。儒學專門名家。雖鮮。至朝廷典章。隣邦書命。多有可觀。文運之隆。於斯爲盛。

金因宋遼之遺。韓昉。吳激。宇文虛中。高士談等。自宋往。王樞。王競。李獻可。魏道明。朱之才。施宣。生輩。自遼往。或以知名顯。或以奉使留。自是以還。作者代起。蔡珪。馬定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瞻。鄭子聃。麻九疇。之英備。王鬱。宋九嘉。之邁往。三李之卓犖。純甫知道。汾任氣。獻能尤以純孝稱。王庭筠。黨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王競。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於文藝之中。爵位最重。趙秉文。楊雲翼。尤號文宗。蓋流派雖殊。而風槩良有足慕者。舉其重者列之。此篇。

金初特數吳蔡。吳激。字彥高。號東山。長於詩。工筆札。畫得婦翁米芾筆意。啣命使金。

以知名士留之。拜翰林待制。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燕山太守。仕金翰林學士。松年起家省吏。官尙書右丞相。文藻清麗。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松年子珪。字正甫。學問該博。稱當時第一。世宗朝。官禮部郎中。妙於文。詩非其所長。大定。明昌間。黨懷英爲著。貞祐。正大之際。趙秉文。名最高。懷英字世傑。少與辛棄疾同舍。棄疾南歸。顯於宋。懷英在金中大定中進士。累進翰林學士。趙秉文謂其文似歐公。不爲尖新危險之語。其詩似陶謝。奄有魏晉。尤工制誥。爲金開國以來第一。同時有王庭筠。字子端。大定中登甲科。風流文采。映照一時。所作篇章。卓然出於時輩之右。自號黃華山主。秉文字周臣。自號閒閒道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官禮部尙書兼侍讀。爲學深於義理。故其文長。辨析不復以繩墨。自拘極所。欲言而止。詩七言排律。氣勢縱橫。律詩壯麗。絕句精絕。五古沈鬱。頓挫學阮嗣宗。眞淳簡淡。學陶靖節。爲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繼黨懷英。掌一世文柄者。殆三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泰和大安後。科舉文唯取苟合尺度。少有奇氣者。皆排之。秉文掌省試。得李獻能。作格律稍疏。而詞藻富麗。拔之以爲首。一時譁然。以爲秉文破壞文格。然流弊爲之一洗。學者比於宋歐陽。修時與秉文齊名者。楊雲翼。字之美。

與秉文代掌文柄者二十年。高文典冊多出其手。門生半天下。時號楊趙興定末拜吏部尚書。有李純甫雷淵者。感槩氣節之士也。純甫嘗以諸葛亮王猛自期。於書無所不窺。尤通莊列左氏國策。其文章亦肖之。三十以後。徧讀佛書。能盡其精微。淵素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比之。及從純甫遊。學問文章日進。當時稱豪傑者。實曰李雷。有劉中最長古文者也。典雅雄放。頗有韓柳氣象。其弟子如王若虛高法鵬張履張雲卿皆擢高第。有名爲古文者。翕然宗之。號曰劉先生。金源之運蓋郁郁乎文已。及元好問出而集一代之大成。而金亦於此告終焉。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年十四。學於郝晉卿。通經史百家。業成。下太行渡河。作箕山琴臺二詩。趙秉文時官禮部。有重名。見而奇之。謂少陵以後無此作。招以書。於是名震京師。稱爲元才子。官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後。以著作自任。乃構亭於家。顏曰野史亭。有金源君臣言行錄。壬辰雜編。中州集等行世。郝經稱之曰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獨步天下者三十年。天下銘功德者。盡趨其門。卒年六十。有八遺山詩文。並妙史稱爲文有繩尺。備衆體。詩奇崛而絕雕歲。巧縛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

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而特出新意紀昀曰好問才雄學瞻其詩皆興象深遠風格道  
上文亦繩尺嚴密根柢盤深歐曾蘇黃固未易及使與游楊范陸旗鼓相當當未知勝  
負所在金元兩代談者奉爲大宗趙甌北曰蘇陸古體行墨之間尙多排偶一以肆其  
博辨一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構思窅渺十步九折  
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不及也唐以來律詩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  
嗣響遺山往往有之沈摯悲涼自爲聲調蓋生長朔漠關河之裏其天稟故多英雄英  
傑之氣又值金源覆滅以宗社邱墟之感發而爲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固  
地爲之亦時爲之也

### 第三十四章 元之建國與文運

元本蒙古一蠻族耳崛起沙朔之間并吞四隣牧馬南下亡金滅宋西與歐羅巴民族  
相接南服印度土耳其波斯諸國餘威遠及於南洋羣島其版圖之廣大經略之雄偉  
蓋秦皇漢武唐太之所不及也迺其國祚綿延不及百年者何哉元與遼金同出遊牧  
馬蹄所過廬舍爲虛文物典章闕然無睹及一日撫有中土因其生來部落之習稍範

中國立國之規不師先聖禮教之長徒於其燦然者慕之追之去毳幕入黼帳離羶醢登糟邱脫韋韞曳綺紈棄長槩麗陽阿隋氣中乘雄心軟化天賦犷悍之質奄然以盡武威乍弛宗社之柱石已傾囊浮薄之文忘根本之計幾何而不自戕也金之詩多悲壯元之詩多纖麗蓋有所從來矣

元之建國當宋寧宗時始自太祖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至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統一區夏淵孫之雄圖皆古今所罕見也而忽必烈規模尤大其用人不問種族務在輸入外國之學術文明八思巴薩摩斯迦人也擢爲常師馬可孛羅意大利人也舉爲樞密副使愛薛猶太人也用爲翰林學士迦魯荅思畏兀人也舉爲大司馬所頒新字頌將以革新人文雖未及推行而擘畫要爲宏遠假此曠古大帝國得聖君賢相累葉繼出如唐宋之國祚長久必能吸入新文明鼓吹新思想一掃腐敗之習俗陶爲有力之國民以養成進取之氣象於數千年之學術開一新生面於中國文學史上劃一新紀元豈不甚善奈何忽必烈以後帝業驟崩國勢遂弱於文學上不惟無長養徒見其摧殘而已矣噫



元自塞外人主中華。素非自有文化。足以易中土也。其所設施。要亦金宋之臣僕而已。依漢族從來之文物。保持之而已。故元之學者。談性命心性。不無淺薄之譏。講文字訓故。則有漫漶之失。一代大儒如金履祥許衡吳澄許謙姚樞亦徒漱前人之殘炙。未嘗有所發明。文亦步歐蘇之後塵。而更爲頽下。惟詩不襲宋人之淺陋。而出以幽麗於詞曲。於小說乃融會。而有通俗文學之發生。則爲文學史上可大書特書者也。

### 第三十五章 元代之作者

元兼二代遺才。於金有遺山。於宋有仁山。師友流傳。斐然可述。仁山名履祥。字吉父。姓金氏。少遊王栢及何基之門。宋亡。絕意仕進。屏居仁山之下。學者稱仁山先生。門人許謙傳其學。潛跡華山。學者自遠而至。號白雲先生。遺山門下。則有郝經王惲爲之羽翼。以詩文著稱。而與仁山同傳程朱之學者。有許衡稍後。有吳澄許吳二人。實爲元文學之綱領也。衡字仲平。官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出於宋趙後之門。爲文明白質樸。主於達意。其徒姚燧字端甫。號牧菴。文法韓愈。遠過於師。爲一時宗匠。澄字幼清。博學多通。官翰林學士。著述頗富。文詞華典雅篤。實不及於衡。而工緻過之。其徒虞集四傑。

之首出者也有劉因者曠世之高士也治經究訓詁言理極程朱所長辭章適健尤出許吳之上而醇正亦不讓之

虞集字伯生號道園宋宰相允文五世孫宋亡潛居臨川大德初入京師拜國子助教集賢修撰遷國子祭酒至正八年卒集爲人孝友學問博洽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經綸之妙一寓於文頗有宋慶歷乾淳風烈自遺山沒而一代正宗幾絕集以謹嚴之法度爲典實之詞章健利之筆壓倒一時時與集同負盛名者楊載范梈揭傒斯號爲四傑載字仲弘趙子昂在翰林見其文極口譽之由是名動京師嘗曰詩當取材漢魏音節以唐爲宗故其詩清思不及范梈秀韻不及揭傒斯權奇飛動不及虞集而風規雅贍位置三人之間終無忤色梈字亨父別字德機家貧早孤爲人清癯不勝衣而卓然自立於流俗之外吳澄稱其句山遙一鶴立山合百蟲鳴宛然爲自家寫照爲詩蹠蹠宕逸而有遠情揭傒斯字曼碩爲行清儉至老不渝性孝友順宗朝爲遼金宋史總裁文叙事嚴密詩清麗婉轉四家以集爲之冠集嘗曰楊載如百戰健兒范梈如唐人臨晉帖揭傒斯如美女簪花而自稱如漢廷老吏揭聞而不平之四家詩系源本

江西而稍著之。以清麗道園尤近。唐人四家之前有趙孟頫字子昂。宋亡入元爲翰林學士承旨。歷事五朝。詩文清奇麗逸。書畫尤長。馬祖常字伯庸。在延祐至元間。以富健之才。鴻麗之文。唱導海內者二十餘年。四家之內有張翥字仲舉。號蛻巖。詩流麗清婉。尤工樂府。薩都刺字天錫。號雁門。詩與蛻巖相若而尤長。於情多感時事而發。當時頗有詩史之目。

元中葉以降。黃潛。柳貫。吳萊之倫。經術文章。照耀異代。鐵崖倡霸於越。徒衆尤繁。殿後之英。殆與遺山等伍。潛文以法度勝。貫之根柢尤深。而名與潛齊。或曰貫嘗受經學於金履祥。故能自致之也。吳萊之文。規撫秦漢。斬絕雄渾。比柳黃稍後。柳稱爲絕世之才。黃自以爲不及。惜享年不永。元末言古文者推此三家。戴良。王禕。宋濂皆出此三先生之門。鐵崖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元末兵起。浪跡浙西山水間。徙居松江。上聲價日高。明太祖徵之。謝不往。未幾病卒。維楨以詩名。擅一時號鐵崖體。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羽。錫山倪瓚。崑山顧瑛爲詩文友。張甫稱其古樂府出入少陵。二李間有曠世金石聲。宋濂稱其論撰如觀周敦。商彝。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詩震蕩凌厲。鬼設神

施典麗之中別饒雋。致惟矯枉過正。往往失於怪誕。晦澁或譏之爲文。妖然元末之詩。率流纖弱。歌行之類。有若小詩。維楨以雄傑之才。遭遇國變。與時齟齬。因潔己垢俗之故。致流于縱維楨亦俠矣哉。維楨詩友。瓚名尤高。爲詩枯淡自喜。又戴良與維楨同時。負盛名。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王逢元吉號席帽山人。元亡後。皆不應徵辟。以歌詠自適終其身。

### 第三十六章 小說戲曲之勃興

元之文學比於歷代。皆瞠乎其後。而可指爲特色者。實惟通俗文學。卽小說戲曲之類。是也。文以載道也。實所以弼教。前代學者。每務爲高深。故通俗文學之發達。遲遲吾行。及至元。通俗小說戲曲出。而人猶多忽視。以爲無當於明道之文。而不知其力之浸染。比於研經蒞史者之所爲。尤爲普遍。而滲漉希臘文明。有耶世希羅之悲劇家。亞黎士多夫之喜劇家。而愈顯其色。法蘭西革命。有福祿特爾之小說劇本。鼓吹而益促其功。蓋其感發警醒。有使人轉移於不自覺者。明道弼教之用。爲獨至矣。顧元世之所以尙者。其意雖不在此。要其發明之功。實不可或輕考其原因。會成於左之三種。

(一)宋金之留貽 前此無以白話說理者自二程始因弟子之講習彷彿家說法爲語錄是後言性理者因之此文體之用俗語者也邵康節之詩宛如口語黃山谷之詞至有竟體用白話後起者往往效之此韵文之用俗語者也元人因以運入小說戲曲

(二)元人之鄙樸 元人崛起漠北不諳文理故朝廷所下文告詞多鄙俚若今所傳天寶宮聖旨碑文是也卽史官載筆或以雞兒狗兒豬兒紀年如今所傳元秘史畧是也故通俗文學適於發達

(三)元人之豪奢 臧晉叔曰或謂元取士有填詞科如今之帖括然取給於風簷寸晷之下故雖一時名士如馬致遠喬孟符輩至第四折往往成彊弩之末沈德符曰元人未滅南宋以前以雜劇試士吳梅村亦謂當時取士皆傳粉墨而踐排場惟此事不見元史選舉志於他亦無確徵難可憑信然爲元人之所好無疑也元起朔漠荒寒之區無禮教之束縛一旦入中國乃大放於聲色口體之欲漢人迎其意被其教者遂於怪力亂神驕奢淫侈之事極力描寫以承之

元小說分章回敘述然其體實昉於宋也初宋仁宗時以天下無事命羣臣每日進講一奇異之事以爲娛頭回之後繼以話說元取以入小說始盡變漢以來之短章而爲聯貫之編述誠偉製也最膾炙人口者施耐菴之水滸傳羅貫中之三國演義水滸一書由宋宣和遺事脫化而出本三十六人增衍爲一百八人都百二十回其筆墨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蓋與龍門史記相埒相傳施耐菴撰水滸傳憑空畫三十六人於壁老少男女不一其狀每日對之吮毫務求刻畫盡致故能一人有一人之精神脈絡貫透形神俱化世以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金瓶梅爲小說中四大奇書而水滸尤奇中之奇者也三國演義或謂非羅貫中胡應麟曰施某既作水滸傳其門人羅某效之而作三國演義王沂續文獻通考則作羅貫字本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是貫中又羅貫之訛也大抵著者素服於儒教一日行爲荒唐奇詭之辭懼爲時賢所斥故多隱其名而不肯傳致無所稽考全書本陳壽三國志并雜採裴松之注及其他紀傳史注運以巧思串穿聯綴有波瀾有變化亦奇作也毛聲山本卷首載金聖嘆總評其推獎至矣清初諸將多得力此書又不徒以小說論也胡應麟詆之爲鄙俚謝肇淞斥爲士

君子所不道。則不免迂儒之談云。

樂府一變而爲詞。詞一轉而爲曲。元之戲曲所稱雜劇卽是也。劇之起源甚早。茲無暇詳述。但以古者歌舞不相合。唐人柘枝詞。蓮花鏃歌。舞者歌者。稍有相應。然羌無故實也。至宋趙令時作商調鼓子調。以會真記之事實譜於詞曲。然猶無演。白金有絃索調。絃索調者。一人彈琵琶念唱。故名而爲之。先者元宗時董解元又譜會真記之事實。名曰西廂搗彈詞。西廂之名於此始。彈詞之名亦於此始。較鼓子調而有白矣。絃索調更進而爲連廂。連廂者。金人仿遼時大樂而製之也。於是扮演有人。備舞臺之裝。整歌者。司唱一人。雜設諸執器色者。琵琶笙笛各一人。排坐場端。吹彈數曲。而後敷白道唱。男名末泥。女名旦兒。並雜色人等。入勾欄扮演。從唱詞爲舉。止然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也。及元進而爲雜劇。於是舞於勾欄者。自司歌唱。第設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所謂曲卽雜劇之劇文也。名曰院本。世有稱傳奇者。亦是也。唐人單篇小說專述一事本末亦名傳奇如裴鏘有傳奇三卷後以專屬院本。雜劇每入場。以四齣爲度。故曲皆四折。其後往往有四五十折。多於雜劇十數倍者。其韻脚復數換。於是乃別後者爲傳奇。前者爲雜劇云。

曲有南北二種。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卽北曲也。但大河南北漸染胡語，時時採入。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會也。王應稍後，變新體，號爲南曲。高則誠，遂掩前後。大抵北曲以勁切雄麗爲主，南曲以清峭柔遠爲高。北字多而於調促，處見筋，南字少而於調緩，處見眼。北派近於粗豪，易入剛勁之口，南音率多嬌媚，宜施窈窕之人。北則詞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之力在絃，南之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魏際瑞論文中其形容南北曲尤詳，茲不具）二者均用絃索，逮明嘉隆間，崑山有魏良輔者，革去舊習，始備衆樂器而劇場幾如大成，謂之崑曲。及明末，北曲已近於廢，唯崑曲盛行。蓋吳人重南故也。元雜劇甚多，其尤者大抵具於元曲百種，而情文兼到者，有喬孟符之楊州夢、金錢記、揚顯之之瀟湘雨、酷寒亭、馬東籬之漢宮秋、關漢卿之望江亭、竇娥怨、鄭德輝之倩女離魂曲。白仁甫之梧桐雨，世稱馬東籬如朝陽鳴鳳，白仁甫如鵬搏九霄，喬孟符如神鰲鼓浪，李壽卿如洞天春曉，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雨，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然流傳於今而最盛者，則爲王實甫之西廂記與高則誠之



琵琶記一爲北曲。開山一爲南曲。鼻祖西廂記。取元稹會真記爲粉本。關漢卿復續之。全篇四套十六折。其脚色則叙佳人才子。幽期密約之情也。李卓吾曰。意宇宙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於物。其工巧殆不可思議。琵琶記者。叙孝子賢妻。纏綿懇至之情也。比於西廂。可稱勍敵。西廂近風。琵琶近雅。西廂如一幅著色牡丹。琵琶如一幅水墨梅花。其辭情特爲清雅幽麗。湯若士謂琵琶都從性情上著工夫。并不以詞調之巧倩見長。然其詞亦不可及。已元小說戲曲家。大都窮處民間。不屑干祿。胡人之朝。而以遊戲筆墨描寫社會情狀。以發其鬱勃不平之氣。兼資勸懲。斯亦其人之志事。而不可或非者也。安得以其小道而忽之。

### 第三十七章 明之國勢與文運

一國之國是。恆醞釀於開國之規模。明太祖起自草莽。覆滅胡元。返舊章於司隸。復威儀於漢官。修明治道。獎勵文事。徵遺逸。舉賢才。文物典章。燦然具焉。而終明之世。其文學之精神。無唐之雄偉。精壯思想。無宋之清新。潑刺者。亦未始非太祖成祖詒謀之未善也。太祖以沈猜刻薄之姿。屢興大獄。誅功臣。因胡惟庸而殺李善長。以下三萬人。

因藍玉而戮傅友德以下一萬五千人詩人高啟則腰斬於市文臣宋濂則遠戍而死燕王以外藩喋血建文誅鉏尤酷殺方孝孺而絕天下讀書種子至合朋友門生而爲誅十族士氣之摧殘亦已甚矣其孰與於漢光武之興學唐太宗之好文哉

太祖懲宋元之孤立而亡王諸子名城大都然燕王之篡立高煦宸濠之叛亂往往而起也邊城烽燧也先之寇土木之變遼瀋之患無時或絕也內則宮廷宦豎盜竊威權委鬼之勢焰薰天天子之威信墜地志士乘時崛起東林復社相向踵興結爲黨徒以與逆閹角抗有明三百年天下內外禍變嘗無寧日學者未得澄心修養故其思想力不深上之壓抑又強故其精神上恆有束縛卽如東林黨人皆一時英傑之士本以氣節相高非徒以文學用世而好爲議論甘受駢誅浩氣英風亦足使頑廉懦立故其及於文學上者力足起沈晦而走雷霆歷代末運之文常纖弱而不自振惟明不然詎非以此故乎

且太祖自統一後定以制義取士一守程宋之說其意非以網羅一代之鴻儒碩學也蓋欲牢天下之驥足範我馳驅以戢其風雲之志其卒也飢餓不振傳註以外無思想

鈔襲以外無文章。惟伺有司鼻息以邀一時之寵榮。故真正之儒學不興。雄大之文學不顯。三百年之文化局促於小規模之中。而未能與漢唐宋爭雄者。以此故也。其始爲時文也。尙假道於經史性理諸書。以搬涉運劑於比偶之間。策餘力以爲古文。雖不足以希作者而出言尙有根柢。及其後挾策兔園。屏除載籍。以時文爲牆壁。驟焉學步古文。而中無所主。勢必以偷竊爲工夫。浮詞爲堂奧。其不能語於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故自科舉盛而學術衰。時文興而古文亡。有明文章家。惟宋方能存歐蘇之面目。王守仁能恢二陸之精神。高楊何李能與蘇陸虞揭相頡頏。其他規仿前賢等於優孟之衣冠耳。若吳中四傑。北郭十友。正統十才子。景泰十才子。弘正七子。嘉靖七子。號爲鐵中錚錚者。而猶不免類是矧其爲浮花浪蕊蓬蒿翳日。漫然而無足觀者乎。

卽有明文學界之大體觀之。明初承元季。虞柳黃吳之後。師友講貫。學有本原。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啟揚基張羽徐賁劉基袁凱以詩著。其他勝代遺逸。風流標暎。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已。永宣以還。三楊繼起。體崇臺閣。廟堂之上。郁郁乎文。景泰天順稍衰。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

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洎乎嘉靖之際李攀龍王世貞輩復遵李何遺軌以招徠天下而曰文主秦漢詩規盛唐同時抗之者則有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倣初唐矯其習而力加精究歸有光頗後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鍾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於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啟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有明三百年間文學界之勢力一開一闔一詭一正頗極縱橫馳騁之觀而要其歸則專於沿襲而已並無有奇剏之可稱也黃梨洲所謂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

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亡其有爲之調人者則以爲兩派不妨並存蓋同爲復古不宜謂空同非正宗而崑山獨居第一也黃梨洲曰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禎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

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曉曉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槃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夫其言三盛誠是矣顧以門戶之見右歸唐而左李何不免通而蔽嘉靖之盛實盛於兩派之並興惟震川之續韓歐似優於北地之贗漢魏而尊之者欲推爲第一似非定論不過其當王李廓落之後有震川以傳史遷之神較爲堆出於岸耳實無以超於宋方諸人也乃後之學震川者不重其神而求之於枯淡與學王李之末流無異震川一派又變而爲黃茅白葦之習矣明末之盛僅在陳艾諸人然比於昔者固有間矣餘子碌碌擬以鼃鳴蟬噪夫何惜焉

有明一代之詩繁辟於唐人範圍之內而亦有流派之各殊焉蓋自趙宋以來爲詩者莫不規倣唐人而能取其精液變其面貌成一家之學故善學唐者宜莫如宋也有明紛呶於其間而所得者乃在其膚受善乎黃梨洲之言曰明初以來九靈鐵崖岳鳴眉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掇以少陵爲獨得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蠹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

唐實禘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紉於艾千子陽距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總之有明文學實膠着於摸擬之工夫爲古人臣僕毫無獨得於其中文以析事理詩以言性情今不同於古者多矣顧使耳目口鼻皆非我有以供殉物之具所謂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故明之文學頗稱宏富而摹擬剽竊居其大半顧寧人所謂有明一代之著述無非竊盜可謂盡發其賊矣

### 第三十八章 宋濂方孝孺

開國之初承勝朝衰敗之餘文學類多不振唐接齊梁之遺音宋傳晚唐之薪火惟明踵元季荒廢獨能振起文風雖不可云盛世之元音亦足當一王之心法此蓋通觀明三百年間若適徐豫之野泱泱千里一望無際所謂盛者特丘陵之突出於墳行者耳事無優者以相形高下故難以遽判也明初之盛乃如此於文有宋濂於詩有高啟不

特洪武時之冠冕卽通一代論之能與抗衡者亦寥寥無幾已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幼而英敏強記嘗學於吳萊後復學於柳貫黃潛入龍門山著書十餘年太祖起徵爲元史總裁官濂在朝啟沃獻替一本禮法資性誠謹狀貌豐偉美鬚髯自少至死書卷未嘗一日釋手於學無所不窺爲文醇深演迤比於古作者之林一代元勳鉅公碑誌多出其手天子尊爲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先後相接四方學者稱曰太史公外國使臣至京師者必詢宋先生起居未嘗有直斥其名者勳業爵位雖不及劉基而一代禮樂憲章多所裁定宰相胡惟庸伏誅濂坐黨被刑太祖欲誅之賴皇后皇太子營救貶茂州至夔州道卒著有潛溪集潛溪後集元季已行世洪武以後之作劉基選爲文粹方孝孺選爲續文粹各十卷

方孝孺字希道寧海侯城人天性聰穎兩目炯炯射人如電鄉人目爲小韓子稍長學於宋濂常以明王道化民風爲己任顏其齋曰遜志齋蜀獻王聞其賢賜號曰正學太祖召見喜其舉止端整顧太子曰彼莊士也我當遺斯人輔汝遂諭令還鄉建文帝卽位徵爲翰林學士又進爲侍講燕王棣陷京師授筆札令草詔書孝孺不屈燕王怒磔

之於市。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有遜志齋集。歿後嚴禁其書。其門人王徐傳之。文雄雋。豪快絕類。大蘇而奔流急湍。一瀉千里。頗乏紆徐灑澗之致。

與宋濂同徵者有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幼而聰敏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一過目。卽洞其要。爲人洪邁。有奇氣。太祖下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帝嘉納之。與參機密。以佐命功封誠意伯。洪武四年卒。正德中追謚文成。基兼善詩文。文權奇宏放。詩於元季都華之中。喜爲沈著頓宕。以臺閣之重臣。爲一代之冠冕。自成一家。不減潛溪者也。與宋濂同修元史者有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徵爲中書省椽。進翰林待制。使雲南。死節。建文初。贈翰林學士。謚文節。後改思文。亦與濂同學於黃潛之門。太祖嘗謂宋濂曰。浙東人才。唯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及禕。學問之博。禕不及卿。爲文醇樸而閎肆。朱竹垞以謂子充文脫去元人。冗沓之習。體裁明潔。當在景濂之右。於詩亦然。然世多以濂爲稱首。云。

### 第三十九章 吳中四傑

宋詩近廢。元詩近繼。明詩其復古也。開國之初。承鐵厓九靈之緒論。而劉基以蒼古著。



高啟以俊爽稱袁凱。貝瓊。張以寧。亞於劉高者也。楊基。張羽。徐賁。與啟稱四傑者也。劉基已見上。其餘以次綴於篇。

吳中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賁。是也。而啟爲之冠。啟字季迪。長洲人。自號青丘子。洪武初。召拜翰林院國史編修。尋擢戶部右侍郎。以年少不敏。當重任。固辭歸里。嘗題宮女圖及畫犬詩。風刺帝好色。太祖嫌之。而未發也。及爲知府。魏觀作上梁文。觀坐罪。獲譴。帝見啟文。大怒。腰斬於市。時年三十九。所著文有鳧藻集。詞有扣舷集。詩有吹臺。缶鳴。江館。鳳臺。青丘。南樓諸集。後人合之爲大全集。其詩上自漢魏。盛唐。下至宋元。諸家無不。出入緣情。隨事因物。賦形縱橫。百出開闔。變化學唐。不爲唐所囿。學漢魏六朝。不爲漢魏六朝所束縛。自是一代作手。非才調有餘。蹊逕未化。惜其早逝。未能自成一家。王子充稱其雋逸。如秋空飛隼。清麗如碧水芙蓉。可謂爲得其似。楊基字孟載。號眉菴。少負詩名。嘗著書十餘萬言。名曰論鑒。時會稽楊鐵厓。以一代詞宗來遊吳。下基作鐵笛歌。特效鐵厓詩體。鐵厓見之。驚喜。謂從遊者曰。我在吳。又得一鐵。優於老鐵。基詩秀倩。清潤神致。雋爽絕無晦澁。填切之病。唯其少時親炙楊鐵厓。故無題香奩。諸什。頗襲其



歷事元明始稱文家。然神鋒太雋，其後詩名亦高。才氣雖不及四傑，而法律謹嚴，詞旨溫麗，自成一格。

明初詩派凡五。吳詩派昉於高季迪，越詩派昉於劉伯溫，閩詩派昉於林子羽，嶺南詩派昉於孫仲衍，江右詩派昉於孫子高。子高名崧，泰和人，仕至吏部尚書。詩句腴字琢，而音格不高於唐。近大歷才子於宋類永嘉四靈，於元肖薩天錫，仲衍名黃，南海人，官翰林主簿，死於藍玉之獄。黃在南海時與王佐、黃哲、李懷、趙介結詩社於南園，以招名士。時號南園五先生，而黃尤著稱。於元季綺靡之中，獨卓然有古格。子羽名鴻，福清人，終禮部員外郎。閩中善詩者稱十才子，而鴻爲之魁。十才子者，鄭定、王褒、唐泰、棟、高、王、恭、陳亮、王偁及鴻弟子周元黃。元時人目爲二元者也。鴻論詩大旨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元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其宗法唐人繩趨矩步，不惟字句且並其題而倣之，實爲七子之先驅也。此外亦有以詩名者，大都不脫元季纖麗之習。

第四十章 臺閣體

自永樂以至成化八十餘年間明室之昇平時代也國初崢嶸磊砢之風漸變爲儒雅雍容之度所謂臺閣體者興焉而主持壇坫者實爲楊士奇楊榮楊溥三元老

三楊俱通儒術達事機歷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同心戮力朝無失政民無艱食中外士人翕然稱其德曰三楊或從其居第稱士奇曰南楊榮曰東楊溥曰北楊三楊實明代之太平宰相也論者比於房杜姚宋實爲不逮然其寵任之隆勳業之高德望之大在當時自足風靡天下且久在館閣朝廷高文典冊多出其手相率以博大昌明之體雍容閒雅之作爲一世倡以謳歌太平海內宗之號臺閣體於是萬吹一律相尙成風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建文初召入翰林從事編修永樂初入內閣典機務累進華蓋殿大學士四十餘年盡瘁王事至老不渝正統九年卒年八十八士奇恭慎有學行詩文平正典雅如其爲人楊榮字勉仁建文二年進士成祖即位晉文淵閣大學士備受恩遇正統五年年七十卒性警敏有才識處國家大事毅然不可奪可比唐之姚崇其不拘

小節處亦頗類之爲文不及士奇典雅而出溥之右楊溥字宏濟爲人有雅操與楊榮同舉進士爲翰林編修晉翰林學士宣宗英宗朝與士奇榮共典機密正統十一年年七十五卒三楊地位聲望略相匹敵以文章論士奇其首選也乃後之效顰者漸習於庸廓冗沓精氣都亡興象不屬惟曾棨郭登之徒稍存別趣此外有王直李昌植劉績秦旭陳獻章王越劉濤或稱正統十才子或稱景泰十才子然究非大家故不著

#### 第四十一章 八股文

八股文者應制科之一種體式也一曰制義又曰時文其始源於王安石之經義參見本編第二章將以矯迂拘浮淺之習而納之於先儒禮教之中俾自得其意其繼則雄猜之主

利用之以胥靡天下之人才而天下之人才不能求出身於他途亦相率而迎合有司之意旨以就厥軌範自元仁宗延祐中定科舉考試法於是王克耘始造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明太祖反正因而革滿清入關復仍明制而程式更加嚴密

漢初以對策取士唐用詩賦宋用經義明清用制義對策之弊泛濫而不切於用詩賦之弊浮華而不歸於實經義之弊膚淺而不根諸理制義之用論事似對策敷理似經

義取材博於賦持律嚴於詩似得中制而其弊也空疎淺陋昧古文忘實學徒使天下聰明才辯之士拘攣其耳目束縛其思想流於剽竊揣摩毫無經國濟民之略卽所謂習於聖經古訓者亦徒存於言而未能喻諸心道義治術兩無所裨其毒遂深及於前清末年而以致今日人才之消乏也

制義之意謂依經立義也取題於四子書而以五經輔之限以一先生之說而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如洪武十三年試問題爲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及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洪武二十年題爲論語老者安之三句興於詩三句及克己三句之類然此猶足敷陳經旨及其敝則有所謂小題截搭題任意割取經語以試士矣明一代中推明四書之義者大全以外有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說林次崕之存疑顧麟士之說約習舉業者所鑽研然大體不越程朱之雷池一步也其言文之體製者如張溥之初學文式清梁章鉅之制義叢話爲時文者所奉爲圭臬也而其甚者尤莫如路德之明文明小題正鵠場屋之陋至於極矣

時文有破題承題起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諸名以次逐段構成破題起首二句

道破題之字面及意義承題伸明破題之意一篇之眉目也短者三四句長者不過五六句起講一曰原起一篇開講之處文中之咽喉也提比一曰提股起講後入手之處虛比一曰虛股承提比後而說者後人或用或不用中比一曰中股而比立柱分應猶人之胸腹後比暢發中比之所未盡者或推開或襯墊如人之兩腿大結一篇之結尾收束前意須適緊有力蓋八股文體獨唐應舉詩有破題領比頸比腹比後比結尾諸名目而以帖括見長者也

明以八股文取士雖起於洪武之時而永樂以後六十年其文體尙無定製自章懋謝遷王鏊錢福顧清等作家輩出而後八股之體式始完明一代最擅名者前有王鏊唐順之後則歸震川胡友信雖嘉靖之際李何倡爲復古稍有更革而上以是取下以是應究未能脫其舊套夫八股決科之文本無與於文學之文而文學界之否塞因之而受其影響者不少且爲明清兩朝最重要之法制國家之盛衰治亂人才之消長升沈皆於此焉卜之故亦不可略述也

## 第四十二章 弘正文學

物極則反。永樂以還。三楊之臺閣體。漸被天下。日流膚淺。奄奄無生氣。蓋已不容不變。當是時。而拔陣先起。以一洗其陋習者。是爲李東陽。顧東陽非所謂復古派。而如其門下生。乃始以復古相號召者。若李夢陽。何景明之徒。繼東陽而起。天下之歸之者。猶萬派之朝宗於海。是促李何之興者。不可謂非東陽一麾之力也。王元美謂李東陽之於李何。猶陳涉之啟漢。高穆敬甫稱東陽倡始之功。有似唐之燕許。是亦足以知其聲價矣。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天順八年。年十八。登進士。累遷侍讀學士。晉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與劉健。謝遷。並稱賢相。正德十一年。卒。贈太師。謚文正。東陽在位。務宏獎風流。推挽才雋。士大夫多出其門。文章學術。粲然可觀。海內翕然宗之。稱曰西涯先生。西涯天才秀逸。所作長短密約。高下疾徐。莽滔滔。唯意所欲。自謂興况所寄。觸左激右。而成聲。雖欲止之。而不可得已。蓋自得之言也。西涯之於文。其超於三楊無幾。特風氣至此。已駸駸乎轉而之大夏之域矣。詩宗法老杜。在永樂以後。有如老鶴孤鳴。擬古樂府。別出機杼。因人命題。依事立義。奇旨特剏。尤爲可稱。同時與西涯爲古文者。



有王鏊吳寬。鏊字濟之。吳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官戶部尚書。謚文恪。文規。昌黎。上及秦漢純而不弱。奇而不怪。雄偉俊傑。卓然振一代之衰。寬字原博。號匏庵。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文定。文典雅和平。才鋒不露。頗有廬陵遺風。又吳儼之。紆徐羅珉之。奇奧皆足羽翼東陽。挽回臺閣之弊也。

當西涯匏菴之爲唐宋文也。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乃起而與之抗。曰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曰古文之法亡於韓。曰視古修辭。宵失。諸理曰不讀唐以後書。故事凡出唐以下者皆擯。不用爲文。故作艱深鉤章棘句。至不可句讀。持是以號於天下。而邊貢。徐楨。卿。康海。王九思。王庭相等友而應之。號七才子。其中李何邊徐。又稱四傑。除王庭相。加宋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四人。又號十才子。明之文運。至是始生。一大變。漢魏之聲。由此高論於後世。而與韓歐爭長。文學界儼成二大潮流之觀。主漢魏者。排唐宋。宗韓歐者。斥李何。故李何之徒。常爲委罪之壑。然較其得失。秦漢之文。渾金璞玉。自一時風會。釀成後世文明。日進理欲。其顯故格。變而平事繁於往。故語演而長。自唐至明。習近千載。而李何以其偏戾之才。矯爲聲牙。詰屈無其質。而貌其形。故終於浮淺。

歸於踏襲誠不免多此一舉矣。

李夢陽字獻吉自號崆峒子宏治六年進士性傲岸負氣使酒不能久處館閣居常怏怏屢下獄遇救得免嘉靖十二年卒於家夢陽爲人僻戾嘗途遇張鶴齡乘醉罵之擊以馬鞭折其二齒識者鄙之又黨於宸濠誣讟善類才思雄鷲悍然以爲天下無人弘治中宰相李東陽主文柄楊一清爲之羽翼風靡一世夢陽師事之而譏其萎弱不足法嘗謂漢以後無文唐以後無詩卓然以復古自命規模漢魏浸潤六朝憲章盛唐所作雄奇高古濟以葩艷氣魄宏大籠罩羣賢吳人黃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書願爲弟子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華州王維植以爲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自終身效法之然夢陽專以摹擬爲主嘗曰今人摹臨古帖不嫌太似詩文何獨不然故後人譏其詩文模擬剽竊得史遷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要其才力之雄駿在當時實爲首出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歷任吏部員外陝西提學副使嘉靖元年卒年三十九景明爲人和而介尙節義鄙榮利錢甯正貴倖用事持畫

造門求題。景明拒之。乾清宮災。上書極言。義子不可畜。宦寺不當寵。北地江西之誣。上書爭之。甚力。其大節有如此者。初與夢陽爲詩文。甚相得名。成之後。互相詆譏。夢陽主摹倣。景明主剏造。各樹堅壘。不相下。兩人交遊。亦遂分左右。袒說者謂景明之才。本遜夢陽。而其詩秀逸。穩稱。反爲過之。然天下語詩文者。必並稱何李。其持論謂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錢謙益嘗撰列朝詩力詆之。

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爲詩喜白居易。劉禹錫。旣登第。與李何遊。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然故習猶在。夢陽譏其守而未化。禎卿詩鎔鍊精警。爲吳中詩人之冠。年雖不永。名滿士林。邊貢字廷實。歷城人。弘治九年進士。官至戶部尙書。貢早負才名。美風姿。所交悉海內名士。久官留都。優閒無事。游覽江山。揮毫浮白。夜以繼日。都御史劾其縱酒廢職。罷歸。四傑之中。邊貢稍下。康海字德涵。別號對山。武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與夢陽輩相倡和。訾議諸先達。忌者頗衆。夢陽下獄。爲屈意求救於劉瑾。踰年瑾敗。海坐黨落職。王九思字敬夫。鄆縣人。與邊貢同年進士。仕至郎中。坐黨。劉

瑾貶壽州同知。復被論勒致仕。海九思既廢居閭里。每相聚。汴東鄴杜間。挾聲伎酣飲。製造歌曲。自比俳優。以寄其怫鬱。兩人所作。大抵流於粗率。王廷相字子衡。浚川人。與康海同年進士。官至兵部尙書。詩亦沈鬱壯麗。然喜摹擬。多失真。

徐禎卿又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號吳中四子。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弘治五年舉於鄉。久而不第。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文章有奇氣。當筵疾書。思若湧泉。詩有六朝遺意。尤工書法。名滿寰中。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寅詩文初尙奇麗。晚節放格頗諧俚俗。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論者傷之。吳中自枝山輩。以放誕不羈爲世所指目。而文才輕艷。傾動流輩。傳說者增益而附麗之。往往出名教外。亦以見文士之無行也。徵明號衡山。長洲人。吳中自吳寬。王鏊。以文章領袖館閣。一時名士。沈周。祝允明。輩與共馳騁。文風極盛。徵明及蔡羽。黃省曾。袁孝。皇甫冲。兄弟稍後出。而徵明主風雅數十年。與之游者。王寵。陳道復。王穀祥。周天球。之屬。亦皆以詞翰名於世。諸子之才。大都七子之流。風餘裔也。

初顧璘與同里陳沂。王韋。號金陵三俊。其後寶應朱應登繼起。稱四大家。璘詩矩矱唐

人以風調勝。韋婉麗多致。頗失纖弱。沂與韋同調。應登才思。泉涌落筆。千言璘應。登專羽翼。李夢陽而韋沂。頗持異論。惟復古之說。舉世風從。雖欲別有樹立。而滔滔之勢。捲入於李何之波濤。矧其才不及李何者乎。

### 第四十三章 王守仁

有明一代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除一王守仁外。可謂無真儒。除一傳習錄外。可謂無學說。故王守仁前雖有薛瑄。胡居仁。丘濬。諸家。然皆酌伊洛之餘流。空談性命理氣而已。傳習錄外。雖有性理大全。五經大全。四書大全。等書。然皆墨守程朱之舊說。以張門戶。牆壁而已。陳白沙似爲陽明開其先。然其所守。不出象山之藩籬也。故有明一代之新發明。實惟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弘治十二年進士。選刑部主事。忤劉瑾。謫貴州龍場驛丞。劉瑾誅。歷任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兵部尚書。克平宸濠之亂。功業爛然。封新建伯。嘉靖八年。年五十八。卒於安南。謚文成。嘗築書屋於陽明洞。講學。故世稱陽明先生。

陽明之學。以致良知爲教。而主知行合一者也。以爲心卽理。理盡具於心。心外無理。省

察存養但全心中之天理。顧涇陽謂文成恐人以認識爲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將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玄虛。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故陽明之說雖本孟子而導源象山。故揚陸子而貶朱子爲義外之說也。而當時爲朱子之學之薛瑄門徒。遂起而與之爭。由是稱薛瑄一派曰河東派。稱王守仁一派曰姚江派。此二派實爲有明一代學術之大主幹。陽明嘗自叙其學歷。謂初溺於任俠。次溺於騎射。次溺於詞章。次溺於神仙。次溺於佛氏。遂復歸於聖賢之學。發明格物致知之旨。然則陽明之學術。原於儒而參以老佛。自成一家者也。陽明之功業。本於學而行。以任俠騎射。故能有所建樹也。陽明之文章。鬱然爲一代大宗者。由其始習詞章。絢爛之後。歸於平淡也。學術既已醇。功業又已著。其發爲文也。故雅健流利。有氣韻。有姿態。有光彩。不矜才氣。不尙綺綺。上振宋方之緒。下開歸唐之先。而其爲詩也。亦志和音雅。不求巧不弄奇。沖澗活澹。不墮腐爛。當弘正間。李何倡爲復古。陽明初與唱和。往來既而斷然棄去。社中人皆歎惜其不成。而陽明則曰。學如韓柳。無過文人。辭如李杜。無過詩人。志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者。人間第一等事業也。然則其文於文人外。

放異彩詩於詩人外見別趣蓋有以自得矣

#### 第四十四章 嘉靖文學一

弘治間李何倡爲復古海內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移宮換羽其於詞壇別樹一幟者若楊用修之華麗薛君案之雅正華察高叔嗣皇甫四傑之冲澹高古於時俗之規撫少陵以外或學韋柳或宗三謝然其勢甚微均非李何之敵用修名憤新都人著有升菴集君案名惠亳州人華察字子潛無錫人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皇甫四傑冲泮泮濂兄弟四人長洲人至嘉靖之際李王七子踵興更衍李何之緒論黃霧妖雲旁唐四塞七子者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也而李王爲之長謝吳次之梁徐宗又次之

始攀龍之官刑曹也與李先芳謝榛吳維岳輩倡詩社而榛爲主盟王世貞初釋褐先芳引入社遂與攀龍定交明年先芳出爲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譽入社是爲五子未幾徐中行吳國倫亦至乃改稱七子諸人多少年才高氣銳互相標榜視當世無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始擯先芳維岳不與已而榛亦被擯攀龍遂爲之魁其持論謂文自

西京詩至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於本朝獨推李夢陽諸子翕然和之非是則詆爲宋學故平生不讀大歷以後之書攀龍死世貞握其柄其所與遊者各有標目曰前五子徐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也曰後五子余曰德魏裳汪道昆張佳允張九一也曰廣五子俞允文盧柎李先芳吳維岳歐大任也曰續五子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燧趙用賢也曰末五子李維楨屠隆魏允中胡應麟及趙用賢也名號紛紛識者笑之李攀龍字子鱗號滄溟歷城人也嘉靖三年進士歷任刑部主事順德知府陝西提學副使移病歸鄉里構白雪樓於鮑山華不注之間日夕讀書吟詠其中賓客造門謝不見大吏至亦不迎以此得簡傲之謗隆慶元年復起爲浙江副使轉河南按察使至是襟度漸和平賓客亦稍進遭母喪以哀毀致疾隆慶四年年五十七卒攀龍爲人英邁才思勁贇名最高獨心重世貞天下亦並稱王李又與李夢陽何景明並稱何李王李其爲詩務以聲調勝所擬古樂府或更古數字爲己作生吞活剝覩焉不顧又臨摹太過七律爲人所推高華矜貴脫去凡庸心慕手追在王維李頎然句重字複氣斷續而神孤離亦非絕品文則贅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惟世之論者目何李王李爲一途



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洲之襲史，有似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所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此爲黃梨洲之論，雖不免過貶，然要其大體，近是已。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稱弇洲山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由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楊忠愍下獄，世貞傾心營救，見恨於嚴嵩，出爲青州兵備副使。父抒總督薊遼，爲嚴嵩搆陷而死。世貞伏闕訟冤，大學士徐階左右之，追復父官，轉大名兵備副使，入爲太僕寺卿，終刑部尚書。萬歷十八年，年六十五卒。世貞始與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持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四海。一時士大夫及山人墨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而藻飾太甚。晚年攻者漸起，世貞顧漸造平淡，頗自悔。舊學嘗曰：余作卮言時，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彼短此長，未足據爲定論。今行世既久，不復能秘，惟隨事改正，又贊歸有光畫像，亦表傾服之意。病亟時，尚手蘇子瞻集，諷翫不置。故其晚年不復詆斥宋學，蓋可知矣。世貞古文辭尚剪裁，而亦時出新意。詩則樂府古體高出歷下，七言近體亦規大家，然鍛

鍊未純故華瞻之餘時露淺率朱彝尊謂其病在愛博千篇一律安在無所不有而胡應麟獨奉世貞唯謹謂詩家之有世貞集大成之尼父也抑何貢諛乃爾

謝榛字茂秦號四溟山人臨清人眇一目喜遊俠旣而折節讀書刻意歌詩時李王結社重榛行誼推爲盟長攀龍贈詩曰謝榛吾黨彥咄嗟名士籍遂令清廟音乃在布衣客未幾攀龍位高名盛與榛論詩不合遂與絕交其書有云安可使一眇君子肆於二三兄弟之上於是同人皆助李斥謝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故榛詩曰奈何君子交中道兩棄置然榛交遊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其論詩謂取李杜十四家最勝者熟讀之以會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浩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杜陵也諸人心師其言厥後雖合力摺榛其稱詩指要實自榛發也榛詩近體字烹句鍊氣逸調高七子中稱爲獨步古體雖非所長亦自存本色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兵科給事中楊繼盛死國倫首倡賻送忤嚴嵩左遷南康府推官棄官歸嵩敗起爲建甯同知遷河南左參政國倫才氣橫放好義輕財歸田之後聲名與王世貞齊求名之士不東走太倉則西走興國萬歷中世貞歿

國倫猶無恙年八十餘卒陳臥子稱其雅鍊流逸情景相副前七子中之邊貢也梁有  
譽字公實順德人爲刑部主事三年以念母告歸杜門讀書大吏至亦辭不見宗臣字  
子相揚州興化人由刑部主事調考功郎謝病歸築室百花洲上讀書其中二人爲行  
皆有高致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仕至江西左布政使爲人清介有篤厚之行其詩雖  
模古哲而心慕手追在李攀龍少湛深之致梁宗徐並與吳國倫同年進士

論者以七子之詩不出模擬剽剝四字故慣用金樽明月陽春白雪等字面以自喜試  
披讀其全集久之自起厭勸之念比於前七子規模大小不相及遠甚雖然王李謝吳  
四子才氣亦自富健猶有牢絡一世之概故多有可觀後世耳食之徒不及知李王之  
眞價猥附前人雷同毀譽詬之者有如百犬吠虛效之者亦等沐猴而冠而鼓其說以  
爲文者若劉子威王槐野孫月峯葉逢春之倫傳相放習至余君房屠長卿輩而文之  
汎濫益甚君房辦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謂詩書二經卽孔子一部文選此其中  
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  
終篇其歸美六經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當時之搶攘於文界者或曰八家之文未

便。直。接。秦。漢。或。曰。論。語。一。書。孔。子。之。文。選。耳。後。進。晚。生。痼。語。流。注。文。勝。理。消。亦。已。甚。矣。故。反。抗。者。輩。出。亦。出。時。勢。之。所。要。求。也。

第四十五章 嘉靖文學二

復。古。派。之。倡。為。詩。必。盛。唐。之。說。猶。可。言。也。而。文。必。秦。漢。務。排。歐。蘇。則。未。免。勦。矣。乃。醉。心。李。王。之。名。者。一。昌。百。和。警。警。然。羣。集。其。旗。下。濁。流。混。混。蓋。胥。天。下。而。溺。之。矣。當。斯。時。卓。然。獨。立。不。為。所。搖。者。得。三。人。焉。曰。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而。如。茅。坤。徐。渭。湯。顯。祖。袁。宏。道。皆。聞。風。興。起。者。也。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後罷官歸。淇上屏居二十年。深自歛抑。無復昔日霸氣。日以著述為事。問業者踵至。嘉靖三十八年。年五十一卒。慎中為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既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倣。尤得力於曾鞏。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順之齊名。天下稱之王唐。又曰晉江。毘陵。又與唐順之趙時春熊過任瀚陳東李開先呂高號嘉靖八才子。務矯李何之弊。李王後起。又力排之。然卒不可掩。攀龍慎中提學山東時所賞拔者也。慎中初號遵巖居士。後號南江。

唐順之字應德號荊川武進人嘉靖八年進士自翰林罷歸讀書陽羨山中十餘年復召用兵部頗著武功嘉靖三十九年年五十四卒順之博學於書無所不窺初見慎中崇拜歐曾心爲不服久乃變而從之壯年廢棄益肆力古文洗洋紆折有大家風惟晚年遁而講學頗蹈語錄之體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嘉靖十九年舉於鄉試進士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講學者二十餘年家無儋石之儲泊如也弟子自遠方至者常數十百人稱曰震川先生年六十成進士授長興知縣用古教化爲治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薦爲南學太僕寺丞修世宗實錄卒於官有光爲明代古文中堅後起者多師奉之當王世貞踵二李之後執文壇牛耳聲望赫然而有光以一老舉子與之抗力相舐排目之爲妄庸巨子詆其學曰俗學世貞大憾之其後亦心折有光歿後世貞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而徐渭亦稱之曰今之歐陽子也或以之與王唐並稱爲嘉靖三大家或與宋濂方孝孺王守仁及王唐稱爲明六大家有光爲文原本經術最好太史公書而得其神理於叙事文尤善然亦往往失於枯淡闌入時文

境界。要。以。比。於。李。王。七。子。爲。秦。漢。盜。臣。則。王。康。歸。三。家。不。失。爲。唐。宋。之。忠。臣。也。已。  
茅。坤。徐。渭。湯。顯。祖。輩。原。非。大。家。不。過。承。王。李。之。波。決。瀾。倒。踵。王。唐。而。張。反。對。之。骸。者。也。  
坤。字。順。甫。別。號。鹿。門。歸。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取。順。之。所。選。唐。  
宋。八。大。家。文。加。批。評。刊。之。盛。行。海。內。鄉。里。小。生。無。不。知。茅。鹿。門。名。然。鹿。門。生。平。於。經。史。  
學。甚。疏。但。學。文。章。故。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批。評。亦。多。不。得。要。領。去。王。唐。遠。甚。渭。字。  
文。長。山。陰。人。性。狷。激。而。牢。落。不。偶。以。狂。而。死。天。才。超。軼。文。則。宕。逸。詩。做。李。長。吉。絕。出。倫。  
輩。而。不。免。於。鬼。氣。襲。人。顯。祖。字。義。仍。一。字。若。士。臨。川。人。萬。歷。間。進。士。詩。宗。范。陸。文。慕。宋。  
濂。力。排。擊。李。王。之。古。文。辭。尤。善。詞。曲。所。著。玉。茗。堂。四。夢。極。有。名。及。袁。氏。兄。弟。與。鍾。譚。輩。  
前。後。並。起。橫。行。闊。步。天。下。殆。爲。之。風。靡。焉。

#### 第四十六章

#### 公安派與竟陵派

明。至。萬。歷。年。間。積。弱。已。甚。內。則。委。鬼。專。橫。正。氣。銷。鑠。所。謂。東。林。黨。人。則。死。徙。竄。逐。有。如。  
東。漢。黨。錮。外。則。愛。親。覺。羅。氏。已。下。遼。河。以。東。七。十。餘。城。選。都。遼。陽。勢。將。伺。機。南。下。治。亂。  
興。亡。之。運。固。不。待。智。者。而。決。矣。

於此殘燈無焰之秋文學承嘉靖之流風雖屬萎靡不振而其間公安一派變以清真竟陵一派又易以幽峭較李王派之庸廓粗厲似已進步然一失之淺率一失之僻澁炎炎燎火亦尤不陽其愈於李王者無幾文章固果與國運爲盛衰乎然其辭闕之意氣亦不容泯沒也

公安派者袁宏道兄弟三人之所倡也宏道字無學公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仕至吏部侍郎兄曰宗道字伯修萬曆十四年進士卒後贈禮部尙書弟曰中道字小修萬曆四十四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兄弟并有才名世稱三袁而宏道最爲白眉號曰中郎先是李王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時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宏道承之年十六結社城南自爲之長爲詩歌古文倡主性靈尙妙悟及知吳縣聽斷敏活公庭無事與士大夫談說詩文以風雅自命後辭官徧游吳越名山水歸築園城南植柳萬株號曰柳浪與中道及一二老衲吟哦其中以清新輕俊之詩矯王李之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爲公安體而王李風由此漸熄然戲謔嘲笑間雜俚語故空疏者便之有識者竊以爲笑也如西湖詩云一

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偶見白髮云無端見白髮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笑則滑稽之談近於鄙俗矣宏道且如此况其雷同附和者乎竟陵派者鍾惺譚元春之所倡也鍾惺字伯敬號退谷竟陵人萬歷三十八年進士仕至福建提學僉事少負氣名聞公車間爲人嚴冷不喜接俗客屏謝人事愛名山水脫逃於禪而卒自宏道以清真矯王李之弊惺以其淺率復另出手眼變而之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爲唐詩歸又選隋以前詩曰古詩歸鍾譚之名滿天下先是惺爲詩聲氣應求尙寡及元春起而和之閩中蔡一年先降心相從吳中張澤華淑等亦聞聲響應然後海內之稱詩者皆靡然從之奉其言爲準的謂之竟陵體元春字友夏天啟七年舉於鄉二子根孤伎薄其詞旨渾淪晦僻大爲通人所譏矯枉過直公安竟陵兩派所同也而學之者方以爲駕於前人其浮淫所及滔滔不返而國運亦隨之盡矣

第四十七章 明末文學



天啟崇禎之間。外患內憂。如麻而起。朝多闕茸之臣。將少干城之選。士大夫或怵於國事。或激於聲氣。相與裁量。得夫譏刺朝政。奔走相屬。聯爲聲援。而天下始囂然喪其讀。書樂道之心。故其時以詩文爭鳴於世者。雖不乏其才。而繁星熠燿。燭火紛紜。倏然而爲北斗之宗。燭龍之曜者。實渺不可得。雖然。斯時之爲學者。承東林之風尚。激濁揚清。皆能矯然有以自異。及夫國事日壞。奮厲有加。雖學術未宏。而以其忠直之氣發爲文章。旁薄鬱遏。空涌激訐。轉若盛於平時。若黃道周各奏疏。史可法報睿親王書。其光芒之所燭。豈可以晚明限耶。其他如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承崑山之墜緒。而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克存先正矩矱。惟石齋閣部。當與文山。疊山。齊光。不可以文家論。而諸家又沼澤之水。少所灌潤。茲惟舉其間。標目坊社。爲世倡率者。以著見。梗槩若復社。幾社。豫章社。其聲光之卓。燦亦有明之神龍掉尾也。

復社者。張溥。張采之所倡也。張溥字天如。太倉人。與同里張采共學。齊名。號婁東二張。崇禎九年。以選貢入都。采成進士。兩人皆名徹都下。已而采官臨川。溥歸集郡中。名士

相與復古。學命其文。社曰復社。刻所私試經義。以張之一時。高才宿學。多出其間。聲譽震於吳中。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以葬親。乞假歸。讀書若經生。無間寒暑。四方噉名者。爭走其門。盡名爲復社。溥亦傾身結納。交遊日廣。聲氣通朝。右有所品題。甲乙頗能爲榮辱。諸奔附麗走者。輒自矜曰。吾以嗣東林也。執政大僚。由此惡之。會蘇李上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溥同里陸文聲。輸貲爲監。求入社。不許。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崇禎十四年。溥已卒。而事猶未竟。溥所師奉主於王李。所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以資提倡。猶有名爲文敏。捷豐艷。遂無苦功。入細。嘗以泥金扇面。信筆書稿。故所成就。不能遠到。采字受先。其文樸質。過於溥。而才實遜之。

幾社者。陳子龍。夏彞仲。徐孚遠。何剛等之所倡也。子龍字人中。又字臥子。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以功擢兵科給事中。福王監國南京。子龍累言事不聽。乞去。尋受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兵。欲舉事。事發。被捕。投淵死。允彞字彞仲。與子龍同年進士。聞北都變。允彞走謁史可法。與謀興復。南都陷。投淵死。孚遠字闇公。剛字慤人。皆殉難死。允彞工屬

文。當。時。張。溥。張。延。樞。等。慕。東。林。講。席。結。文。會。名。曰。復。社。允。彛。子。龍。等。亦。結。幾。社。相。應。和。以。文。章。論。子。龍。尤。高。子。龍。工。舉。子。業。尤。善。倚。聲。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詩。襟。度。宏。遠。天。骨。開。張。國。變。以。後。之。作。更。爲。激。昂。沈。着。自。公。安。竟。陵。狎。主。齊。盟。王。李。之。壇。幾。於。阨。塞。子。龍。崛。起。雲。間。挽。之。以。廻。於。大。雅。亦。不。可。謂。無。功。惟。其。宗。旨。以。王。李。爲。依。歸。故。後。之。痛。貶。王。李。者。且。集。矢。於。子。龍。然。子。龍。懲。王。李。之。失。於。廓。落。稍。參。以。神。韻。亦。可。謂。善。學。王。李。者。矣。

豫。章。社。者。艾。南。英。之。所。倡。也。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好。學。無。所。不。闕。萬。曆。末。塲。屋。文。腐。爛。南。英。深。嫉。之。與。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天。啟。四。年。舉。於。鄉。試。進。士。不。第。而。南。英。日。有。名。負。氣。陵。物。人。多。憚。之。兩。京。繼。覆。江。西。郡。縣。盡。失。南。英。乃。入。閩。唐。王。授。御。史。尋。卒。始。王。李。之。學。大。行。天。下。談。古。文。者。悉。宗。之。後。鍾。譚。出。而。一。變。至。是。錢。謙。益。負。重。名。於。詞。林。痛。相。糾。駁。南。英。和。之。排。詆。王。李。不。遺。餘。力。與。章。羅。陳。及。徐。巨。源。傅。平。叔。萬。茂。先。王。于。一。黃。雷。岸。陳。士。業。連。鑣。共。爲。古。文。奉。震。川。爲。正。宗。時。陳。子。龍。師。承。弇。洲。千。子。與。之。論。文。極。口。鄙。薄。以。爲。少。年。

不學不宜與老學論辯。自取敗缺。海內文章家無不右千子。黃梨洲謂千子經術之功甚疏。徒有議論。其摹倣歐曾與摹倣王李者。祇爭一頭面。臥子晚亦趨於平淡。未嘗屑屑於摹倣之間。未必爲千子之所及也。

有明一代文學。蓋顛倒於門戶搶攘之中。攻何李伐歐。曾喜聲調。尙性靈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施及末流。其爭益激。其學益非。而其國亦已不振。然而薪盡火傳。前清文學之盛。要亦於此而發其端也。

## 第五編 近世文學

### 第一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

歷代文學之昌盛以前清爲最前清三百年中以康乾兩朝爲最其原因犖犖大者蓋有三種（一）學術之發達（二）國勢之彊盛（三）朝廷之獎進是也

#### （一）學術之發達

周末諸子百家之學而統一於漢漢以後儒老佛三家之學而陶鎔於宋漢學之特色求名物訓詁度數其長在考據而代表之者孔馬賈鄭宋學之特色尙領悟存養其長在義理而代表之者周程朱陸漢學近實宋學近虛漢學之弊苛碎宋學之弊迂拘此其大較也流及前清二者並極其盛於漢學則康熙朝有顧炎武閻百詩毛奇齡朱錫鬯胡渭惠士奇江永何焯之倫開其先乾隆朝有焦循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錢大昕王鳴盛阮元紀昀汪中孔廣森孫星衍洪亮吉趙翼之徒昌其燄於宋學則康熙朝有孫奇逢李顒湯斌陸隴其李光地張伯行方苞施閏章之屬衍其傳乾隆朝

則有蔡世遠、陳宏謀、朱珪、全祖望、姚鼐、彭紹升、羅有高、汪縉之朋抗其流，各出特長，互爭雄長。故文章莫盛焉。考其來源，蓋有二種：明自李何倡爲復古以後，於是爲古文辭者，或崇史漢，或主歐曾，漢宋之標幟，殆已留其小影。楊慎、焦竑起而以博洽矜承其流者，始厭宋元以來儒者之空疏，勤於爬梳辨析，泊乎晚葉，復社、幾社、豫章社各張職志，風流所及，社會雲興，則有若甬上之講經會，創於陳夔、獻明州之鑒湖社，主於李杲堂、太倉之應社，起於顧麟士、武林之讀書社，主持於聞子將、嚴印持，其興起人才不可殫述。易代而後，遜迹邱樊者，仍以其蕉萃枯槁之音，追嚶鳴求友之好，其聚於越中者，有西湖八子爲一社，而李文纘爲之長，南湖九子爲一社，而高宇泰爲之長，西湖七子又爲一社，而董劍鏢爲之長，以至翠微峯之易堂九子、宋牧仲之雪園六子，其聲力氣燄皆足以矜式後人，故被其風者蔚然一興於學，質有其文，此原於講社之功也。明社旣屋，旣感夷夏之防，復篤君臣之義，大都抗節不屈，隱居求道，若顧炎武、孫奇逢、黃宗羲、李顥、王夫之、胡渭、萬斯大、毛奇齡、江永、魏禧等，皆耽志典籍，自少至老，未嘗釋手，故或長名理，或通經學，或能文章，以至歷史、輿地、步算、律歷、音韻之學，靡不淹貫精絕，由是

師門遞衍風尚日蒸而其尤奇者顧黃以下諸人類皆克享大年多者八九十歲少者亦六十餘歲故於漢宋兩途能深造自得含宏而光大之卽其見於文章者要皆根柢深厚陶鑄百家此原於修養之富也

## (二) 國勢之彊盛

前清版圖之大武功之盛歷代所未有也康熙朝翦滅臺灣征服準部雍正朝削平青海撫有苗疆乾隆朝平準噶爾服緬甸夷金川賓安南戡定回疆綏撫西藏於是東起朝鮮西踰葱嶺北抵西伯利亞南盡交趾支那舉前代所未臣屬者悉統治於一王方內大寧邊垂清謐牛馬蔽原野餘糧棲甫田戴白之氓老死而不聞兵警京師繁華甲於天下詞人才子生於此秦平歌舞之中故能敬業樂羣優游於文藝之圃沈潛於翰墨之林俛察仰觀陶然皆有以自得其感於物者旣休明而壯盛斯其見於言者亦雄大而崢嶸有漢宋博厚深醇之思無元明卑靡局促之態不必叩其大也卽以一技一能觀之若徐基之十峯集五卷自詩賦古文以及填詞洋洋纒纒多至數千言皆集前後赤壁賦中字以成之趙吉士之疊韻千律凡詩一千五百餘首皆疊金壇於漢翔所

貽四首之韻。萬江友之璇機碎錦二卷。皆迴文詩圖組織工巧。黃之雋之香屑集十八卷。皆屬集唐之作。周宣武六言詠史詩多至百首。凡此皆屬古今創見之業。雖傲精神於無用之地。亦以遭時清晏。得以泄心。咕暉成此。傲帚也。

(二) 朝廷之獎進

上無提倡。則下少駿奔。所謂待文王而後興也。前清倡率之功。比於歷代尤異。清起長白。獷悍無文。太祖時以蒙古文合滿洲語音。創爲滿文。太宗命大海榜式翻譯漢籍。既而諭諸大臣。八歲以上子弟。必令讀書。此爲其文教之始。及世祖克定中夏。自知鄙陋。不足以懷輯漢人也。而又不勝其慕從之心。故範我文化。用資順守。其諭禮部詔曰。朕惟帝王致治。文教爲先。臣子致君經術爲本。自明末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不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儒術。以開太平。爾部傳諭學臣。訓督士子。凡理學道德。經濟典故。諸書務要研究。淹貫通古。明今明體。則爲眞儒。達用則爲良吏。果有此等實學。朕將不次簡拔。重加作用。康乾兩代。繼志重光。前後百數十年間。其君旣英明而神武。其臣亦博學而多文。朝廷之上。濟濟雍雍。或賜序文。或賜詩詞。文酒交歡。唱酬無間。



其風起海內。有如此者。而承流宣化之臣。如施閏章。王士禎。阮元。畢沅等。軺車所至。或崇樸學。或揚風雅。菁莪之化。幾徧野人。其裁成土類。又如此者。至其徵聘。隱逸。搜求。遺書。君臣間所爲殷殷不勸者。尤有二特典。足以增進當時之文教。一開博學鴻詞科。一編纂圖書。是也。博學鴻詞科。創於唐。上元。垂拱間。宋咸淳繼之。越四百年。而至前清。康熙乾隆重修此科。以網羅魁奇英異之才。康熙之時。得五十人。而被薦者。凡百八十六人。乾隆得十五人。補試四人。而前後薦辟共二百六十七人。經術文章之士。莫不該於其中。詞學之盛。蓋遠度越乎宋賢。而當其時之燕躍鵠踊。爭自磨刮。以待徵拔者。正不乏人也。而又特開館局。使從事於圖書筆研之間。食以廩粟。於康熙則有明史。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全唐詩。康熙字典等之編纂。於乾隆則有古今圖書集成。大清會典。大清一統志。四庫全書。總目。續通典。通志。通考。皇朝通典。通志。通考等之撰述。并開四庫。以供學者之搜討。雖其意主牢籠。出於政治上之方略。而影響之所及。足以驅天下於浩博之一途。而益有以自力承學之士。又以投其結習之所好。亦沈蟬於文史之間。以終其生活。而文學遂以大昌。

有是三因故前清一代文學盛於歷代試以漢唐宋明比較觀之漢去古未遠學有本原而撥尋灰燼之餘思泉枯竭天下新離兵革北有平城之困南有尉佗之強高帝起自亭長性不喜儒無當於三因之一故遲至武宣而始昌唐有太宗之文治武功而承六代綺靡之敝學術崩離已久收拾且難遑言深造有其二而缺其一故詞盛而理弱宋始兼乎詞理而五季盜竊簡陋無文雖有右文之君相已無雄邁之氣風至於明三大原因未有其一故其所得徒咀嚼古人糟粕之餘而無甚表曝以此知前清文學之冠絕今古非偶然也夫運會之所趨天地且不得而闕其用有秦之燔滅而後有漢之爬搜有六代之詞華而後有唐之風雅有儒老釋之混流而後有宋之道學鄉使無明季之醞釀留貽而清至康熙天下粗定未久六十年間人才之盛亘古無儔卽曰過化存神豈得遽臻斯詣是則康熙之人才孕育於明季者也乾隆之人才浸染於康熙之風流者也播種於東南而收功實於西北前清之盛亦運會使之然哉

## 第二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

一代文學之潮流必有數派之銜采爭奇而後滂沛而充盛明代程朱陸王之爭史漢

歐曾之訟。至清初稍息。而漢宋之門庭始興。治其學者。類能蓄道德而能文章。康雍之間。魏禧、汪琬、姜宸英、計東、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施閏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趙執信之流。聯鑣接軌。各以詩鳴海內。蓋郁郁乎文已。純皇御宇。考藝修文。天下益翕然侈爲繁博。綜稽之學。標漢學之幟。以攻有宋諸儒。爲文務博辯。閱麗相尙。以考據駢儷。惠棟、戴震、王鳴盛、錢大昕、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汪中之徒。蔚然四起。於時姚鼐獨崇義理。矯爲方氏之傳。以號於天下。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而陽湖、惲敬、張皋文亦起而倡爲古文。與之枹鼓相應。遂又有陽湖派。詩自漁洋提倡。神韻以後。傳者踵繼。雖趙執信與相齟齬。而卒莫能撓其鋒。逮翁方綱、袁枚、沈德潛出。或求格律。或主性靈。於是神韻派始衰。沈氏之學特盛。道咸以降。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士猶高語周秦漢魏。薄淡遠簡樸之文。爲不足爲。而姚瑩、梅曾亮、曾國藩之倫。相與衍方姚之遺緒。而曾氏尤折衷漢宋。兼取二者之長。會其時歐學東浸。士頗注目於外情。魏源、馮桂芬、薛福成輩。首以其說導海內。漢宋門戶之爭。庶幾乎熄矣。詩大半奉杜。或衍昌谷玉谿。或介昌黎山谷。要不越歸愚之範圍。綜而論之前清文學。茁發於康熙。

爛漫於乾隆道咸以還內變遞起外壓方興文學一途遂生頓挫然前軌未遠流風猶存尙足稱一時之盛光緒甲午而後國威忽墜情見勢絀憂國之士始有奮發圖強者康祖詒梁啟超師弟拔自新進出其雷霆精銳之才改易更革以振刷天下之耳目雖變不旋踵亦足牖我光明自非風氣蔽塞之鄉腦筋遲鈍之子莫不舍其舊而新是謀朝野上下新舊始騷卒之舊者早喪其精新者止掠其似舊者腐爛而無用新者弔詭而難行二者交譏而文學益以荒落此前清三百年盛衰升降之大畧也

前清文學之盛極矣而康雍乾三朝文字之獄遞興亦爲歷代所未有蓋清以外族入主中夏逆知漢人之不服故猜防疑忌之念深而漢人以素習於攘夷之教故久而不馴其化由是而見於著述發之歌詠者往往有之亦有偶失檢點因疑搆禍若莊廷鑑之史禍戴名世南山集之禍查嗣庭之北闈獄大義覺迷錄之曾氏獄陸生柵之獄胡宗藻之獄徐述夔之獄或以記述冒犯或以議論悖逆或以詩詞譏刺甚者以試題字面堪疑而目爲不道以著作忘題年號而指爲叛夫若斯之類不勝枚舉希旨邀功之徒章上其事考逮薰灼動至百千生被族誅死受尸僇天下震駭老幼寒心夫人情挫

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身處忌諱之朝時慮吹求之吏由此父兄師保相戒爲謹敕之行屏氣窒息不敢少放於言卒以養成罷軟卑劣之風媿娶驚蹇之習自明季東林講學士大夫恫於國勢相率爲激訐之行民氣庶幾稍起乃一剪於逆閹再挫於奸相清起而尤痛抑其燄毆士林於無用之學務斲而小其材而生其時者又不欲與聞國政竄身藝林後起者震於風波之潛駭益依古籍以爲明哲之方破碎之漢學禪寂之宋學熟爛之時文浮麗之詞章浸淫漫衍而國華於以徂謝三百年中何嘗有一瓌瑋瑰奇之彥陳長沙之策上同甫之書卒至降國興學區爲二物龔自珍曰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籀其府焉裊裊其鐘簾焉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獮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其臣不亦莫乎盛之中有其衰焉覘世道者蓋於此而永歎矣

昌黎有言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舊畚前世之以文不朽者要皆原本經史而清一代文人類能說經鏗鏗列於經師儒林者抑足與於文苑之選今取其文采表著者并綴於篇

### 第三章 明季遺老

前清文學之盛實由明季遺老開其源而遺老中之以學問文章津逮後人尤遠者莫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卽世所稱國初三先生

黃宗羲字太沖號南雷餘姚人世稱梨洲先生父尊素明天啓中御史以劾太監魏忠賢遇害時宗羲年十九袖鐵錐入都訟冤至則忠賢已誅因鎚擊逆闕餘黨并殺害父二獄卒歸益肆力於學經史百家無所不窺受業劉蕺山之門與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有東浙三黃之目清兵南下糾合里中子弟數百人號世忠營拒清兵軍潰亡命走剡中其後海上傾覆知無恢復望乃奉母返里門畢力著述而四方請業者日至清廷屢徵不起康熙三十四年年八十有六卒門人私謚曰文孝宗羲爲學雖出於姚江之派然以慎獨爲宗實踐爲主不恣言心性墮入禪門凡橫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良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兼而有之尤嘗以古文自命其論文以爲文必資於學曰讀書當從六經而後史漢而後韓歐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發爲詩文始爲正路舍是則旁蹊曲徑又曰自唐以後爲文之一大變然而文章之美惡不與

焉其所變者詞而已所不可變者千年如一日也此論足以破明世門戶之爭掃文士  
逐末之習矣故其文不名一家晚年尤愛謝朓羽文以所處之地同也詩尙獨得而幽  
折婉勁有南雷文案詩歷若干卷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亭林先生少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  
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清兵下江南謀與邑令楊永言嘉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  
起兵奉故鄣撫王永祚以從夏允彝於吳中兵潰其沆死之永言行遁去炎武與歸莊  
幸脫免鼎革後流寓四方凡六謁孝陵六謁思陵足迹所至北則燕趙東抵齊魯南上  
會稽西歷關隴往還河北諸邊塞者凡十年始卜居陝之華陰大臣爭欲薦之屢以死  
拒得免康熙二十年年六十九卒炎武少有異稟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凡  
邦家之典禮郡國之利病以至天文地理兵術農政之事靡不通曉其出遊以二馬二  
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卽坊肆中發  
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嘿誦諸經注疏以爲常故其學問  
該博考證精詳當時稱爲閎儒生平恥爲文人謝絕應酬文字嘗曰文不關於經術政

理之大不足爲也。韓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李二曲爲其母求傳，再三終謝不作，顧不輕爲文，而文與詩均無媿。作者駢文亦俊邁，有逸致，著有亭林詩文集。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學者稱船山先生，衡陽人。少負異才，讀書十行俱下，踰冠與兄介之同舉崇禎鄉試。明年張獻忠陷衡州，執其父以爲質，夫之自引刀刺其肢體，昇往易父，賊見其重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未幾北京陷，涕泣不食者數日。順治四年，清兵下湖南，因走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疏薦於桂王，已而授行人，尋聞母病，間道歸。至則母已前卒，其後桂林傾覆，知天下事已不可爲，決計老牖下，深自晦匿。浪迹郴永漣邵間，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觀生居，著書五十二種。道光時，鄧顯鶴始刻其書十八種行世。其後曾文正兄弟復續刊其未盡者，統名船山遺書。夫之生平論學，以宋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尤推尊橫渠。生逢鼎革，自以先世爲明世臣，存亡與共，始則崎嶇嶺表，備嘗險艱，繼則竄身猿峒，遠迹人世，故國之戚無間，死生本不自以文名而餘事之見於文詞者，隨地湧出，不假修飾，自成一種。至文其志潔而芳，其言哀以思。



若前後所詠落花詩及鼓柵詞。要皆騷怨之遺。方之阮籍詠懷。陶潛述酒。何多讓焉。此外以性理學稱者。有孫奇逢。李顥。陸世儀。夏峯。以象山陽明爲宗。而通以朱子之說。二曲接關學之遺。主於悔過自新。於程朱陸王不爲左右。袒桴亭。則恪守程朱家法。皆不應徵聘。開有清一代風氣之先者也。

#### 第四章 明季遺老 二

明季遺臣。專以詩文著稱者甚衆。或抗志而甘枯槁。或覲顏而仕新朝。若侯魏錢吳之倫。皆卓犖一時。風起後進者也。

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南邳人。祖父皆明顯官。與方以智密之。冒襄辟疆。陳貞慧定生。號四公子。在南都以清議自持。力排魏闈餘黨。及福王監國。魏闈義兒阮大鍼得勢。將盡誅黨人。方域走免。明亡後。奉父歸鄉里。順治十一年卒。年三十。有七。方域爲人豪邁。多大畧。喜任俠。不苟然諾。周人之急。千金不吝。初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古文。文類於其人才氣。奔放超軼。雄悍如健鶻。磨空鯨魚。赴壘魏禧。稱爲目睛不及轉瞬。蓋在於此。然其才氣盛而學力未逮。疏暢有餘。深厚不足。亦享年不永。未臻厥成也。生平

尤長於敘。傳淋漓頓挫。激昂震盪之處。直摩史遷之壘。青門湛園勺庭堯峰諸人之絨。傳非無可稱。而比於雪苑神來之筆。幾有仙凡之別。至其感懷烟景。寄意酒盃。弔往思來之作。尤爲風神特妙。汪琬云。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甯南一書。尤酷擬史遷。可推近時作者。王士禎云。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而朱彝尊亦云。文章之難。自雪苑之外。合於作者。蓋寡信乎三子之推尊爲不誣已。

魏禧字冰叔。號勺庭。又曰裕齋。寧都人。兄弟三人。皆善文。時號寧都三魏。而禧尤著人。呼曰魏叔子。年十一。爲諸生。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號慟。日哭臨縣庭。憤咤不欲生。謀舉義兵。不果。乃棄諸生服。隱居教授。與彭士望。林時益等九人。移家翠微峯。所謂易堂諸子也。自是益肆力古文辭。喜讀史。尤好左氏及老蘇之文。其爲文。主論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摹畫淋漓。年四十。乃出遊。涉江踰淮。至吳越。汎交天下奇士。大抵率遺民也。康熙中被舉博學鴻詞。以疾辭。後二年。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儀徵。年五十七。所著有文集。目錄左傳經世諸書。其論文。謂學柳州。易失之小學。廬陵。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衍學。穎濱。易失之蔓學。半山。易失之枯學。南豐。易失之滯學。惟學昌黎。

老泉少病然昌黎易失之生老泉易失之粗病終愈於他家所作雄深雅健霸氣稜稜能寓變化於法度之中節制愈森嚴而筆力愈奇縱紀文達謂爲策士之文程伯垂稱爲文之飛將軍世恒謂雪苑敘傳叔子議論爲文壇雙妙清初文家無出此二家之右者然叔子敘傳曲折迷離姿態橫生亦不可抹視馮少渠云其文之曲折處在能縱然其病亦正在此波折太過往往不免繆戾

同時江右有王于一亦工詩古文爲人倜儻自豪晚寓浙中西湖僧舍所著有回照堂文集爲文如殷雷未奮又如奔崖壓樹槎枒盤礴旁枝得隙突然干霄自明季公安竟陵之說盛行文體日瑣碎于一與新建陳士業徐巨源歐陽憲萬輩均能獨開風氣于一名猷定號軫石士業名宏緒號石莊巨源名世溥憲萬名斌元皆遺民也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明萬歷三十八年進士崇禎初爲禮部尙書清兵下江南謙益迎降仍授原官兼秘書院學士以史局副總裁修明史已而引疾歸江南十餘年卒時年八十三謙益才力富健學殖鴻博主文章之壇坫者五十年幾與王世貞相上下極力排詆李何王李二袁鍾譚尤不在齒數一時帖耳推服所作敘事必兼議論

而惡勦襲。詞章貴鋪序而賤彫巧。可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然有數病。闊大過於震川而不能入情。所用詞華。每每重出。至以朝廷之安危。名士之隕亡。判不相涉。以爲由己之出處。故有識者掇爲正錢錄。以譏之。詩沈鬱藻麗。原本杜陵。出入韓白。蘇陸元虞。諸家逸情高致。在梅村祭酒之上。沈歸愚稱其生平著述。大約輕經籍而重內典。棄正史而取稗官。金銀銅鐵。合爲一爐。六十以後。則頽然自放。尊之者謂上掩古人。薄之者曰。澌滅唐風。均非公論。著有初學有學二集。謙益以明世顯宦。義當與國存亡。而臨難苟免。投身異族。其大節固已乖矣。至乃名列貳臣。著述盡燬於乾隆之朝。反以資挑妻者。勵臣節。正人心之術。而沈氏之國朝別裁集。亦以勅命全行刪去。卽區區文華。何有哉。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少遊復社。張溥甚重之。因從受業。崇禎四年成進士。稍遷南京國子監司業。明亡歸鄉里。奉父母讀書。不通請謁。侯朝宗贈書戒以必全臣節。無出仕新朝。會薦剡。交上有司敦迫。就道遂出。爲祕書院侍講。國子監祭酒。間歲丁憂。南還。因堅臥不起。康熙十年卒。有梅村集四十卷。紀文達稱其少作大抵才華艷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爲道。

上暮年蕭瑟論者以信庚方之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爲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艷一時尤稱絕調惟古文每參以儷偶既異齊梁又非唐宋殊乖正格蓋詞人之作散文猶道學之作韻語雖強爲學步本質終存也偉業強迫出山原非本志嘗以枉節爲生平恨事其集中往往見之屬疾時調寄賀新郎一首尤極悲咽又作令書自敘事略曰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爲天下大苦人吾死後歛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云云察其心事比於謙益之無恥不可同日而語矣

與錢吳齊名者有龔鼎孳亦貳臣傳中人也字孝升號芝麓合肥人與牧齋梅村有江左三大家之目而所作實不及錢吳此外明遺逸中尙有以詩古文名者大抵不脫公安竟陵之餘習云

## 第五章 清初之文學

明季文社之盛多在東南碩彥鴻生蒼頭特起故其文章幾冠被天下清初翰苑之士

大都於此取材焉。而其著聲都下者有施閏章、宋琬、汪琬、姜宸英輩。施、宋二人於詩尤高。汪、姜二子於古文爲著。一則拔神韻派之前茅，一以啟桐城派之塗徑。

施閏章字尙白，號愚山，宣城人。順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補員外郎，尋擢山東提學僉事。秩滿遷湖西道參議，居無何以裁缺歸。里居十年，詔舉博學鴻儒，召試授侍講，纂修明史，尋轉侍讀。康熙二十二年卒。閏章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古文、詞。其在官以文學節吏治，自入史館後，士大夫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忠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已。遇羈人才士，矢志無聊，多方爲之延譽。士以此益歸其門，著有學餘堂集。

宋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順治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稍遷吏部郎。歷任永平、兵備及紹寧台道，被誣去官。流寓吳越，復起爲四川按察使，入覲留京師。而吳三桂叛，陷成都，妻子皆在蜀，憂憤而卒。性孝友，虛懷下士。工詩、古文、詞，盛名滿天下。與施閏章埒。有南施、北宋之目。著有安雅堂集。

施、宋二子各因其所生之地而氣質有剛柔之不同。施以溫柔敦厚勝，宋以磊落雄健。

勝一以學一以才也。王士禎謂荔裳詩自遊浙江後頗擬放翁五言歌行。時闖杜韓之奧。其入蜀後歌行氣格深穩。又謂其詩雖好用人名而不陷於點鬼簿典切渾成。良不易到。愚山之詩自謂譬之作室者。瓴甃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築起。紀文達嘗以之與漁洋較論。頗得其要。謂士禎之詩自然高妙。固非閨章之所及。而末學沿其餘波。多爲虛響。以講學譬之王所造如陸。施所造如朱。陸天分獨高。自能超悟。不必拘守繩墨。朱則篤實操修。由積學而漸進。然陸之學惟陸能爲之。揚簡以下一傳而爲禪。朱學數傳以後。尙有典型。虛悟實修之別也。

清初兵革甫息。而文章之盛。常在江南。荔裳愚山。首與丁葯園、張譙明、嚴瀨亭、周釜山、趙錦帆、唱酬。日下鼓吹斯文。號燕臺七子。先是葯園又與其同里陸圻、柴紹炳、毛先舒、孫治、張綱、孫吳、百朋、沈謙、虞黃、吳陳、延會諸人稱西冷十子。而愚山同里亦有梅、清、梅庚、高詠、袁啟旭。工詩。稍後於愚山而詠之名與愚山齊。人號宣城體。詠字阮懷。號遺山。有遺山堂。若岩堂等集。葯園名澎。字飛濤。浙江仁和人。著有扶荔堂集。

汪琬字茗文。號鈍菴。長洲人。學者稱堯峯先生。順治十二年進士。觀政通政司。未幾謁

歸肆力古文辭。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乃由南宋以上溯韓歐。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尋補戶部主事。改刑部員外郎。遷郎中公。退無時不以古文自操。嘗與龔鼎孳、李天馥、王士禛、陳廷敬、宋犖、劉體仁、董文驥等以詩文相切劘。而琬因文見道務爲經世有用之學。故歷官皆有可稱。免官歸。結廬堯峯。居九年。益閉戶著書。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授編修。與修明史。逾年歸。康熙二十九年卒。著有鈍翁類藁。其學於易書詩春秋三禮喪服。咸有發明。嘗語學者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論文謂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以成一家。故其爲文法有餘而才不足。意固以廬陵震川爲歸宿。而邊幅局促。意緒迫狹。殆非侯魏之匹。但其精鍊明晰。亦自有過人者。簡明目錄稱爲馴雅。溫粹靄然。儒者之文。蓋爲近之。性卞急。好詆訶。見文字必摘其瑕。故恆不滿於人。亦恆不爲人所滿。琬矜博洽。而有闔百詩糾其謬。琬矜詞章。而有王阮亭折其鋒。琬之勁敵。畧可見矣。

姜宸英字西溟。一字湛園。慈谿人。少工詩古文辭。爲諸生。名徹九重。聖祖嘗謂侍臣曰。



聞江南有三布衣。尙未仕耶。三布衣者。朱彝尊。嚴繩蓀。及宸英也。會徵鴻博。兩布衣皆入翰林。而宸英未豫。尋薦纂修明史。仍許與試。主試者爭欲得之。顧宸英性疏縱。醉後違科場式。累被斥。康熙三十六年。年七十矣。試於禮部。復違格。主者慕其名。爲更正之。成進士。及廷對。帝問進呈十卷中。有浙人姜宸英乎。宸英績學能文。至老不倦。可置一甲。爲天下讀書人勸。遂以第三人賜及第。後以非罪死獄中。宸英論文。以爲周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莫盛於國策。聞者頗駭之。爲文雅健。有北宋人遺意。魏叔子謂朝宗肆而不醇。堯峯醇而不肆。宸英在醇肆之間。時躋其論。詩宗浣花。而參之玉局。以盡其變。有詩文集若干卷。

此外與堯峯西溟相角。而以文鳴當世者。有葉燮。嚴虞惇。計東。潘來。邵長蘅。孫枝蔚。諸人。然究不及堯峯之溫雅。西溟之宏肆。葉燮字星期。號已畦。吳江人。學者稱橫山先生。康熙九年進士。其論文謂議論不蹈襲前人。卓然自吾立。方爲立言。論詩曰。生曰新。曰法。有死法。有活法。死法爲定位。活法爲虛名。死法初學能言之。活法作者之匠心。不可言也。所作詩。意必鉤。元語必獨。超甯不。

諧俗時吳中稱詩者多宗范陸究所獵者范陸之皮毛耳因著原詩內外篇力排其非吳人士多從之汪琬居堯峯說經經變持論與相鑿柄門下士亦互有詆謾及汪歿乃曰吾向不滿汪氏文亦謂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以規之非謂繆盭於聖人也且汪歿誰譏彈吾文者乃取向所摘汪文短處悉燔之其門下士沈德潛最著計東潘來與燮同邑東字甫草號改亭爲人有奇氣幼受業張溥之門弱冠著籌南五論上閣部史公史公奇之其深明大略陳同甫莫能過也順治十四年舉順天鄉試三試春官不第遂浪遊四方在吳中與徐健菴汪堯峯尤西堂諸人狎主齊盟卒年五十有二來字次耕號稼堂顧亭林高座弟子也康熙己未以布衣舉鴻博爲學淹貫無所不通詩古文尤精博無涯涘嚴虞惇字寶成號興菴常熟人與宸英同榜一甲第二人爲文陶鑄羣言與歐曾相近江南人士刻其集以繼震川之後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武進人也爲文長於敘事醇而肆簡潔而雄深大抵英爽颯發不如朝宗而根柢勝之明切善議論不如叔子而春容勝之清初布衣以文鳴者朝宗叔子外惟青門可與鼎足云。

## 第六章 王漁洋朱竹垞

清初詞人皆厭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談詩者頗尙宋元而宋詩之質直流而爲有韻之語錄元詩之縟艷化而爲對句之小詞王士禛崛起其間以清新俊逸之才成興會神到之作其持論略本嚴羽曰詩畫一指曰詩禪一致曰捨筏登岸禪家以爲悟境詩家以爲化境苟刻舟求劍緣木求魚是亡天機神化之妙者也特選古詩選唐賢三昧集以示學者準的而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詩而以王維壓卷雖曰仿王介甫百家例然其微意固有在矣

士禛以神韻之說爲海內倡主詩壇之盟者五十餘年而其名位聲望又足以傾動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仰之如泰山北斗翕然奉以爲宗於是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神祕說遂傳爲詩家之真諦儼然爲一代正宗士禛字貽上號阮亭自稱漁洋山人世爲新城右族順治十五年進士仕至刑部尙書康熙五十八年年七十八卒於家士禛少爲錢牧齋所重及長學殖日進聲望日高嘗游歷下集諸名士於明湖賦秋柳詩和者數百人在京師與汪茗文程周量劉公猷梁曰緝彭羨門董文驥以詩相倡

和在揚州與林茂之杜于皇孫豹人方爾止等修禊紅橋又與陳其年邵潛夫等修禊如臯冒氏之水繪園每公暇輒召賓客泛舟載酒平山堂吳梅村云貽上在廣陵畫了公事夜接詞人蓋實錄也迄官禮部復與李湖北陳午亭宋牧仲及汪程劉梁等爲文社時宋荔裳施愚山曹顧菴沈驛堂皆在京師與士禎兄弟唱酬無虛日又嘗奉使南海西嶽徧遊秦晉洛蜀閩越江楚間所至訪其賢豪考其風土遇佳山水必登臨融懽會粹一發之於詩故其詩能盡古今之奇變蔚然爲一代風氣所歸遭遇聖祖留意文學特詔賦詩稱旨所被恩寵優渥乾隆中高宗特旨以士禎績學工詩在本朝諸家中流派最正賜諡曰文簡所著有帶經堂集九十二卷他著述稱是兄士祿字子底號西樵順治十六年進士士祜字子測號東亭康熙九年進士計東曰三王並工詩西樵阮亭早達故聲譽隆起若東亭之才詎肯作蜂腰哉

漁洋詩旖旎風華函情繇渺入蜀以後詩骨愈蒼詩境愈熟濡染大筆積健爲雄錢牧齋曰貽上之詩文繁理富佩實銜華感時之作愴惻於杜陵緣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徐乾學曰先生於詩擇一字焉必精出一詞焉必潔施愚山曰先生詩舉體遙傷興寄超

遠殆得三唐之秀而上溯乎晉魏旁采於齊梁然神韻之說足矯明代模擬之風而其  
敝也餒莽蒼之氣縛適折之力偏於修辭有類瀨祭未免近於空廓此其所以爲世譽  
馨也故美之者多短之者亦多當漁洋聲望奔走天下士時而吳喬日之爲清秀李于  
鱗汪琬亦戒人云勿效其喜用僻事新字宋荔裳嘗譬之爲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  
清雅又能加宮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故能傾動一時而趙執信特作談龍錄詆爲  
縹緲無著袁子才後起曰阮亭主修飾而略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此  
可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其論詩絕句云不相菲薄不相師公道持論我最知一代  
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惟紀曉嵐評之曰漁洋古體惟宗王孟上及謝朓而止  
以較十九首之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則有天工人巧之分近體多近錢郎上及李頎而  
止律以杜甫之忠厚纏綿沈鬱頓挫則有浮聲切響之異此論甚爲平允凡神韻之妙  
在一片天機興會篇幅大者固非所宜而漁洋之才又未足以斡旋之故絕句最所擅  
長太白以後殆絕儔匹雖排詆不少而傾服者卒未嘗易也

與漁洋齊名者有朱竹垞名彝尊字錫鬯秀水人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古學凡天下

有字之書無不披覽以飢驅走四方北出雲朔南踰嶺嶠東浮滄海登之罘經甌越所至叢祠荒塚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奇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除翰林苑檢討預修明史又預修一統志以事罷官歸里結曝書亭荷花池南家居十九年藏書八萬卷著述不倦康熙四十八年年八十有一卒有曝書亭集八十卷竹垞記誦博洽妙於詩文嘗謂詩文須本經史否則淺陋勦襲入詞館日與諸名宿掉鞅文壇時王漁洋工詩而疏於文汪茗文工文而疏於詩閻百詩毛西河工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竹垞兼有諸家之勝所爲文雅潔淵懿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實跨劉敞黃伯思樓蘇之上詩牢籠萬有與漁洋並峙爲南北二大宗論者謂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副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運之朱貪多王愛好二人似未易優劣實則朱之文在漁洋文畧之上朱之蒼勁可敵王之高華跌宕者出於杜韓冷峭者合乎皮陸殆無施而不可也其所爲見絀者聲望之高與慕從者之盛不及阮亭耳漁洋以名位之尊生於承平之世所至宏獎士類提倡風雅得其一言賞拔莫不名譽鵲起聞其風者益思依以揚聲門徒之盛如梅庚洪昇吳雯郎廷槐劉大勤史申義湯

右會輩皆足爲一代詩豪。世所傳者有師友淵源錄、燃燈紀聞、卽播至朝鮮、薑山冷齋楚亭諸人，莫不宗仰之。其教義之廣被可知也。然當其時，除竹垞外，尙有與漁洋角逐者。若宋犖、田雯、彭孫適、查慎行之倫，皆與之驥首齊驅。割據壇坫，卽如嶺南三家，亦幾尉佗自王。獨開風氣，犖字牧仲，號漫堂，商邱人。仕至吏部尙書。詩文皆爲當代所推著。有綿津詩集。詩宗子瞻，名與漁洋齊。有漁洋綿津合刻詩行。世雯字紫綸，號山薑，德州人。康熙三年進士官，至戶部右侍郎。著有古懽堂集、長河集。詩文皆組織奇麗，其縱橫排鼻之氣，幾欲駕漁洋而上之。孫適字駿，號羨門，海鹽人。康熙十七年以試鴻博第一授編修，充明史總裁。工詩，與漁洋齊名。時號彭王。著有松桂堂集。慎行字悔餘，晚號初白，海甯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授編修，嘗遊學黃梨洲之門。又受詩法於錢田間。詩學蘇陸，才氣開展，工力純熟，微少蘊藉。蓋其書卷少，不能使典，又好議論，專用白描，亦其失也。稍後於漁洋，實可與之並武。嶺南三家，陳元孝、恭、屈翁山、大均、梁藥亭、佩蘭也。而恭爲稱首。詩清迥拔俗，得唐賢三昧。古體間入選理，洪稚存論嶺南三家，有句云：尙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其聲價蓋可知矣。

## 第七章 方苞劉大櫟

一代文章之盛必有魁者之儒以樹其中心勢力。唐之昌黎宋之廬陵元之道園明之震川或起於國初或出於中葉萬山磅礴獨屹主峯清初人文森起照爛連城然或學養未純津逮不遠及桐城方苞振起於康熙之末別裁諸僞體一發爲純理之文姚姬傳出而衍之而後清之古文儼成一王之法信乎其才有過人者矣。

方氏論學一以宋儒爲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尤精者爲三禮晚年七治儀禮次之爲春秋皆有成書間讀諸子於荀管二家別有刪定本皆行於世論文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讀其文知其篤於倫理有中心慘怛之誠蓋其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露夙不喜班史及柳文常條舉所短而力詆之人或以爲過而自守其說彌篤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又謂周秦以前文之文法無一不備唐宋以後步趨繩尺而猶不能無過差是以所作上規史漢下仿韓歐不肯少軼於規



矩之外而擅其峻潔。著有望溪文集行世。

方苞字靈皋桐城人。學者稱望溪先生。少遊太學。李光地見其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姜宸英亦稱之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萬斯同尤奇之。謂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諸家。惟韓愈氏於道粗有所明。其餘資學者。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苞自是一意窮經。於通志堂徐氏所雕九經。凡三度芟蕪之。取其粹言而會通之。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嘗與姜西溟王崑繩論行身祈嚮。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其庶幾乎康熙四十五年。舉進士。聞母疾。未釋褐遽歸。南山集禍作。苞牽連下獄。論死。李光地力救之。得免。死隸旗下。以白衣直南書房。尋拜武英殿總裁。世宗卽位。詔免旗籍。擢內閣學士。乾隆初。遷禮部右侍郎。未幾爲忌者所中。落職。十四年年八十有二。卒。兄舟字百川。工制舉文。苞治古文。詰諸經。皆舟發其端。卒年三十七。

望溪之文。後人推尊至矣。清淡簡遠。於韓歐以後。自爲一宗。然雄偉博大之處。方之古人。良爲未逮。雖曰才短。亦以遭時摧忌。深自歛抑。不敢爲高論放言。故益趨於謹約。或

曰試觀望溪能喫得住一二大題目否能敍得一二大名臣眞豪傑否能上得萬言書痛陳利病否洵不免論者之反唇矣

與苞同里者有劉大櫚字耕南號海峰工詩古文當康熙末方苞名重京師見其文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同里劉大櫚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海峰名然輒試不遇卒年八十三其文喜莊子尤力追昌黎然比於方氏之深醇不逮遠甚其所見重者姚鼐表章之力耳詩格亦蒼勁入古爲文名所掩著有海峰詩文集

### 第八章 神韻派之反抗者

方漁洋以神韻之說倡導海內士林皆爲之風靡而首唱異議者厥有趙執信入乾隆世又有翁方綱袁枚沈德潛諸人掎其後王氏之說幾於遏而不行而其詩錄乃禪於沈氏故沈氏之與漁洋可稱前清二大宗派

趙執信漁洋之甥婿也輩爲晚出執信通籍時當世號爲能詩者麀集輦下而漁洋爲之魁古詩自漢魏六朝至初唐諸大家各成韻調變律者多不講與古法戾漁洋自負妙契執信往請問漁洋靳焉執信宛轉竊得之因著聲調譜以發其秘又著談龍錄力

詆之漁洋初見其詩厚相知賞爲之延譽及執信罷官歸里人搆諸漁洋遂見疏薄而執信歸嚮常熟馮氏不顧也馮氏者名班字定遠號鈍吟其說詩力排嚴羽尤不取江西派而論事多達物情論文能究古法執信最爲折服一見鈍吟雜錄卽嘆爲至論終身守之不敢背稱爲私淑弟子執信詩峭折有餘醞釀不足紀昀曰王以神韻縹緲爲宗趙以思路鐓刻爲主王之規模闕於趙而流弊傷膚廓趙之才力銳於王而未流病纖小兩家互救其短乃能各見所長執信字伸符號秋谷晚號飴山老人山東益都人也著有飴山堂詩文集

翁方綱以學爲詩者也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精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詩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誠齋間多至六十餘篇其論詩謂漁洋拈神韻二字固爲超妙但其弊恐流爲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虛也所爲詩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證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中雖辦香少陵東坡初不執一家也方綱早歲顯達典鄉試督學政最多晚歲罷官家居巋然爲海內文章老宿其弟子最著名者有吳嵩梁蘭雪樂鈞蓮裳等

袁枚。蔣士銓。趙翼。乾隆中所稱爲江左三大家者也。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世稱隨園先生。爲人通脫佚蕩。頗爲學者所訶。爲古文駢體。皆才思空湧。奇想天外。能自發其思於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言者。不能達。悉爲達之。以才運情。使筆如舌。此其長技也。論詩主性靈。正與漁洋神韻說反對。以爲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無詩。此說本之袁中郎。適中神韻說病處。然不善用之。失之淺率。有如村嫗。响响隨園。老後頹唐。足以證之。其論文謂文貴曲。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木直者無文。其拳曲盤紆者文也。水靜者無文。其撓激於風者文也。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巧者曲之謂也。故其文提頓呼應。離合斷續之間。皆有條理。而病在貪多好。引僻書。喜用奇字。不免爲才所累。士銓字心餘。一字茗生。號清容。鉛山人。爲人深於情。勇於義。常以扶植末俗。綱常爲己任。遇忠孝事。輒以長歌記之。悽愴激楚。使人雪涕。洵有益社會之文也。吳蘭雪曰。序事諸作。以班馬之才。行杜韓之法。沈鬱頓挫。變化錯綜。有識有力。有聲有色。蓋其至性奇善。不可磨滅。故發之於詩者如此。古詩勝近體。七古尤勝。蒼蒼莽莽。不主故常。正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信足配山谷而追杜陵矣。翼字雲松。號

甌北陽湖人爲人倜儻才調縱橫而機警過人所遇名公卿無不折節下之同時與袁子才蔣心餘友善才名亦相等詩以學力制勝不無涉於理路之嫌然能驅使百家莊諧並見奇恣雄麗不可逼視嘗梓行詩集或謂之曰雖不能爲杜子美於楊誠齋則有過之無不及翼傲然曰吾詩自爲趙詩何知唐宋洪亮吉嘗論之曰袁如通天神狐醉便露尾蔣如劍俠入道尙餘殺機趙如東方正諫時帶諧謹此足以見三家之特色矣三家之在當時負海內重名所至交結公卿激揚後進以詩文倡酬而袁之得名尤盛世稱南袁北紀紀謂紀昀曉嵐直隸河間人也

沈德潛江南老名士也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乾隆三年舉於鄉年六十六矣明年成進士越二年授編修仕至禮部侍郎告歸高宗最愛其詩勅和御製詩甚多恩賞優異前後受賜詩至四十餘首歷代詞人寵眷之隆未有如德潛者也乾隆三十四年卒年九十七賜諡文愨四十三年東台縣已故舉人徐述夔所著二柱樓集詩詞悖逆被奸告集有德潛所作述夔傳下庭議追奪階銜祠諡德潛少受詩法於葉橫山講究格律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尤所服膺者老杜次及昌黎義山東坡遺山下至青邱崆峒

大復、臥子、阮亭皆能兼綜條貫。選古詩源及五朝詩別裁集以標示宗旨。嘗曰：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又曰：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法，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行止所不得，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吳下詩人靡然從之者，踵相接。初有盛錦、陳樾、周準、顧詒祿，繼有王鳴盛、王昶、錢大昕、曹仁虎、黃文蓮、趙文哲、吳泰來、稱吳中七子。後起者又有褚廷璋、張熙純、畢沅。再傳弟子則有武進黃景仁、私淑弟子則有仁和、朱彭。而宗漁洋者有法式善及文哲。泰來後復出而依漁洋。乾嘉以來，詩傳之廣，未有若德潛也。高宗序其集云：遠陶鑄乎李杜，近伯仲乎高王。蓋今世之非常者，高王指青邱、漁洋，謂其詩有過之無不及也。

乾嘉之際，海內詩人項背相望而得大名之盛者，蓋略具於上矣。其他風流標映，列宿詞壇者，於蜀有彭端淑、張問、陶於吳有洪亮吉、楊芳燦、楊揆，於越有金農、杭世駿、厲鶚、吳錫麒、郭麐，於贛有曾燠、吳嵩梁，於湘有鄧顯鶴、歐陽輅，於皖有趙青藜、吳鼐，或號三君，或稱嶺南四家，皆能門艷標新，輔轍一時之盛。三君者，大興舒位、秀水王曇、昭文孫源。

湘也。其才相若。詩名若鼎足焉。世稱爲三君。云嶺南四家者。順德黎簡。張錦芳。黃丹書。及番禺呂堅也。而張錦芳又與同邑胡亦常。欽州馮敏昌。稱嶺南三子。諸家之詩。大抵宗法老杜。出入義山。昌黎山谷間。而如吳抑菴之宗孟韓皮陸厲大鴻之喜精深峭峻者。蓋寡。

### 第九章 駢體文之興盛

自胡元馭宇以還。制誥之文漸去藻麗。明代因之。作者亦鮮。至李何七子。高語西京麗辭。始稍稍振起。李王繼之。益瀉厥緒。殘明陳臥子。張西銘。皆工爲斯體。其高者幾於駕有宋而上之。清初承明季之遺。其著者有若吳兆騫。陳其年。吳綺。章藻功。尤侗。卽名儒如顧炎武。經生如毛奇齡。以其該博之才。偶爾遊戲。皆庸中之佼佼者也。

清初以駢體著名者。實推陳吳章三家。而其年爲之最綺才稍弱。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又別爲遁詞。譬諸明代之詩。其年導源庾信。才力富健。如李崆峒之學杜。綺追步義山。如何大復之延中。唐藻功純用宋格。則公安竟陵之流也。其年嘗曰。吾胸中尙有駢體文千篇。特未暇寫出耳。而汪堯峰稱之曰。唐以前不敢知自開寶後七百年無此等。

作矣。實則氣粗詞繁，尙非至者。其年字維崧，號迦陵。宜興人。著有《湖海樓集》。綺字園次，號聽翁。江都人。著有《林蕙堂集》。藻，功字，豈績。錢塘人。著有《思綺堂集》。

乾隆之際，號爲漢學者，蔚興鄙宋儒之空疏。媿陋務爲閎衍瑰麗之文。胡天游、鷹揚、於前八大家，振藻於後，或追蹤燕許，或希風潘陸。高者爲漢魏下者亦不失爲齊梁。其視中晚唐體，北宋體，殆蔑如也。駢文之盛來者莫尙己。

天游之文，奧博奇肆，有唐燕許之遺。嘗舉博學鴻詞，才名冠一時。袁枚與之同應召試，獨心折而師事之。天游字雅威，號雲持。山陰人。著有《石笥山房集》。後天游而起者，有昭文、邵齊燾、字荀慈，號叔寧，著有《玉芝堂文集》。能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其同歲生王太岳、芥子，亦好爲駢體文，以高簡稱。見荀慈作，歎爲天授，爲輟不作。而規史漢及韓柳同時，與荀慈同爲駢儷之文者，有武進劉圃之《錢塘》、吳穀人《南城》、曾賓谷圃之名《星煒》、字映榆，著有《思補堂集》。爲文名貴，光昌掃盡清初浮侈晦塞之弊。蓋於孟堅、孝穆、子安三家用力甚深。穀人名錫麒，字聖徵，著有《正味齋集》。詩境超妙，爲朱查、杭厲之後勁。駢體能合漢魏六朝唐人而冶爲一爐，胎息既深，神采自王，委婉激潔，是其



所長賓谷名煥字庶蕃著有賞雨茅屋集文清轉華妙擅六朝初唐之勝晚年所作尤健嘗云古文喪眞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卽是古文信有味乎其言之也游荀慈門下者有陽湖洪亮吉字稚存其文樸質若中郎適宕若參軍肅穆若燕公其自敍所著書與他人說經之書皆用偶語述其宗旨然數典繁碎初學效之易傷氣格而破體例稚存少與黃仲則景仁字也齊名號洪黃其後沈研經術與同里孫淵如論學相長又稱孫洪淵如名星衍爲文風骨適勁在六朝漢魏之間與淵如稚存以專經著名者又有曲阜孔廣森字搗約號稟軒少受業於戴東原明公羊春秋其持論謂駢體文以達意明事爲主六朝文無非駢體但縱橫開闔一與散體文同也又云第一取音節近古不可用經典與衍之文又不可雜制舉文柔滑之句著有儀鄭堂集全椒吳鼐嘗合袁邵劉吳孔孫洪曾爲駢文八大家鼐字山尊號抑菴善爲駢體文沈博絕麗朱文正公珪嘗稱之謂合邱遲任昉爲一手著有夕葵書屋集八家外無錫有楊芳瓌江都有汪中陽湖有劉嗣綰鎮洋有彭兆蓀並皆有名於時者也其繼八家而起者有劉開梅曾亮董基誠祐誠兄弟方履篋傅桐周壽昌趙銘王闓運李慈銘王先謙嘗選其文爲十大家以繼

前八家十家文大率氣體清雋宗尚不出兩漢六朝初唐此外何栻之富麗孫同康之精雅繆荃孫之朗潤皮錫瑞之疏鬱王先謙之簡淨亦不愧爲一朝之後勁云

### 第十章 桐城派與陽湖派

當隆乾中葉漢學之徒滿天下相尙以閎博之文詆斥宋學殊甚其時桐城有姚鼐者起獨宗有宋諸儒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闕一義理爲幹然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爲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當時相授受者特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餘韻沾被百年成就遠大不可謂非一代之傑也鼐持論謂學不博不足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孤生俗儒守其陋說屏傳註不觀固可厭薄而矯之者乃專以攷訂名物象數爲實學於身心性命之說則詆爲空疏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故蔑理法以講學爲迂是皆不免於偏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戶敦實踐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乃著九經說以通義理考據之郵撰古文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有惜抱軒文集集中贈錢獻之序與魯賓之論文諸書皆其宗旨所在也

蓋自望溪方氏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推文家正軌海峰繼之同時閩人朱仕琇梅

崖亦以古文名重輦下。於是師梅崖者有瑞金羅有高臺山新城魯仕驥絜非師海峰者有吳殿麟定王悔生灼姚姬傳鼐鼐又兼師梅崖最號爲大家論者謂望溪之文質恒以理勝海峰以才勝學或不及鼐則理與文兼至三人皆籍桐城故世號桐城派云鼐自乾隆二十八年通籍後改禮部主事擢刑部郎中尋乞養歸主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講席凡四十年所成就士尤多門下箸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碩甫劉開孟塗婁縣有姚椿春木寶山有毛嶽生生甫歙縣有鮑桂星覺生而管梅方姚四人尤稱高足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異之傳其子嗣復植之門有戴鈞存莊最爲著稱自謂生望溪海峰之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與同邑蘇惇元重增訂望溪文集爲功於方氏甚鉅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魯絜非及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請業姬傳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姬傳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永福有呂璜月滄者歸嚮桐城嘗問道於仲倫春木以所學倡於廣西其鄉人有桂林朱琦伯韓臨桂龍啟瑞翰臣平

南彭昱堯子穆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新化鄧顯鶴湘皋與碩甫友善以文相切磋善化孫鼎臣芝房更從遊伯言之門而武陵楊彝珍性農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湘鄉曾國藩滌篁亦以姚氏文家正軌未嘗外索由是桐城文派湘中稱盛焉而浙中有邵懿辰位西吳中有魯一同通甫皆從伯言講論者也代州馮志沂魯川學於平定張穆石川亦間學於梅伯言姚氏古文之傳之遠實最推梅伯言推廣之力伯言道光二年進士仕至郎中有柏枧山房文集

自惜抱繼方劉爲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尙其文號桐城派當海峰之世有錢伯坰魯思從受其業時時誦其師說於陽湖惲敬子居武進張惠言皋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世號陽湖派嗣起者有秦瀛小岷陸繼輅祁孫董士錫晉卿李兆洛申耆惟茲所稱陽湖派者就其發源地而名之非若漢宋門戶之角立也顧或者謂桐城派爲儒者之文陽湖派爲策士之文其面貌略有不同然陽湖爲古文者陸祁孫所選七家文鈔則望溪海峰惜抱與子居皋文並列固

無所軒輊於其間也。子居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嘉慶二十六年進士。著有大雲山房集。皋文嘉慶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七年卒。著有茗柯文集。皋文之死也。子居聞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不多作者。以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矣。當併力爲之。嘗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禪理。其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子居自謂吾文皆自司馬子長。出子長以下。無北面者。皋文治經。頗深。言易主虞翻。言禮主鄭元。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愈歐陽。修陸孫。祁。謂皋文研精經傳。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澀然而清。秩然而有序。則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荆川。遵巖。又上而求之盧陵。眉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此足以徵陽湖派之文於桐城。不爭立異也。以上諸家。王先謙氏所輯續古文辭類纂。論列頗詳。可以考見其流別。

### 第十一章 折衷派與曾國藩

時至道咸之際。科舉之流。毒日深。漢宋兩家。嘒嘒爭持。而其學亦以衰。倣學宋者。空疎。

簡陋。宗漢者。凌雜繁蕪。高語周秦。則棄其精深。而描摹其瑣屑。極論程朱。則遺其骨理。而擗摻其皮毛。武將不解兵事。儒者徒上空談。故洪楊發難。金田所至。望風崩潰。論者至以其禍亂之蔓延。詆爲講漢學者之所招致。抑未免持之過甚也。夫學術門戶之爭。原起於末流之失。有賢者出。固將辭而闢之。使協於中正之途。曾國藩。生丁其間。自擊夫漢宋學者之不相通。曉在京時。從唐鏡海講授義理。亦復宗尙考據。洪楊之變。既出其學以成不世之勳。又樂與當時賢士大夫。以學問文章相切磨。主海內之盟者。凡二十年。一時遊其門者。若李元度。薛福成。黎庶昌。張濂卿。吳汝綸。輩皆極文章之選。當是時。海禁大開。天下有志之士。方爭言洋務。而文正公子紀澤。與魏源。郭嵩燾三人。尤號爲爛於西學。文正亦知守舊不可益。奏派聰穎子弟。前赴歐西各國。肄習學藝。其所造就。至今猶賴其用。蓋漢宋門戶之爭。得文正之剷除。而又加以外力之衝盪。有識者始曉然於一邱一壑之爲非。前此姚鼐。惲敬之徒。固嘗欲磨鎔而砥平之。而必至文正推而至之大者。亦時會之有以爲之也。

文正之爲學也。嘗欲合道與文。而爲一。以爲文之純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所

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能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竊欲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故其文深宏駿邁以戴段之學力發爲班馬之文章自稱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啟之然實闕於惜抱者遠甚黎庶昌曰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始變化以臻於大信非阿好之言也

與曾文正同時並稱者有吳敏樹楊彝珍南屏身居野逸沈思獨往自謂不屑步武桐城嘗選史記別鈔以正桐城談古文者仿歸氏之失而卒之所得未嘗越姚氏軌範之外也性農書卷少而理解疏故絕鮮風趣惟鍊字琢句雅勝常人然以比於曾氏之雄厚二家均所不及其繼曾氏而起者有石門閻鎮珩字季蓉爲學不守門戶家言嘗曰

學。無。古。今。適。於。用。之。謂。賢。所。著。六。典。通。考。綜。貫。百。家。洪。纖。畢。舉。春。秋。經。世。之。書。也。擬。於。馬。端。臨。秦。蕙。田。之。作。洵。堪。鼎。足。無。慚。爲。文。練。博。雄。深。實。兼。有。曾。吳。楊。三。家。之。長。而。植。品。孤。高。無。當。世。大。人。爲。之。延。譽。故。其。學。不。顯。夫。古。文。自。曾。氏。而。後。可。稱。者。絕。少。追。漢。魏。者。喜。爲。奇。詞。奧。語。摹。方。姚。者。取。媚。間。情。眇。狀。蓋。國。運。之。不。振。而。文。運。亦。隨。之。矣。

## 第十二章 史學之昌盛

馬班尙矣。蔚宗之博瞻。三國五代之謹嚴。六朝南北之名雋。唐書之鍊密。莫不各有可觀。胡元以後。斯道寢衰。宋遼金三史。總成於托克托等之手。而宋史大旨在於表章道學。其餘皆姑以備數。疏舛蕪漫。僕數難窮。遼史依據甚少。頗傷疎略。金史材料較詳。體例較嚴。整而去前賢遠甚。明修元史。成於倉卒。極爲草略。清起而於前諸書多所攷正。凡勅諸臣編輯及私家著述之作。類能度越前人。其奉詔編輯者。有明史通鑑綱目三編。通鑑輯覽。續通典。通志。通考。諸書。明史起康熙十八年。成於乾隆四年。體裁嚴密。考究精詳。通鑑之屬。改良於前。明通制之屬。博覈乎原。箸蓋與修諸臣皆極一時人才之選。而其間號爲精通者。尤以萬斯同爲最。斯同字季野。學者稱



石園先生浙江鄞人爲黃梨洲高足弟子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明史稿五百卷皆斯同所手定故明史能正唐以後史官設局分修之失其屬於私人著述者有馬驥繹史谷應泰明史記事本末高士奇左傳記事本末畢沅等所撰續資治通鑑陳鶴陳克家所撰通鑑明紀諸書繹史每事各立標題用紀事本末體纂錄開闢至秦末之事援據浩博考證詳密過袁樞遠矣明史紀事本末每篇論斷皆仿晉書之例行以駢偶隸事親切遣詞精拔又可謂別調孤行者也高士奇廣章冲之所編畢沅等因宋元明人之所續皆精審愈於前書尤奇異者則有黃宗羲之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條析師承辨別宗派於諸儒源流分合敘述周詳誠偉製也同時作者孫奇逢之理學宗傳萬斯同之儒林宗派皆上溯孔子下逮明末述其授受源流足稱精卓其繼起者李清馥之閩中理學淵源考江藩之國朝漢學師承記條舉支流釐然在目非徒依傍舊聞者比也又乾隆之世古學大興治史學者尤多考正補訂之作助前人之所不及或補志補表或補注或拾遺其書不可枚舉屬於攷訂者尤以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爲著諸所糾正創見極多其言義法者有章學誠之文史通義能發前

人所未發比於史通畧無遜色前清一代史學之盛蓋如此矣

### 第十三章 詞學之復興

詞至南宋始極其變歷金元始衰至明而大敝金初吳激蔡松年才譽並推號吳蔡體元遣山繼之風流醞藉不減周秦元趙孟頫虞集薩都刺張翥之倫號爲大家而蛻巖尤傑出風流婉麗有姜吳之遺以一身閱元之盛衰故閱亂憂時頗多楚調張埜倪瓚邵亨貞輩聯鑣競響亦饒雅音明世曆禩尤長詞人代起不下三百餘家而合者特少國初沿蛻巖之風軌若楊基高啟劉伯溫之作皆溫雅芊麗咀宮含商永樂以還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於世惟花間草堂諸集盛行然李楨瞿祐張肯之流亦能接武前哲至錢塘馬浩瀾洪以詞名東南而花影妖淫人謂吐玉含珠實則殘脂賸粉周白川夏公謹諸老間有硬語楊用修王元美則強作解事雖小令中調頗有可取而長調則雜於俚俗至陳子龍起始以天然之神韻寫悱惻之深情言內意外殆無遺議可謂開有清風氣之先者矣

清承明季講學之遺而詞學亦蔚然蒸起西冷十子

參見本章第五節

蓋被幾社之風而興者

也。當是時號稱能手者尤莫盛於東南吳梅村之流麗穩貼直逼幼安龔孝升如花間美人自饒斌媚曹秋岳則春容大雅風動浙西毛西河則溫麗精深更諳樂律顧貞觀之彈指詞極情之至出入南北兩宋而奄有衆長彭羨門之延露詞長調堪獨步江左小詞亦不減南唐風格宋琬慢詞多商羽之音嚴繩孫小詞極精妙之選以及李雲之哀艷宋徵輿之俊逸尤侗之圓轉徐鉉之雅麗皆倚聲之擅場也其振起於北者王士禛之衍波詞體備唐宋美非一族小令尤所擅長曹貞吉之珂雪詞不爲閨襜靡曼之音而寄託遙深風華掩映性德之飲水詞得南唐二主之遺其一種淒惋處至令人不忍卒讀關中孫枝蔚則獨法蘇辛以飛揚跋扈之氣寄嶽寄歷落之思尤得北方清剛之致而聲教尤廣者更推朱竹垞陳迦陵竹垞神明乎姜史刻削雋永艷語雖多一歸雅正清代前後作者莫能過焉陳其平與竹垞並負軼世才同舉博學鴻詞交又最深其爲詞亦工力悉敵烏絲載酒一時正未易軒輊也其年嘗自中州入都偕竹垞垞刻所著曰朱陳村詞流傳海內及於禁中康乾間言詞者幾無不輸心嚮往惟朱才多不免於碎陳氣盛不免於率故其末流有纖巧粗厲之病李良年與其弟符竹垞之弟子

也。其詞皆盡掃科臼，獨露本色。武曾兼有夢窗、玉田之長，耕客絕似蔣竹山一派。當時論者，至以竹垞、武曾並稱。朱李嗣是，以往沈岸登、學姜氏而得其神髓者也。許田杜詔，其品在夢窗、玉田之間者也。下此厲太鴻、過葆中、史位承、鄭板橋、汪對琴、蔣心餘、趙璞、涵、吳穀人、郭頻伽之倫，大抵出入白石、梅溪、夢窗、樂笑翁、碧山、蛻巖間。繼武竹垞分鑣迦陵南宋一派，可稱極盛矣。其矯然自異者，惟太倉王時翔、王漢舒、以晏歐淮海爲宗云。

朱陳兩派之詞，流行至於乾嘉，誠不免有失於時。陽湖張氏、臬文宛、隣兄弟起，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爲詞選，一書闡揚言內意外之旨，所謂常州詞派者是也。二張詞既沈鬱，疏快悱惻，纏綿而其友人，懽敬左輔、丁履恒、陸繼輅、黃景仁、李兆洛、錢季重輩，要皆一時作者。金應珮、金式玉，則學於臬文而有得者也。董士錫以臬文之甥而傳其業者也。荆溪周濟、友於士錫，亦恪守張氏之旨趣，爲詞純雅疏鬯，足以比肩茗柯。後起者則有龔自珍、楊傳第、項鴻祚、許宗衡、蔣春霖、蔣敦復、姚燮、王錫振諸家，各標宗尚。亦道咸間之卓卓者云。惟後之爲詞者，不能叶律，所謂長短句而已。詩餘而已。求如朱竹垞之深

明樂理工求音律蓋未嘗有焉故其詞雖不無可誦要不足以備樂府之遺小道可觀亦幾乎息矣。

#### 第十四章 清之戲曲小說

戲曲小說莫盛於元及明稍衰至清而復振戲曲自明宏治後有李空同王浚川等擅名北曲祝枝山唐伯虎等擅名南曲雜劇則徐渭之女狀元雌木蘭醉鄉夢漁陽弄王衡之之鬱輪袍哭倒長安街真傀儡沒奈何傳奇則王世貞之鳴鳳屠赤水之彩毫曇花修文鄭之文之白練裙旗亭芍藥爲著然有名後世則推湯義仍玉茗堂四夢四夢者牡丹亭還魂記邯鄲夢南柯記紫釵記是也而還魂記最佳黃九烟抑置第三而首邯鄲則愛存乎人矣明季數阮大鍼之雙金榜半尼盒忠孝環春燈謎燕子箋而纖艷之詞不及歸元恭萬古愁曲子魂瓊恣肆於古之聖君賢相無不詆訶而獨痛哭於桑海之際蓋離騷天問一種手筆至李笠翁之十種曲情文俱妙亦玉茗後之大家也笠翁名漁與歸莊皆遺民也十種曲曰風箏誤蜃中樓鳳求凰意中緣比目魚玉搔頭慎鸞交巧團圓奈何天憐香伴概爲喜劇自出機軸不襲窠臼不拾唾餘雖詞彩平易有

失於滑稽俳諧而老嫗都解人人正深亦自成一體並時作者有吳偉業尤侗毛大可吳石渠然不若孔尚任之桃花扇傳奇洪昇之長生殿傳奇皆出於康熙之時尚任字季重號東塘自署雲亭山人山東曲阜人也所演傳奇通篇凡四十四齣假侯李之情事寫南朝之興亡其豔處似臨風桃蕊其哀處似著雨梨花書成京師王公搢紳傳鈔殆遍優伶扮演歲無虛日昇字昉思錢塘人學詩於漁洋才名藉甚都下因白居易長恨歌演曲五十齣自有此曲無論驚鴻綵毫空慚形穢卽白仁甫之梧桐雨亦不能穩占詞壇一席初成置酒高會名流畢集時尚在國恤遂爲怨者所搆被斥而去自是朱門綺席酒社歌樓莫不奏之二子誠可謂獨步一代矣又雲亭尙有小忽雷傳奇昉思亦有天涯淚四婢娟諸劇然比於桃花扇長生殿均爲不及而萬紅友所著亦深入元人堂奧紅友爲吳石渠甥論者謂其淵源有自乾隆之際蔣士銓有紅雪樓九種楊潮觀有吟風閣詞曲譜亦有名葢園素諳音律所演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臨川夢雪中人冬青樹四絃秋諸劇大抵取材史實短者數齣長者數十齣典麗婉雅不以矜才使氣爲能雪中人冬青樹尤爲之最笠湖之作全篇三十二齣聲情磊落

思致纏綿論者以爲過於葢園實未免溢分小明說代見於藝文志者不下一百二十餘種大都隨筆漫錄元世通俗章回體學者所弗尙也前者瑣瑣置不論惟俗所傳西遊記金瓶梅二書世以配水滸三國日爲四大奇書然實不逮遠甚西遊記稱爲長春真人作藉唐玄奘赴天竺求經事以寓除煩惱求解脫之方較神異經十洲記之神僊譚更爲荒誕金瓶梅或謂王世貞作疑莫能明全書描寫淫媾之事意主懲戒而等於勸淫尤足爲風俗人心之害清初作者李笠翁有十二樓然皆短篇長者不過六七回究無甚高論可稱者獨曹雪芹紅樓夢一號石頭記以穿雲鏤月之筆成花團錦簇之文無金瓶梅之穢襲得西廂記之溫柔言情小說此爲極致矣以之追配耐菴英雄兒女各擅千秋之勝雖其中不無板滯套襲之處而在前清說部中不失爲第一流至兒女英雄傳雖爲洗刷紅樓之綺習而起而俗套陳言奚啻霄壤仿之而作者有施公案彭公案七俠五義寫江湖俠義之事大都出自俗手襲水滸之貌而遺其神者也演義之類有東周列國志隋煬艷史亦能貫串羣書而流水行云杳然無迹去羅貫中遠矣其諸記瑣聞軼事之傳奇體若玃玉樵觚陸麗京西陵新語王漁洋居易錄紀曉嵐

閱微草堂筆記王應奎柳南隨筆蒲松齡聊齋志異等難以枚舉皆可資談助供參考。至漸染社會之功不如章回體爲鉅惜前世學者無人致力於此以改良其精神而裨補於教育獨有一金聖歎洞其關係之所在能發明其精微而世之人乃相與鼓唇搖舌斥爲小才詈爲害道奈之何其不腐且濫也聖歎元姓張名采字若采明諸生爲人倜儻有奇氣博覽無所不通明亡絕意仕進更名喟字聖歎好飲酒衡文評書其議論皆發前人所未發有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廂記西遊記評本盛行於世嘗曰天下才子書有六一莊二騷三馬史四杜律五施之水滸六王之西廂所評莊騷馬杜之書未及卒業而卒李笠翁曰施耐菴之水滸王實甫之西廂世人盡視爲戲文小說聖歎特標其名曰五才子書六才子書其意蓋憤天下小視斯道不知古今來之絕大文章故作此驚人之語廖柴舟曰予讀先生所評諸書領異標新迥出意表覺作者千百年來至此始開生面嗚呼何其賢也雖罹慘禍冤屈一時而其功實開拓萬世顧不偉與

### 第十五章 結論

中國文學閱四千有餘年其間一盛一衰一開一闔奇正相生剛柔迭用極世界未曾



有之鉅觀綜其變之大者言之六經垂照萬禩上界之恆星也火德重運於學發稽古之宗於文導駢儷之緒唐開文運分樹古今之體宋啟學津別興義理之論元明循之至清而並極其盛竊譬之於漢廟制姬周爲太祖兩漢爲太宗唐則景之昭也宋則武之穆也魏晉毀廟之儔禘祭於太祖元明兩朝就序昭穆前清一代親廟所存變遷之形略如是矣本歷史之事實察今後之變遷較其短長決其從改聊述數言綴之篇末以附同志觀省云爾

中國之文壞於用意摹倣自楊雄著其端而所師尙在乎意至明清襲其習而所法全在乎形六經諸子之文尙矣後此言文莫高八家言詩莫高李杜而八家之文李杜之詩固各有從出昌黎直法典謨廬陵善學春秋柳州兼摹子長南豐酷似更生臨川以周禮參管韓三蘇之文出於國策孟子大蘇尤得力莊周青蓮上取風騷下取鮑謝少陵源本雅頌而取材乎漢魏六朝心同而貌不同也李王七子之於兩漢嘉靖七子之於韓歐北地歷下以聲調爲少陵竟陵三袁以淺率爲元白心不同而貌同也文至於貌同是求而後虛薄浮濫之文乃充塞於藝苑矣

中國之文尤壞於濫用典故。聖作明述，吐詞爲經，語意淵涵，初無褻塾戰國諸子明事達情妙於取象偶一遣用意。主左證用兼，隳括初無意於篆刻也。西漢猶少，東京始繁。自是以來，比興之義亡，鋪張之情亟，恣意漁獵，漫塗粉黛，鶴脰續鳧，張冠李戴，銜博者務爲獯祭，好奇者竄入蠶叢，以古官代今名，託僻典爲影喻，幾使讀者茫然不知真意之所在。文至此，蓋可云一大劫矣。

因摹倣之是崇故文範之論起。歸震川之史記錄本，趙秋谷之聲調譜，此類甚多，不具舉。揣摩

聲音章句之間，規其所以似古人者，幾於無微不至。陋者從而效之，徒以抑揚轉折爲事，略爲文之本，而後文以病而益荒。文本天地之元氣也，天有陰陽，寒煖地有燥濕，平陂人有剛柔，緩急應乎理，以爲言自然中節而有秩，無所謂法也。文之有法，聊爲初學者示捷徑可耳，而必執之以爲高，則有流於機械而無變化之用矣。豈不謬哉。

因典故之是尙故文料之書繁。參見第四編三十三章。摘屈宋之艷辭，採史漢之雋語，分類纂

輯，用恣取求，可省記憶之勞，可蓋枵腹之醜，事至便也。其初也，意本乎訓蒙，其極也，遍行於場屋，或則數典忘祖，或以襲謬因訛，原書束而不觀，空疎衍而彌甚，就令博記而

零縑斷錦何與通才。自非剗除。則真氣雅言。終於沈晦。故欲盡文之能事。不於本求之。區區拾古人之牙慧。無當也。

文本於學。孔老釋迦。非所計也。觀古今文人。莫非學人。苟非學人。即亦不足爲文人。而後之人。不於學加深研營。逐於文字之末。何者爲漢魏。何者爲唐宋。宜其剗敝而不振也。文本於字。字不明而欲能文。譬之舌蹇而求能辯也。雖許鄭戴段。不以文名而能文者。未有不稍具許鄭戴段之學者。辭賦如揚馬。文章如韓歐。其深明字義。常人之所不逮。而後之人。不於小學加攷求。惟以剗竊爲工夫。塗抹爲牆壁。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也。夫有學無字。則辭不雅馴。有字無學。則文爲空衍。二者兼具。乃可言文。今之人。動曰文荒矣。而不知實學荒也。字荒也。古人餘力學文。孩提學書。今則壯不知字。老不知學。豈不悖哉。韓昌黎云。務去陳言。予以爲尤貴。去陳理。去陳言。本乎字。去陳理。本乎學。溫故知新。宣尼所重。後人徒知好古。無意更新。苟能出新。定可不朽。前人已言者。吾改頭換面而言之。何取乎災梨而害棗也。前人之所未言者。吾能從而發明之。若是乎文乃可貴矣。

文貴。通裁。裁辭。貴達。意通。故道明達。故用顯奇辭。奧義者非通。鈎章棘句者不達。居今飾古者非通。假甲爲乙者不達。宜雅而俗者非通。蕪詞累氣者不達。當隸爲篆者非通。以經書券者不達。昌黎文之佳者。在於文從字順。六經文之美者。在於意味深長。典謨之文。惟唐虞宜之。王莽效之。則陋矣。鼂賈之文。惟漢時宜之。李何效之。則襲矣。對揚廟廷。則宜莊重。典雅。譬黎庶。則宜明白曉鬯。要其貴於通達。以適時用。古今中外。一也。知文之貴於通散。可也。駢可也。駢散兼行。亦可也。知文之要於用法。古可也。用典。可也。二者并斥。亦無不可也。處今之世。尤亟務焉。一國之廢興。視民智之多寡。高下以爲準。文之爲用。淪民智之利器。鼓學術之風爐。明道弼教。治官察民。端賴於是。察隣國之文。能適於淺。而吾國乃好爲高古。也能進於整。而吾國乃日滋冒濫也。此非文病。學先病耳。竊嘗以爲吾國學術。至清而發洩。幾盡。姬周末造。本土之所產生者。奇葩爛發。已極大觀。漢旁出爲經學。以統諸子。而大成於馬鄭。後此者已難復加。魏晉以還。二氏乘間拔起。披猖於南北。馳騁於李唐。至宋而始收攝於理學之中。統以儒而二氏之骸始熄。吾國學術之偉觀。漢宋兩家至此已有分爨之勢。歷元訖明。宋學發展。無復餘地。清又

旁出而爲考據之學。勤搜博覈。功奏一匡。宅句安章。更無遺蘊。統四千餘年之學術。任何方面。均有觀止之嘆。凡口所欲言。手所欲書。自矜爲奇。不知古人早已先我。鄉使西學不東。猶是閉關却掃。一二學者亦惟是回轉起伏於古人之窠臼而已。其能有所振拔耶。顧亭林有言。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然則今之文學之敝也。殆已達窮變通久之運者乎。一代之盛也。必先之以共同醞釀之功。而其衰也。常在於菁華已竭之後。東漢爲西京之醞釀。趙宋本唐代之調和。明三百年上承宋下啟清。明而未融。故其敝尤著。今之文運適與李唐朱明等觀。混合之時而非化合之候。吾人生于此際。偏於西不可偏於中。不能但務調劑中西之精。英以適於現今之實用。一曰兩質融。化發而爲特別之光華。若宋之所謂理學者。又何患文之不至哉。議者苟嗤吾說失中。謂中國代傳之美文。何可盡廢。夫以今學術之分科。發達文欲存漢魏六朝之體。詩欲追葩經樂府之遺。特設一科以供嗜古玩者之求。無不可也。安所取滔滔者而皆學科。斗篆隸之書也乎。夫文出乎學而要乎用。文之本職也。但使人人能盡其本職。雖不美庸何傷。

